

● 据最新披露的秘密档案撰写

太平洋战争

1941—1945

〔英〕约翰·科斯特洛著

王伟 夏海涛等译

东方出版社

中译本前言

太平洋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场之一。这场战争以日本军国主义者 1941 年 12 月 8 日（东方时间）袭击珍珠港开始，以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政府代表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降而宣告结束。本书是西方出版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最新著作。它的特点是运用了美国新近解密的一些档案资料，对太平洋战争的起因和作为触发引信的珍珠港事件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读者将从本书中读到一些过去没有披露过的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中国战场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和贡献几乎未作正面论述。

本书作者约翰·科斯特洛是英国的一位海战史研究者，他的另两本著作是《大西洋战争》和《一九一六年日德兰海战》（均与特里·休斯合著）。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

王伟、夏海涛：第 1 章，第 3—18 章，第 31—36 章；

李增国：第 2 章；

祝平一：第 19 章；

叶进：第 20—24 章；

陆幼甫：第 25—27 章；

卞长川：第 28—30 章；

程毓燕：第 37—38 章。

中译本责任编辑邓蜀生。

一九八五年一月

前 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席卷太平洋以来，已经过去四十年了。那些巨大战役的规模世所罕见，描写这些战役的著作卷帙浩繁。然而，许许多多的这类著作——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不朽学术研究，到《生活》杂志的罗伯特·谢罗德那样的军事记者所写的栩栩如生的报道，以及威廉·曼彻斯特最近撰写的动人的回忆录——没有一本试图全面追溯人类这场最伟大斗争的根源并去叙述它的历程。

这正是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用一次连贯的叙述，介绍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段历史终于导致美国、大不列颠和其他同盟国在那个“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同日本发生了致命的冲突。随后发生了一场战争，战场遍及地球三分之一的表面，本书力求简要叙述这场战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活动。中国、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上发生的战斗，被视作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几个组成部分，尽管盟军之间发生过深刻的分歧，这场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本书回顾了日本的进攻在最初获得了令人膛目的胜利之后，如何在澳大利亚的边境受到阻挠：回顾了后来在中途岛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这次胜利使实力日增的美国海军得以发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从而使美军穿过遍及太平洋的踏脚岛屿直捣日本本土。

“人类历史，”H·G·韦尔斯在一九二二年写道，“越来越成为教育和浩劫之间的竞赛。”最能显示这个观察的睿智的，莫过于对引起太平洋战争的种种历史力量来作一番研究和探讨。太平洋战争是以长崎、广岛上空腾起令人作呕的蘑菇云而宣告结束的。今天，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导弹随时都可以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整个世界仍然生活在最终的大规模核屠杀的恐怖之中。保持这种远远超过需要的核屠杀力量的微妙平衡，成了超级大国双方决心避免遭受对方核突袭的堂皇借口。

然而，甚至对于和我年龄相仿，只能隐隐约约地记得德国的空袭，和以电台宣布对日作战取得胜利而宣告结束的那场战争的某些人来说，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多数四十岁以下的人，把珍珠港、新加坡和科雷吉多尔发生的悲剧，看作是由于在朝鲜和越南发生的更近的战争而显得相当遥远的“近代史”上的一个模模糊糊的阶段。重要的不仅在于这些战争是由一个仍在演变的历史进程所引起的，而且在于它们发生在世界第一大洋的边缘地区——一个抚育着世界上多半人口和蕴藏着宝贵自然资源的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地球的这一地区一直是国际紧张局势和国际竞争的焦点，大不列颠和美国同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后来又同新兴的工业大国日本争夺在华商业和军事优势。随着欧洲影响的日渐衰落，象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约翰·F·肯尼迪这样一些美国领导人，奉行一项与英国、澳大利立和其他西方强国一致行动，以便使太平洋边缘地区——首先是中国——的广大市场永远向西方开放的政策。日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个力量均势中的关键因素。

要想了解太平洋战争的规模和起因，必须回顾这场战争在十八世纪的根源。为了本书叙述方便，回顾这样一些纷繁复杂的事变，势必需要概括介绍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历史，以便把引起这场战争的那一部分力量突出出来。何况，作战区域如此广阔——美国士兵同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和荷兰

的士兵并肩作战，因此在叙述时也要有所侧重。美国跨过太平洋发动的大规模强攻，实际上导致了日本的垮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必须重视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旷日持久的战斗，因为这个战区对同盟国的总体战略发挥着强大的持续的影响。虽然这个战区被承认是“次要”战区，它的结局却导致亚洲力量的全面重新组合，这反过来又引起了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

在对国际竞争和军事历程作全面有趣的介绍的时候，我相信我的连贯的叙述并没有作过多的删节和压缩。《太平洋战争》一书，是在我得天独厚地在得了一些最新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些材料只是最近才可得到并提供给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和伦敦公共档案馆的。在收集材料的最后阶段，我可以查阅五十多万份文件，这是即将对研究工作者开放的国家安全局大量档案当中的第一批档案。学者们需要许多年才能逐一挑选和评价这么多的资料。关于情报战争中逐日的成功和失败的秘密记录，毫无疑问将改变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既定看法。

我既得天独厚，又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是第一批挖掘迄今为止一直保密的这批档案的人员之一，我在对于这两点表示欣赏的同时，却也能够修改稿中加进重要的新证据。我把我同著名历史学家就这些令人神往的珍贵材料进行讨论后得出的最令人吃惊的结论，放在本书末“行动之后的报告”那一章里。这一章披露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如何输掉了一场令人吃惊的赌博：他们两人认为，一九四一年夏末，以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攻势，外加迅速开往远东的英国军舰，就可以吓得日本不敢开战。现在可以看出，这个虽然经过斟酌，最后还是出了纰漏的战略——为了守住菲律宾而修改二十年来一直执行的防守计划——可能就是产生珍珠港灾难的主要原因。

《太平洋战争》一书还破天荒第一次介绍了美国密码破译人员如何发现日本进攻中途岛的秘密计划，介绍了“尤尔特拉”和“魔术”行动小组的情报如何使麦克阿瑟将军得以胜利重返菲律宾，使英军最终引人注目地重新征服了缅甸。令人惊讶的新证据展现在读者面前，揭示了同盟国军事领导人对于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夏天的绝望的军事困境了解到了什么程度。这些新情报必然使人们对同盟国投放两个原子弹的决定是否正确产生了新的怀疑。

把《太平洋战争》一书奉献给读者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通过阅读新的文件，可以洞察军事领导人取得的成功和犯下的错误，而且也是为了记录那些征战沙场、死伤万千地“贡献出了最后力量”的男男女女所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英勇精神。本书还叙述了技术和组织工作的辉煌胜利。尽管这些技术令人可悲地被用来进行破坏，它们却对战后的世界提供了新的推动力量。我力求全面介绍这些纷繁复杂的力量，我希望自己所作的这个尝试，不仅能使至今仍然能够铭记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些岁月的读者，而且也使那些事件对他们来说已成为历史和过往的神话的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太平洋战争。我还希望，这本书将激励许多人亲自去寻找数以百计的优秀著作当中的部分著作，在准备这部全面概括的历史著作的过程中，这些优秀著作对于我来说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我写作《太平洋战争》一书的最后一个目的，是向读者展示国与国之间武装冲突的浩劫所付出的惊人代价。本书只能算作一个不太完美的表示，姑且用它来纪念在东西方的那场冲突中丧生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愿他们所作的牺牲没有白费，但愿这部著作能对我们大家的觉醒作出小小的贡献。博爱在同浩劫的竞赛中必然取胜。绝不能让后代人在对战争进行另一次悲剧性

的探讨中，再度提出“这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

约翰·科斯特洛
一九八一年七月于伦敦和纽约

太平洋战争（上）

第一章 显示使命

地中海时代随着美洲的发现而结束了；大西洋时代正处于开发的顶峰，势必很快就要耗尽它所控制的资源；唯有太平洋时代，这个注定成为二者之中最伟大的时代，仅仅初露曙光。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九一三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天。下午，美国总统在白宫办公室悠闲地吃着午餐。他一边吃着，一边和助手哈里·霍普金斯谈论着与当前的战争毫不沾边的问题，尽管这场战争有把美国人拉进英国同德国潜艇进行的战斗的危险。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在吃着苹果，他那宽大的写字台上的电话响起来了。接线员说对不起，打搅了，海军部打来了紧急电话。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是下午一时四十分。他注意到总统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弗兰克·诺克斯报告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海军部刚刚收到夏威夷发来的信号：“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总统简直不敢相信，询问消息是否准确，海军部长说肯定没错。海军部长也和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一样地感到惊讶，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就是一口咬定：“这不会是真的，这一定是指的菲律宾。”在美国人看来，一个不比加利福尼亚州大的国家，竟想同美国开战，在战略上简直是发疯。可是，自从为制止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动而进行的历时数月的谈判失败，是年夏天美国又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切断了它的重要的石油供应线以来，就一直隐隐呈现着美日交战的危险。美国驻东京人使告诫说，美国对日本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会激起军人把持的日本政府干出“举国玉碎”的事情来。为防止出现这种可能性，执行了二十年的美国战略计划作了修改，决定向太平洋彼岸派遣增援部队，保卫菲律宾免遭入侵。军事集给正在进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深信，他不仅能够确保远东美国领土的安全，而且他的战略轰炸机群能够阻止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收到了惊人的情报：日本准备一俟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在十天之内发动战争。当时美国正在作最后的努力来同日本谈判，以达成解决危机的临时办法。警报接连不断地从太平洋彼岸发给美国指挥官。但是，袭击夏威夷被认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预料日本的主攻矛头是朝着五千英里以东的菲律宾的。罗斯福也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他在头天晚上亲自向天皇发出的辩解，可能制止日本发动战争。当天下午，国务卿将会见东京的特使。但是现在，总统根据自己的观察，已经作出了决定，他拿起电话，要陆、海军首脑发布美国断然参战的命令。

就在同一小时内，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无线电台，中断了足球赛、音乐会和杂耍演出的实况转播，向美国人报告珍珠港遭到袭击的令人震惊的消息。最初，人们不敢相信；后来，随着不断传来的简短新闻报道，证实了太平洋舰队被日本轰炸机摧毁的消息，举国震惊变成了同仇敌忾。甚至最顽固的孤立主义者也要求进行报复。

珍珠港遭到的袭击是美国最惨痛的失败；然而同时，它却使美国人异乎寻常地表现出民族团结。全国各地正在休假的陆、海、空军人员迅速返回各自的基地，小伙子成群结队地涌往征兵站，老百姓在作防空准备。在决心昭

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奇耻大辱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还有闲暇想得三十四年前——几乎是在同一个星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堂兄，也就是自官的前任总统，使美国走上了同日本对抗的道路。

大棒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汉普顿锚地检阅了集结在那里的美国海军，这支海军即将启航，去执行他所制订的“使美国成为太平洋上的统治力量”的扩张主义政策。那一天，切萨皮克湾狂风巨浪，当总统乘坐的“五月花号”游艇，在排成两列的十六艘大型白色舰体的战列舰及其护卫舰之间缓缓而行时，旗帜噼啪作响，礼炮隆隆，白色军舰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银光。军乐队奏出的进行曲，在滔滔的水面上回荡，礼炮的硝烟和军舰上林立的米黄色烟筒里滚冒出来的黑烟交织在一起。

“你们曾经在这样的日子里观看过这样一支舰队吗？”罗斯福骄傲地说道。总统的一只手一动不动地行着军礼，另一只手紧扣着他那顶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刮走的大礼帽。“确实，难道还不壮观！”他不由得高声赞美起来。在二十世纪狂风骤雨的头十年，有这么一支雄伟的舰队，不仅大大激励了民族自豪感，而且显示了这个国家工业和军事上的显赫。一支庞大的海军，是任何企图登上帝国行列的国家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美国的海军力量，虽然暂时屈居于大不列颠和德国之下，却在稳步增长。那天上午，当美国的舰队拔锚起航，威风凛凛地驶出詹姆斯河的时候，总统相信这支舰队在全球的游弋，定将显示出美国作为世界列强之一的地位。他所形容的“甜言蜜语，手持‘大棒’”的外交，是需要这样显示力量的。这是为了在整个太平洋炫耀垦条旗，也是着重表明美国决心遏制日本，因为罗斯福担心日本可能“冲昏头脑，目空一切地发动侵略战争”。他担心日本的野心可能不符合他要扶持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的计划。日本的海军对美国在不到十年前在一次决战中打败了西班牙之后夺到手的菲律宾的安全也构成了威胁。

当其他欧洲国家正在同日本争夺商业和领土利益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坚强有力的领导已使美国同英国结成了心照不宣的联盟，以便确保远东的力量均势。在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才不过一百二十年之后，以总统为首的美国扩张主义者，以开国元勋们黄泉之下为之惊叹的磅礴热情，把他们的前敌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搂抱在自己的怀中。乔治·华盛顿本人曾经告诫过不要“与外国结盟”。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他的继承人却正在奉行“显示使命”的信条，推行一条海外扩张的政策。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海外扩张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称霸全球的天赐神授的使命。

大西洋两岸所形容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于主张扩张的美国人 and 认为自己国家的实力的高峰已过的英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英帝国的根基是由十八世纪进行的战争奠定的，在这些战争中，英国打败了法国和西班牙，确保了英国对北美的大部分领土和印度次大陆的控制。在后来的一百年中，英国人利用他们无敌的海上优势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所拥有的雄厚的经济实力，把它的米字旗随着贸易送到世界各地。到了十九世纪末，与其说是靠谋划，不如说是靠机遇，米字旗几乎在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飘扬。一八九七年，在庆祝自己登基六十周年大典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臣民几乎多达五亿。

维多利亚建立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的意图，在苏丹、南非和印度的西

北边境受到了考验，在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利益与英国以及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远东，则受到的考验最为严峻。在亚洲大陆上和太平洋地区处于危险状态的就是本来已在中国打开了的那些商业机会。西方投资者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他们想在几亿中国人民之间为欧洲和美国的产品开辟新的巨大市场。

美国参加了争夺经济利益的竞争，在欧洲列强争夺西太平洋和亚洲大陆的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支持一方，必然是受到了传统的东方吸引力的诱惑。西班牙在十六世纪称雄于世，靠的是它趁着英国和法国准备争夺对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控制权的时候，掠夺了哥伦布所发现的美洲大陆的财富。蔗糖贸易的衰落，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丢失，使英国更加重视对印度的开发。到了十八世纪末，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商人，也注视着太平洋彼岸的东方。他们寻求一个可以代替大西洋贸易的有利盯目的市场，因为在大西洋贸易中，他们没有什么赚头，他们出口咸鳕和桶板，赚的钱不够用来支付进口英国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和机床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美国独立之前的十年，詹姆斯·库克船长指挥的皇家海军远征队，对北美大陆多半不为人所知的太平洋海岸以西的那个浩瀚的海洋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绘制了航海图。这些考察航行把杳无人烟的澳大利亚并入了皇家版图。并把三明治群岛——最初给夏威夷群岛取的名字——辟为太平洋中途提供淡水和补给品的必不可少的停靠港。这次旷日持久的航行，对于这个大洋的实际通航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航行的经验告诉人们，酸橙和柠檬汁可以预防坏血病，在此之前，这种病一直使如此长时间的海上航行成为十分冒险的活动。

在“发现号”上伴随库克作第三次远洋考察的是一位船警，一个喜欢冒险的美国佬，名叫约翰·莱迪亚德。到广州购买从俄国换来的海獭皮的中国商人所付出的极高的价格，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美国后，胸中燃起了要到中国进行大规模商业冒险的欲望。莱迪亚德对他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进行游说，争取他支持开辟东方贸易。莱迪亚德正在酝酿一个想法，那就是，“如果可能的话，东方的商业应当对所有列强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不久就成了要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基础。美国商人意识到，价格昂贵的海豹皮和海獭皮——连同在夏威夷森林中俯拾即是檀香木和在热带环礁湖中处处可寻而又为中国达官显贵啧啧称道的海参——将成为兴隆的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莱迪亚德只不过起了鼓动作用，真正资助绕过好望角远航中国的第一艘美国船只的却是纽约的银行家。一七八四年初，“中国皇后号”抵达黄埔码头。混浊的珠江两岸，货栈“工厂”鳞次栉比，中国商人在那里做茶时、丝绸和瓷器生意，这些东西是西方人孜孜以求的异国奢侈品。长期以来，满清统治者只让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华帝国在广州这一个出海口同外国“蛮子”接触。现在，美国人已经取得了参与这个一直为欧洲人独占的繁荣贸易的权利。“中国皇后号”在纽约装载的货物所赚得的巨额利润，对于巴尔的摩、费城和波士顿的商人与金融家来说，无疑是强大的刺激，他们也想分享这条东西方之间的新的贸易渠道所带来的好处。

英国——她的皇家海军在海上称王称霸——认为要确保对印度的统治，与其去控制太平洋，还不如使拿破仑的尼罗河战役遭到失败，因为拿破仑的这个战役的最终目的是要进军东方。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领袖们，预见到了同英国贸易进行竞争的危险。“我们在大西洋和其他国家的商业……必须

付出频繁战争的代价，”托马斯·杰斐逊在英国皇家海军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去制止北非沿岸的海盗袭击地中海的美国船只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悲叹。这优美国第三届总统认为，大西洋将永远是“战争温床”，因此，他发起了向西部太平洋沿岸进军的运动，在一八一三年从拿破仑手里买下了路易斯安那的大片领土。杰斐逊更担心庞大的军事机构对共和国的自由构成的威胁；因此，他一直限制刚刚建立的美国海军只能制造小批的武装快速帆船。这支海军力量用来消灭海盗是足够的，若要依靠它，使美国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在拿破仑时代的历次战争中维护自己同法国进行贸易的权利，却是不够的。美国海军终于在一八一二年同英国发生了冲突，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使它看清了海上实力的严酷现实。初期，美国的“一小批用冷杉木制造的武装快速帆船”，虽然在斯蒂芬·德凯特和奥利弗·H·佩里的指挥下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最终还是敌不过强大得多的英国皇家海军。

当美国正在集中精力征服西部领土的时候，拿破仑在一八一五年的最后失败，使英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牢牢掌握了海上优势和商业优势。由于相信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同时又拥有无与伦比的工业生产能力，英国逐渐实行自由贸易，从而消除了同美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虽然美国在经济上仍然依赖英国，当英国的商业重心从大西洋贸易，转移到在印度和远东这两个有希望成为更大的制品市场的地区扩大贸易往来的时候，美国还是得到了好处。日益增加的出口所赚得的利润，使五大洲的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的而后春笋般兴起的工厂，在这些工厂里，男工、女工和童工操作的机器和熔炉，将这些原料制成纺织品、机床和蒸汽机。美国南部各州的棉花在英国的贸易体系中发挥了作用。詹姆斯·门罗总统相信他可以依靠英国皇家海军来维持大西洋上的安全，排除法国和西班牙的干扰，因而在二一年宣布了他其他欧洲国家“不得干涉”南北美洲事务的主义。

“门罗主义”很快就成为美国奉行它的地区帝国主义的独特方式，而且是美国国策中一个根基十分深固的组成部分，到了一八四五年，它就变成了《纽约晨报》主编所说的“履行显示我们征服整个大陆的使命”了。“显示使命”的响亮号召，将不仅仅是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墨西哥进行战争，以便把共和国的自由扩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阔地域的一个方便的道义借口。一旦一八四六年的战争迫使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英国政府在同一年经劝说后同意放弃俄勒冈的大部分领土，美国人就有了“窥探东方的窗户”，向西扩张的精神惯性就指向整个太平洋了。对华贸易的巨额利润是一个刺激，德比、德拉诺和阿斯特时代的许多商人在这一贸易中成了百万富翁，制造了一家报纸所说的靠“亚洲田野里成熟的作物”致富的神话。

给美国商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英国的商业以印度为基地逐步向东发展，似乎注定也要垄断中国市场的时候，讲英语的不列颠商业冒险家轻而易举地从这些作物中获取巨利。英帝国的势力之所以横跨全球，多半是因为保护英国商人的米字旗随着商船而至，或者象在好望角那样，守卫着通往印度海路途中的战略港口。除了加拿大以外，南亚次大陆是正在兴起的帝国大厦唯一特别奠定的地基。奠定这个地基的原因是经济，而它的建筑师是扮演英国贸易开拓者的半自治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一个典型的开拓者是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他在一八一九年从柔佛苏丹手里买下了一个岛，在靠近马来亚最南端的这个海岛上建立一个贸易中心。眼光不那么远大的英国政府不愿意收下新加坡。只有当英国同荷属东印度通商之后，它的重要性才体现出来。

到了十九世纪末，新加坡是英帝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之一，而且继香港之后，是皇家海军在东方的另一座堡垒。

假如英国有一张帝国蓝图，那么新加坡扼守印度至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的重要战略地位，早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于一九二一年决定将它变成“远东的直布罗陀”之前，就会得到适当的承认。虽然库克船长为英国打通了太平洋和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但是伦敦的历届政府却觉得它太遥远、太浩瀚，缺乏商业开拓的机会。澳大利亚被选作发配囚犯的地方，因为再也不能把他们送往美洲殖民地了。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外来的美利奴绵羊在澳大利亚繁殖起来了，而且在那儿发现了金矿之后，它在经济上对于英帝国的重要意义才得到承认，这块殖民地才开始被认真地开拓起来。甚至到了这时候，英国还不给予澳大利亚人自治的地位，直到一九〇一年，加拿大成为英联邦自治领三十四年之后，澳大利亚人才享有自治地位。库克也曾访问过新西兰，但是在那儿定居故只有独立公司和传教士，当他们为了占领这块土地而与当地居民作战斗的时候，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斗争去赢得英国政府的承认。毛利人，就象在北边的斐济和汤加居住的波利尼西亚人一样，甚至在祈求英国君主予以暂时保护的时候，被劝告去投入耶稣基督的精神王国的怀抱。直到德国军舰在那儿出现，预示着一场争夺太平洋岛屿领土的新的斗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英国才对新西兰进行暂时保护。

炮舰外交

印度一直被认为是维多利亚女王帝国王冠上的一颗最贵重的宝石，甚至这个国家，在一八五八年终于被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反英起义，证明东印度公司没有能力治理它从莫卧儿的统治之下逐步夺取过来的领土。这个无处不在的公司致力于建立英帝国势力，它使穆斯林国家马来亚依附于英国，它在北婆罗洲的沙捞越建立了白人统治，有一个时期，似乎连中国本身也要被置于不列颠王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公司驻广州的生财有道的代理商，在扩大荷兰人通过澳门开拓的鸦片贸易中起了很大作用。当中国的瘾君子越来越多时，对这种毒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英国人乐于大量提供从印度种植的罂粟中提制的这种毒品。清朝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贸易，这门生意只好通过中间人进行，贪污腐化的广州官吏对此并不追究。鸦片生意大大加强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奢侈时髦的英国摄政王朝进口中国艺术品的要求就可得到满足。到了一八三五年，鸦片禁品成了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无法控制鸦片生意，而且不上税上清朝皇帝被迫采取行动惩治无视天子威严的外国人，防止大清帝国财富外流。

清廷向维多利亚女王工发了一道气势汹汹的最后通牒，威胁说她的臣民如不立即停止对“堂堂帝国的污辱”，英国必将遭到入侵，“你的人民定被剁成肉泥。”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被这个荒唐的威吓所激怒，而且他非常清楚，如果鸦片商人被迫放弃做生意，英国的贸易将遭受损失，于是，他决心使用英国在地中海吓唬土耳其的“炮舰外交”迫使中国人安分守己。帕默斯顿勋爵以惯有的冲动，命令十六艘皇家海军战舰护卫着二十六艘运兵船开往中国。只经数月，西方的坚兵利器打败了清朝皇帝的军队，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入侵以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而结束，这个条约给予英国在中国扩大商业的权利和在香港、上海以及其他三个港口的治外法权。英国臣民向清朝官吏叩头的礼节被废除，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仍在进行。

帕默斯顿的实力外交暴露了中国的弱点，迫使中国向西方的渗透敞开门户，并且为急于赢得类似让步的其他国家开创了一个不幸的先例。

在这场战争中一直谨慎地保持中立的美国人，迅速扬帆过海开抵南京条约开辟的新港口。他们原未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鸦片进口国，不久就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贸易的最大伙伴，这是因为，漂亮的扬基式黑色快速帆船的航速超过英国的帆船，它们满载贵重货物，绕过合恩角运到美国东海岸，继而越过大西洋运到欧洲市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当亨利·R·达纳和赫尔曼·梅尔维尔所描述的太平洋探险航行，使美国公众了解到在西边的那座大洋里，大自然的优厚馈赠正在等着他们的时候，楠塔基特的捕鲸船已经遍布这个辽阔的海洋，捕捞巨头鲸，提炼贵重的鲸油。这幅良图美景，外加一八四九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所具有的更大的诱惑，引来了第一批众多的移民在太平洋沿岸定居。对华贸易在扩大，给开辟横贯美国的“西北陆上通道”增添了强大的刺激，因为横贯大陆铁路的投资者可望得到巨大利润。数以千计的中国苦力，廉价的契约劳工，穿过落矶山脉自西向东铺设铁道。一八六九年在犹他州钉下了象征性的金色道钉，把太平洋中央铁路公司的铁路和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铁路联结在一起。这条铁路使西海岸成为达纳在二十年前所想象的“通往亚洲的桥梁”，那时他预言旧金山将发展成为“已被唤醒的太平洋沿岸这片新大地的唯一商业中心”。这个梦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同一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提供了一条欧洲至远东的更短的路途，从而加快了美国快速帆船贸易的结束，这种快速帆船在同英国的汽船的竞争中已经损失惨重了。

囊括天下的财富，并不是英帝国东进或美国扩张主义者宣布他们的国家要在太平洋显示使命的唯一诱惑。英国和内战之后的美国都处在工业时代，为它们的社会带来了日盛一日的民族繁荣。鼓励投资、鼓励运用技术以便将自然资源变成可在世界市场上倾销的产品的社会制度，显然保障了这个繁荣。英美在这个巨大的努力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人们相信英语国家注定要将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不那么幸运的国家。慈善和传教运动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增添了这个信念的意义，这两个运动为英国人向奴役开战提供了道义推动力量。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普遍认为英国的使命是要把基督教、秩序和文明带给“还没有建立法律的次等民族”。就象帕默斯顿勋爵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天职——不是去奴役，而是去解放。我们站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文明的最前面。我们的任务是领路，指引其他国家前进。”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被赋予道义使命。“为慈善事业再贡献百分之五的税金”，这就是心地宽广的英国纳税人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他们为政府建立强大的海军提供资金，期望这支海军能输出基督教和促进贸易。这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宗教的复兴，人们狂热地兴建大大小小的教堂，传教士纷纷前往非洲，和利文斯通展开竞赛；前往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屿，苦口婆心地劝说那里的异教徒皈依上帝和西方的道德。

宣扬裸体是有罪的，这就要求当地人穿上衣服，英国的大宗出口产品纺织品就有了更多的买主了。在大西洋彼岸，新英格兰传道会同样派遣品格高尚的基督徒横渡太平洋，前往夏威夷。一人二一年，第一批“自我流放的上帝的使者”来到了夏威夷的土著居民中间。二十年后，梅尔维尔描述了他们如何同移居的殖民者一起将这个群岛拓为美国的一块“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化”的殖民地。为了拯救“坠入黑暗深渊的芸芸众生”而传教布道，强烈地激励

着美国在英国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向中国捐赠和派遣传教士。国会受到敦促，要它支持出口烟草以代替输出鸦片，这个庞大的计划助长了这样一个神话：在中国有一个经商和传教的巨大的潜在市场，追求世俗利益的美国商人和追求精神利益的美国传教士将分享这个市场。

商业和基督教对中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个国家，败于英国所蒙受的耻辱已经损害了满清的威严。来华经商的西方人日益增多，再加上传教士，加剧了由于饥荒和满清官吏贪污腐化而引起的内乱。造反终于爆发了，在广州，名义上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者造反了，他们向北进军，控制了长江流域数省。在十多年中，他们抗击清朝军队。这场战争夺走了两千五百万农民的生命，这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巨大灾难之一。

英国人照着他们在印度的章程办事，最初鼓励削弱清朝中央统治者的权威。当满清在一八五四年企图再次取缔鸦片贸易的时候，发誓要教训一下“无礼的野蛮人”的帕默斯顿勋爵首相，先发制人地又派来了炮舰。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和天津；两年以后，中国人被迫签订了新的条约，俄国人和美国也是签约者。这个条约首次确立了列强在另外九个开放贸易港口享受平等商业机会的原则，允许基督教传教团在中国传教，并且允许列强在北京开设公使馆。第二年，当清朝皇帝变了卦，企图阻止外交官进入北京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派遣军队占领了那座城市，焚烧了清庭的夏宫。满清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英国政府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将会破坏贸易，而且它也无意象统治印度那样地去统治中国，因此在一八六一年接受了清朝皇帝提出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和其他让步的媾和条件。查尔斯·戈登将军被派去协助恢复秩序。他接过了“常胜军”的指挥权，这支军队是由弗雷德里克·沃德建立起来的，沃德是个有运气的美国人。他接受雇佣，指挥镇压造反的太平军，在戈登的协助下，他终于在一八六四年打败了太平军。

鸦片战争为英国赢得了香港殖民地 and 富饶的长江流域贸易的控制权。随着英国的汽船开始在太平洋上取代扬基式快速帆船，英国在中国的垄断贸易地位使美国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贸易机构越来越感到不安。一个传教士出身的外交官要求美国吞并福摩萨，以便抵销英国从香港对大陆的商业剥削中所获得的利益。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的辉格党政府正忙于处理有可能使联邦发生分裂的奴隶制问题，因而希望避免卷入远东的纠纷。不过，它终于屈服于对中美贸易日益下降感到担心的银行界和商业界的压力。政府派遣一个远征队前往日本，同一直避免与西方接触的这个国家建立关系。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首先试图打开日本的门户，但他们的努力在一六四一年遭到了失败，那一年，德川家族上台，认定外国的影响对他们的统治是有害的。他们的世袭首领——幕府时代的将军——禁止使用火器，禁止同西方进行接触，只允许一艘荷兰商船每年到日本最南端的长崎港访问一次。武士阶级行使威严的封建权力，这个权力奉献给了以捧为半神却无实权的天皇的名义来进行统治的幕府将军。在两个世纪中，勤劳的耕作和捕鱼使日本得以在自我孤立的处境中维持他们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制度。西方人对中国造成不良影响的消息，以及俄国不时地试图以武力夺取千岛群岛，加剧了日本的排外情绪。日本拒绝沙皇在日本开设大使馆之后，这种排外情绪更加强了。英国人也认为“斯拉夫的威胁”是对他们在东方的地位的最严重的威胁，因而试图同日本签订条约，但没有成功。美国在派出海军营救在海上遇难但被幕府将军管制起来的捕鲸者之后，也未能同日本签订条约。

友好调停

一八五二年，马修·佩里海军准将——一八一二年战争英雄佩里的弟弟——由于性格刚毅而被挑选派去指挥美国海军的东印度舰队。他肩负了同日本建立关系的棘手任务。一八五三年七月六日早晨，站在江户湾海滨的日本人，看到四艘黑呼呼的战舰进入视线，不由得大吃一惊。不一会儿，惊讶变成了恐惧，他们看见滚滚黑烟从两艘明轮船的烟囱里冒了出来，每一艘后面跟着一个小炮舰，炮筒已伸出来准备射击。十三声礼炮，宣告佩里准将来到了这个“弱小的半野蛮国家”，他在江户的视野之内，目空一切地抛了锚。江户是一个正在向外延伸的城市，座落在后来被称为东京湾的顶端。菲尔莫尔总统指示佩里要获得“友谊、商业、煤炭供应和我们的遇准船员应该得到的必需品和保护”。这位身着华丽的军礼服的海军准将，敏锐地估价到了日本人的性格，拒绝同对方的下属打交道，提出了要觐见天皇的闻所未闻的要求。当幕府将军的船只命令他开往长崎的时候，他扬言要从水下炸掉这些船只。

佩里是一个主张“显示使命”的人，他把他的使命看作是“上帝的意志”，他认为他的责任是“把这个孤零零的种族拉到民族大家庭中来”。他的女儿嫁到了对远东贸易有大量投资的贝尔蒙特银行家族，因此，他非常了解赶在“我们的海上夙敌英国”之前开辟对日贸易的重大商业意义。他表现出来的勇敢给幕府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祈求“神风”的神道教徒，未能象一二八一年招来大风暴使日本免遭蒙古入侵那样地招来“神风”以驱散外国船只的时候，幕府将军同意举行一个接盒仪式，这个盒子里装着美国总统写给天皇的一封信。佩里这才返航，还说日后一定要带领一支更强大的舰队重返日本，日本人只好默默地回想着炮舰外交给他们留下的第一次教训。

“老熊先生”返回日本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船队，一共有二十四条船，满载着各种礼品，包括枪炮、一百加仑威士忌、时钟、农具、一台电报机，还有一辆小型蒸汽机车。幕府将军的代表们迷于美国的技术，慑于这位海军准将的威严和“哥萨克与萨克逊”的威胁的警告，同意开放两个港口和在下田接纳一位领事。当这位海军准将没有造成流血，就把“一个强大的帝国拉到民族大家庭里来”而胜利返航的时候，美日贸易条约还有待于谈判。两年以后，日本同意了商业协定的条款，华盛顿则答应“在日本政府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分歧的问题上充当友好的调停人”，进行斡旋。

谈判又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五年，然后才签订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有权通过五个日本港口经商和在江户设立大使馆。参议员威廉·西沃德告诉美国人，这个条约不仅开创了商业良机，还使美国注定要开化并改革“这个日出之国的宪法、法律和风俗习惯”。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执行这项任务，就陷入了内战的混乱。以后英国捷足先登，同日本发展了丝绸贸易；一八五八年，英国在江户签订了条约。为了阻止俄国进入地中海而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刚刚过去两年，英国的政策主要是阻止俄国南下印度和中国。岌岌可危的幕府将军，不愿提供这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全部权利，直到一八六四年，法国和皇家海军一起轰炸鹿儿岛港和对马海峡的军事要塞时才履行条约规

定。幕府统治集团因此丢尽了脸。随着国内的反叛行动爆发成为内战，这件事加速了反动统治的垮台。

英国人不言而喻地支持一批日本的年轻武士贵族，这批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只有接受西方的工业和军事技术，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才能避免中国所遭受的那种动乱。这批人在一八六七年的内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形成了在少年天皇明治的领导下全国重新统一的局面。他们继续通过“元老院”实施有远见的领导，恢复了皇室的统治，着手改造封建社会，其速度之快，立刻使世界对它的成功感到吃惊。为了吸引西方的投资，建立了银行系统，丝绸的生产和出口奠定了日本经济的基础。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建立起来了，使用的是英国制造的战舰，请来的顾问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帝国陆军分得了第一批现代化的武器，并由法国人训练——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后迅速由俄国军官取而代之。美国的传教士和教师获准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加以改革，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以其学习西方方式的迫切愿望和异常专住，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国人从内战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发现英国顾问正在帮助明治政府制订政策，英国的银行家和商人控制着日本的出口贸易。日本和英帝国的贸易额只占后者贸易总额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为美国重新开展的太平洋外交，对英国政府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威胁。西沃德以七百二十万美元从俄国手里买下了阿拉斯加，国会愤怒地批评他的这个行动“很愚蠢”。接着，他着手并吞中途岛，把它当作美国海军亚洲舰队的加煤站。亚洲舰队在一八六七年被派往福摩萨去“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国会不愿在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限制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在整个太平洋推行炮舰外交政策的企图。随后“在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八年那一段经济繁荣、财阀开始影响政治的时期，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历届政府，也不大理睬这些扩张主义者，因为他们提倡根据双边条约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国内市场加速了工业的发展，铁路的修建使全国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美国的工厂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所形成的劳动大军，制造出大批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同英国竞争，而英国现在也面临着德国、法国和俄国的挑战，它们正在争夺曾经被英国独霸的世界市场。日本也在尽力为它的产品寻求出口市场。一八七六年，它采用西方帝国主义拿手的外交手腕，把它的战舰开到中国海，要求独立的朝鲜国作出让步。

满脑子扩张主义思想的美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人，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日本在大陆上谋求市场和影响的行动。他们自己的海军太弱，不能进行干预：内战之后，这支海军任其缩小到只有五十艘铁壳舰的海岸防务力量，同法国和英国的安装着大炮的钢体战舰相比，这些军舰就显得破旧过时了。欧洲的造船厂正在为日本建造类似的钢体战舰，这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校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在亚洲舰队服役，掌握了美国海军“令人难以置信”的破损和被忽视的状况的第一手证据。到一八八一年，正是欧洲列强争夺领土和商业利益的斗争集中在太平洋的时候，美国却既缺乏现代化的战舰，也缺乏足够的加煤站来保护它的利益。

Alfred Mahan (1840—1914)，美国军事理论家，大海军主义者，对美国和西方列强军事理论与实践有重大影响。——中译本编者

马汉与其说以航海技术见长，不如说以聪明才智著称。一八八四年，他被任命为新建的海军军官学校校长。他的苦行僧式的外表和宏亮的“海军军官嗓门”，适合于他自封的美国海上力量的倡导者的角色。“战争不是打仗，而是买卖，”他对年轻的海军军官们说，告诫他们要从英国成功地利用海上力量和世界贸易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马汉从历史中引伸出一条原则：一个国家，要想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强大，就必须有一支可观的海上力量。他经常劝告精打细算的华盛顿政府，强大的海军是不可缺少的“商业的助产士”。

马汉关于这个英语民族如何一跃而为全球霸主的理论鼓舞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维多利亚女王庆祝登基六十周年之际，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帝国可以说正处于鼎盛时期。然而，在大典的壮观的排场背后，帝国力量的经济基础正在消逝，英国的政界领袖们正为他们的帝国的前途辩论得不可开交。

“我们尽管可以守住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地盘，或者相当的地盘，或者更多的地盘；然而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的头号大国，”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在一八七八年说道。两年之后，他重新执政，组织了四届自由党政府中的第二届政府。他觉察到了英国难以维持帝国雄姿的根由。英国政党和政界领袖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辩论。自由党人要求通过“非正式帝国”的不加控制的贸易形式继续扩张，保守党人和分裂的自由党人则认为必须实施领土原则以确保贸易。虽然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英国同其他欧洲列强“瓜分世界”的争夺中，这个“正式帝国”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正如格莱斯顿所预见的那样，她在世界总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却大大减少了，从一八七五年所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减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不足百分之十八，她已落在工业生产和出口迅猛发展的美国和德国的后头。

尽管如此，皇家海军称霸全球的优势仍然维持着帝国的实力强大的外表。英国战舰的火炮仍然在保卫着帝国的领土，这片领土遍布全球，由海上航道和海底电缆连结在一起。这是一个脆弱的交通网，数千名殖民地官员在这个网络上对全球三分之一的人民行使着总的说来还算开明的统治。

这个联系如此脆弱的帝国，却要同美国和妒忌的欧洲列强竞争“瓜分世界”，不禁使约瑟夫·张伯伦那洋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心忧如焚。张伯伦是一个由成功的伯明翰商人起家的激进展客，他率领格莱斯顿政府中的一批自由党人造反。格莱斯顿主张爱尔兰自治，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人认为这将是帝国崩溃的开始，他们联合保守党人，为更加紧密的一统帝国奔走呼号。张伯伦认为美国在确保帝国的命运方面可起特殊的作用，在到一九〇一年他担任殖民大臣的六年期间，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一八八七年张伯伦在多伦多说道，这是在他同美国就长期悬而未决的美国加拿大边界纠纷商妥了一项解决办法之后。他提出英美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所谓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题，因为英帝国意识到自己无力应付既来自欧洲列强同时还来自美国的挑战，放弃了“光荣的孤立”。伦敦对华盛顿越来越必恭必敬；在南美就未来的巴拿马运河，在阿拉斯加渔业纠纷上，英国都作出了让步。皇家海军还撤出了西大西洋，以此表示英国真诚地希望美国海军日后能和英国一道在全球建立“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和平”。

盎格鲁撒克逊人共同统治世界的意图遭到美国反帝国主义分子的激烈反

对，他们试图提醒国人不要忘了共和党的理想，谴责马汉是“美帝国主义的先遣人员”。但是象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那样的奉行扩张主义的政治家却真诚地接受了马汉著作的观点。贝弗里奇认为应当竭尽全力显示使命，使美国成为“世界文明的托管国”。福音派教徒到处宣讲扩张主义，叫喊最凶的是乔赛亚·斯特朗牧师，这位辛辛那提公理会的牧师，在一八八五年写的宗教小册子《我们的国家》中宣称：美国注定成为“强大的世界工场，我们的民族成为命运的支配者。”斯特朗的这本畅销书激起了公众的热情，这本书为美国人的特殊使命找到了合理依据，因为他们的国家“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的文明”。

马汉的比较现实的理论对商业界具有同样的鼓舞力量。“不管美国人愿意与否，他们必将开始放眼外部世界。这个国家日益扩大的生产要求他们这么做，”他在五年后这么写道，这番话反映了流行的看法：美国的国民经济必须扩大海外市场，否则就会面临停滞。这非常符合查尔斯·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传播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反映人民党日益高涨的情绪的新一代立法者中，亚当斯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信徒，其中有共和党参议员卡伯特·洛奇和纽约的官运亨通的西奥多·罗斯福。他们认为各国的命运是由赞成适者生存的时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这个看法使他们关于美国的新的明确使命的概念增添了一层色彩。他们担心，经过一个世纪的向美国大陆西部的扩张，除非锐意开拓海外边疆以恢复元气，否则美国就会面临国家能源资源逐渐减少的危险。

太平洋上的挑战

共和党扩张主义者的“新边疆”位于西面的那座大洋中。在那儿，地处战略要冲却未彼吞并的夏威夷和西班牙帝国的残余菲律宾，可为美国力量向亚洲大陆扩张提供基地。马汉曾经提出过美国如何才能太平洋上建立优势地位，但是刺激美国建立这个优势地位的却是欧洲列强、俄国和日本。它们似乎企图瓜分“中国这个腐烂的西瓜”，建立各自的经济利益范围。

清朝的统治由于遭到英法的入侵以及连年不断的造反而极度虚弱，它没有垮台只是因为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假如中国陷于混乱，则英国和法国的损失将多于获得的利益。自从一八六一年以来，统治满清帝国的是一位七十多岁高龄的皇太后，这位前妃子利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来平息国内的不满，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皇位。阴谋、贿赂和屠杀是她威严统治的工具。她非但不使中国军队现代化，反而利用向她的臣民征收的苛捐杂税修饰宫廷。一九〇〇年，这个脸上搽胭脂的小个子太后名义上仍然统治着天朝，尽管天朝的经济由于向欧洲列强提供了铁路、采矿和经商的特许权而一天天地受到削弱。

英国占了最大的份额，它通过殖民地香港和上海港控制了四分之三的中国贸易。英国炮舰管辖扬子江，它的代理人管理中国的海关。皇家海军的战列舰以山东半岛顶端的威海卫港为基地，妒忌地注视着黄海对岸大连港的俄国人和已进入青岛的德国人。南面是法国控制的交趾支那所在地，即前附属国柬埔寨、老挝和安南，分别于一八八七年、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九年合并成印度支那联邦，现在成为远东法国势力范围的中心。

欧洲列强在亚洲大陆争夺“势力范围”，使主张美国向太平洋扩张的那些人甚为不安，他们担心奉行排斥性商业政策的法国和德国正在关闭对华贸

易的大门。后来这种焦虑变成了恐惧，因为德国军舰以武力吞并了俾斯麦、新几内亚、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等群岛——所有这些地方都在一八九一年被宣布为霍亨索伦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德皇威廉是靠锐意奉行马汉的理论，采取侵略行动来获得“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一块地盘”的。无论是德皇还是实力日增的德国海军之父阿尔弗雷德·冯·蒂皮茨将军，都是马汉的最忠实的崇拜者；当马汉的新作《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于一八九一年出版后，它成了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官的必读书籍。

一八八八年，因争夺萨摩亚这座战略岛屿而发生的纠纷，几乎爆发成为派往那里的美国海军和德国战舰之间的一场射击竞赛。当一场台风沉掉了停泊在阿皮亚港的美国军舰时，战争才得以避免。皇家海军唯一的一艘巡洋舰躲过了这场灾难，因为该舰舰长把该舰的安全摆在国家荣誉之上。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海上力量的弱点。“大海军”的提倡者现在恳求国会拨款建造二十艘现代化的战列舰，以便在德皇占领夏威夷以前，把它并吞而建成为太平洋上的一个基地。控制着夏威夷群岛的美国种植者推翻了当地女皇。女皇名叫莉洛卡兰尼，是一位坚定、激烈的波利尼西亚民族主义分子。一八九三年，自封的夏威夷“总统”桑福德·多尔请求华盛顿合并这个群岛，但继任的民主党人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声称反对帝国主义，在国会断然否决了这一议案。

第二年，日本同中国交战，试图将中国的附属国朝鲜并入日本在大陆的势力范围，美国根据一八八二年同朝鲜签订的贸易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受到威胁，默默支持“非正式贸易帝国主义”的克利夫兰政府也没有进行干预。受到普鲁士式训练的日本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但俄国对媾和谈判进行了干预，使日本没有能吞并朝鲜，但让日本控制了福摩萨。

日本加入列强的争夺，博得了美国报刊的赞许，但使马汉感到惊恐。他告诫说，日本以一个实力强大野心勃勃的国家的面目出现之后，美国必须立即加强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这个建议在一八九六年威廉·麦金莱总统使共和党重新执政并让马汉的追随者入阁之前一直没有被重视。海约翰担任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海军部次长。注重实效的扩张成为麦金莱政府的政策。总统虽然软弱，但他手下的这些领导人一直在伺机夺取西班牙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虽然易受攻击，却具有战略地位。马汉已说服罗斯福，使他相信美国必须打击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野心，夺取菲律宾，把它当作“美国的香港”，使之成为军事和商业基地，在对华贸易中获得大的份额。

一八九八年，时机成熟了。那一年的二月十八日，“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被炸沉，美国有同西班牙交战的可能。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鼓吹侵略主义的“黄色报刊”煽动着美国人的好战情绪。两个星期之后，罗斯福的机会到了。海军部长被这场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休息了一天。他的副手电令亚洲舰队在香港集结，准备“进攻菲律宾”。罗斯福预料要等整整一个月才会正式向西班牙宣战，他担保他的宠将乔治·杜威准将以五艘轻型巡洋舰和炮艇那样一支并不惊人的力量，就能将德国人赶进马尼拉湾。

“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开火，格里德利先生，”五月一日拂晓之后，当杜威率领亚洲舰队向停泊的敌舰出击的时候，他对旗舰“奥林匹亚号”舰长说道。两小时之后，没有一艘西班牙军舰还漂浮在水面上。对美国来说，菲律宾就要到手了。当麦金莱勉强发布了使美国成为公开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命令

之后，西奥多·罗斯福派出了在波多黎各的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为这场“漂亮的小小战争”作出了个人贡献。“老杜威在击败西班牙舰队之后率领亚洲舰队离开就好了，”当麦金莱听说菲律宾游击队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基纳尔多盼里美国人解放他们的时候抱怨说，“那他就避免了许多麻烦。”后来半个世纪的继任总统常常想到这番话所含的带苦味的道理，因为一支德军开进马尼拉的消息，克服了麦金莱主张菲律宾独立的共和党人的情绪。美国派遣军队占领了那座城市，人们要求国会并吞这个群岛“以履行我们的国家使命。”

在美西战争中，英国在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在实际上皇家海军支持了美国。这场战争在一八九八年以签订《巴黎条约》宣告结束，条约确认星条旗将继续在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飘扬。并吞夏威夷标志着这个极其重要的一年的光辉的顶点，在这一年中，扩张主义者的政策获得了胜利，美国看来已经放弃“非正式势力范围”政策而加入帝国主义的阵营。夺取殖民地使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人极为惊恐，却使英国人感到高兴。约瑟夫·张伯伦（当时担任殖民大臣）认为，美国的这个新作用对英帝国有很大的意义，并宣称这个作用“将有助于我们的事业”。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在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请求美国“肩负起白人的担子”。“诗写得很糟糕，但很形象地表达了扩张主义的观点，”罗斯福赞许地说道。然而，从菲律宾的美军伤亡数字可以看出这副担子的份量。镇压阿基纳尔多的游击队是履行帝国主义责任的残酷的第一步，美军死了四万人。

美国宣称中国必须仍然是一个对自由贸易和商业开放的国家，平定菲律宾多少损害了这一要求的合理性。美国人终于听从了马汉的建议，开始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个舰队可以在夏威夷和菲律宾部署，从而控制着美国西面的那个大洋。太平洋成了“我们的内海”，布鲁克斯·亚当斯写道；“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活力使我们能够开发东亚并把它并入我们的经济领域。”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严重的衰退打击了美国的经济，物价和利润制度崩溃，劳工骚乱发展到令人惊恐的程度，金融界受到一八九三年恐慌的沉重打击，涉过太平洋去敲开潜在的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一宏伟设想看来可以满足力图摆脱衰退的美国商人的要求。美国把经济衰退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归于欧洲国家为排斥美国过剩的工农业产品而实行的高关税。“美国工厂生产的产品，超过美国人民的需求；美国土地种出的粮食，超过美国人民的消耗量，”参议员贝弗里奇在一八九七年告诫说，他提出了解决办法：“命运为我们制定了政策；世界贸易将属于我们。”

银行家和实业家已经开始从事海外经济扩张。在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的领导下，美中开发公司于一八九五年成立，提供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管理，修筑铁路，挖掘煤井，兴办钢厂。这是执行一项虚幻的经济使命的开始，这个使命在半个世纪的美远东外交政策中占了主导地位，它很少考虑剑欧洲列强和俄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已在中国投资开发矿山兴修铁路，以便把中国变成一块块独占的经济殖民地。中国的行政制度已经发生了混乱，在这个国家投资就会面临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问题，美国的使命似乎也很少考虑这一点。究竟如何把处于饥饿边缘的四亿中国农民变成美国制造品的丰衣足食的消费者，这一点在美中开发公司的计划书中也考虑得不多。

美国政府和工商界都没有注意这个疏忽，它们正面临一场明显的经济危机，美国银行家协会在一八九八年总结了这场危机的规模：“我们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费能力。国内市场再也不能使高炉继续出铁，使织布机继续织布。那些资本可以增值，劳动可以雇佣，企业必须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以便销售我们的剩余产品。”第二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的有影响的分析著作《美国的经济优势》中提醒他们说，这个最重要的市场就是中国。“东亚是所有富有生气的国家抓住不放的俘获物，”他写道，指出英帝国已经“筋疲力尽”了，在一场在他看来将是俄国和美国争夺亚洲大陆的资源的摊牌中，美国必须继承英国的角色，充当敞开中国贸易门户的保证人。

随着与欧洲列强的竞争愈演愈烈，英国政府确实感觉到它在远东的责任是沉重的负担。同年，德国海军开始挑战。由于英国正在南非同荷兰人后裔布尔人交战，阿瑟·鲍尔弗首相的保守党内阁在一八九九年确认英国“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统治三分之一的中国的责任”。由于美国对于它同这些扬子江流域省份保持自由贸易关系也很感兴趣，于是英美在伦敦和华盛顿举行了秘密会谈，讨论如何使有着“特殊关系”的英美两国在远东结成更正式的联盟。然而，即使亲英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也意识到：鉴于美国政策的现实，任何超越公开承认的“友好谅解”的事情都将是“一场空梦”。

海约翰国务卿于是提出一项外交倡议，通过这顶倡议，他希望美国能够说服世界上竞争的列强同意不分“势力范围”继续奉行在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的门户开放原则。一八九九年春华盛顿发出照会，要求承认在中国自由经商的权利。反对扩张的民主党人立即指责这个政策是“理想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是美国为了建立与其说是政治霸权倒不如说是经济霸权而故意披上的一层伪装。但是，正如伦敦的《泰晤士报》一语道破的那样，反对意见销声匿迹了，因为“即使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也欢迎不是征服领土而是发展商业的帝国政策”。这正是俄国人所担忧的。第一次“开放门户”的照会在圣彼得堡受到冷遇，因为它被人为是英美破坏满洲铁路计划的卑鄙阴谋的一部分，沙皇希望依靠这个计划来控制这个矿产丰富的省份。英国政府对美国的倡议所表示的热烈欢迎，证实了俄国的这个看法。约瑟夫·张伯伦称海约翰的计划是“最崇高的事业”，并且提议现在应该让星条旗和米字旗在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上空一起飘扬。

尽管这个英美统治下的和平将仍然是非正式的，不会得到承认的，但在海约翰开展外交攻势的时候，这个和平的默默的存在却帮了他的大忙。美国大使费了一番口舌，总算使法国和德国作出了多少是有利的反应，然后美国可以把它们的反应夸大，以便胁迫俄国人就范。一九〇一年三月，海约翰成功地发动外交攻势，第二次发出照会说，所有的大国现在都承认建议提出的原则以及中国的领土完整是“确定的不可更改的”。没有人揭穿这个照会的虚张声势。美国接着发出第三次照会，确定了门户开放主义，没有哪个国家提出异议，因为它是在一九〇一年七月发出的，在此之前爆发的义和团起义威胁着在华的所有外国利益。

当时的形势和美国耍弄的外交手腕使美国能够确立重要的国际政策原则，美国扩张主义者相信，只要能够坚持门户开放，这个原则就能确保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经济优势。布鲁克斯·亚当斯高度赞许海约翰国务卿卓有成效地“使门罗主义工业化”的原则在一九〇一年被普遍接受，那一年，英、法、俄、德、日和美国的军队一起参加了一次联合军事远征。在慈禧太后的

秘密唆使下，义和团造反分子包围了它们在北京的使馆，在此之前，他们捣毁传教机构，拆除铁路，私刑处死西方人，突然爆发的反对“洋鬼子”的暴力行动席卷了中国北方。外国列强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它们的共同利益，空前团结一致地支持美国的政策。但是，在六月份造反被镇压后，列强又热衷于争夺领土和势力范围。日本对福建提出要求，并派兵占领了近海岛屿厦门；俄国人进一步侵占满洲；德国人加强了对山东半岛的控制，并开始向扬子江进逼。

英国政府意识到，若要坚持门户开放并保护英美的共同利益，仅仅同美国结成非正式联盟是不够的。从印度向上海增调了军队。但到一九一一年九月，德国海军日益加剧的挑战迫使海军大臣塞尔伯恩勋爵提出报告：“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必须在中国水域保持一支可以保卫帝国的安全的海军力量。”为了确保远东的均势，英国在一九一二年终于放弃了“光荣的孤立”，同日本结成海军联盟。皇家海军和日本帝国海军互相保证：一旦俄国及其盟国法国或者德国发动进攻，英日海军就要互相支持。英国政府相信这个条约恢复了皇家海军对其他列强的海上优势，于是开始从中国基地撤出战舰。两年之后，在远东水域再也没有飘扬着英国皇家海军旗的军舰了，尽管新的澳大利亚自治领政府由于准备采取行动排除东方移民，对于英国把西太平洋防务的主要担子交给日本海军表示极为不安。

一九一一年，威廉·麦金莱被暗杀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第二十六届美国总统，他和阿瑟·鲍尔弗首相觉察到，他们的共同利益的主要威胁是俄国和德国，而不是日本。新总统很快断定美国必须以军事力量进行干预来支持门户开放政策；可是，由于没有社威将军的一九一三年计划所设想的由四十八艘战列舰组成的一支舰队，他几乎什么也干不成，只好借助外交来试图保持远东的均势。他象父亲一样地规劝日本大使，希望太平洋彼岸的这个前盟国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的国家”。他的这个殷切希望很快就破产了。日本正急不可待地在大陆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憎恨俄国延长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直伸到满洲。当铁路线伸到大连半岛的时候，东京认为这直接威胁着朝鲜，于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一九一四年二月八日，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了停泊在大连港的俄国远东舰队。登陆的日军占领了港口，并沿着大连半岛北上占领了奉天，从而迅速建立了对沙皇军队的优势。这是一次漂亮的战役，赢得了美国总统和为日本的战争提供资金的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赞赏。

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行动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这个看法助长了美国人的反斯拉夫情绪。英国首相阿瑟·鲍尔弗也庆幸俄国人蒙受了耻辱：“日本永远不会拥有一支足以同基督教世界的海军媲美的海军力量，因此后者随时可以切断日本同亚洲大陆的自由交往。”

然而，第二年五月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对俄国人取得的胜利，使罗斯福相信美国的这个盟国在破坏远东均势方面有可能走得很远。东乡平八郎摧毁了绕过半个地球前来报大连港失败之仇的沙皇波罗的海舰队一事，戏剧性地宣告了日本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总统立即扮演调解人的不平常角色，但未能使英国人说服他们的盟国走到谈判桌边来，尽管罗斯福同东京的秘密联系已透露日本在财政和军事上快要耗尽元气了。

直至八月，文战国的代表方才启程前往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此前，德皇担心沙皇可能被革命推翻，劝说他同意媾和，沙皇被说服了。罗斯福也

使日本人相信他将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东道主。虽然他没有出席会议，却在幕后对谈判起作用，让日本控制所占的领土，但得不到它所要求的大量赔款。美国要求日本一定要作出这个最后的让步，但却引起了东京的骚乱，示威群众在街头高呼反罗斯福的口号。

尽管如此，欧洲列强还是赞扬美国总统通过惊人的私人外交结束了日俄战争。不过，罗斯福是在牺牲了门户开放政策方才取得这一成就的。美国承认日本对大连港的要求和对朝鲜的宗主权，促使日本对中国北方奉行门罗主义。罗斯福之所以作出这个牺牲，只是因为他急于想遏制俄国对英美在富饶的扬子江贸易区的利益所构成的潜在威胁。

黄祸

尽管舆论抗议罗斯福“爱上了日本和日本人”，他还是象马汉那样地担心：太平洋上出现一个新的大国势必使美国要在那座大洋上建立海军优势——鉴于皇家海军同日本帝国海军的关系，就尤其应该如此。耐人寻味的是，朴次茅斯条约签订之后，罗斯福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要要求国会拨款，加速建造二十八艘战列舰，确保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能够保持二比一的优势。俄国海军的威胁已经排除，英国松了一口气，不顾澳大利亚提出新的抗议，趁机延长了同日本签订的条约的期限，并把大部分巡洋舰撤回本国海域。

虽然英美在远东的利益冲突变得明显了，但两国领导人仍然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两国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罗斯福总统在写给英王爱德华七世的信中满怀信心他说，尽管美国海军的战略家们公开宣称：“在东方的所有强国中，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大概不是别国，而是日本。”

第二年出现了冲突的第一个迹象：“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的白痴们”（罗斯福私下对他们的称呼）对越来越增长的“黄祸”歇斯底里作出了反应。早些时候，日本人作为廉价的种植者在夏威夷受到欢迎，现在他们从那里涌入西海岸，引起西海岸对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憎恨。在一九〇六年地震之后情绪紧张的气氛中，在报纸上出现“日本人调戏美国妇女”的大字标题之后，旧金山市政会要求停止让移民入境，还要求将东方人儿童和白人儿童隔离起来。堪培拉政府通过的“白人澳大利亚政策”已使日本人蒙受了耻辱，当他们听说美国企图排斥移民之后，群情激愤，再次走上东京街头，抗议蒙受的“国耻”。东京向华盛顿发出愤怒的外交抗议照会，强烈要求“制止这种罪恶行动”。总统设法平息了怒气，他同日本达成了“君子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政府将“自动”限制移民。

美日之间的第一场危机结束了，但它使总统对那个国家的“爱恋”不那么热烈了。罗斯福听从马汉的多次告诫，要求国会拨出更多的资金，使战列舰的建造速度加快一倍。为了争取公众支持增拨数百万美元，他下令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海军检阅活动，并命令美国海军的所有十六艘战列舰作一次环球航行。

“你这次航行是一次和平航行，”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的那个微风拂煦的一天，坐在总统游艇上的罗斯福对罗布利·埃文斯海军上将说。“但是，”他立刻笑容满面地补了一句，“假如这次访问竟变了样，你明白你的责任。”患有痛风病的埃文斯热诚希望他的火炮只用来鸣放礼炮。报刊称这次航行是“山姆大叔在地球上最蔚为壮观的一次表演”，并且满意地注意到，除了弹药库装满了炮弹以外，“白色大舰队”还装载了一万五千磅巧克力夹心糖，

六十架大钢琴，六十把理发椅，还有充足的白色油漆，以便把舰体涂得漂漂亮亮，“既为了好看、欢乐，也为了打仗。”

《纽约时报》透露，这些老战列舰是用木头和粗帆布“装甲”装配起来的。美国这支价值一亿美元的舰队是民族的骄傲，它绕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海岸航行，速度在所难免地缓慢，有人要破坏这支舰队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不断传来，德国特务漏出风声，说日本将派出装扮成墨西哥苦工的军队前往亚利桑那州。德皇电贺白宫的这次“海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并且慷慨答应，一旦美日发生冲突引起一场战争，如果英国被卷了进去，德国的公海舰队就在东海岸为美国的这支舰队护航。

事实证明，在十一个月的航行中，主要担忧的倒不是德皇的阴谋诡计，也不是东京故意拖延不向“白色大舰队”发出邀请，而是对这些战列舰的煤炭消耗量估计不足。舰队绕过南美洲，北上旧金山，然后横渡太平洋，经夏威夷抵达澳大利亚。悉尼市民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标语横幅上写着：太平洋需要白人澳大利亚和门罗主义。英国报纸对于这个新自治领宁可寻求美国海军而不是皇家海军的保护这一点，表示懊恼。

为把满洲瓜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而同俄国缔结秘密协定的日本政府，对于欢迎美国军舰自然持冷淡态度。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日趋紧张，直到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和高平大使在华盛顿达成了一致意见，由日本发出正式邀请。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八日，美国的这支战列舰队在安然渡过一场台风之后，在东京湾抛锚。舰队到达时浓雾弥漫，因此不象六十五年前佩里到达时那么引人注目。

“香槟酒庆祝会——其实就是‘蝴蝶夫人’的爱情插曲——变成了现实，”报纸上一则热情洋溢的报道这样来形容欢迎宴会、舞会和以一万名儿童高唱“扬基进行曲”宣告结束的冰淇淋招待会。甚至明治天皇也破格露面了。对马海峡大海战的英雄东乡海军大将，和美国士兵一起出席了抛毯子仪式。在场的一位年轻少尉后来写道：“假如我们料到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会第三次接住他！”

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庆祝一番。就在东京宴请佳宾之际，鲁特—高平协定在华盛顿签字，不过直到舰队访问过厦门之后方才公布。虽然协定承认“共同的独立完整和机会均等原则”，但同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美国陆军部长曾担保这次航行将是“敲开中国大门的一股强大力量”，但他失望地看到结果恰好相反。

“他们今后再也不敢嘲笑山姆大叔了，”罗斯福在欢迎这支舰队第二年春天平安返回的时候说道。然而德国报纸却说，美国的“大棒”的威力如同一根“棕榈树枝条”。舰队归来，罗斯福总统也卸任了。这是一次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航行，暂时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向菲律宾扩张。航行的目的是要赢得建立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所需的时间，总统和马汉都认为，要想履行美国在太平洋的使命，必须有这样一支海军。

同年，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被选作美国舰队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折衷办法，既可满足在太平洋中部修建一个港口的要求（从这个港口出动军舰可以保卫菲律宾），又可保卫美国正在巴拿马修建的运河。大连港的教训在海军将领们的考虑中占了很重的份量；他们相信吕宋岛苏比克湾的战舰容易遭到一支日本战斗舰队的伏击。

罗斯福总统批准了美国海军不在西太平洋部署战列舰的决定，因为他认

为“白色大舰队”的航行已经证明，一旦发生危机，可以迅速在马尼拉部署一支舰队。但是，德国的挑战迫使英国将它的忧虑和它的军舰从不冻的中国海转移到寒冷的英吉利海峡，英美在远东的海军力量马上就显得太弱，不能维护对华政策。马汉曾经提醒过，罗斯福现在也预见到：归根结蒂，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持开放门户。他们的继任者们将会发现，一旦碰到矿山和铁路问题，压根儿就没有开放门户。

第二章 一堆废纸

西奥多·罗斯福一九一九年卸职的时候，他的寄期望于盎格鲁撒克逊继续称雄世界的宏伟抱负，面临着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日益衰落和日本的军事与工业实力惊人地增长的危险。现在，治理大不列颠帝国已退居次要地位，保卫不列颠群岛不受北海彼岸德皇日益强大的公海舰队威胁，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由于同日本结成了同盟，英国皇家海军顺利地减少了驻新加坡的舰艇，把战列舰集结到了本国海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不变，尽管各自治领和马来联邦感到不悦。为了营造无畏战舰对付德国加速扩充海军的计划，各自治领和马来联邦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由于英国被迫在远东放弃海上优势，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缺少一个适应需要的海军前进基地，日本在西太平洋攫取了事实上的海上霸权。罗斯福的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期望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以使美国具备两洋作战能力。但是，建立庞大海军的实际工作落到了他的继承者的肩上。他们发现，国会不愿意拨款制造战列舰，生怕在太平洋地区再次引起海军军备竞赛。但是，由于缺乏一支强大的舰队把美国的力量投到太平洋彼岸，连续几届政府坚持奉行的政策都仍旧是极力要日本接受开放中国门户的主张。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少军事力量这根“大棒”来充当外交姿态的后盾，是导致珍珠港事件的一个因素。

美国海军希望建立一支同其在太平洋承担的新义务相称的舰队，但罗斯福的继承人很快使这种希望化成了泡影。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曾经担任过菲律宾总督，因而自认为是亚洲问题专家。他宣称“美元能够援助受苦受难的人类”，断言能够保障美国在华命运的与其说是战列舰，不如说是贸易。他招聘美国的一些朝气蓬勃的、新兴的大企业参加援华财团，包括势力雄厚的摩根公司、帕利恒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援华财团的任务是支撑摇摇欲坠的天朝（中国），国务院新成立的远东司的专家们以福音派传道士般的热情指导它开展活动。他们支持一九一六年被任命为驻奉天总领事的司戴德等美国冒险家的观点。对司戴德来说，中国是“新西方”，他极力利用美国的政策在中国大陆建立美国的经济霸权，承认这种努力是“争夺中华帝国的激烈竞争”的组成部分。可是，虽然远东分遣舰队的炮艇一帆风顺地帮助美孚石油公司把营业区域沿长江向上游扩展，但司戴德和远东司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却在内地碰壁了。他们凭借援华财团，要想把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铁路置于国际共管，以抵销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影响。但是，由于日本和俄国害怕美国垄断商业活动，他们的这项计划落空了。美国的银行家们一心想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沿长江修筑的铁路中取得四分之一的股份，但是由于湖广铁路的贷款计划因中国疑虑重重和英国不愿予以支持而告吹，他们的努力也归徒然。

司戴德后来凭仗自己卓越的才能跻身摩根银行，成了股东之一，而且创办了有影响的《新共和》杂志。他预言，“美元外交”一定会失败，因为“除非政府用各种外交手段保护美国投资者，否则他们就不会愿意购买中国的债

Willard Dickerman Straight (1880—1918) 美国领事官。1902年考入中国海关，在南京学习汉语，后任总税务司署学习秘书。1906年任美国驻奉天总领事。1908—1912年代表美国银行团与清政府接洽湖广及币制借款。——译者

券”。使塔夫脱政府感到沮丧的是，华尔街比较喜欢向东京投资，从而促使日本进一步努力向中国大陆进行扩张。清朝的腐朽大厦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倾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另一位年轻的空想家已经加速了它死亡的痛苦。

这位空想家就是成为中国叛军不讨人喜欢的领袖的李何默。李何默独眼驼背，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他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崇拜他的人称他是中国的戈登将军。但是，在留学美国的孙中山博士于一九一一年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次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美国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建立共和制的希望现在看来似乎马上可以实现，但是不久，现实就使这种希望化成了泡影。这个新“共和国”只不过徒有虚名。孙中山的广州政府面临着要对二十几个争斗频仍的省份和互相倾轧的军阀建立权威的艰巨任务，而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政体分裂的局面控制满洲。李何默在他所著的《愚昧的勇士》一书中预言过中国会出现这种争权斗争。该书在一九一九年曾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预言英帝国将没落，预言美国和日本将为争夺太平洋的控制权而爆发毁灭性战争。他的告诫在西海岸引起一场新的“黄祸”恐慌。李何默对菲律宾的战略评价是：“日本称霸亚洲不过是暂时现象，而最后打垮日本的是控制菲律宾的人。”这种评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直是美国太平洋军事战略的依据。

美国陆海军计划人员于一九一一年制订完毕桔色作战计划（桔色是日本的代号，红色是英国的代号，黑色是德国的代号）。该项计划的出发点是假设一旦日本发动进攻，驻守菲律宾的部队能坚守到舰队赶去救援，舰队将从太平洋上杀出一条路，赶到东边来同日本决一雌雄。但是这项计划从问世之日起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作战舰队从西海岸基地出动后，打出一条路越过太平洋，需要几周，也许几个月的时间，日军可能在这段时间内控制了菲律宾，由于美国海军部部务委员会在一九一一年未能说服国会相信需要加速制造战列舰，完成一九一三年提出的到一九二一年拥有四十八艘战列舰的计划，德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增长，成了使海军将领们感到头痛的又一个问题。

美国两党吝啬的政治家们都反对建立这样一支“庞大的海军”，认为这是一种浪费。一九一二年，他们限定每年只准新造一艘战列舰。同年，民主党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入主白宫。他呼吁德国和英国停止海军军备竞赛，说它会逐步导致战争。新政府把原则置于实际情况之上。它加倍努力影响备受内战灾害的中国的命运，其外交后盾只不过是一支炮舰小舰队。“如果我们有一支战列舰舰队在太平洋游弋，如果我们的对外政策始终如一，并有‘大棒’作后盾，”美国驻北京公使向国务卿抱怨道，“那么，各国对我们的态度可能会截然不同。事实上我们现在是无助的。”

特殊利益

在东京都知事引人注目地向华盛顿特区馈赠樱花树苗后还不到一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歧视日本人的法律引起了一场新危机。随着美国开始向菲律宾增调陆军，日本的报纸上出现“美国在准备打仗”这样的大标题。跟堂兄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年轻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也响应德高望重的海

Homer Lea (1876—1912) 美国人，客闷的好友。参加中国辛亥革命，曾在海外协助编练“维新军”。1911年以军事顾问身份随孙中山来华，翌年重病返美死于美国。——译者

军将军马汉的呼吁，制订了把作战舰队集结在太平洋海域的计划。这在内阁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威尔逊断然反对派军舰穿过巴拿马运河，认为那样做具有刺激性。为了缓和国民的紧张情绪，威尔逊迫使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取消了禁止日本人拥有土地的法案。但是，在太平洋危机被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的欧洲战争冲淡之前，华盛顿和东京之间一直彼此怀着敌意。

美国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威尔逊政府“不让德国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定，突出表明英美两国的利益是非正式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来，由于日本在其海上盟国英国的鼓励下，“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接管了德皇在中国青岛的基地，夺取了德意志帝国在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领地，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美英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了。力量对比的这种巨大变化导致日本帝国海军占据了美国通往菲律宾的航道两侧的一些据点。日本政府大胆地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明确要求把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山东、福建、满洲南部和内蒙古，并坚持要在中国政府里安插“顾问”。日本这种想趁欧洲战争之机改变门户开放政策，把华北各省变成其附属国的企图，遭到了各国异口同声的反对，领头的则是美国。在盟国英国和威尔逊总统（他宣布美国必须“维护中国的主权”）施加了最大压力之后，东京才撤销了这些要求。

太平洋危机和大西洋彼岸德国潜艇战的日益扩大（一九一五年德国潜艇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轮船，终于使国会认识到美国必须为战争作准备，国会并且呼吁建立一支“首屈一指的”海军。一九一五年，威尔逊政府授权海军部部务委员会制订一项建造一百五十六艘军舰的计划，要使美国在五年之内拥有“一支世界上无敌的最强大的海军”。一九一六年六月英德舰队在日德兰海域爆发大海战，两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时，又把时间缩减为三年。

德国由于没有能够打破英国皇家海军的洋面制海权，因而重新强调潜艇战。威尔逊力图限制德国发动潜艇袭击，德皇对此的反应模棱两可，这使得美国同德国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更加迫近了；威尔逊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重新当选总统之后，这种可能性成为事实了。由于美国缺乏两洋作战能力，因此排除了同日本对抗的可能性。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参战，是因为“必须保障民主在世界上无受害之虞”。他派遣一支强大舰队火速越过大西洋，同驻扎在斯卡帕弗洛的英国皇家舰队会合。鉴于这种情况，美国有必要同日本达成和解。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日本大使石井菊次郎伯爵匆匆忙忙地在华盛顿举行外交谈判，又签订了一项貌合神离的协定。该协定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公诸于世，它重申“门户开放”，而美国对日本攫取的领地予以认可，并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

这种把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根本分歧掩饰起来的办法，避免了太平洋地区的一场战时危机。威尔逊总统希望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和会能导致世界各国在国际联盟的倡导下实现普遍裁军，但由于日本坚持要继续控制德国昔日的领地和继续驻军西伯利亚（表面上是为了援救白俄部队），并且美国的盟国强迫德国接受极其苛刻的条件，威尔逊的希望化成了泡影。

几个月的争吵将使威尔逊提出的乌托邦式的十四点计划付之东流。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日本不仅要国联同意把它从德国手里夺取的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交给它托管，而且硬要控制山东。英国已经同意支持日本的这些要求，交换条件是日本帝国海军在地中海帮助它对付德

国潜艇。美国的反对却丝毫没有因为澳大利亚受权托管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或新西兰将治理毗邻的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而减弱。

日本扬言要退出凡尔赛和会，如果它真的退出，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和会就会不欢而散。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最后同意让日本继续控制山东半岛，条件是日本保证对山东的占领是暂时的。威尔逊希望这样能拯救国际联盟，他相信国际联盟能够使日本遵守撤走的承诺并约束日本的“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这个让步是灾难性的，美国的观点是“中国不应该受日本压迫”，而且威尔逊已把这种观点告诉了盟国领导人。美国总统乘船回国后发现，以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共和党参议员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反对美国加入国联，而总统却不明智地硬要把国联同盟条款联系在一起。为了争取国民支持凡尔赛和约，威尔逊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说，途中不幸中风。病魔缠身的总统看到，他的由美国领导全世界建立集体安全的理想已经破灭。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参议院举行表决，以五十五票反对，三十九票赞成，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

翌年，共和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标志着“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的完结，虽然沃伦·哈定总统发表就职演说时为了防止孤立主义日益喧嚣而谨慎地提了一下国际主义。美国在战争期间提供了亿万美元的借款，因而成了世界上的债权国。哈定决心使美国“成为拥有一支称心如意的舰队的最显赫的国家”，这不仅是给他的工商界的支持者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且是承认美国不久将建立一支舰队，以取代彼战争搞得民穷财尽的英国的势力。使那些为建立一支庞大舰队而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人感到不安的是，国会内的孤立主义派和裁军派正忙于削减拨给一九一六年制订的大规模扩建海军计划的巨额款项。海军邮部务委员会坚持认为，要想“保护我们在两大洋的利益，抵御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任何势力”，至少要建立两支各有十六艘战列舰的舰队。这导致日本采取了对策——开工建造八艘超级无畏战列舰，同美国正在建造的装有十六英寸火炮的四万吨级的强大的巨型战舰不相上下。

同日本结盟的英国政府看到有可能被卷入太平洋海军军备竞赛，越来越感到惊慌。英国皇家海军同德国进行长期较量后取得了胜利，名义上仍旧是海上霸王。但是，作战舰队由于在战争期间频繁出航执行艰巨任务，大部分已经老化，而对一个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财力的国家来说，营造替补战舰，在经济上是不胜负担的。“我们要对付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首相劳合·乔治一九二一年在伦敦召开的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告诫说，“因此，除非绝对必要并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不会有哪个英国政治家会把祖国投入一场可能是灾难性的竞争。”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则认为，必须把同日本的联盟牺牲掉，因为“如果把我们的海上政策建立在同日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基础上，那么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加糟糕的政策了”。

同国防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样，劳合·乔治首相也担心这种方针势必引起日本的敌视。他毫不客气地提醒丘吉尔说，使英国不得不完全仰赖于美国海军的靠不住的支援，“也是一种失败的政策”。加拿大总理认为，英日联盟及英国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两者不能并存。但是，即使是敌视日本的澳大利亚政府和新西兰政府也意识到，还是反对日本，同美国建立一种不稳定的、非正式的关系比较好。英国政府现在不得不就战略方针作出令人痛苦的

决定，而它已经认识到，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华盛顿而不是白厅。尽管如此，国防委员会还是同意实施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的计划，把新加坡建成皇家海军第三作战舰队的庞大基地。第三作战舰队将负责警戒从印度到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线和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广泛利益。

随着对建立两洋舰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国会山争吵得不可开交，美国公众的呐喊声日益强烈起来。但是，这次搞垮两洋舰队的并不是一贯与美国海军作对的国会。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于一九二一年春天致函邀请世界海上列强当年秋天来华盛顿开会，共同商讨裁军事宜。休斯打算以美国海军巨大的但尚未建成的力量来进行讨价还价，争取在国际外交方面取得成功，以制止海上军备竞赛并安抚国会内的和平主义者。那年夏天，由于陆军的飞行员们建树了一项丰功伟绩，休斯的计划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战列舰的墓志铭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午，八架双翼轰炸机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从弗吉尼亚角上空掠过。它们的上方有一架尾部拖着一条长长的蓝色将官标志旗的 DH-4 型战斗机，机上坐的是陆军航空队副司令威廉·米切尔准将。“比利”·米切尔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千方百计地说服了他的上司和仍然很勉强的海军将领们相信空中力量的潜力之后，终于有机会来证明飞机已经使战列舰过时了。从德国手里缴获的“东弗里斯兰号”无畏战舰停泊在白浪滔滔的大西洋上，不住地摇晃着。轰炸机向“东弗里斯兰号”飞去，米切尔知道他这次试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必须摧毁和埋葬这艘巨舰。”

美国军界的高级将领、外国武官和记合团挤在停泊在安全距离之外的浮动看台——“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甲板上的舷栏旁，观看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离队俯冲下去，朝着锈迹斑斑的“东弗里斯兰号”投掷炸弹。

几颗炸弹落在“东弗里斯兰号”近旁，掀起巨大的水柱，船体骤然剧烈地颠簸起来。接着，舰面结构和甲板上腾起几团巨大的黄色火焰，这表明米切尔专门设计的两千磅重的硬化钢炸弹已经穿透了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装甲板。不到半小时，这艘一九一六年曾参加过日德兰大海战的久经沙场的战列舰的舰体就被完全炸毁，尾部首先开始下沉了。轰炸机耀武扬威地在“东弗里斯兰号”的残骸上空盘旋，附近的舰只汽笛长时间凄鸣，为它的完蛋致哀。据一位记者说，“宾夕法尼亚号”上的海军部长和海军将领们的表情就象是在“参加葬礼，被埋葬的仿佛是他们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简直难以置信”。这位记者还说，有一位将军宣读了墓志铭：“一枚炸弹爆炸了，全世界都会听到响声。”

为数不多的几架似乎不足信的飞机几下子就把这艘巨型战列舰炸沉的经过被拍成了新闻纪录片，放映后引起轰动，“比利”·米切尔一下子变成了支持我军的国会议员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诘问：既然战列舰能被造价只有数千美元的飞机炸沉，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浪费亿万美元建造战列舰呢？但是后来事实证明，驳倒海军名将马汉的理论要比炸沉“东弗里斯兰号”更加困难。“枪炮俱乐部”的持怀疑态度的海军将领们仍不肯相信，飞机会严重威胁高速灵敏并有高射炮掩护的舰队。美国陆海军联席委员会于一九二一年

九月提出一项由参谋长潘兴将军庄严签名的报告，支持海军将领们的观点。该报告断言：“战列舰仍然是舰队和美国国防的支柱。”这使米切爾的支持者们大为恼火。为了改变上司们的这种对事实置若罔闻的态度，美国的这位空中力量的热忱提倡者又坚持不懈地努力了四年——即使在一九二五年因为违抗上司的命令受军事法庭审判（这件事当时轰动一时）而辞职之后，他也没有停止进行努力。

但是，日本军界却比较认真地对待米切爾的空中力量理论。日本帝国海军迅速着手进行深入研究，学习运用他们的观察员从炸沉“东弗里斯兰号”中汲取的教益。美国国务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许并不象比利·米切爾所希望的那样。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他在一九一六年的选举中仅以微弱票数输给伍德罗·威尔逊）准备开创外交史上的新篇章——使美国称雄太平洋。由于那年夏季爆发了那场要飞机还是要战列舰的激烈争论，国会显然决不会同意拨予款项，完成建造一支“首屈一指”的海军的计划。

“我们谋求建立一种不是靠武器，而是靠互相尊重和友好来维持的美国支配下的和平。”休斯七月份说。他认为，这次会议将达到的目的会比美国参议院刚刚批准的限制海军的目标大得多。十一月十二日，世界列强的政治家和海军将领们在用棕榈叶装饰的美国革命女儿会大厦集会。在开幕式上，休斯堂而皇之地打出了他手里的大牌。当他宣布“海军军备竞赛必须停止”的时候，记者席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接着，他又惊人地建议用立即销毁一百多万吨战舰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他的这种举动使政治家们瞠目结舌，把海军将领们气得语无伦次。英国海军大臣、仪表堂堂的作战英雄厄尔·贝蒂看上去“就象躺在阳光明媚的台阶上酣睡的一只叭儿狗，一个肥皂推销员用脚在试探它”。

“国务卿休斯先生在三十五分钟里击沉的军舰要比全肚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击沉的还要多”，伦敦《泰晤士报》老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在描绘那天重要的会议开幕式所产生的效果时说。但是，由于休斯表示美国自愿作别国的榜样，销毁自己强大的舰只，因而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劳合·乔治首相煞费苦心地向下院忧心忡忡的议员们保证说，皇家海军不打算放弃一个世纪以来的海上霸权，也打算放弃对帝国通商航线的保护。以前首相贝尔福为首的代表团被派到华盛顿去“维护我们同日本的亲密友谊与合作”，以便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并“防止太平洋列强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

然而，由于美国采取愿意裁军的堂皇姿态，就有可能避免灾难性军备竞赛，这使劳合·乔治感到欣慰，它比英日同盟的继续存在更为重要。休斯在制订计划时还聪明地保全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面子，使它占了优势：英国拥有二十二艘主力舰，美国海军只打算保留十八艘——虽然美国拥有的将是更加现代化的战列舰。英国政府已经在经济危机中挣扎，而且欠了美国财政部亿美元战争债款，因而它不顾海军将领们的反对，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计划，并表示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盟国日本也接受。

东京代表团强烈反对试图把其战列舰减少到十艘，原因是那会使日本的海军力量长期比盎格鲁撒克逊列强差百分之六十，因为休斯已经主张十年内“海军停止”制造主力舰。日本代表对这项限制性计划抵制了一个月之久，他们并不知道，美国陆军训练有素的密码破译人员一直偷偷地在纽约的一个秘密“黑室”里忙碌地监听他们同东京来往的绝密电报。这使国务卿具备了

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即能始终走在谈判的前面，因为他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如果日本代表不能提高美国和英国提出的三比五比五的比例，则接受他提出的限额。

日本最后同意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最末一位首相贝尔福制订的条款，这证明把制订条款的任务交给贝尔福是恰当的。海军限制条约规定的条件是，英国和美国保证不在香港、关岛或马尼拉建立重要基地，以此保证远东维持现状。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不在其控制的托管岛屿驻扎军用飞机或军舰。复威夷和新加坡则明确规定不受这项补充条约的约束。东京接受了这项条约，它是在获得再建成一艘战列舰，即“陆奥号”的权利之后才接受的。日本声称国内的小学生已经为建造该舰募集了款项。

由于法国和意大利接受了它们只能拥有日本的主力舰的半数的限额，英国政府势必要接受华盛顿海军条约，尽管英国的海军将领们感到不安。恰恰在维持英日海上同盟显然已同休斯的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美国统治下的“道义上”的和平计划互不相容的时候，英国这样做，标志着大英帝国的势力退缩了一大步。正如劳合·乔治所预言的，英国将沦落到软弱地依靠这种“特殊关系”和美国海军来保护它在远东的利益。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当时帝国国防委员会告诫说，一旦欧洲再次发生牵制住本国和地中海的舰队的冲突，皇家海军将抽不出军舰组成第三舰队。这样就派不出舰队到新加坡去保卫通往澳大利亚的航线，去保卫马来亚生产的重要的橡胶和锡或者英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英国除了也许依赖美国提供支援之外，别无他法。

纸上条约

国务卿休斯确信限制和防止加强海军条约已在太平洋建立了均势，因而以该条约为基础，开始新一轮谈判，以实现他的主要外交目标：遏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扩张，以确保门户开放政策和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他知道，为了保障英美继续在经济方面居称霸地位，虚弱的英国已经准备断绝同日本帝国海军的联系。但是，正象澳大利亚总理威廉·休斯那年在伦敦帝国会议上已经告诫过的那样，这种经济竞争有可能导致同日本不和。他所说的“现代斯芬克斯 谜语”还有待解答。找到答案并不容易，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日本“觉得它的地理环境决定着它对中国市场拥有特权。但是其他国家也要中国市场，因此就提出了门户开放的要求”。另外一个复杂的情况是，由于威廉·休斯的政府针对东方移民推行“白人澳大利亚”政策，日本觉得受到种族侮辱。这些互相抵触的要求使得西太平洋地区爆发冲突更加不可避免。威廉·休斯警告说：“只要海军扩充军备的根源不消除，谈论裁军就是徒然的。”

这恰恰是国务卿休斯给他自己以及他的后继者们设置的陷阱。华盛顿会议并没有打算设法迫使日本支持对外扩张的势力就范，而只是想遏制他们。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将成为美国今后制订远东政策的基础，要想使条约生效，美国必须把舰只的数目保持在条约规定的限额内，虽然在条约中规定限额对于使自己在西太平洋保持五比三的优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压力不久就使美国海军落在后面，而且，由于日本人谨慎地保持了他们舰队的实力，现状变得对美国不利了。在相对稳定了十年之后，这种有利条件将被利用。在日本再次侵略中国的时候，西方列强既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能团结起来坚

持要求门户开放。

休斯第一步是打算割断伦敦和东京之间的联系，他向日本提议，把日英结盟改成同英国、法国和美国签订一项四国公约，每一国保证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和利益。这项外交一揽子交易的关键内容是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其对山东半岛的特权，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将放弃其在威海卫的基地——自凡尔赛和会屈从于压力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大事喧嚷坚持这两项要求。缔约国再次庄严重申并一致同意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完整”的陈腐漂亮词句。事隔二十年，九国公约终于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主张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约束力的保证。但是，东京是在附加了一项限制性条款后才接受的，这项条款规定签字国不得采取“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安全”的行动。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草拟这项公约的幕后谋士）还向日本秘密保证说，这是为了承认日本人在满洲的铁路和工业系统的广泛权益。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九国公约提交签署后，国务卿休斯发表了告别辞，他把为时五个月的讨价还价、妥协和幕后交易概括为“有史以来旨在建立和平时代的最伟大的措施”。时间将证明，华盛顿条约系统虽然签署了，但因只字未提如何履行，因而九国公约实际上毫无价值。后来，到一九二八年，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试图用一项禁止侵略和战争的条约来支撑这个纸上建筑物，美国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参议员不客气但准确他说它是“国际亲吻”，把它否定了。

华盛顿国际会议的成果并没有使美国海军感到高兴。国务卿休斯通过谈判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使马汉纵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首屈一指”的舰队被摒弃，三十年的海军经验被忽视。罗斯福提出的关于菲律宾将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的脚踵”的告诫现在看来千真万确。如果没有足够的战舰，桔色作战计划只不过是一部消遣小说。使海军将领们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在大批拆毁船坞滑台上的舰艇时，有两艘部分竣工的战列巡洋舰被抢救出来了。这两艘舰只预定改建为巨型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后来，在连续几任有远见的军官的指挥下，它们的远距离高速航行的能力，为制订快速航空母舰打击力量的独立作战战术，提供了实际证明。这种战术终于拯救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

国务卿休斯认为，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条约有希望“在远东”迎来一个“友好的时代”。事实证明，这个时代不到十年。在这期间，美国海军再度衰落，随着工业部门从生产军火转为生产消费品，经济繁荣起来了。在经济繁荣的二十年代，由于日本履行了撤离山东的诺言，以及英国除放弃对中国的通商和征收关税的监督权外，还逐步放弃了它在广东、汉口、厦门的治外法权，因而华盛顿条约系统顺利地保障了中国通商和投资的门户继续敞开——如果不是大大开放的话。这是英美两国为加强因自相拼搏而摘得四分五裂的民国政府的权威而作的不断努力的组成部分。难以治理的中国让内战和各省半独立的军阀、省长们搞得支离破碎，民国政府不断致力于重新实行强有力的中央控制。频繁的内乱和暴动，使日本有借口继续把关东军驻扎在满洲铁路沿线并大规模开采矿藏，英国也以此为口实，继续派皇家海军的炮艇在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出生后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译者

长江游戈，并在国际港口城市上海设置巡捕。

中华民国的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对美国的投资者和银行家们来说仍然是个障碍，他们把资金投到日本欣欣向荣的工业，而日本人增加了对矿藏丰富的满洲的投资。到二十年代末，东京和伦敦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各占百分之三十五，美国只占百分之六。虽然对传奇般的中国市场的前景大事宣传，但是到一九三一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占百分之十二，到三十年代中期又翻了一番，使日本成了美国海外的第三大主顾。美国现在已经取代英国而成为丝绸出口的主要市场，日本则越来越仰赖从美国进口石油和战略原料。日益都市化的日本人民，因产生了新的希望而振奋起来，他们迷恋西方的生活方式、爵士音乐和好莱坞电影。一九二三年东京遭地震破坏后，美国提供大量美元贷款，资助日本重建东京，虽然后来因日本指责利率太高而引起了摩擦。美国驻日本大使那年报告说：“我所到之处，都听到这样的意见：我们两国终于互相了解，认识到我们靠友谊建立的团结比纸上条约建立的团结更加牢固。”

翌年，由于国会通过了制止大规模移民的原籍法，美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原籍法绝对禁止东方人移居，却允许一定数额的欧洲人移居美国。它同“白入澳大利亚法”一样，又使人想到，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推行种族主义。日本对这种“种族侮辱”提出了抗议。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团体”本来就已经担心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腐蚀，它们呼吁抵制美国的商品、电影和音乐。但是，这几乎没有对公众产生任何影响，看来公众已经陶醉于模仿美国电影。到美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和帝国海军学校学生从私人参观访问中发现，美国确实是一个物质无限丰富，工业力量强大的美好国家。

由于日本国会的多数党连续组成几届稳健的政府，由于日本日益依赖美国的经济，日本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结束之前，一直没有能抬头。“华尔街一打喷嚏，东京就感冒。”这是日本实业家们经常在说的一句笑话，直到一九二九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那场金融动乱冲击了日本的经济，使日本实业家受到打击。日元急剧贬值，迫使日本抛弃了金本位制。日本的主要出口品生丝丧失了市场，数百万靠养蚕维持生计的小农破产。随着世界经济萧条的进一步加重，西方国家高筑关税壁垒，保护本国萎缩的工业，这使日本的工业品市场丧失殆尽。国民的不满情绪增长了。“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之流居于日本经济最高统治地位的大银行和大企业巨头——遭到力主进行土地改革的左派集团和越来越多的先业者的反对。日本军队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本来就因受到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约束而感到愤怒，他们指责日本政府让步过大，由于没有能利用在中国大陆上的良机，以致过于依赖美国。

这场经济萧条的后果，是促使日本再次咄咄逼人地扩大它在亚洲大陆的权益。在满洲守卫日本铁路和煤矿的帝国关东军，现在面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备受战祸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职位，落到了野心勃勃的、年轻的蒋介石将军手里。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个既残忍又很有力的领导人，他发动战争，要粉碎曾同政府结成不稳定联盟的共产党派系。蒋介石决定把各省的军阀置于他的国民党的统辖之下，他于一九二七年把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长江下游的南京。接着，他出动国民党军队进行“北伐”，次年到达北京。这促使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权力扩张，并促使苏联增加了支持。

由于华盛顿公开鼓励蒋介石的“反帝运动”，东京火冒三丈。美国被指责违反四国公约，因为国民党军队向北进军，被看作是威胁日本在满洲的广泛的经济和工业利益。这引起军事官僚集团的不安，因为明治宪法已经授予他们统管陆海军和保卫国家安全的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力。在一九三一年伦敦海军会议期间，政府中的稳健派文官同军人领导集团间日益加深的分歧进一步激化了。海军十年不造主力舰的期限就要结束，日本帝国海军想把它的战列舰增加百分之十。美国舰队的力量甚至已经低于五比五比三的比例，它不想让日本在太平洋获得优势，因而不仅抵制日本的这种要求，而且想把对主力舰的限制扩大到包括巡洋舰在内。英国认为巡洋舰是保卫大英帝国的必不可少的战舰，它在华盛顿会议上力主把巡洋舰排除在外，十年后仍不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由于在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中竭力维持生存的工党大刀阔斧地削减皇家海军的经费，英国再次站到了美国一边。虽然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率领的日本代表团离开伦敦时实际上同意的是巡洋舰对美七比十的比例，但是，东京的以文官为主的内阁却因放弃了扩建战列舰的计划而在武装部队面前丢了面子。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伦敦海军会议是“西方世界踢开一个亚洲强国”的又一个实例，日本军方对此的反应是迅速的。帝国海军的青年军官们怒不可遏，群起反对，他们指责政治家们出卖了国家。十一月十四日，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火车站遭枪击。虽然大手术救了他的命，但是在这次谋杀事件后，陆军和反对国会的爱国团体又连续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日本的民主现在面临着严重考验。病弱的滨口雄幸领导的内阁四月份被迫下台，但是摆在新首相若槻礼次郎——他是出席前不久的伦敦会议的日方首席代表——面前的也是一条崎岖的道路。随着那年夏天关东军守卫的满洲铁路沿线事件逐步升级，显然，东京很快就控制不住关东军刚愎自用的将领们了。三年前，为了实现把满洲变成日本的卫星国的目标，关东军炸毁了年高德劭的张作霖大帅的专列，除掉了这位看来要转而效忠国民党事业的中国军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实施了他们接管满洲的计划的最后一步，那一天，他们以奉天郊外的铁轨又被炸毁为借口，出动军队在满洲全境追击“中国匪徒”。征服满洲的序幕一拉开，立即博得了右翼分子，陆军中的“北进派”以及以樱会为首的一些颇有势力的爱国团体的喝采。若槻礼次郎内阁不得不电告关东军的将领们“防止鲁莽行动”，并圆满答复国际上异口同声的强烈抗议。国务卿史汀生认识到，如果日本不遵守它在九国公约中承担的义务，整个华盛顿条约系统就会崩溃。他敦促美国率先用实际制裁的办法威胁日本，“如果我们屈从，听任它们把它们（华盛顿条约系统）视为一堆废纸，那将一事无成，和平运动的前景晚会遭到长期无法恢复的打击。”

胡佛总统虽然本人就是个老中国通，并且同样决心“维护国际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但担心实行制裁会导致战争。总统认为，史汀生提出的禁运石油和禁止通商的建议，就象是“用针刺老虎”。他担心他的国务卿“更象个勇士而不是个外交官”。由于“美国从来就不打算使用武力维护各国间的和平”，胡佛没有采取制裁行动，也不愿支持英国和法国通过国际联盟对侵略者施加压力，但尽管如此，陆军部长赫尔利还是争辩说，日本只懂得武力。满洲危机不得不靠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来解决，因为它们是“唯一合乎道德规范的公约”。但是，总统还是认识到，美国必须寻找一种办法来履行它的条约义务，恰如其分地对日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到了十二月，胡佛和史汀生断定，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出路，是宣布邀请国联同美国一起拒绝

承认“侵略的产物”。这种立场的弱点不言自明，而胡佛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不承认不一定会制止侵略，但承认就等于是无保留地认可侵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国带头采取了行动——公布了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宣称九国公约中的关于尊重中华民国领土完整的条款对各签字国均具有约束力，满洲问题的解决，如不严格符合该条款，不得予以承认。这项照会送交了日本和中国，胡佛认为它将是本世纪意义最重大的外交文件之一。英国随后也发表了一项类似的声明。（使美国国务院感到大为恼火的是，英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的领土完整，在东京看来，这是伦敦默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

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这种道义姿态和外交恐吓受到有力的挑战——日本帝国海军向上海派遣了一支舰队。史汀生要出动亚洲舰队，“以使局势达到心理上的稳定”。但是，如果没有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美国是不可能这样炫耀武力的，而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它不准备卷入纠纷，因为它在新加坡的舰队基地尚不完善。在太平洋舰队于二月中举行演习之后，总统甚至决不同意让它继续驻扎在夏威夷，作为吓唬日本的一根“大棒”。二月二十三日，在国际联盟正式支持“不承认主义”却只导致日本发动新侵略五天之后，史汀生作出了反应，发表了给参议员威廉·博拉的公开信。公开信只不过重申了美国的立场，暗示太平洋可能重新出现海军竞赛。照国务卿的说法，他这样做为的是“鼓励中国，启迪美国公众，勉励国联，激励英国和警告日本”。

不幸的是，这封公开信即使达到了其中的任何目的，也没有能遏制住日本。道义上的谴责，虽然满足了象胡佛这样的品格高尚的美国人的愿望，即谴责侵略而又不冒制止侵略的风险，但是，正象预言的那样，这对东京几乎不起作用。十二月，若槻礼次郎在陆军的压力下垮台，继任的犬养毅新内阁犹如走在不稳定的钢索上。在天皇的鼓励下，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首相，希望以鼓励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来安抚军方。他认为，通过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外交上的讨价还价，就能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用不着同九国公约彻底决裂。但是，关东军没有等待东京，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宣布满洲国傀儡政府独立，虽然日本最后于五月从上海撤军，蒋介石在美国的鼓励下中断了谈判。犬养毅的外交失败，招致樱会的一批狂热的陆军军官在五月发动政变，犬养毅被谋杀，三井财团首脑、大财阀团琢磨也遭杀害。这起政变案的引起轰动的审判得到公众广泛支持，叛乱分子上诉天皇，呼吁天皇进行干预，废黜西方式的政治家和工业家，恢复昭和时代传统的举国和睦，结果叛乱分子被从轻判刑。鉴于这种新的民族情绪，最后一位元老、贵族西园寺建议天皇任命一个以海军人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的”内阁。斋藤实内阁后来承认了“满洲国”，这表明在“刺杀内阁人员”的威吓下，稳健派政治家不断退让，军国主义分子占据了优势。

一九三二年夏季，在日本采取行动巩固它对满洲的控制的时候，史汀生一再呼吁“全世界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支持凯洛格公约。国联响应他的呼吁，派遣以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满洲局势。满洲现在已成了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卫星国，甚至以李顿勋爵为首的国联委员会在满洲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日本人也并不想掩盖他们加强对满洲的控制。史汀生再次重申，美国呼吁“全世界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支持凯洛格公约并谴责侵略。但是，日本九月正式承认满洲一事，暴露了这种“国际亲吻”的实际目的——这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一种激励，当时他们也使意大利和德国走上军国主义扩

张的道路。法西斯国家可能走上向外扩张掠夺的道路，而民主国家却只顾在国内克服经济萧条的影响。

在英国和美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队伍加长了，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灾难，两国都大幅度削减武装部队的预算。由于美国舆论以孤立主义情绪寻求安慰，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越来越担心英美在远东的势力日益削弱，他们开始敦促政府在中国同日本和解而不要对抗。另一个办法是加速实施加强英国驻新加坡军事力量的计划，而这个耗费巨资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正如一九三二年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所告诫的那样：“使英国在那里长期处于无防御状态是极其愚蠢的。”这样，英国的作战计划几乎是一项临时拼凑的草案，它要求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前，把驻上海和无津的英军撤去保卫香港。香港已经成了英国的商业中心，英国希望能用潜艇保卫住这块皇家殖民地，直到本国海域的作战舰队驶抵新加坡。但是，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航程至少需要四十二天的时间——同美国派舰队到马尼拉的桔色作战计划一样，这项计划几乎也没有考虑到战列舰远涉重洋的损耗和日军攻势的迅猛。

胡佛总统受到在满洲的日军的公然蔑视，在谋求连任的时候又遭到美国选民的摒弃，他希望在他离任的时候，国联会有力地支持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李顿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提出的报告，远没有象华盛顿所期望的那样彻底谴责日本。但是，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足以使日本退出国联，何况当时关东军已朝西南打进热河省，进逼北京。东京的军国主义分子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毫无约束。

美国始终只在字面上支持国联及本国外交官制订的条约，当这个国际大家庭要维护和加强和平所依赖的这个脆弱的组织时，它显得多么无力和无助。这成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从东京告诫说：“军方本身和公众都在借军事宣传准备打仗，而不是向西方的道义上的或其他的压力屈服。”他预言，如果继续奉行不承认主义，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或决心强迫日本接受，那将“意味着总有一方终将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忍受耻辱”。

这是一个接受得了的和及时的警告。但即将上台的民虫党政府却把这种要求对远东政策采取现实态度的呼吁当成耳边风。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巨市，他将继续奉行

胡佛的对华政策，以“维护国际条约的神圣性”。罗斯福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履行他许诺的新政，以挽救美国的经济不致于崩溃，他知道，到要对付日本侵略的时候，除了继续把道义置于利害得失之上外，没有别的办法。罗斯福不可能同日本和解，因为他的德拉诺家族祖先的缘故，他对中国抱有“最深切的同情”。但是，跟胡佛一样，他也不准备鼓动对日本实行制裁，或在太平洋炫耀军事力量。三月七日，他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告诫阁员们“避免同日本开战”。

道义而不是现实继续起着支配作用，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所存在的危险的矛盾。由于美国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制止日本扩张，英国开始转而采取迁就日本的绥靖政策，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以霍恩贝克为首的“中国通”同样决定不让“开放门户”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而关闭。

他们将发现，要想使门户保持开放，光伸张道义是不够的。反对改变现状的强硬派发现国务卿是个心甘情愿的支持者。科德尔·赫尔原是田纳西州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国务卿，与其说是因为总统认为只有一位比较明智、比较有经验的育识之士才能解开美国远东政策的死结，不如说是因为他在南方的民主党人中间享有崇高声望。

赫尔对国际事务的认识既天真且盲目，他把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一个过份简单的贸易障碍问题。这种观点同国务院里的一些人的尝试是相抵触的。由于远东危机连续几年不断恶化，美国在处理远东问题时的选择余地很小，国务院的这些人对待中国问题上比亨培克灵活。美国可以对日本采取胡佛一直不愿冒险采取的强硬立场，或者象格鲁在致新总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逐步体面地但从长远来说也许不是效果更小地撤退，容许我们的条约权利遭到废弃，开放的门户被关闭，我们的既得经济利益遭到破坏”。到一九三一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还不到二亿美元，而每年向日本的出口额接近二亿美元，美国从经济上说有充分理由奉行这种方针。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开拓中国市场，因此，要撤出中国，对罗斯福来说在感情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格鲁提出的方案被采纳为新政府的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他的方案是：“虽不咄咄逼人但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不断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合法权益。”它包括鼓励中国作为一支打击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个方针需要赫尔早日拒绝蒋介石要美国担任调停人的建议。当有人建议美国带头提议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时，国务卿也不准备扮演“国联的贤明顾问”的角色。罗斯福认为制裁将导致战争，他并不比他的前任更想做这种危机四伏的事情。次年，当大使威廉·布利特建议奉行西奥多·罗斯福的“庞大海军”政策，并说“我们说话应该温和，但建造军舰应三倍于它”的时候，总统对布利特表明，不可选择使用武力。

日本退出国联和日本帝国海军扩建军舰的预算迅速增加，预示着海军军备限制的告终，以及旨在维护太平洋地区现状的华盛顿条约体系将随之崩溃。格鲁大使报告说，日本军方现在把美国视为主要敌人，“因为美国阻碍他们进行民族扩张”。这是一个明确的告诫：华盛顿鼓励中国坚决拒绝承认满洲国的政策，最后会逼得日本要么屈服，要么在大陆逐步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以彻底解决争端。

波托马克战略

这种警告促使华盛顿对桔色作战计划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项计划已经多次修改，以便考虑削减海军拨款。现在，由于太平洋舰队强行穿越重洋所需要的时间太长，这项计划几乎已经不可能实行了。陆军力量不足，还不到十万人，而且没有现代化的飞机和坦克。海军也没有达到条约规定的人数，缺员三万人。由于要节约维修开支，舰队只能全速行驶四个小时。为了开始建造二十六艘新战舰，罗斯福挪用了国家复兴计划的二十五万美元——一名义上说是为了使造船厂有活可干。这样一笔经费，是不能使美国同日本计划在十年内建造的一百五十艘新战舰相匹敌的，但是，一九三四年的裁军会议（温斯顿·丘吉尔讽刺它是“一出庄严而拖延时间的笑剧”）的失败，使国会议员们大为惊恐，从而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造一百艘军舰和一千架飞机，这是美国海军力量达到条约规定限额所必不可少的。

总统面临“职业和平主义分子”在公众中掀起的风暴，他们指责总统进

行新的海军军备竞赛。总统却担心，美国海军即使按计划加强力量，也将不得不放弃菲律宾。一九三四年四月，东京外务省采取了不祥的行动，发表一项强硬抗议，反对向中国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和菲律宾驻军总司令随后提出一项绝密报告，警告说：日本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惊人增长，已经使美国的现有力量保不住马尼拉湾和科雷吉多尔”。这样彻底承认美国的太平洋防御计划是欺人之谈，是在国会通过让菲律宾一九四六年独立的泰丁斯—麦克达非法案之前仅一个月。这项放弃美国在远东主要基地的法案，是孤立主义情绪的产物，它破坏了国务院的对华政策，毁了桔色作战计划的信誉。尽管如此，桔色作战计划仍然是美国军事战略的基石，因为虽然海军计划人员强烈主张把舰队撤到夏威夷去保卫东太平洋，但没有别的可取的方案。

“波托马克战略”固有的这种谬误，一直支配着华盛顿的海陆军将领们的思想，直到炸弹落到珍珠港和菲律宾，才被彻底炸毁。到一九三五年秋季，这种危险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海上列强的代表将在英国举行会议，讨论华盛顿和伦敦海军限制条约于次年到期后该怎么办。若不能把日本帝国海军的力量继续限制在原来的限额内，远东就会形成事实上的“日本统治下的和平”，因此英美代表团拒绝同意日本提出的力量均等的要求。由于希特勒的德国已经骗取英国支持它实施一项建造战列舰和潜艇的计划，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的日本新年阁，在海军的压力下充分意识到，它的政治存亡，取决于山本五十六能否从伦敦带回一项同意让日本建立一支同英美势均力敌的舰队的协议。日本的顽固立场，使会议无效地开了几个月后不欢而散。随后，日本废除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加速建造新战列舰，从而打乱了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所仰赖的整个条约体系规定的军事力量对比。如果东京要在远东成功地实行它的“门罗主义”，那么一支庞大的舰队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是在向华盛顿提出的一项建议中正式提出“门罗主义”的，该项建议主张共同瓜分太平洋，以便每个国家能在各自的邻近地区确立一个由法律和秩序支配的领域”。科德尔·赫尔立刻公开谴责日本的这项建议，因为它会使日本获得他所谓的“自由行动权”，从而随心所欲地对待中国。美国“不会背弃我们的条约”。但是，由于美国既拒绝放弃“门户开放”政策，又没有决心使用武力来保卫这个政策，到一九三五年就连国务院的强硬派也认识到，这样会使日本不断侵犯中国。美国人的政策只限于提出正当抗议，因此把维持他们的立场的担子，完全转到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身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充满了忧郁情绪。日本退出了限制海军会谈；意大利军队正席卷埃塞俄比亚；纳粹分子刺杀了奥地利总理，这一切促使罗斯福告诫说：“许多宿怨死灰复燃，昔日的激烈情绪又冒出来，扩充军备和扩大势力的新的骚动，正在不止一个地方抬头。”一个月后，总统要求国会拨给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巨额款项，来进行“审慎的”自卫。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掀起强烈反对的浪潮。要求结束战争的人民组织征集了一百万人签名；五万名退伍军人在白宫前举行了“要求和平游行”；学童组织了罢课，他们“要学校，不要战列舰”。甚至在墨索里尼在罗马举行阅兵欢庆胜利的时候，在希特勒号召再武装五十万德国人的时候，在日本向驻守北京的关东军派遣增援部队和西班牙爆发内战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居然还大喊，“让欧洲和其他国家见鬼去吧！”他的话概括了席卷全美国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但是孤立主义支配着国会。一九三六年八月，国

会通过了参议员杰拉尔德·亲伊提出的中立法案，其目的是要美国在国际上保持绝对闭关自守。

中国事件

虽然美国的和平主义分子和孤立主义分子联合起来不让总统干预遍及世界的日益严重的动乱，但是情绪截然相反的极端分子却在日本闹起来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帝国陆军的一伙狂热的军官占领了陆军省。叛乱分子密谋除掉“天皇周围的那帮坏蛋”，他们破门冲进冈田启介首相的官邸，用乱刀砍死首相的两名助手，七十三岁高龄的首相躲进洗衣房，免遭杀害。三天后，这场兵变被弹压下去，这时候，要求恢复举国团结的神道派爱国团体和右翼组织在国民中煽动起狂热情绪，叛乱分子吁请天皇宣布实行“昭和维新”，在公众中赢得巨大同情。

裕仁时代的元老西园寺帮助克服了这场危机，他推举外相广田弘毅担任首相。新内阁越来越听任军部摆布，它发行“赤字债券”，为扩充军备的计划筹措经费，很快耗尽了日本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赤字财政刮取了小工商业者和农民更多的资金，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而制造军舰、枪炮和飞机的大财阀们更有钱了，引起左派更大的反感。右翼团体继续支持对外扩张，支持军部，“暗杀内阁成员”的威胁吓得国会里的稳健派政治家们不敢进行活动。随着内阁的存亡越来越取决于军人官僚集团，并逐渐按军队的意旨行事，日本正变成一个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国家。

关东军现在已经成了日本在中国实现民族扩张目标的工具，它加强了对热河省的控制。但是，东京军方领导人没有马上同据守北京的中国国民党部队摊牌，而是命令部队做好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并对蒋介石政权进行经济上的破坏，因为他们还必须加紧准备，以对付来自西伯利亚的俄国的威胁。德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内部不断发生争端、反抗，这反映出南京政府在不断要把交战割据的各省和各派系置于中央控制下时所面临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毛泽东率领从江西北上长征后幸存下来的八千人马隐蔽在陕西省的山里，同共产党进行旷日持久的血腥拼杀，看来成了蒋介石压倒一切的目标。然而，一九三六年年底，由于蒋介石拒绝集中力量抗击日军，他同他的将军发生了冲突，他们绑架了他，直到他同意同毛泽东结成不稳定的联盟。由于俄国的支持和武器援助，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开始全面抗击日军。斯大林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同中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报偿。东京的对策是加入了希特勒的反共协定，加倍努力以最后解决“支那事变”。

一九三七年夏季，日中冲突已经达到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内阁六月份垮台后，天皇第二次召请衰老的贵族近卫文唐出来组织政府。这位深孚众望的日本右翼领导人这次受命了。近卫文唐是一位精明的政客，他支持陆军的“皇道派”的做法，因为他也认为，统治亚洲大陆是日本的天职。三年前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亲眼看到美国人是如何“盲目相信他们自己的民主是无比优越的”，以致他们反对日本逐渐走向极权主义。但是他同时也断定，由于跟他交谈过的美国工商界和政界领导人都对“国联显然软弱无能”感到失望，孤立主义分子会阻挠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或制裁的直接行动来维护对华九国公约。

近卫文庸只担任首相仅一个月，中日战争就爆发了，他的这种假设受到了考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炎热的夜间，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马哥李罗

桥附近发生了引起全面战争的“事件”。那天晚上，被派去保护日本在北京的利益关东军某部的一名军人突然失踪，那支紧张不安的部队遂朝附近的国民党部队驻地开火。后来查清那个军人只不过是解手去了，但是枪已经打响。这起事件开始时不过同其他数百起事件是一样的，但不到三周竟升级为敌对两军在清朝故都南郊的一场激烈的对阵战。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了日本提出的“从根本上解决”这起事件并承认“满洲国”的要求，坚定不移地宣布：“中国的主权不能牺牲，即使开战也在所不惜。”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派遣他的微不足道的空军去轰炸上海的日军基地。尽管只炸死一些中同的无辜百姓，却丝毫没有平息日本的恼怒。东京声称这是对国际港口的粗暴袭击，发誓要进行一场“惩罚战”。陆相急忙跑到皇宫，答应天皇，他将“在三个月内打垮中国”。但是，帝国参谋本部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一场拿破仑式的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认为真正的威胁是来自宿敌俄国的时候。东京火车站挤满切望前去参加关东军耀武扬威的南征的军人，那里响彻“万岁”的狂呼声。到秋天，关东军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同时帝国海军的数艘巡洋舰和一艘战列舰封锁了上海。

美国的舆论对西班牙的残酷内战大致采取洋洋自得的态度，但为报纸上报道美国传教士和水手在中国遭击毙的大字标题所警觉。国民担心亚洲舰队和两千三百名军人保护不了山姆大叔的利益和生命，以致和平主义分子呼吁立即把舰队撤回来。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这是近半数国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国际上异口同声地声讨日本，总统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和外交问题。美国不能舍弃中国，但也无力进行干预，因为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充其量都只能调集一支象征性的军事部队或海军部队。总统想小心谨慎地向蒋介石提供援助，后来孤立主义的报纸得知船上正在装炸弹运往中国，参议院强烈要求严格履行中立法案。中立法案是禁止向交战国提供军火的。

罗斯福内心里对和平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和“盗匪般的国家”部怒不可遏。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他在孤立主义势力的大本营芝加哥审慎地呼吁采取行动，试图重整美国舆论和国际舆论。他呼吁各国趁早联合起来共同对日本实行“隔离”，以防止“无法无天的行为扩大到全世界”，但人们对他的呼吁置若罔闻。当日军蹂躏九国公约郑重规定缔约国必须尊重的中国领土的时候，国联对日本进行了标准的谴责。东京仍然坚持说，所发生的只不过是又一起事件，格鲁大使告诫华盛顿：这场侵略现在只有西方列强采取一致行动才能制止，用“道义上的恐吓”是制止不住的。英国在华的利益最大，但它没有力量单独保护它们，它期望美国带头，把十六年前发誓要维护中国主权的九个国家召集到华盛顿开会。由于美国迸发的孤立主义退缩情绪控制了国会山和报界，罗斯福拒绝同意美国实行制裁。会议最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但是由于各与会国不团结，结果并没有使中国得到安慰，反而进一步疏远了日本。会议对东京进行了纸上谈兵，事实证明这是华盛顿条约系统临死前的哮喘声。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大陆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盎格鲁撒克逊列强。

第三章 外部战争

“在我们的下面是宁静富饶的长江流域，只是丢在南京城里的炸弹腾起的烟柱打破了沉寂”，——奥山上尉就这样开始了一个下午，在这个下午，他几乎使日本同美国骤然交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的飞机率领一个中队的帝国海军轰炸机追踪着一些船只，这些船只溯江而上载着逃出被围的南京城的中国军队。当天上午，当“珀内号”载着美国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群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三艘驳船，离开这座四周筑有城墙的古城的时候，蒋介石军队的主力已经朝北向重庆撤退。“珀内号”的一对浅黄色烟囱和装有天篷的上部建筑，使人一看就知道它是那种往返于中国的江河、保卫着西方商业利益的吃水很浅的炮艇。然而，不管是它的外表也好，还是首尾旗杆上飘扬的特有的旗子也好，都未能使它免遭日本大炮的轰击。

至此，英国炮艇“瓢虫号”遭到炮轰，比较幸运的“珀内号”算是安然逃出了火网，且逆流疾驶了三十英里。这时，詹姆斯·休斯少校用无线电向上海报告了其方位后，断定可以安全抛锚。水手们聚集在一起悠闲地吃着午餐，下午一时三十分，突然又发现了飞机，午餐未完而散。奥山上尉发现了中国船只后，欣喜若狂，正率机攻击。

“他们在丢炸弹，隐蔽！”主舵手朗喊道。舰长进入操舵室，几秒钟后，操舵室就被炸弹“轰”的一声掀开。甲板上，新闻记者诺曼·艾利本能地抓起摄影机拍摄电影。他不难看出飞行员的面孔，但使他吃惊的是，他们明明看得见美国旗，还是不停地轰炸。二十分钟后，两条驳船中弹起火，“珀内号”正在长江的浊流中下沉。这时，副舰长阿瑟·安德斯代替受伤的舰长指挥。安德斯由于喉部受伤而不能讲话，只得在一片被血染红了的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上“弃舰”二字。当舰上的最后一批人在江边芦苇区隐藏起来时，一艘日本汽艇正溯江而上，用机枪向那艘正在下沉的军舰和两边江岸猛烈扫射。两名美国水手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丧生。幸存者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还须在日本人追赶的情况下坚持两天才能到达中国军队前线。

“珀内号”被击沉的消息激怒了美国人，也使东京担心它可能导致战争。日本外相急忙照会美国大使馆“深表歉意”。想起美国“梅因号”是怎样被西班牙击沉因而引起两国交战的，格鲁大使准备卷起行李要走了。不过他的担心未免为时过早。事后，美国正式要求日本道歉并赔偿损失。日本政府同意了，从而把日本从战争边缘拖了回来。华盛顿和东京都急于要使危机冷却下来。日本曾经解释说，日机弄错了“珀内号”的国籍，罗斯福总统看了诺曼·艾利拍的影片后，命令在各地影院上映之前，将电影中日机飞行员的特写镜头删掉，使人们相信日本的解释。到了圣诞节，日本向美国交了一张二百二十一万四千零七美元三十六美分的赔款支票，整个事件就算了结。

“珀内号”被击沉的第二天，松井石根将军——一个骑在一匹象征性的白色战马上的矮胖军人——率兵闯入南京，宣告“帝国方式闪烁着光芒”。他保证“亚洲新的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但就在后来的四个星期里，日军对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血洗，日军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使国民党人惊惶失措而投降。估计有二十五万中国人——男人、妇女和儿童——在血洗南京中惨遭杀戮；连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说，在这次有组织的大屠杀中；日军简直无异于“一群野兽”。

蒋介石的决心远远没有因此而有所削弱，国民党决意进行抵抗。愤怒的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对这场野蛮屠杀的第一手报道激发了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和对丧尽天良的日军的谴责。国务卿赫尔在“珀内号”被击沉时，就谴责这是“一群野蛮的半疯狂的陆海军军官”干的，此时他满腔义愤，主张干涉，被持谨慎态度的国务院其它官员制止。但总统并不如此。海军作战部长威廉·李海曾向总统递交了亚洲舰队的方案，建议同英国皇家海军联合进行一场用该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的话来说是“绞死日本的海战”。总统接到方案后恢复了封锁计划。但是，由于众议院当时正在激烈辩论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的应将宣战权交给国会而不是交给总统的议案，罗斯福在采取必要的步骤试探英国是否支持他恢复大棒外交以遏制日本时，行动是极其谨慎的。

采取联合行动的想法是罗斯福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白宫秘密会见英国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时提出来的。林赛向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报告时，将这个建议说成是“轻率的政治家的意见”，首相也同意这个看法。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张伯伦曾对他的内阁说，他“想象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外文大臣（国务秘书）安东尼·艾登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他致电华盛顿。说他有兴趣支持“以压倒之势显示海军力量”，皇家海军可派多至九艘的战舰参加。李海海军上将派他的作战计划局局长前往伦敦，为联合行动作准备。尽管罗亚尔·英格索尔上校拿不准总统是否执意实施封锁计划，但他与持同情态度的英国海军部作战计划局局长汤姆·非利普斯上校商谈后，制订了一个联合封锁计划。英国将派出一个舰队前往新加坡海军基地，切断通往太平洋的东方航道，美国海军则封锁太平洋的西半部分。

勒德洛修正案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促使罗斯福更希望英美海军联合显示力量将能威慑住日本。一九三八年一月初，他写信给英国首相，要求他支持召集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国际会议作为行动的第一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美国海军和皇家海军草签“会谈纪要”。当天，唐宁街致电白宫要求总统“暂时不要动手”，使会谈纪要变得毫无意义。张伯伦正准备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从而开始他的灾难性的绥靖政策。这就需要一支强大的皇家海军舰队驻守地中海，以“促使”墨索里尼作出反应，也就没有多余的舰只派往远东。在此之前，参谋总长曾在二月份报告：“不管被迫在东方还是西方作战，都严重困住我们的手脚。”这就使英国政府没有选择余地，只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息迁就。严格说来，英美联合封锁计划是不可能实施的，因为新加坡基地还要两年才能容纳一支大舰队。但海军部现已将派出战舰的时间改为两个多月——如果能有这么一支舰队的话。不过，同年召开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保证将派一支“力量足够雄厚的舰队”前往东方以保卫英国的自治领。他们的最现实的估计是到一九四二年才只能有一艘战舰进港，尽管澳大利亚高级专员们听说将有七艘。委员会还认为，“新加坡的安全将是英联邦国家赖以生存的冠石。”但是，现实将注定使他们大夫所望，因为远东的危机正在激化。

“我们时代的和平”

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道义力量不足以遏制正在中国蔓延的战争。美国未能与英国达成统一战略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整个太平洋防御战略“总的亲说是不周密的”，因为“桔色

作战计划”的前提是，只有海军舰队夺路越过太平洋，陆军守卫部队才能守住菲律宾群岛。而现在看来，这个前提是“完全不适宜的”。战略家们开始从根本上对他们的计划作出重新估价，总统也批准了一项十亿美元的海军扩军议案，这将使海军实力打破原有条约规定而提高百分之二十。国会通过该议案后，美国海军就开始向其目标进发——第一次具有在两大洋作战的能力，虽然美国海军的最近目标是同日本在太平洋上步伐正加快的角逐中较量。两艘快速战列舰和一艘四万吨级航空母舰的建造已获批准，另拨款使海军飞机增至将近三千架，航空母舰除正在服役的三艘和正在建造中的三艘外，实际上即将交货的只有一艘；日本人已经有六艘航空母舰在服役，建造之中的则更多。不管罗斯福多么着急，造船局仍然在改进一批新的快速航空母舰的设计，而且，第一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的设计要两年以后才能批准。

总统和越来越多的高级海军将领都对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潜力表示欣赏。那一年的舰队演习的结果，将使它们的重要性再次显示出来，这次演习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又一个含蓄的警告。三月，“舰队疑难问题十九”的释疑使海军里提倡海空作战的主要代表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对仍持怀疑态度的“枪炮俱乐部”显示一下航空母舰战斗群怎样在没有战列舰的护卫下进行活动。在夏威夷西北雾霭笼罩的海面上，他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避开舰队的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冲了过来，出动飞机对珍珠港进行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模拟空袭。

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基地容易受航空母舰的袭击，这一点在一九三二年进行的一次类似演习中得到证实。然而，希特勒进军奥地利及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使美国战略家们在算计时忽视了夏威夷面临的危险。美国人曾安然设想，可望皇家海军保卫大西洋，使美国海军集中兵力于太平洋上。可是，德国人越来越好战并不断加强战列舰和潜艇力量使这种设想破产了。

“我们的美洲再也不是一个海外争端的利弊不会波及的遥远的大陆了，”八月，当欧洲危机可能发生时，罗斯福发出了警告。他已要求国会再拨款三亿美元，用来制造一万架飞机以加强“国防”。现在美国政府想方设法用总统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来保卫大西洋半球。德国对美洲的商业和政治渗透的惊人消息传到华盛顿，意味着“门罗主义”正受到威胁。于是，下年的海军演习就定在加勒比地区进行，参加演习的部队将组成长驻“大西洋舰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西洋舰队”只是断断续续地活动过。

一九三八年秋，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骚动将欧洲带到了战争边缘。罗斯福总统只能呼吁希特勒“为了人类”而就他对苏台德区提出的要求达成和平解决办法。当张伯伦在慕尼黑与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一起进行了灾难性的外交活动后飞回伦敦，挥舞着他那等于一张废纸的条约时，美国和欧洲一样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个诺言对德国元首希特勒来说算不了什么，对日本近卫首相来说也毫无意义。十一月，军方成立帝国统帅部以指挥日本在大陆上未经宣布的战争，之后，近卫政府决心使对华战争升级。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特劳特曼为使中日停止冲突而进行的斡旋活动没有取得进展。尽管蒋介石的军队正向长江撤退，但他坚决拒绝接受东京所要求的“帝国方式”的任何部分。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当日本派更多的军队到中国，日本领导人开始准备建立另一个附庸政权时，谈判即告破裂。又有十万军队动员起来了，

准备派往中国大陆，和八个师的“中国派遣军”会合。这八个师正在进行的一场战争仍被官方描绘为“一起事件”。

实际上，中日冲突已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一九三八年夏，日本成为第一个动员国。对工业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在对汽油实行配给的同时，内务省派出的冷酷无情的秘密警察对书报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军训成了学校必修课程的一部分。稻米奇缺，鼓励崇拜天皇。有轨电车驶过皇宫时，乘客要脱帽致敬：后来，司机要停车让每个人庄严地鞠躬致敬。政府的印刷品鼓动全国为即将到来的旨在“将亚洲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远征进行“精神动员”和作出“自我牺牲”。

到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领导人已成功利用“中国事件”来扼杀民主，从而将日本变成一个远东型的法西斯国家，他们颁布命令，“任何与民族利益相违背的行为必须杜绝。”虽然陆军和海军一致同意迅速武装起来进行一场扩张国土的战争，但他们在应该“解放”亚洲哪部分地区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日本海军认为，只有南下夺取英国、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富饶的殖民地，日本帝国的使命才能完成。陆军最高指挥部则主张北击西伯利亚的夙敌俄国，以便摆脱代价越来越大的为结束“中国事件”的战争。

现在轮到驻朝鲜的日本军队的军官了。他们自告奋勇促进实施“北击”战略。七月二十九日，他们不顾东京的命令，窜犯了西伯利亚与满洲和朝鲜交界的卡山湖畔的苏联边防哨所。由于担心离这里不到六十英里的太平洋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安全，红军不惜出动坦克和飞机，以武力反击。由于缺少装甲车辆和飞机，日军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撤回边界。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签订了边界停战协定，战事方告结束。

驻朝日军的可耻失败在远征中国军队的胜利中得到了补偿。后者在秋季占领了武汉和广东，控制了所有的港口和五大城市。英国试图重开谈判以结束中日战争，保护它自己受到威胁的利益。东京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并承认“满洲国”，否则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但是，美国坚决拒绝同意诸如此类的践踏门户开放政策和九国公约的做法，和平行动又告失败。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叛变，为日本人准备在南京另立中国政府提供了所需要的领导人。但是，东京的帝国统帅部意识到，只要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苏联向毛泽东的游击部队提供武器，日本势必要么接受一个胜利的相持局面，要么派遣更多的军队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剩下的国土。为了另觅途径摆脱这种困境，近卫亲王首相于十一月十一日宣布建立“东亚新秩序”，以便将中国从“西方列强帝国主义野心的牺牲品”的传统命运中拯救出来。

亚洲新秩序

近卫内阁使日本走上“解放”亚洲的讨伐道路之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辞职，让平沼骐一郎首相的新政府来解决陆海军之间就日本应否加入轴心国的三国条约、从而与德国共命运的问题上发生的争执。海相及其副手山本五十六海军中将强烈反对结盟，认为这将导致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石油禁运和贸易制裁。他们的反对意见有效地阻止了日本与德国联盟，希特勒在对波兰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毫无顾忌地将德国推向战争的

时候，需要的就是这个联盟。

东京中明它的政府“不怀任何领土野心”，这是人们听惯了了的调子。无须这种声明，人们就可以看山，日本的“亚洲新秩序”的蓝图与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的计划毫无二致。蒋介石和华盛顿都不接受这个“新秩序”，美国拒绝考虑任何违反九国公约原则的行为。罗斯福当即宣布给重庆政府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来进行战争。类似在南京的暴行的报道仍然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亨利·卢斯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支持国民党人的事业的文章，鼓动了已经受到赛珍珠文章的影响的公众。

一九三九年春笼罩在大西洋上的战争乌云使总统颇感不安，他设法避免冒在太平洋上发生冲突的风险。除了孤立主义者的压力之外，拥有很大势力的商业集团也反对这种冒险，尽管他们口头上叫得不是那么凶。他们正向日本出口填喂日本战争机器的石油、纺织品、机械和战略物资，以此获得巨额利润。只是到了一月，平沼首相领导下的军人新年阁上台，帝国军队在海南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登陆以后，人们才开始怀疑袖手旁观的做法是否明智。占领了这些近海岛屿，日本人就有了进攻菲律宾群岛、香港和印度支那的跳板。

欧洲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排除了英国与日本对抗的任何可能性，英国政府希望美国作出反应，派遣舰队进入太平洋。同时伦敦的领导人试图向澳大利亚人作出保证，他们“将不会放弃我们在远东的地位”，并且英国外交部认为，“日本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任何威胁，不管是直接进攻还是以远征新加坡的形式间接进行威胁，美国都不会长期无动于衷。”究竟怎样无动于衷，又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澳大利亚总理急切关注的问题。“英国所说的远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近北，”罗帕特·孟席斯五月对堪培拉议会说，他宣布已派代表前往华盛顿，试探“特别是在英国眼下因与德国和意大利纠缠而不能派遣必要的海军部队前往太平洋以遏制日本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略行径究竟持什么态度。”

理查德·凯西率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不安地发现，英国外交部相信可以指望美国保卫西太平洋是过于乐观了。孤立主义浪潮强烈反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务院也担心实施制裁可能挑起的危险。一月份罗斯福对日益恶化的中国局势所作的有限反应是，号召自愿向日本禁止出口飞机零件，二月份呼吁停止提供信用外贷。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国军队攻入捷克斯洛伐克，彻底践踏了签订才六个月的慕尼黑协定，戏剧性地证明了靠这些道义上的行动来制止侵略是注定要失败的。英国和法国政府惊惶失措，加紧向美国订购军火，为与希特勒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作准备。

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认为，英国是否派遣舰队去新加坡，“必须取决于我们的人力、物力和欧洲的战况”，这等于已经发出他们实际上要放弃远东的信号。没有美国的坚决支持，英、法两国的弱点很快就被日本人利用了。他们在天津和上海制造“事端”，要求将租界的控制权交给皇军，并承认南京的傀儡政府。外交谈判导致了“远东慕尼黑”。性格暴躁的亚洲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看到这种绥靖政策如何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地位，他自上海报告：“英国雄狮被人拳打脚踢，达到惊人地步，它还在忍受。”

海军部计划人员陷入困境。同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意大利交战的危险日

益逼近；没有多余的战列舰可派往新加坡去保卫马来亚，来信守保护澳大利亚的庄严诺言。他们于是紧急呼吁华盛顿，要美国海军派遣战列巡洋舰前往西太平洋。总统认为这一举动含有太大的挑战性，尽管他真的取消了原定该舰队参加五月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计划，转而让它通过巴拿马运河前往西海岸进行军事演习。但是他“讲话太软”，他的大棒压不住日本人。两个月后，远征中国的军队的士兵封锁了英国天津租界，无耻地企图让人们默认他们对占领区的控制权。这一次罗斯福的反应比较坚定。七月二十六日，他宣布美国将废除一九一一年通商航海条约，这等于提前六个月通知日本，下一步可能要实行贸易和石油禁运。而东京敏锐地想到，华盛顿采取会导致太平洋战争的重大步骤，肯定是要三思而后行的。

宏伟战略

面对欧洲和远东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美国军方不得不考虑怎样用最好的办法来对付由来已久的两洋战争的可怕战略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家们在进行了六个月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关岛和马尼拉军事基地的不足，加上新加坡没有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决定了必须放弃过时的“桔色作战计划”——随之放弃菲律宾。甚至为保卫西海岸、巴拿马和阿拉斯加而进行的战略撤退也受到了威胁，因为日本的航空母舰占压倒优势。他们的报告断定，这一点将使珍珠港易遭空袭，这种空袭“可能不发警告就炸掉舰队的主力……”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军事战略从来没有经历过象一九三九年夏季所作的重大修改。这年夏季，美国陆海军参谋长不得不作出抉择：实行大西洋防御计划还是实行太平洋防御计划。他们的建议是，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轴心国。英国和法国面临同德国交战；佛朗哥由于德国空军的援助，在西班牙成功地建立了法西斯政权，轴心国为保护德国在南美日益增长的利益而沿西大西洋南下的危险迫在眉睫。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一致要求总统将海军力量集中在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这就有必要在太平洋上作出某种防御态势以守住夏威夷——在一定程度上以放弃菲律宾为代价，如果日本人进攻该群岛的话。备忘录特别提醒总统，不要受政治诱惑而保护那个群岛，因为那样做“违背对美国利益所作的明智估价”。

这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彻底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宏伟战略。总统毫不犹豫地批准了，他已得出结论：纳粹德国对美国在欧洲和南美的利益构成的威胁比日本所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战略目标的这种戏剧性的转移反映在新订的一套“彩虹作战计划”中，所以这样取名，是因为同现在不现实的、传统的单色指令不同，它们旨在对付联合起来的敌人和潜在的同盟。一九三九年六月底新制订的“陆海军联合基本作战计划”包括五个意外事变的应付方案。“彩虹1号”限于“半球防御”，防止“违背门罗主义的字面和精神实质的行为”蔓延到大西洋中部和远至夏威夷、威克岛和萨摩亚等太平洋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保卫菲律宾群岛和关岛。其余四个只是这个目标的延伸。“彩虹2号”设想英国和法国与轴心国交战，届时美国“不在欧洲作最大限度的参战”，但承担“维护太平洋上民主国家的利益……并消灭敌人力量的责任”。“彩虹3号”预告了实施原来的“桔色作战计划”——派遣舰队收复菲律宾——时“牢牢控制西太平洋”的必要性。“彩虹4号”设想美国武装部队不得不集中力量打一场大西洋战争及其必然结果；而

“彩虹5号”则设想他们与英、法联合并在“打败德国的决战中”起主要作用。

一九三九年夏当欧洲危机正在酝酿的时候，华盛顿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忙于详细制订“彩虹2号”。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英、法为制止德国吞并波兰而卷入战争，美国可能卷进去，供应英、法——如果不是支持的话。这就需要在太平洋上采取防御态势，由美国海军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由美国陆军来肩负这个重担。与皇家海军军官的参谋会议又在秘密地进行，重新商讨英格索尔——菲利普斯关于如何有效地遏制和威慑日本的“会谈纪要”。双方承认，不可能采取很多行动阻止日本入侵并占领香港和菲律宾，但美国海军仍然不愿保证派遣一支舰队前往新加坡，尽管它是为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建立一条防线的关键所在。华盛顿还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计划在太平洋联合作战的现实将使美国不得不去保卫欧洲的帝国属地。

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就如何最有效地避免太平洋战争进行辩论的时候，欧洲的外交官们正在商讨如何抵制希特勒对波兰的急切要求。罗斯福得知德国到了九月就“无须再作准备”而能发动进攻，就竭力恳求莫斯科，要苏联人不要站在纳粹一边。斯大林东面面临日本的挑战，西面担心德国的入侵，他早在极力寻求结成防御联盟；他的特使已同时前往伦敦、巴黎和柏林。

虽然希特勒极力反共，但他需要提防俄国，确保德国的东翼的安全，以掩护德军意图入侵波兰的闪电战。他原指望日本会起这个作用，与德国签订一个牵制莫斯科的军事盟约。帝国陆军要想北击俄国，但无论海军还是文职大臣都不愿意为欧洲人卷入一场战争。尽管德国向日本长期献殷勤，东京还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初拒绝同轴心国联姻。希特勒指责日本“冷漠而不可靠”，转而派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去追求斯大林。

当德苏可能签订协定的消息透露出来后，在东京引起了很大恐慌。在日本看来，这样一个协定势必打乱反共产国际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集结在西伯利亚边境的俄国军队发动进攻。面对这样的威胁，关东军将领们决定破坏谈判。自五月下旬以来，日军在沿哈拉哈河与“满洲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以刺探苏联的防御。日军入侵当风的蒙古草原使斯大林吃惊，他派出格奥尔吉·朱可夫中将。这位提倡坦克成的红军主要将领得到保证，他可以拥有保护外蒙古免被日本的亚洲新秩序并吞所需要的全部坦克和飞机。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帝国陆军的三个敢死师大举进攻诺门坎。前一年日军吃过败仗，疯狂的复仇心理驱使他们向俄军前线猛扑过去，朱可夫则坚守纵深防线，等待后备坦克和飞机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运到前线。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签订了苏德条约。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布置了进攻波兰的计划。他骂英国人和法国人是“小爬虫”，日本人是“表面光洁的猴子”：天皇“和以前的沙皇是一丘之貉”。就在同一天，朱可夫在诺门坎发起反攻。红军集中喷火器、坦克和大量的飞机对日本占领的哈拉哈河沿岸长二十英里、宽四十英里的地带发起毁灭性的进攻，这次进攻是即将在波兰进行的闪电战的先兆。

由于缺乏重型坦克和空中支援，日军遭到严惩，十天内死广两万人，后来被迫撤回“满洲国”，再次乞求停火。俄军的胜利使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丢了面子。它终于扼杀了他们的“北击”战略。惨败的冲击波冲垮了平沼内阁，

这个内阁已经看到它的外交政策因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约而破产了。平沼首相正式向天皇提出辞职，并中述了“欧洲最近复杂而难以捉摸的局势”。据格鲁大使报告，阿部信行将军八月底组成的新内阁提供了东京和华盛顿改善关系的机会。野村吉三郎外相下令开始谈判以签订新的商业条约，但陆军和海军都赞成《外交政策纲要》中制定的目标，即向英国施加压力使之对日本作出让步，不再允许使用缅甸公路向中国国民党人提供援助，用这种方法在英美之间塞进一个楔子，“英国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但不能保护它们，”纲要指出。“美国在那里的利益微乎其微，但拥有最大的力量来遏制日本。”国务院强硬派的怀疑态度，帝国海军又呼吁日本向南扩张，以及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极端事件，使日本与美国和解的希望落空了。

希特勒动的战争

德国军队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侵入波兰。希特勒不顾英国和法国的最后通牒，全面战争在四十八小时内在大西洋爆发。九月三日，星期日夜间，载满难民的“阿特尼亚号”客轮正开过大西洋时被一艘潜艇击沉。由于有二十二个美国人丧生，令人想起当年“路西塔尼亚号”的惨状。但是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时再次保证，美国海军将部署在大西洋以“使我们的家园免遭战争”。

不过总统提醒那些孤立主义者“即使保持中立也不能不闻不问，丧失良心”，这暗示他已经要采取实际步骤，确保在民主国家现在面临的与法西斯专政的生死搏斗中，美国不当旁观者。英国和法国正在指望修改中立法，以便能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美国武器订货——作为交战国，它们目前自然不能得到这些武器。罗斯福走得更远，暗中向皇家海军提供援助。英王乔治六世在七月访问华盛顿时，总统就已向他保证，美国海军将在西半球进行“中立巡逻”，以履行那年春天英美海军参谋会议上达成的秘密协议——“美国必须保证控制太平洋、西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九月二十三日，南美洲国家在巴拿马召开“泛美会议”，重申门罗主义，并宣布将中立区扩至几百英里外的大西洋海域——由美国大西洋舰队来实施。不过，总统和他的海军参谋人员仍然抵制英国施加的要美国派战舰前往新加坡的压力。他们知道，虽然美国舆论反日，但并不主张派遣美国海军去保卫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一九三九年的秋季“假战”期间，英国商船被水雷和潜艇击沉的速度之快，有助于总统说服国会在十月二十六日放松中立法案中的严格规定，通过了“现购自运”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有利于民主国家。英、法两国只要用现金购买而且不用美国船只运输，即可继续得到武器供应。同时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将对战争进程有深远影响的两个步骤。第一步：九月十一日写信给温斯顿·丘吉尔（战争爆发后重进内阁担任海军大臣），请他“同我保持私人联系”。这是重大合作的开端。第二步：刚好一个月后，准备成立一个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考虑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签名、移居美国的一些高级物理学家所写的令人震惊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警告：德国科学家们正在加紧研制一种有巨人杀伤力的原子弹。

当日本领导人等待欧洲战局的发展的时候，远东也出现了表面的平静。同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日本老百姓冬天第一次忍受着食品短缺，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使阿部信行将军的内阁渐渐失去了陆军的支持。一九四一年一月，米内光政海军大将组成新政府。歉收使新政府实行了更严格的食品配给，

米内光政是个胖子，人们讽刺新内阁是“无米内阁”。日本依靠美国的价值三亿五千万美元的进口、其中大部分是重要战略物资和石油，而日本领导人及报纸却以反常的逻辑抱怨罗斯福总统继续支持蒋介石。前首相近卫正在纠集国会支持他的“神圣战争同盟”，以便最后解决中国事件。既然英美都不准备协助在中国大陆实现和平，他敦促同德意结盟以实现亚洲“新秩序”。

一九四一年一月底，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商业条约期满而不再延长。正如强硬派人士所指出的那样，总统现在对日本实行强制性的而不是道义上的制裁的路是敞开的。“目前的趋势是健康的；如果山姆大叔保持强硬而中国人仍然不合作的话，这样的趋势将保持下去”，芝加哥《每日新闻》发行人、有影响的共和党议员弗斯克·克诺克斯说：“维持这种趋势是远东恢复和平的唯一希望。”这只是一只迹象，表明在中国的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美国的对日政策变得强硬起来了。此外，俄国人正在芬兰作战，德国潜艇正在大西洋上击沉英国商船，它就成为报刊上提醒人们一场战争确实在进行的唯一消息。罗斯福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有必要提醒全国，美国正面临着危险的现实。在谨慎重申他打算不介入欧洲的冲突后，他宣布：“不介入战争同假装战争与我们无关，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白宫开始反击那些孤立主义者，强调现在必须把英国和法国看作是美國大西洋防御的前线。一九四一年春，德国军队对挪威，后来又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闪电入侵，证明了那些防线薄弱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在溃败的浪潮中，丘吉尔就任首相。他保证要用“鲜血、劳苦、眼泪和汗水”重振破碎的河山。英国远征军被切断，正从敦刻尔克撤退，德国装甲部队正直逼法国首都。罗斯福利用美国人与日俱增的惊恐，要求国会议员们投票通过给美国陆军十一亿美元的拨款，“重新考虑国防问题。”意大利参战，从背后给法国捅了一刀，德国就可能控制大西洋沿岸地区，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人员开始着手进行“彩虹5号”战略的详细准备工作。

丘吉尔每天给罗斯福发电报，要求提供更多的飞机和物资供应以使英国能实现他的“我们决不投降”的誓言。他请求美国借出五十艘老驱逐舰以加强英国的反潜能力，并再一次试图说服美国派一支强大的舰队前往新加坡，“使日本犬安静下来。”总统知道，向英国提供这些援助将引起强烈的批评。美国海军战舰奇缺，无论大西洋还是太平洋都穷于应付。直到七月十八日巴黎沦陷，总统极度震惊，他才敢要求国会投票通过猛增拨款的法案，使美国的海军力量增强百分之七十。包括建造十一艘新型快速战列舰，同十一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约五十艘巡洋舰和一百多艘驱逐舰一起活动。美国现在决心建立两洋海军，其实力将远远超过日本一九三九年“第四建造计划”——这个计划决定再造八十艘战舰，并将海军航空兵力量增强一倍，不过美国海军将领们心里太清楚了，要将这个蓝图变成太平洋上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差不多需要四年的时间。

“积极的安排”

希特勒横扫西欧的春季闪电战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促使日本陆军领导人敦促米内光政内阁加入轴心国条约，并利用英国在远东的虚弱地位。他们向法国维希政府提出要求，要在印度支那建立空军基地，同时向英国施加压力，要他们封锁滇缅公路，准备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一次最后的大规模进攻。料到这将引起美国对日实行石油禁运，东京就加快步伐与荷兰谈判，

要求荷兰放弃她在东印度的大片属地，使之成为战略原料的另一来源。对伦敦的英国政府和荷兰流亡政府来说，抵制日本无止境的要求的唯一希望，看来在于美国派遣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前往新加坡。

罗斯福总统充其量只打算在春季演习结束后将太平洋舰队驻扎在夏威夷。甚至这样也遭到总司令詹姆斯·里查森海军上将的强烈反对。他认为，他的六艘战列舰和三艘航空母舰从西海岸基地可以更有效更安全地显示它们的存在。他的接二连三警告终于使他失去指挥权，尽管斯塔克已解释说，舰队仍将留在珍珠港，“因为人们认为你们的存在对日本入侵东印度可能有威慑作用”。把美国海军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太平洋，虽然对日本是一个警告，但屡屡引起华盛顿的极度紧张和不安，因为它可能成为一次“打了就跑”的袭击的诱人目标。发出了许多警报，第一次是在六月二十一日，即德国和法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前一天：全部防御机构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以防可能来自太平洋那边的袭击。许多警报是虚惊，不由得使人们对夏威夷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

一九四一年的整个七月份，当丘吉尔重振不列颠以顽强抵抗德国的时候，美国孤立主义者举行集会和游行，就象一个标语牌上所写的那样宣布：“美国人是不会来的！”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的日本，在希特勒取得了“西线的胜利”之后，控制了日本命运的军事官僚们声称他们也“不想误了这班车”。他们重新扶持近卫亲王上台，以实现他“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诺言。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近卫亲王宣布了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计划——《应付变幻之中的世界局势的基本原则》，军政界领导人“联络会议”热烈通过了这一计划。这次通过的政策基于这样一个设想：德国将很快打败英国，从而使英美停止干涉远东。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切断蒋介石的供应线，使他处于孤立境地，然后一举结束“中国事件”；日本认为美国将接受现实局势而不加干涉。日本还将谋求与苏联达成一个中立协议，并希望和德国结盟将有助于这个协议的达成。作为轴心国的一员，近卫信心十足地预言：“日本将作出积极的安排，把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东方岛屿囊括在‘新秩序’的范围内。”

“积极的安排”首先意味着要进行外交方面的尝试。一旦这样的安排还显得不够“积极”，近卫就通知陆军和海军在十二个月之内准备向英国和美国开战。为了进行这次全民征战，他将两个主要的军国主义分子带进他的新内阁：中将东条英机，一个绰号叫“剃刀”的精力旺盛的军国主义分子，前关东军参谋长，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松冈洋右是以“讲话机器”著称、在美国受过教育、极富煽动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担任外相。正当新内阁制订实现亚洲“新秩序”的时间表的时候，德高望重的最后一个明治“政治家”西园寺亲王告诫天皇：请近卫重新上台，“就好象邀请强盗来调查他的罪行，因为没有别人知道得这样清楚。”

在近卫首相东山再起的时候，格鲁大使从东京发出警告，要警惕日本新的侵略活动。正巧这时国会在通过向日本出口需要特许证的法案，格鲁大使的警告加强了罗斯福内阁的一些阁员，如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地位，他们既要求美国对日本实行更强硬的政策，还要求对英国承担更大的义务。七月二十六日，罗斯福总统宣布限制出口飞机燃料、润滑油和废铁废钢。这一步他迈得很有信心，因为得到两个共和党人的坚定支持。罗斯福已邀请这两人参加政府，以便在秋季总统竞选活动之前给人一

种全国团结的印象。

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新闻记者、美西战争时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弗兰克·诺克斯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七十二岁的老资格的史汀生在美日事务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识。谈起这些，他可回溯到他与西奥多·罗斯福的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交情。他担任过陆军部长、菲律宾总督，在满洲危机期间还任过赫伯特·胡佛的国务卿，他从这些经历中取得了经验。哈罗德·伊克斯再三要求“采取直接行动以使日本人懂得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压根儿不怕它”，史汀生对此表示支持。然而，国务院主张不要对石油和废钢废铁的出口实行全面禁运，因为据赫尔的审慎估计，“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将日本逼得太甚，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迫使它夺取荷属东印度。”

总统不顾国务卿的规劝，于十月份对所有的废钢废铁实行全面禁运。这是美国悄悄地在日本脖子上套上经济绳索的第一个迹象，它使近卫内阁坚定了决心，加紧对亚洲强加“新秩序”的活动。日本要求英国关闭缅甸公路以断绝蒋介石的供应线，英国屈服了；日本又向印度支那的维希总督提出了实质上是最后通牒的要求。允许日本建立军事基地，以便向北对国民党人远征。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当德国空军开始猛烈夜袭以迫使英国投降时，松冈外相正与德国驻东京大使就打算签订的三国条约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商谈。希特勒的意图是，这个条约将鼓动日本人进攻新加坡，有助于实施他进攻英国的计划。还能为他进攻俄国的长远计划打掩护，松冈在商谈中想争取德国支持日本南进以控制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矿藏——不过他已得到严格指示不得将日本卷入德国的战争。

经过两个星期的讨价还价，松冈洋洋得意地在天皇在场的御前会议上汇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支持日本为实现亚洲“新秩序”所作的努力，而且“运用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条件是日本得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活动中的领导地位”。松冈还高兴地指出：“将逼使美国更加谨慎地行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使墨索里尼确信：“这是使美国全然不介入战争，或者使它介入战争后毫不起作用的最好办法。”当三国条约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签订时，东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预言：“看来冲突将不可避免，冲突的一方将是决意要在东亚包括西南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的日本，另一方将是决心在大洋的另一边以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方式来干涉亚洲事务的美国。”

三国条约的签定使东京公众欣喜，并得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条约为日本征服东南亚扫清了道路。不出希特勒所料，这个条约使伦敦和华盛顿大吃一惊，因为现在太平洋已不可摆脱地与欧洲的战斗连在一起了。在华盛顿，法国如此迅速的失陷使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入侵和降服英国已经“属于可能的范围了。”他们估计英国在六个月之内就可能遭到打击而退出战争，所以，他们开始准备实施“彩虹4号”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将单枪匹马打一场大西洋战争。当开始征兵的“选征兵役法案”被送到国会的时候，他们就建议把军火转运去建立美国的地面和空中力量。但是，总统在听到丘吉尔对抗性的“我们绝不投降”的讲话后，相信丘吉尔能把他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罗斯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人员的建议不予理睬，枪炮、飞机和弹药继续越过大西洋被送往不列颠群岛。

在太平洋问题上，罗斯福答应为澳大利亚政府承担后者所要求的防御义

务时的态度却比较审慎。“如果我们决定不为美国在远东作战，那么它也没有理由抱怨”，孟席斯首相在七月这样说过。这时，他对华盛顿的访问已告失败，没有得到美国对维持现状——甚至涉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属东印度的现状——作出任何具体保证。不过，总统对三国公约作出了反应，答应给蒋介石提供五十架驱逐机和一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同时他向英国保证，他们愿意不怕冒得罪日本的风险重开缅甸公路。这就标志着丘吉尔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束。他的合作有了保证，是因为罗斯福终于同意让出皇家海军在大西洋与潜艇作战时急需的五十艘改装的驱逐舰。一向谨慎的总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诺克斯和史汀生一再施加压力，而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保证“以战舰换取基地”的交易将得到他的支持。

这激怒了孤立主义分子。“这是战争行动，”《圣路易邮报》提出强烈的批评，谴责它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不动产交易”。民意测验表明，总统的声望有所降低，可能削弱他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中的领导地位，面对这个问题，罗斯福不得不参加竞选辩论，以回答人们对他的如下指责：他正准备使美国在大西洋上同德国交战。

“我再次向你们保证，”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他在波士顿对听众说，听众中有很多爱尔兰籍孤立主义分子，“我以前这样说过，我还要反复说，你们的儿子不会被派去打任何外部战争的！”

第四章 欧洲第一

许多美国人，虽然没有发现一个公开支持孤立主义事业的总统候选人，但从罗斯福明显的“不要战争”的保证中得到安慰。五天以后，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以五百万票之差被击败。不过罗斯福总统后来还得承认，他之所以作了波士顿讲话，是出于在战争问题上给整个国家一个总的保证的需要，而这时，他还是希望他的海军援助和供应能使英国打败德国。在他史无前例地第三次入主白宫之后不列两个星期，放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桌子上的海军作战计划局的备忘录的冷酷现实使他的这个希望破灭了。

这份由海军作战部长签名的长达二十四页的报告，对美国的战略作了异乎寻常的坦率的重新估计。“我相信，美国除了给英国以海军援助之外，也需要将其空军和陆军派往欧洲、非洲或者同时派往这两个洲，并参加地面攻势，”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得出结论说。纳粹控制了从挪威到西班牙的两大西洋地区，加上轴心国势力从地中海向非洲沿海扩张的威胁，这些现实使总统所作的没有战争的所有保证成为战略上的无稽之谈。

如果要最终打败纳粹德国，美国就必须准备参加“彩虹5号”战略规定的战斗，这就需要在太平洋上集中力量，而在远东尽最小的义务。斯塔克的亲英立场深受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上将的报告的影响。戈姆利当时作为一个半常驻观察家驻在伦敦。在皇家空军击败了德国空军以后到达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得出结论说，英国现在能生存下来继续进行抗击德国的斗争——只要美国提供丘吉尔所要求的大力支援。与此同时，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强调，他们没有帮助去抵抗日本的进攻，是因为他们从地中海或大西洋抽调不出战舰派往新加坡。他们告诉美国代表团：“美国战斗舰队的支援显然将改变远东的战略形势。”但是斯塔克集中力量进行大西洋战争的计划，意味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义务必然是有限的。

“D计划”——海军作战部长在他的备忘录中对这个计划的称呼——很快就得到陆军的同意，作为“彩虹”战略的合乎逻辑的基础。尽管乔治·马歇尔将军起初因担心美国在制订战略时可能过分强调英国的需要而感到不安，但是到一九四一年圣诞节，他已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个计划当作将来发展的基础。马歇尔正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将不列二十万人的和平时期的衰弱的军队变成一支不得不到海外作战的一百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任务因最近实行的选征兵役法的期限只有一年而变得复杂化了。

总统支持“D计划”所承担的“欧洲第一”的义务，并批准与英国进行三军参谋长级会谈以为迅速实施这个义务作好准备工作。他深信德国构成的威胁比日本构成的威胁大很多，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德国物理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产生这些忧虑是由于希特勒说第三帝国的科学家正在研制一种新式武器。爱因斯坦三月写的第二封信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证据。当巴黎失陷，著名的法国核物理实验室被德军占领，该实验室主任皮埃尔·约里奥·居里也被德军俘虏时，人们更加忧心忡忡。来自英国的报告以及罗斯福自己的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都证实了制造一种裂变武器是切实可行的。一九四

年六月，这个绝密的专家小组被并入总统新近设立的“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领导。委员会现在可以得到建立第一个原子反应堆的实验项目所需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美国特工人员秘密出动，在世界各地购买铀矿石。幸好这些铀矿石在比利时遭受法西斯蹂躏之

前已被比利时国家矿务局运送到美国。

德国人可能正在研制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这种可能性是总统及其军事顾问在他们的长远打算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威胁因素。而到一九四一年年底，他们当前的紧要问题是丘吉尔发出的警告，英国财库已“空空如也”，连军火都买不起，仗打不下去了。

为应付这场危机，罗斯福想出了“租借”的主意，即向英国人借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武器和供应品而无须支付现金，以“摆脱那愚蠢的、可笑美元标记”，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的“炉边谈话”中告诫这个国家；这个政策不过是一个邻居的谨慎行动——在他隔壁房子上的火还未烧到他自家之前，他借出花园的水管子将火扑灭。孤立主义者不同意这个过分简单的见解，连续两个月强烈反对总统的租借法案。如果那些政治家知道总统打算使美国卷进欧洲战争到何等程度，租借法案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国会通过。

一九四一年，国会山就租借问题展开的辩论从二月进行到三月。在这期间，表面看来是“英国采购委员会”部分成员的英国和加拿大高级代表团的军事官员，穿着便服，经常来往于华盛顿石溪公园上面的华丽的沃德曼公园饭店和邻近的宪法大道上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大楼之间。总统签署租借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之后十六天，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参谋级会谈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结束。代表们都同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宣言：“既然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那么大西洋和欧洲战争就应被看作是决定性的战区。”“不愿卷入任何对日战争”的决定将具有深远的影响。与会代表作出了这个决定，尽管英国代表认为美国应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和四艘重型巡洋舰加强新加坡基地，因为英国承认它守不住这个基地。“要使英联邦团结一致并维护它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就必须确保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安全。”

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在政策备忘录中说：“新加坡是保护上述利益的关键，必须牢牢保住它。”美国陆军计划人员听说这个堡垒易遭陆上攻击后，指责这一举动是一个特大的战略错误。马歇尔和斯塔克把这个基地看作是英国决心维持它的远东帝国的政治象征。他们准备承认，新加坡、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失陷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在战略上有必要来“承受却又不致于导致最后的灾难”。他们认为，美国的“主要军事活动必须集中在大西洋或海军活动集中在地中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并补充说，虽然它赞成“保住新加坡是合乎需要的……但它也认为，为了确保新加坡而将大量的部队转到亚洲这个非决定性的战场，有可能使联合的列强的主要活动不能获得成功。”于是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美国海军应再派一些舰只前往大西洋，这样反过来将使皇家海军能够派遣它所能派遣的大型战舰前往新加坡，以便使西太平洋上的英美海军力量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草动知风向”

“彩虹5号”计划扩大为未来计划的基础。然而在下一个月中，为了能向远东提供更充足的力量，英国人又耍了一个花招。“许多迹象似乎表明，在今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日本人企图和我们交战，或者制造事件迫使我们同他们交战，”丘吉尔在二月十五日打了这样一个电报给罗斯福总统。他

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前景：澳大利亚遭到日本战争机器的入侵，这部机器的燃料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四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英、荷参谋长会议重新呼吁美国海军派遣军舰前往这个基地以威慑日本。马歇尔和斯塔克以这个举动不符合美国总的战略为由而再次予以拒绝。

英国截收的日本驻柏林大使致东京的无线电报提供了上述“迹象”，最近运到的美国“紫色”译码器帮助破译了这些电报。华盛顿的情报机关也在密切注视着希特勒为了敦促日本履行三国条约的义务而对她施加的压力。“消灭英国在远东的关键基地，”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敦促大岛浩大使，并且向他保证，德国的潜艇将要赢得大西洋战斗的胜利，立即进攻新加坡“是使美国不介入战争的最好办法”。

丘吉尔要总统阻止日本“冒险尝试”，办法是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如果进攻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都将使美国参战。罗斯福知道，在政治上，他的双手被孤立主义分子捆住了，而且民意测验表明，虽有十分之六的美国人准备对日本人采取坚决行动，但只有十分之四准备冒战争的风险。他认为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他将租借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国民党人，并批准克莱尔·陈纳德上校吸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参加他的“第一志愿队”。驾驶着机头涂得象鲨鱼鼻子似的“战鹰式”战斗机，“飞虎队”——以此著称——开始在中国领空击落日本飞机，每击落一架得奖金五百美元。

一九四一年春，华盛顿通过破译柏林和东京之间的电报，得以了解松冈外相推行“闪电外交”的快速。而美国只对日本发出严厉的警告：在中国制造进一步的“事件”是不能容忍的。“还是老问题，我们在远东应该怎样来牵制日本佬，”陆军部长史汀生记录说。赫尔建议向太平洋彼岸派遣战舰，“我们到处露面，让日本佬猜去吧。”英国继续呼吁美国舰队到新加坡去。

斯塔克海军上将拒绝了这两个计划，因为它们分散了兵力，容易招致进攻。只有四艘老巡洋舰终于涉过太平洋，在英国的远东海军基地和悉尼作短暂停留，象征性地表明山姆人没有忘记澳大利亚人。美国海军现在受到巨大压力，甚至要它在两大洋保持可观的力量。年初，金海军上将任命为大西洋舰队总司令的时候，海军的意图是抽调太平洋舰队的四分之一，回击希特勒为了报复租借行动而向两派遣潜艇的活动，斯塔克向刚刚接替理查森海军上将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解释说，“我们参战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时间问题、而不是是否参加的问题。”

总统已初步批准海军上将金在四月初开始替英国船队护航。后来截收的情报透露，日本外相正首途赴柏林。罗斯福担心这预示着日本将在太平洋采取行动，认为削弱金梅尔舰队的力量是不明智的，于是把抽调战舰和护航的计划推迟到五月。

这对皇家海军来说是个严重挫折，一九四一年头几个月里，为了配合德国空军猛烈空袭英国港口，德国加紧进行潜艇战，企图一举切断大西洋两端的生命线。德国人还开始向巴尔干地区和北非出击，以支持意大利盟友为把地中海变成轴心国的湖泊而发动的并不坚决的攻势。“如果我们在大西洋输了，那么我们处处都输了，”马歇尔将军告诫总统，表达了他这位参谋总长的忧虑：英国舰队的巨大损失已经威胁着新的“欧洲第一”战略。后来在利比亚的英国部队被埃尔温·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击退的同时，英国还被迫从克里特岛作另一次军事撤退。美国陆军情报头目对英国生存的可能性所作的预测过分悲观，以致马歇尔觉得必须撤掉他们，换上一批“眼光比较远大”的

军官。四月底，罗斯福决定减轻皇家海军的压力，将美国海军的半球防务巡逻扩大到大西洋另一边的格陵兰和非洲的末端，这一决定引起了孤立主义分子的愤怒抗议。查尔斯·林德伯洛在“美国第一主义者”在曼哈顿举行的集会上说：“不管我们提供多少援助，我们也不能为英国打赢这场战争。”

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已在私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陆海军都需要国家工业资源来完成各自的千架轰炸机计划和两洋舰队计划，由于双方正在争夺这些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因此差不多需要两年，美国才能由于实施“胜利计划”而具备同时与德国和日本较量所需的实力。到了春末，显然已经可以看出，仅仅支撑英国人所需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就比上一年十二月所估计的还要多。现在看来更有必要防止太平洋紧张局势升级。

然而，美国人发现，当要制订对付日本的外交政策时，他们陷入了不堪设想的境地。国务院提出在中国问题上不要作出妥协的建议时，重新搬出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甜言蜜语”的外交，“同时我们要在太平洋采取行动，再次挥舞外交、经济和海军‘大棒’。”但到一九四一年，这些大棒的威力还不足以降服决心实现亚洲“新秩序”的军事强国日本。美国同样坚持国际条约在道义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坚持严格遵守不会为中日冲突带来任何解决办法的门户开放政策。两国都不希望战争，双方在年初都做好了进行一轮谈判的准备以解决这场危机。但它们的不灵活的态度将使外交遭到失败，最终使双方都不可能避开在太平洋发生冲突。

一月，科德尔·赫尔再次向众院外委会发表讲话，谴责日本以武力推行“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的狂妄计划”。就在国务卿暗示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必将遇到更厉害的经济报复的时候，两名美国神父正在归国途中，他们携带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为华盛顿和东京举行谈判充当中间人。

詹姆斯·沃尔什主教以总部设在纽约马里诺尔的“美国天主教传教协会”会长的身份，在他的代理主教詹姆斯·德劳特神父的陪同下，于十一月抵达日本。表面上他们横渡太平洋是为了巡视在日本的传教团，但这次访问却有另一个重要目的。这次访问得到罗斯福内阁中最著名的天主教阁员、邮政总长弗兰克·沃克的支持。它也得到寺崎太郎的协助。寺崎是外务省美国课的间谍头子，他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指挥日本在西半球的整个间谍网。马里诺尔的神父应当采取这个非同寻常的外交的而不是宗教的主动行动，这个主意是反复无常的德劳特想出来的。他的孤立主义的、反罗斯福的信念早在他为温德尔·威尔基的不成功的竞选活动起草的一篇讲演稿中公开表现出来了，他在讲演稿中写道：“难道我们必须就着外国的鼓点跳舞吗？”

两名神父刚刚抵达东京，就同银行家和陆军省军事课的一位高级成员举行了紧张的磋商，后者还安排他们与松冈外相——赫尔认为他歪得象鱼钩——举行了会晤。日本人希望同美国进行秘密外交，以避免公开承认日本可能谋求解决中国事件的妥协办法，美国神父的活动看来正中日本人的下怀。这样，他们希望利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日益扩大的分歧，按照如下的条件促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条件将使日本在牺牲英国的利益但又不至于堵塞美国石油的进口的情况下，实现她在南亚建立一个经济帝国的计划。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罗斯福有交情的公认的亲美派、前外相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于二月被派往华盛顿，监督和促进微妙的谈判进程。他抵达美国时，马里诺尔的神父刚好访日归来，通过邮政总长的安排，两位神父会晤了

总统。他们有理由认为，总统对他们提出的将问东京谈判的问题会作出有利的反应，倒不是因为罗斯福和赫尔打算遵守他们的非正式的建议，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日本人会在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收敛在中国的活动。经商定，国务卿将会晤野村大使，私下坦率地交换意见。松冈的中间人要求对谈判绝对保密，因此，在一系列“秘密会谈”开始的时候，这位礼貌得无以复加的海军大将从仆佣入口处进入卡尔顿饭店，然后上楼到赫尔的私人套间。

赫尔和野村的外交谈判刚刚踉跄起步，沃尔什和德劳特就在四月初提交了“谅解草案”。由于“谅解”是同日本的代理人磋商起草的，难怪它转达了东京的最低限度的谈判条件。这个条件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大片中国地区行使的权力，还要求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并迫使他求和。赫尔受到了侮辱。他当即拒绝了这个文件，说它“远不如你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迁就，只有最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才会这样做。”

国务卿坚决要求谈判必须满足美国的四点要求。日本必须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支持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太平洋的现状（以和平方式改变了现状的那些地方除外）。野村由于急着要谈判，因而过分强调了美国在“谅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的意愿，他也没有意识到三国条约将成为一块多么巨大的绊脚石，因为美国已开始要求日本同希特勒分道扬镳。几个星期以来，在卡尔顿饭店举行的紧张的晚间谈判没有取得进展，野村的彬彬有礼在磨炼着赫尔的耐性，野村的越来越聋影响了他进行困难谈判的能力。谈判的特殊环境妨碍取得实际进展，并掩盖了双方的分歧究竟有多深。赫尔和野村遵照罗斯福和近卫对各自的指示，仍然在努力进行谈判，双方看到拖延时间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说日本人准备在不到九个月之后开战，那么美国的军事机器则需要一年半才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在大西洋上对付德国人的同时开展一场太平洋战争。

开始叫牌

一九四一年春的头几个星期，华盛顿和东京的樱花树盛开，近卫首相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他根据三国条约制订的宏伟计划正在解体。德国放弃入侵英国，美同的立场更强硬，加紧向英国和中国国民党人提供更多的武器，并逐渐拉紧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的经济套索。

四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本外相访问莫斯科，试图同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证明松冈从柏林归国途中，正被迫打他的俄国外交牌和德国外交牌，以便迅速在华盛顿赢得让步。“现在日本和俄国解决了争端，日本可以整顿远东，德国将处置欧洲，”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心车站同这位身材矮小的使节互相告别拥抱时对他说了。“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对付美国，”斯大林作出保证。然而，他已经知道这个保证是何等的虚假，因为他在东京的间谍大王理查德·佐尔格已发出警报：德国正准备入侵苏联。

日本的军事计划人员也在制订进攻美国的计划，如果野村大使的华盛顿之行失败的话。帝国海军的高级战术家正在准备一项消灭太平洋美国海军力量的冒险计划。它是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脑力劳动的产物。一九三五年，山本率领日本代表团出席了伦敦海军会议，后来担任副海相。他公开提倡发展海军航空兵，竭力阻止同美国发生冲突，因为在他作为一名年轻军官访问美国时，美国的工业实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多次敲警钟，说日本缺乏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资源，这使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进攻的主要对象。一

一九三九年七月，他的朋友和同事米内光政首相派他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作为拯救他的生命的唯一办法。”他被任命之后两个星期，欧战爆发，他制订了一项严格的计划，要求他的士兵“具有非凡的战斗力和作战本领”——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在训练中丧生得英雄”。

联合舰队正在进行训练以便达到新的战备高度，与此同时，舰队司令长官继续率领帝国海军的一批高级将领抵制轴心国结盟，但没有成功。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认为英国在一九二一年抛弃了日本，而他们在德国海军服役或在驻柏林大使馆工作期间，纳粹国家的纪律和意志对他们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于是他们转而对德国效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山本在华盛顿工作了两年，在此之前，当他在哈佛大学就读时游历了美国，这些经历使他相信，有人认为美国人“意志薄弱贪图享受”，这种受德国影响的看法与实际相距甚远，因而是十分危险的。他提醒那些瞧不起美国海军的战斗力的军官，不要忘了法拉格特和杜威这两个海军将领的业绩。但首先是美国的资源实力，这使日本要冒险与美国交战变得愚蠢可笑。“只要看了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的人，”他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说，“都会知道日本缺乏同美国海军较量的国力。”

近卫亲王支持松冈的亲轴心国外交，要日本加入三国条约，人们认为德国很快就要征服英国，内阁又以辞职相威胁，这使海军里最后的反对意见迅速归顺。“在这个阶段，对美国的经济压力表示震惊或愤怒，不是幼稚急躁，就是对事态极端漠不关心，”山本在写给一位同事军官的信中说道。他相信经济套索将慢慢拉紧，直至日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诉诸战争。九月，山本被召到东京，他认为近卫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同美国交战，他并不掩饰这个看法。“如果我们奉命这样做，”他当面对首相说，“那么我可保证在头六个月顽强拚搏，但是如果战争拖上一年或两年，我对事态发展就绝对没有把握了。现在对三国条约已来不及采取什么行动，但我希望你将尽一切努力避免同美国交战。”

山本相信亚洲新“秩序”必然导致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由于近卫决心奉行这个计划，山本只好尽自己的职责，开始准备打一场他早就反对的战争。海军参谋本部早已准备了对付美国“桔色”战略的计划，这一战略的梗概早为东京知晓。“截击行动”是这一计划的关键，一九三三年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把华盛顿条约系统强加给日本海军的百分之六十的劣势考虑进去。一支远程潜艇建立起来了，任务是进攻前去援救菲律宾的美国战舰。然后是一支太平洋舰队，它将在日本在领海内占优势时进行“决战”，幸好这支舰队的力量只被削弱百分之三十。

这个战略与其说是向前看，将舰载机可能变革海战的方式考虑进去，不如说是向后看，缅怀一九〇五年东乡海军大将对俄国无畏战舰的庞大舰队所取得的胜利。在整个三十年代，日本海军向东朝着他们打算进行决战的太平洋地区连续推进——到一九四〇年在马绍尔群岛附近摆下决战战场——但日本计划人员意识到，引诱美国到日本领海决战是困难的。这些是引起山本不安的“截击行动”战略的固有弱点。他比任何人都懂得日本必须在太平洋迅速打赢一场战争。如果推迟一年左右进行这场“日德兰式”海战，美国太平洋舰队就会变得过分强大而难以战胜，而且可能耗尽联合舰队继续航行所需的燃料。

在一九四〇年作战演习期间，山本赞许地注意到舰载机如何能够轻易地

击沉舰队的战列舰。“我不禁在想它们能否到达珍珠港，”他对他的参谋长福留繁说，脑子里又闪过那项大胆的计划，海军参谋本部始终认为这项计划太冒险。但山本是一个精明的赌棍，他以自己下象棋打扑克的高超本领而自豪，他在下棋、打扑克的时候，依靠的是审时度势的绝妙本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当皇家海军“卓越号”航空母舰出动“旗鱼式”双翼轰炸机，袭击意大利海军在塔兰托基地的战舰的时候，形势看来有可能变得对联合舰队有利。山本问海相提出有可能对夏威夷发起类似的袭击。一月七日，他提交了题为《对战争准备的看法》的长达九页的汇报提纲。“胜利是不会轻易取得的，”提纲对袭击珍珠港作出了估计；“但是，如果有关的全体官兵真正无私果敢，团结一心，那么有老天爷保佑，胜利是有可能的。”

在这样一场先发制人的袭击中摧毁美国海军力量，就有可能为日本赢得夺取荷属东印度的油田、马来亚和菲律宾所需的时间。面对西太平洋的“既成事实”，山本推测美国很有可能接受早停火，他补充说：“第一天必须定局。”与此同时，他将此计划交给第十一航空队，叮嘱不要交给处事谨慎的南云忠一海军中将，而要交给他的参谋长大西泷次郎。大西少将立即责成源田实中佐研究这一计划。三十六岁的源田是一位足智多谋的飞行战术专家，在中国出了名。头年秋天他在担任驻伦敦海军武官期间，仔细研究了袭击塔兰托的报告。他很快得出结论：提出来的计划是冒险的，但有取得成功的很大希望。这足以证实山本为何本能地感觉到这场赌博可能成功。一九四一年春，他命令制订“Z作战计划”——这个名称是根据对马海峡海战中中东乡海军大将旗舰上飘扬的Z形信号旗而起的。山本私下对他的参谋渡边安次说：“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最好放弃这场战争。”

绝对保密和准确的情报是Z作战计划取胜的关键。美国如果事先知道日本舰队正前来偷袭珍珠港，就会出动军舰和陆基轰炸机发动反攻。自从一九三二年的战术演习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意识到它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有遭到空袭的危险。仅仅三年以前，金海军上将再次指出了这个危险。陆海军的飞机因此加强了巡逻。在一九四一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华盛顿根据东京的外交行动发出一系列警报，巡逻的飞机便深入到太平洋更远的地方。

英国袭击塔兰托基地后，陆军部长史汀生赶快下达命令：为了保护瓦胡岛免遭突然袭击，“应火速提供更多的截击机、高射炮和雷达设备。”十二月，他还向金梅尔海军上将建议，应当在港内“舰列”周围布置防鱼雷网；但新上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反对这个意见，理由是它“将使航道变窄，限制舰船的出入”。一九四一年二月，秘鲁大使转达了鸡尾酒会上听到的一则传闻：日本正准备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突然袭击。甚至当格鲁大使报告了这个传闻以后，夏威夷也没有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这个警告不明确。在后来的十一个月中，华盛顿的陆海军情报部门收到的类似的传闻，都没有十分明确地断定夏威夷是日本作战计划的焦点。根据美国的合乎逻辑的军事见解，菲律宾、马来半岛或者荷属东印度，同五千五百英里外的夏威夷群岛相比，都是日本的更明显的目标。

在珍珠港事件上，日本成功和美国失败的关键是情报。山本海军大将开始执行计划和协调这场大规模海空作战的艰巨任务，以实现他控制西太平洋的战略冒险计划。在“长门号”战列舰上，他的办公桌上方挂着夏威夷海军基地的详图，锚地、防御工事和油库都在地图上标了记号。在他的抽屉里，他保存着厚厚的一本材料——《夏威夷地区美国舰队的习性、力量和防御工

事》，这本资料记载了舰船的活动、水深、海空巡逻的方式（夏威夷的间谍的报告使这方面的情报不断更新）、潜舰监视、截收的无线电通信，以及报纸上透露的总的背景情报。

在撒得很远的间谍网中，有一个主要间谍，他二十八岁，名叫吉川猛夫。这位前海军少尉被吸收进来，在日本驻火奴鲁鲁领事喜乡长雄的监督下，以低级外交官的身份在那里进行间谍活动。领事馆的这位友好官员，化名森村正，经常携带漂亮姑娘，在夏威夷观光游览，在珍珠港上空飞行，在瓦胡岛上许许多多的美籍日本人中，他并不惹人注意。在一九四一年的整个春季，喜多源源不断地向东京提供情报，山本的参谋部将所需的细节集中起来，制订 Z 作战计划。由于需要绝对保密，只有少数心腹军官才知道珍珠港的意义。为防止在夏威夷群岛增加间谍活动而引起美国的怀疑，除了在整个远东的英国和荷兰的主要基地报告敌人舰船动向的那些间谍以外，在西海岸港口、运河地带和马尼拉活动的日本间谍也都加强了监视。然而，德国谍报局要求日本提供援助的举动几乎使整个计划破产。南斯拉夫的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透露始同他接触的英国人：德国海军驻东京武官访问过塔兰托，他本人奉命前往美国访问珍珠港，而且携带了一份关于太平洋舰队基地的需要弄清楚的情报清单。一九四一年八月，波波夫被派往纽约，当面向联邦调查局交待他打算访问珍珠港的明显目的。但他前往迈阿密途中发生的桃色事件，使爱挑剔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不相信他，以致他的情报的重要性显然被埋没掉了。

开始“魔术”活动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实施的保密制度究竟何等重要，实际上始终无人知晓。无论是他，还是帝国统帅部，都没有怀疑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判读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绝密外交电报。这使伦敦和华盛顿及时了解到松冈外相为了谋求柏林和莫斯科帮助实现日本在远东的目标所作的努力。美国拥有这个无法估计的情报优势，是因为美军坚持进行密码破译活动，在一九二一年极其成功地促成了华盛顿海军条约。亨利·史汀生在一九二九年担任国务卿时解散了“黑室”，他的道德上的理由是：“有教养的人不看别人的信件。”一九四一年他担任陆军部长时，使他感到很大宽慰的，是在聪明的年轻密码专家威廉·弗里德曼上校的领导下，陆军在一九三五年重建了密码破译队伍。当年对日本驻华盛顿海军武官的办公室组织了一次巧妙的盗窃，弗里德曼的特别情报处得以仿制了初期型号的德国设计的埃尼格马密码机。这是根据打字机的原理制造的电动机械装置，通过可变换插头板电键和转子的接触通电，发出电子脉冲，变换出字母。

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一直在判读所谓的“红色密码”，但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人采用了更加先进的“九七式字母打字机”。由于不能得到这种新的把守很严的机器，弗里德曼的一班人三年来一直试图制造出自己的装置来破译“紫色密码”。一名队员突然灵机一动，觉得日本人有可能用埃尼格马密码机的转子来代替电话局所使用的选号步进开关，他们根据这个想法成功地制造了紫色密码译码器。海军密码专家的熟练探测工作揭开了一个秘密：十分重要的插头板电键每十天一个周期调整一次。因此，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弗里德曼的特别情报处的密码破译组，以及阿尔文·克雷默中校领导下的、隔天轮流处理截收密电的海军情报处 OP20G 组，能够破译“除了

百分之二、三以外的所有紫色密码外交电报”。但是，这种外交电报的数量太大，学过日文的美国密码专家的人手太少，以致无论陆军情报处还是海军情报处都不能够恰当地核对和评价大量的破译电报。

陆海军密码专家不仅破译紫色密码，而且破译其他日本密码，为了保护他们提供的秘密情报的来源和发行，取了一个“魔术行动”的代号。最重要的情报放入袋中，由特别信使送交总统、陆海军部长、陆海军情报主任、作战计划局局长和国务卿。因此地位特殊的少数人行列的只是经过挑选的截收密电，然后由信使全部销毁，这样，尽管实际破译工作干得很出色，却没有一位高级美国领导人了解“魔术”提供的全部情报。后来的事态表明，这是整个行动中的重大缺点，陆海军情报专家都没有从小小线索中发现夏威夷有可能成为日本的重要目标。

导致失败的一个因素是担心泄密，在一九四一年春夏期间，这种担心几乎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截收的密电透露：柏林的“可靠人士”正在提醒日本人，美国人正在判读他们的密电。泄露这个情况的，几乎肯定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该使馆一时疏忽，用低级密码向伦敦发出“魔术”的绝密情报，被德国人破译了。虽然日本人仍然坚信他们的最机密的密码是安全的，但华盛顿却发生了恐慌。“魔术”情报的保密规则紧到这种地步，以致陆军拒绝承担继续向总统送交密电的责任，因为在此之前发现有人乱扔这些截收的密电，有一份被揉皱后扔进了白宫的一个废纸篓里。

最严重的后果是，向夏威夷陆海军部队送“魔术”情报简报的次数急剧减少了。七月以后，只有接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直接命令方才送出。这使太平洋舰队的—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枯竭了。太平洋舰队没有得到它自己的“紫色密码”译码器。一九四一年年底组装了六台这种复杂装置，华盛顿的陆海军情报中心各分得—台（各自还保留—台），—台送给菲律宾的甲米地海军基地。原来计划送给珍珠港的那—台，在一九四—年秋同英国人交换工艺保密产品时，连同备用的一台送给了伦敦。这个—揽子交易是亨利·蒂泽德爵士交涉议妥的，作为整个交易的一部分，英国人向美国人提供最新式的厘米波雷达装置和英国密码专家研制的破译德国密码的埃尼格马译码器，美国人则向英国人提供破译日本密码的线索和答案。英国人出于安全考虑的表面理由，迟迟不向美国人提供破译德国军队密电的线索和答案，实在叫人痛心，因为后来声称，珍珠港缺一台“紫色密码”译码器，是导致一九四—年十二月灾难的一个因素。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特别感到愤懑。金梅尔是美国的明星海军将官之一，一九四—年二月他被派去“改组”太平洋舰队。

自从上年十一月，帝国海军大幅度修改作战密码和密码系统以来，美国人就一直不知道联合舰队活动的具体情报。对遍布太平洋各地的监听站收听到的无线电情报进行分析，是他们现在了解日本军舰动向的主要来源。在阐明总的形势时，“魔术”对外交密电以及对日本各领事馆向东京提供的间谍报告的洞悉，能对金梅尔的情报人员提供许多重要线索。

到一九四—年五月，破译联合舰队的新密码成了当务之急，在约瑟夫·罗彻福特上尉的领导下，—个战斗情报小组在夏威夷成立起来了。罗彻福特当过兵，懂日文，而且具有破译密码的天才，现在运用这些才能来解开联合舰队重要密码的奥秘。这些密码包含了大部分的作战命令和海军将官的密电。几个月之后，罗彻福特的小组只成功地破译了日本海军用来通报有关气候、燃料供应情况和人员调动的例行情报的密码。这些情报需要和来往密电以及

无线电方位报告的总的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依靠明智的猜测，才能对帝国舰队的可能动向有一个总的了解。正如罗彻福特和金梅尔所知道的那样，这个方法极容易上敌人欺骗活动的当，敌人常常将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呼叫信号转移到驱逐舰和潜艇上采用，以便掩饰高级指挥官及其突击部队的下落。

一九四一年五月中，对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来说，需要准确的无线电情报来补充对密电所作的分析就显得更加紧迫了。当时，罗斯福总统重新命令从夏威夷派遣三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一队巡洋舰增援大西洋舰队，以解救英国的危急军事形势。德国空降部队重创英军之后，英军正撤出克里特岛，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则加速通过利比亚以威胁苏伊士运河。

德国人利用在希腊取得的军事胜利敦促他们的远东轴心国伙伴回顾她对三国条约承担的义务。“日本有必要进攻新加坡，”赫尔曼·戈林元帅对东京驻柏林大使大岛郑重地说道。此后不久，日本外相于三月底抵达柏林，松冈同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统帅部的会晤使人毫不怀疑：日本人不对英国人采取行动使德国大为不满，日本人正在同美国人秘密谈判的消息使德国更加不安。三国条约的一个意图是一定要把美国海军牵制在太平洋上，使它不能增援皇家海军，帮助皇家海军在大西洋上抗击德国潜艇。因此，松冈返回东京后，他决心对美国奉行一条将能重新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方针。五月十二日，近卫向赫尔提交了美国建议所作的正式答复，日本是根据一系列并不明确的原则作出答复的，这些原则显然将导致日本控制远东。此外，答复还要求美国立即恢复正常贸易关系。

国务卿受到莫大的侮辱，当即拒绝了日本的建议。德国人对日本人也愤愤不满，因为日本仍然不愿满足他们提出的进攻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的要求。一个星期以后，大岛从柏林致电东京，说德国强烈反对“美国在大西洋上进行反轴心国的猛烈扩张”，还说希特勒强烈认为“日本正在逃避参战的责任”。“魔术”截收的情报使罗斯福能够随时了解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在恶化。因此他决定再向三国条约塞进一个楔子。五月二十二日，往东增援大西洋舰队的太平洋舰队分遣队进入巴拿马运河的那一天，他命令派遣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换下驶守冰岛的英国部队。同一天传来的消息说，希特勒的海军引以为荣的超级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在冲出北极区的雾，加入大西洋上袭击同盟国船队的战斗。在六天的时间里，皇家海军穷追不舍，终于在五月二十七日击沉了这艘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战舰之一。美国人全都目瞪口呆。五月二十七日晚上，罗斯福总统趁着两艘美国商船被击沉之后群情激愤的时机，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为了制止希特勒“控制海洋”的企图，罗斯福在全国广播讲话中说，他将把美国海军巡逻的范围扩大到东大西洋，“以保证向英国提供所需的供应品。”

这是同轴心国的没有宣布的战争的重大升级。但是希特勒没有上钩，他不在西线加强故事，因为他很快就要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

第五章 “不祥的蒙影”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在这一天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战争的整个进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六千门大炮雷霆般的轰击下，德国坦克和步兵师象浪潮一般滚进苏联边界。虽然“魔术”和“尤尔特拉”情报证实了间谍大王理查德·佐尔格从东京发回的报告，英美方面从这些情报中推断出将要发生的情况，并多次提醒斯大林，但红军在指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的三支执行“巴巴罗沙行动计划”的大规模闪电突击部队前顶，还是兵败如山倒。对于温斯顿·丘吉尔来说，希特勒进军东方是英国对德斗争的转折点。它使英国免受德国入侵的威胁，因此，首相要求全国赞同他提出同苏联结盟的建议。“我们决心摧毁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残渣余孽。对此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动摇！”然而，斯大林对此壮举，以及对于罗斯福不顾美国反共情绪的阻挠，表示提供租借援助的给人以同样深刻印象的建议，却迟迟不作答复。

纳粹元首早已计划要从地球上铲除布尔什维克，这次战争虽然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取得了惊人的军事胜利，在外交上却是一场惨败。尽管希特勒向墨索里尼保证，这将“极大地减轻日本在东亚的压力，日本可以腾出于来进行干预，对美国的行动构成更大威胁，”但这次战争却更加激励了美国的决心。希特勒大大估计错误。进攻俄国差点破坏了三国条约。日本正是依靠这个条约，谋求德国帮助日本同斯大林维持良好关系，以便消除来自西伯利亚的威胁，使日本的陆海军可以集中力量南进。近卫首相觉得受了欺骗，因为德国人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轴心国伙伴，没有把“巴巴罗沙行动计划”提前告诉他们——尽管他自从接到驻柏林大使大岛四月份的一份报告以来，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那份报告说，“德国相信它能打败俄国，它正准备随时打仗。”

外相强烈主张遵照希特勒的旨意，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发动进攻，然后北上，进攻俄国腹地。这个主张在日本内阁引起了意见分歧。刚愎自用的松冈背弃了他最近向斯大林许下的诺言，急忙跑到皇宫，企图说服天皇支持进军西伯利亚。但他和他的同事丢了脸，人们叫他“希特勒的听差”。陆军参谋本部无意同苏联的坦克和飞机较量，除非他们可以肯定德国人已经击败苏联红军，使之处于失败的边缘。海军军令部坚决反对在北方开战，因为他们的计划适应迅速南进，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源，一旦外交活动失败，要使日本不依赖美国，就需要这些石油资源。

这的确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底可能出现的结局。日美双方秘密谈判了两个月，并没有接近于达成和解；实际上，双方由于立场更加强硬而相距愈远。在实施入侵俄国的“巴巴罗沙行动计划”的前一天，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最新建议。六月二十一日，国务卿对野村的照会作了答复：东京关于由日本军队保护中国独立的计划是不能接受的。将来要继续援助国民党人，一旦达成某种解决办法，日本就应退出三国条约。

赫尔坚定地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同时提出对日本政府的诚意表示怀疑的口头照会，断然指出：“某些有影响势力的日本领导人，正死心塌地奉行一条支持纳粹德国及其征服政策的方针”。松冈把这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估计日本现在没有其他出路，只好与希特勒同命运，他利用这个作借口，

中断了同美国的进一步谈判。但德国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入侵苏联，打乱了他的计划。外相要求立即进攻俄国，首相在日本内阁的支持下表示反对，并开始考虑如何尽快恢复华盛顿会谈，以避免卷入战争。这并没有使松冈因此而罢休。“日本正在准备应付有关苏联的各种可能的突发事变，以便同她联合起来粉碎共产主义的威胁，”六月二日松冈致电驻柏林的大岛大使。大岛大使奉命转告里宾特洛甫：“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夺取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据点’，以使日本能对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进一步施加压力，”大使以此作为日本“对共同战线的宝贵贡献”，他保证：“当你们德国人同俄国人打仗的时候，我们日本人不会采取骑墙态度。”

华盛顿从“魔术”截收的日本致柏林的密电，以及指示野村大使澄清赫尔的最新立场的互相抵触的电报中，显然看出东京目前正在采取骑墙态度。罗斯福可以猜到日本领导集团正在乱哄哄。但他也要应付自己内阁中的意见分歧。

六月二十三日，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要求立即实行石油禁运，因为“日本正在注视着俄罗斯所发生的和西伯利亚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不想贸然对荷属东印度采取敌对行动。”作为“石油协调人”，伊克斯极力主张现有的每艘油船向英国供应石油，但对日本人要采取强硬政策，因为石油是“反对我们正在与之进行斗争的敌人的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个星期之后，他极力主张实行禁运，并以辞职相威胁，总统提醒他：“我想你会有兴趣了解到：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日本人在试图确定往哪边跳的时候，内部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激烈争吵。”罗斯福相信制裁只会使日本往南跳，而不是往北跳，他解释了他审慎从事的理由：“我的海军根本不够用，只要太平洋上发生小事件，意味着在大西洋的舰船就要减少。”

“魔术”截获的情报披露，日本正在向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施加压力，要他们交出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负责海军作战计划的里奇蒙·凯利·特纳海军少将，六月二十日会晤野村后向斯塔克报告，石油禁运将促使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斯塔克把这份备忘录转交给总统，并在上面批了一句：“总的来说我赞成这个意见。”

七月二日，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作出了重要的决定：“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要奉行向南扩张的政策。裕仁以此刻应有的庄重姿态，身着大礼服，毫无表情地听着近卫亲王以单调沉闷的声调宣读已经准备好的声明——《关于目前形势发展的国策纲要》。在这篇声明中，内阁拒绝了松冈关于立即进攻俄国的建议，赞成日本“南进，为自我生存和自我保护建立巩固的基地”。只有“德苏战争的发展对我们有利时”，才能对西伯利亚采取行动。近卫规定：“我们帝国决心奉行一项将导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这将使日本获得英国、荷兰和法国在远东领地的市场、石油和矿产。但首要的是“处理中国事件”。必须切断重新打通的滇缅公路，因为美国供应品正通过这条公路运到中国国民党人手里。在印度支那，将同维希政权建立“联合保护领地”，以便为陆军提供一个基地，从这个基地可以北攻国民党控制的几个省，西击泰国和缅甸，向南威胁马来亚。日本希望这个行动将能说服英国人重新执行绥靖政策。但是，如果外交活动失败，将征召两百多万军队，加速军火生产。“将要作好同大不列颠和美国交战的准备，”近卫这样宣布道，暗示日本必须准备采取这个步骤，以便实现她的全国性的战争。

松冈的“北进”政策在后来的一场辩论中再次遭到拒绝，天皇自然同意

了近卫的计划。日本政府已经走上战争道路。然而，近卫和陆海军都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因而一致认为应作出最后的努力，通过外交实现这些目标。要想保留同美国人达成协议的一线希望，桀骜不驯的松冈必须辞去外相职务。近卫略施小计就把松冈罢免了。他要求全体内阁提出辞职，在重新任命内阁时免去了这位最亲希特勒的阁员，由比较听话的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担任外相。

日本有意对美国作出的一个安抚姿态，立即被华盛顿拒绝，因为“魔术”截收的情报透露，东京正在敦促法国政府让出西贡和金兰湾基地。截收的日本在七月二十四日致维希政府总统贝当元帅的最后通牒，证实了这个对泰国、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安全的明显威胁。最后通牒说，帝国陆军准备进军了。当日本的炸弹掉在南京的美国教堂和“土土伊拉号”炮舰旁边的时候，科德尔·赫尔站到强硬派一边，支持立即实行石油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马歇尔和斯塔克担心美国在没有完成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就面临着两大洋战争的危险，再次敦促谨慎从事。但法国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同意日本在印度支那建立前进基地的要求，迫使赫尔作出反应。两天以后，国务院公开谴责这个行动预示着“进一步的更明目张胆的征服行动”。七月二十六日，总统宣布日本的资金将被冻结，贸易将进一步受到限制。

然而，罗斯福慎重地表明他的意图不是要通过对石油实行全面禁运而驱使日本诉诸战争。正如伊克斯所说的那样，总统“仍然不愿拉紧套索。他认为较好的办法是放松套在日本脖子上的绳索，不时地拉它一下。”

按照伊克斯的解释，总统打算“拉它一下”的意思是要求“发放出口许可证然后才能向日本输出货物，但总统表示我们仍能继续输出石油。”罗斯福本人特地向野村大使解释说，当他提出建议，使印度支那中立化，为各国在那里经商敞开门户，以解决目前的危机的时候，他并没有下令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但他告诫说，假如东京政府采取行动，要夺取荷属东印度的油田，“立即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局势。”他在发表最后通牒时，只让自己说到这个程度，在伦敦的英国和荷兰政府需要这个最后通牒来消除丘吉尔的忧虑，丘吉尔担心即使有限地压缩石油供应，也会驱使日本“狗急跳墙”。

总统的命令对制约日本军方能否产生很大影响，他本人并不感到乐观，但他有意保留了实施全面禁运的选择，只是中断高辛烷石油的出口，并把高额石油出口减少到只低于上一年的水平。尽管如此，华盛顿和东京的强硬派仍然认为限制和冻结是全面的。《纽约时报》说此举是“仅次于战争的最猛烈的打击”。格鲁大使意识到日本报刊会爆发好战的叫嚣，于是警告此举将会产生“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有可能导致公开的冲突。帝国海军作出了最强烈的反应，海军是日本最大的石油消费者，当然感觉到直接的压力。全面禁运将使舰队的石油储备不足一年，然后军舰就断了蒸汽。因此海军敦促首相加速准备执行南进的计划，以便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华盛顿监听到了东京的新的好战动向，“魔术”截收到东京致柏林大岛大使的密电，密电告诉他，日本可能需要采取“紧急步骤来砸碎这根日益强化的包围锁链”。

套在日本脖子上的这根“绳索”将被拉得比总统想象的还要紧。八月初，总统离开华盛顿去进行一次重要的“钓鱼旅行”，最初，他在新英格兰沿海的“波托马克号”游艇上当众垂钓。最后他神秘地消失在偏僻的纽芬兰沿海薄雾笼罩的“奥古斯塔号”重型巡洋舰上。八月九日，仍然带着“俾斯麦号”

战列舰留下的创伤的“威尔士亲王号”，驶入了普拉森夏湾，然后在阿金夏村附近海面上抛锚，和“奥古斯塔号”靠在一起。几小时之后，总统和英国首相首次私下见面，他们迅速就全球战略取得了一致意见，形成了英美的亲密关系，同时他们的军方领导人另外会谈，协商罗斯福审慎提出的“将导致我们的政策走上同一条路的广泛原则”。

由马歇尔将军、斯塔克将军和阿诺德将军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事先决定不作出有可能使英国人趁机顺着那条道路走向战争的任何承诺。因此，使丘吉尔感到失望的是，经过庞德海军上将和迪尔将军三天最有说服力的介绍之后，英国代表团仍然未能说服美国海军派遣军舰到地中海，或者开始替横渡大西洋的英国船只护航。在讨论远东问题时，美国计划显然发生了倾向于在远东建立强大威慑战略的重大变化，在春季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英国人曾经谋求这一战略而不可得。

“我们正在试图建立菲律宾防线，作为保卫印度洋和新加坡的直接防线，”斯塔克海军上将八月十一日在“威尔士亲王号”上召开的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为了研究庞德的意见书而召开的。斯塔克要求英国代表帮帮忙，重新安排运送根据租借法提供的某些重要军火的时间表，以便能把高射炮和重型轰炸机运到马尼拉。庞德和迪尔毫不犹豫地赞成美方的意见：“菲律宾群岛的强大防御[将]直接加强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的防御。”这远远超出了“彩虹5号行动计划”所设想的有限防御，甚至超出了丘吉尔四月份的希望，即可以作出“适当的安排”来加强英美在远东的力量。

当时，对于伦敦和华盛顿的军事计划人员来说，日本直接进攻马尼拉或新加坡的威胁似乎很小了，但堪培拉却不这样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曾打电报说，在新加坡国防委员会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报告这座堡垒防守薄弱之后，本政府“对这个最严重的形势感到严重关切”。丘吉尔安抚地回答说：“我们始终认为，如果澳大利亚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为了我们的亲属而妥协或牺牲地中海的地位。”两国政府知道了日美在举行秘密谈判，感到相当不安，预料达成的任何交易都会削弱英国抵抗远东的新的绥靖行动的能力。入侵俄国之后谈判的破裂和日本要求得到印度支那的基地的行动，使美国责无旁贷地肩负起遏制进一步的侵略行动的重担。七月份，英国联合计划委员会断定：“威胁或经济制裁不大可能吓住日本政府。”由于第一海务大臣证实他“不可能调集一支舰队开往远东”，丘吉尔便启航去参加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他知道，他必须劝说罗斯福派遣必需的增援部队在西太平洋遏制日本和消除澳大利亚的疑虑，不管是什么样的增援部队。

对于首相来说，幸运的是，他发现总统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空中力量，连同最近动员起来的英联邦国家的军队，使美国陆军部的计划人员有理由改变二十年来的悲观设想，他们认为现在可以成功地防守菲律宾了。而美国海军却表示怀疑，拒绝派遣除潜艇以外的任何主力部队去增援马尼拉的亚洲舰队。美国外交政策的无限目标得以采取一项美国的有限军事力量远远不能支持的冒险方略，这并不是头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现在对石油实行了禁运，罗斯福不得不把派往菲律宾的增援部队——连同丘吉尔要向新加坡派出几艘主力舰的诺言——作为一支足以阻止日本从福摩萨和印度支那南进以夺取替代的石油供应的威慑力量。

尽管如此，即使日本进攻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属地，总统仍然不准备使美国参战。八月十二日，即这次会议结束并签署“大西洋宪章”的那一天，众议院仅以一票多数通过继续征兵和国民警卫队联邦化的议案，有力地提醒他强大的孤立主义者支持力量如何在继续活动。“大西洋宪章”宣布盎格鲁撒克逊人团结一致支持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是，尽管报刊大事宣传，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不为所动，他们仍然反对与德国交战。

值得注意的是，一小部分人准备冒交战的危险抵抗日本的侵略，但罗斯福不同意丘吉尔提出的双方作下述联合宣言：“任何进一步的侵犯……可能导致日美交战。”罗斯福的计划是“把他们当婴儿哄三个月”，首先由国务卿赫尔将丘吉尔首相的强烈措辞缓和成为和解的建议，假如东京“奉行太平洋和平计划的话”；罗斯福还建议同近卫首相在阿拉斯加会晤。日本官方的反应看来是令人鼓舞的，即便情报证明，在印度支那的军事集结正迅速取得进展。

计划进攻

当一九四一年秋季，潜艇加紧袭击大西洋上的船队，德国装甲部队占领基辅，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将英军赶回埃及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记述道：“同我们的其他危急相比，日本的全部威胁埋伏在不祥的蒙影中。”假如英美情报机关知道日本在整个远东秘密备战活动的规模，那么日本在印度支那新前进基地驻扎的空军力量和三万人的部队所引起的惊恐就会大得多。从关岛到缅甸，从马尼拉到马来业，帝国陆海军的许多间谍正在收集有关防务、机场、登陆海滩和潜在合作者的情报。所有这些情报送回帝国统帅部，编入发动大规模陆、海、空攻势的“82部队南击计划”。福摩萨台北市郊外有一片临时木建营房，对外用的名称是台湾陆军研究所，陆军的详细计划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里制订出来的。

制订东南亚军事行动计划的一小批参谋官的推动力量是辻政信。他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曾经策划暗杀近卫亲王。现在，他将他的狂热的献身精神用来从事一项艰苦的任务：综合被日本划入共荣圈的每个国家的详细情报。他调查研究了如何最好地装备在丛林作战的部队。在丛林里，部队除了对付敌人以外，还要面临疟疾和能使武器一夜之间生锈的湿气的威胁。在东京湾海南岛严密把守的试验场里，试验了食品、军服、装备和突击技术。部队连同战马被关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只携带有限的饮水，以便考验他们的忍耐力。与此同时，装扮成中国苦力的间谍在菲律宾和马来亚活动，刺探拟议的进军路线上战略公路和桥梁的情报。

经过六个月紧张的计划，辻大佐到一九四一年夏天得以向东京的参谋本部寄出一系列报告，为日本武力征服东南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蓝图。这些报告使帝国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将军相信，海军早就倡导的向南扩张的计划不仅可行，而且可以迅速实现。辻在回答杉山元关于这个行动将历时多久的问题时，满怀信心地预言，而且准确得令人惊讶：“如果我们在十一月三日开始行动，我们将能在新年夺取马尼拉，在二月十一日占领新加坡，在陆军纪念日（三月十日）占领爪哇，在天皇生日（四月十九日）占领仰光。”这项秘密计划取名为“1号行动计划”，是夺取东南业的总的蓝图。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行动计划大佐”名声的辻大佐，在八月份被派往西贡，监督执行这项行动计划的主要部分的陆军行动计划：入侵泰国和马来亚，占领新加坡这

座英国堡垒，消灭这个强国在远东的势力。

在帝国陆军策划和演练入侵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同时，帝国海军正为进攻夏威夷进行训练。日复一日、一批批海军飞机掠过鹿儿岛本州市上空。这些鱼雷飞机危险地掠过百货商店的屋顶，以停泊在海湾里的船只为目标进行模拟飞行训练，飞行员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训练场是山本海军大将特别选择的，高高的山峰，狭窄的进口，在地形上类似珍珠港。从九州的其他基地上，空勤人员演练了困难的飞行技术，为了提高准确性，轰炸机俯冲时与海面的距离缩短了五百英尺，然后猛升上去。在四国岛怪石嶙峋的海岸附近，志愿队用“A型”袖珍潜艇进行了攻击演习。海军军械专家在鱼雷上面安上小翼，防止它们钻进浅港的污泥里，十六英寸的穿甲弹上面安上翅片，将它们变成可以用来轰炸战列舰的炸弹。

到了一九四一年夏末，参谋们解决了所有的技术问题和作战问题。在东京郊区海军军官学校昏暗的环境里，山本海军大将在九月二日的参谋会议上透露了进攻珍珠港的计划。为了演习海军在帝国参谋本部同时入侵马来亚、菲律宾、威克岛、关岛、婆罗洲和爪哇的宏伟计划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沙盘作业教练演习。只有作了这些成功的演习之后，联合舰队的参谋们方才有机会显示执行Z行动计划的敢于冒险的六艘航空母舰能够何等有效地打击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但是，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海军大将和军令部许多海军将领却持怀疑态度。在后来的两个月中，他们和联合舰队的参谋们就是否将Z行动计划作为总计划的一部分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十月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夏威夷的美国舰队是刺向我们喉咙的一把匕首，”联合舰队简明扼要的备忘录这样说，强调他们消灭它的行动计划是“绝对必要的”。“除非执行这项行动计划，否则山本海军大将对能否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信心。”备忘录最后这样说，迫使永野同意了这项行动计划，而不愿面临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扬言要辞职的威胁。

远东堡垒

山本将他的生涯和国家的命运别在Z行动计划上面，对于这个计划的大概轮廓，美国人几乎没有不熟悉的。当年夏天，夏威夷陆军航空队司令弗雷德里克·马丁少将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最坏结局，日本舰队“以六艘航空母舰同时攻击瓦胡岛，每艘来自不同的方向”，他向华盛顿的陆军部递交备忘录，请求派出更多的飞机扩大巡逻，严防日本舰队的入侵。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研究报告表示了同样的担忧，这份报告读起来象是山本海军大将妥善锁藏的黑色马尼拉纸文件夹里的一份绝密计划：“宣战可能由以下因素引起：1、潜艇的突然袭击……2、突然袭击瓦胡岛，包括舰只和设施……可能由驶入三百英里以内的一艘或几艘航空母舰出动舰载机。”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发人深省的预测，陆军部长仍然认为夏威夷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上一年马歇尔将军对瓦胡岛的视察使他相信，正如他在一九四一年五月给总统的报告所说的那样：“有了足够的空防，敌人的航空母舰、护卫舰和运输舰在距离夏威夷七百五十英里的地方就会遭到空袭。”他因此得出结论：“对瓦胡岛的大规模袭击是不切合实际的。”

如果说，过份相信自己的军事准备和过份依靠战略逻辑使美国多数老资格的陆海军将领看不到夏威夷在一九四一年面临的威胁，那么与此同时，他

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把菲律宾变成阻止日军南下荷属东印度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障碍。同英国人举行的大西洋宪章会议清楚表明了美国战略重点西移的急剧变化，作战计划局局长起草的八月备忘录赞成这个变化。“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四一年底，我们对菲律宾的政策一直是维持现存力量，除了作为经济措施之外不采取进一步的永久性改进措施，”伦纳德·杰罗少将的报告说，他概述了改变这个决定所要采取的步骤，自从一九三九年向参谋总长建议“尽快撤出驻菲律宾的美军”以来，这个决定一直没有改变。

菲律宾是美国在日本门前石阶上的一块岛屿星罗棋布的领地，最初要求派遣增援部队而不只是象征性地守卫这块领地的，是驻菲律宾的美国陆军司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乔治·格鲁纳特少将得知，他的菲律宾军队可以增加一倍，达到一万二千人，美国陆军第三十一步兵师的力量也可以得到有限的加强。但陆军部告诫说，他不能指望得到大量的军队或飞机来增援他的部队，因为侧重大西洋的“彩虹5号”战略不允许采取“有可能导致我们在一个我们不准备维持的战区卷入战斗”的行动。马歇尔本人认为，向菲律宾派遣更多的部队“正是德国希望我们采取的行动”。在春季英美参谋长会议期间，他屡屡拒绝英国敦促美国的陆海军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义务的要求。

罗斯福已经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压力，要他放弃“彩虹5号”战略所依靠的一项根本原则。一月，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对日本扩张的行径表示担忧，在敦促罗斯福总统为动员英联邦军队提供资金时说：“这个计划将提供动员菲律宾人来保卫自己所需的资金。”奎松的军事顾问、菲律宾军队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认为：“这个计划将大大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的防务战略。”麦克阿瑟是内战时期一位将军的儿子，现在成为菲律宾的第一位军事长官。他的机敏和魄力驱使他经历了值得炫耀的军事生涯。他在西点军校是班长，上尉军衔，毕业后在吕宋岛服役，后来在潘兴指挥下的西线的堑壕里建立了不朽功勋，继而担任西点军校校长，并迅速晋升为陆军参谋长。在美国陆军的宝塔尖上呆了五年之后，一九三五年，他作为军事顾问重返菲律宾，两年后他作为世界上薪俸最高的军官退休了。

麦克阿瑟是一个易冲动、自我为中心的指挥官。他很快赢得了菲律宾人的崇敬，因为他很欣赏自己的最高陆军将官的戏剧性角色，经常穿着他自己设计的镶着金边的制服抛头露面。社交界的女主人把他捧作名流，但他宁愿退居他的朋友奎松在宫殿般的马尼拉饭店楼顶为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修建的寓所。麦克阿瑟设计的防守菲律宾的宏伟计划不切合实际，可能同他过着国王般豪华的生活有很大关系。为了守卫菲律宾，他准备建立一支一百万人的菲律宾军队，他打算按瑞士操办民兵的方针招募和训练这支军队。可是，四年的预算限制打破了他要向老“桔色作战计划”注入新的生命的希望。一九四一年伊始，他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级陆军将官，指挥的正规军不到四千人，缺乏训练的非正规军不到两万人。

然而，到一九四一年初，随着日本增兵福摩萨，菲律宾开始面临威胁，同时日军南下印度支那，华盛顿的许多将领（他们是在菲律宾群岛开始军旅生涯的）要放弃菲律宾人的强硬立场开始软化。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美国军政界最上层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底，陆军部批准了麦克阿瑟的一项计划：建立十二英寸火炮的海岸炮兵群以保卫吕宋岛。后来麦克阿瑟又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修建战略公路和防空洞，扩大吕宋岛的机场和跑道以接纳重型轰炸机——尽

管格鲁纳特的空军当时只有几十架过时的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政府要求国会拨出五千二百万美元用于正在扩大的菲律宾防务计划，这笔款子将用食糖税和美国控制的菲律宾货币贬值筹集的资金偿还。

美日谈判在六月份破裂，在这以前麦克阿瑟不切实际地提出要在年底之前招募并武装十二万菲律宾人的部队，给予军政界中主张将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从原来的夏威夷防线西移五千多英里的那些领导人以不可逆转的推动力量。现在陆军部长史汀生敦促总统“采取各种实际措施加强菲律宾的防御力量”。即使马歇尔也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在六月二十四日写给麦克阿瑟的一封信中告诉他，由于他的“资历和广泛的经验”，已经挑中他“在形势危急时”取代格鲁纳特担任远东的美国陆军司令。

危机正好在一个月以后降临，日本进驻印度支那的前进基地。罗斯福选择七月二十六日——他下令冻结日本资产的同一天——宣布以少将军衔将麦克阿瑟召回现役，从总统的应急资金中拨出一千万美元供他动员菲律宾军队，这决不是偶然的。美国计划者的这个史无前例的战略转变，在两个星期后的大西洋宪章会议上受到英国人的热烈欢迎。温斯顿·丘吉尔高兴地看到，现在终于找到一条路子来实现他的保护澳大利亚“同胞”的诺言，他向罗斯福保证，作为迅速集结军事力量以阻止日军南进的英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将向新加坡派遣一支由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

这个决定刚刚作出，美国作战计划局在八月十四日就要求向麦克阿瑟派出更多的增援部队：“日本目前的态度表明，它可能认为攻陷菲律宾群岛是执行其他扩张计划的先决条件。菲律宾群岛以目前的力量能否顶得住日本的一场锐意进攻是值得怀疑的。”杰罗将军要求美国海军向亚洲舰队派出更多的军舰，并建议派遣另一个步兵旅、一个坦克营和另外八十七架战斗机，他指出：“船舶仍然是一个制约性的因素。”

不过，这个报告也指出，必须毫不拖延地把新式重型轰炸机开到吕宋岛，因为它们可以迂回飞往那里，途经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新几内亚和达尔文，以避免从马绍尔群岛出动的日本巡逻机。这些飞机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它既能使美国在西太平洋迅速集结军事力量，又不至于从大西洋抽调紧缺的船只。

“飞行堡垒”——波音 299 样机六年前问世时人们给这种四引擎轰炸机取的外号——获得了奇妙武器的名声。设计这种飞机原是为了保护美国免受敌国舰载机的袭击，美国陆军航空空中提倡战略轰炸的人却设想被他们正式称为 B—17 的这种轰炸机的任务主要是进攻。由于装上了先进的诺登瞄准器和可以击退战斗机的机关炮，他们宣布“飞行堡垒”的一千英里的最大航程使它们在白天从四英里高空精确轰炸地面目标成为现实。阿诺德将军相信这种四引擎的轰炸机将使战争发生彻底的变化，但他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之前，一直不能说服奉行孤立主义的国会提供资金，以便获得大量 B—17。因此，直到第二年夏天，英国人根据租借法获得二十架“飞行堡垒”之后，战略轰炸的主张方才第一次在战斗中得到考验。

皇家空军七月和八月在布雷斯特轰炸德国的战斗巡洋舰以及空袭柏林和奥斯陆的结果，并不能证明阿诺德的主张是正确的。二十架“飞行堡垒”中有八架坠毁或被击落，估计只有两枚一千一百磅重的炸弹击中目标。戈培尔的宣传工具挖苦地称这些奇妙的轰炸机是“飞行棺材”，英国人也咒骂 B—17 的涡轮发动机老出毛病、供氧系统差，飞机容易结冰。赶到英国去恢复“飞

行堡垒”的受损的形象的美国调查队，指责空勤人员技术太差，并且责怪皇家空军执意要从两英里这个过高的的高度上轰炸目标——送给英国的这些飞机安装的是不太可靠的斯佩里轰炸瞄准器，因为诺登瞄准器被看作是一项国家机密。尽管如此，波音机已在安装机械固定装置，包括更多的装甲和新型的B—17上完全重新设计的机尾，这种型号的波音机正从西雅图生产线上成批生产出来，准备长途飞越太平洋。

美国军事首脑建议将“飞行堡垒”作为美国在远东遏制日本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就这种轰炸机同英国人争吵是在十分紧要的关头发生的。马歇尔将军非常关注这件事，他开完大西洋宪章会议返回之后，立即在陆军部长的陪同下飞往西雅图。波音公司安排的飞行表演不仅使他们完全恢复了对B—17的信心，而且使他们相信，美国终于找到了保卫菲律宾的办法，并在必要时对日本发动攻势提供了可能性。

马歇尔和史汀生满怀信心地返回华盛顿，他们认为这种轰炸机将为美国在远东开辟一系列新的战略选择。八月二十六日，参谋总长下令行动起来，派遣等候在夏威夷的第一批九架B—17飞往菲律宾。到九月十二日，当它们在日本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全部抵达时，兴高彩烈的陆军部长断定，这使美国有机会“以多年来不可得的方式重返菲律宾群岛”。他使尽一切办法敦促加快生产速度。麦克阿瑟得到保证：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他将优先得到一百二十八架飞机，史汀生经常了解打发它们偷偷飞越太平洋的进展情况。假如引起了日本的疑心，他准备宣布美国仅仅是在进行正常的飞机更新，“用比较新式的飞机替换在菲律宾的过时的飞机。”

杰罗将军十月八日对进展的看法反映了陆军部日益扩大的战略目标，他说：“目前的威慑力量应当保持乃至进一步加强，在菲律宾应有一支强大的进攻性空军，随时准备从南面的英国领地上的基地和从俄国进行活动。”自从八月以来，为了开辟一条从阿拉斯加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马来亚至吕宋岛的另一条飞机渡运航线，已在伦敦和莫斯科进行了试探。俄国的机场可使东京成为B—17的打击范围之内，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为日本提供进攻西伯利亚的口实；他要求得到几架这种新式轰炸机，遭到断然拒绝，因此不予合作。英国人相反，他们和荷兰人、澳大利亚人一道乐意提供婆罗洲、新几内亚、拉包尔和达尔文的机场，此外还愿意贡献六百万加仑储备汽油的一半，麦克阿瑟正在收集这些汽油。

陆军部计划人员使用全国地理学会绘制的远东地图，用蓝色铅笔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新加坡和马尼拉为中心划了三个大圆圈，表示美国轰炸机的远程袭击能力，红色短弧线则表示日本飞机的活动范围。陆军部长所附的这幅地图使史汀生相信，美国很快就会拥有足够的空军力量阻止日军南下南中国海。虽然亚洲舰队的力量弱，而且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军在挪威和克里特遭到德国轰炸机的打击后，只能集中十二艘巡洋舰和不足三十艘的驱逐舰，史汀生的报告仍然预言：“经验证明这样一支力量用来对付在有限水域活动的海军飞机是很有效的。”如果一支目标是荷属东印度的日本入侵舰队企图躲避驻扎在菲律宾的空军的袭击而在太平洋绕圈子，美国海军就有足够的时间派遣战列舰从珍珠港向西出击。人们认为菲律宾群岛是“日本南进的主要障碍”，而且不会遭到进攻，因为“进攻的代价很高，

除非万不得已日本是不会这样做的。”作战计划局也不认为这会引来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因为美国有可能向俄国人提供 B—17，把“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变成现实。每天都有一架“飞行堡垒”安全渡运到菲律宾，陆军的信心与日俱增。十月十三日提交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表示，麦克阿瑟的二百二十七架飞机已经是一支“非常强大的进攻和防御力量”，使菲律宾成为将要防守的一条战线的“关键或基点”，这条防线通过香港，经过吕宋岛至帕劳群岛。备忘录建议远东美国陆军司令应当统帅全部陆、海、空军——这个建议遭到两位海军作战部长的拒绝，尽管麦克阿瑟和哈特已经在就发生战事时各自的明确责任进行激烈的争吵。

马歇尔保证菲律宾将“最优先”得到装备，麦克阿瑟被他将能得到这么多的轰炸机、坦克和大炮的美妙前景冲昏了头脑，以致他在十月一日信心十足地报告，他能够很快使二十万大军作好战斗准备。因此，当他在九月第一次看到“彩虹 5 号行动计划”时，他认为，一旦发生战事，就要他执行经过很好演练的退守巴丹半岛的“桔色”战略撤退计划，这未免“太消极了”。他声称轰炸机的到达“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整个面貌”，呼吁参谋长联席会议修改这个计划，以利于执行他自己设计的冒险性大得多的海滩防御战略。亚洲舰队司令哈特同麦克阿瑟的关系不是最亲密的，他在信心越来越足的陆军参谋部的压力下，不得不支持改变菲律宾作战计划。然而，哈特是一位久历戎行、功勋显赫的海军将领，他必然非常怀疑：即使有一支比麦克阿瑟所想象的大十倍的空军力量，凭他的三艘巡洋舰、十三艘驱逐舰和二十九艘潜艇也不能够防守比美国海岸线还要长的一条海岸线。

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还会忽视格鲁纳特将军在离开菲律宾时提出的报告，报告清楚地透露了菲律宾军队令人震惊的无准备状态。联席会议不仅相信麦克阿瑟夸下的海口：他的菲律宾军队已作好滩头堡击退任何入侵者的准备；它还答应一旦腾出船舶就向他提供更多的飞机、坦克和军队。十一月一日抵马尼拉就任空军司令的布里尔顿少将带去了联席会议的赞同意见，据他回忆，麦克阿瑟听了以后象小孩子一样地高兴。“刘易斯，你象五月的鲜花那样受欢迎，”这位将军一面说着，一面激动地从办公桌边跳起来同他拥抱，同时对他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喊道：“迪克，他们要给我们所要的一切东西！”

麦克阿瑟没有意识到，几乎要等到第二年五月他才能得到答应给他的部队——因为据认为日本人不会发动进攻。马歇尔已经担心一旦日本人发现了美国经过太平洋赶运增援部队的速度，他们恐怕等不了那样长的时间。十一月十五日，他采取了很不寻常的行动，召集华盛顿的资深新闻记者，告诉他们报纸务必遵守保密制度，尤其是对于向菲律宾渡运重型轰炸机的行动。为了强调这一点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告诉他们，麦克阿瑟将得到“世界上最集中的重型轰炸机力量”，他还轻率地推测，有了俄国的合作，很快就能轰炸日本。不出所料，就在那天上午，东京起了疑心，电令日本驻马尼拉领事馆调查渡运轰炸机的速度，它们经过哪条路线飞来。当“魔术”截收的这份密电送到马歇尔和斯塔克手里的时候，他们决定应由航空母舰将更多的战斗机运到威克岛和中途岛，以便下一批 B—17（定于十二月初渡运）南下经过马绍尔群岛上空日本飞机的空袭范围时，能够得到战斗机的保护。四天以后，参谋总长对于麦克阿瑟要求发动攻势的最新计划作出了反应，他让助手研究这样一项计划：“发起全面的纵火袭击，烧掉人口密集的日本城市的木

纸建筑物。”计划人员已经在加紧制作并向麦克阿瑟运送六百个工业目标的照片和目标图。

陆军部长史汀生意识到美国很快就能对日本施以报复性的战略轰炸攻势的威胁，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每天晚上祈祷尽可能地推迟这一攻势，并且敦促总统和国务院至少要玩弄六个月的外交谈判。一旦美国能够以它对日本的易燃的城市发动战略轰炸攻势来威胁日本，远东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正是这种可能性促使陆军部长强调有必要再进行六个月的外交谈判。到了一九四二年四月，菲津滨的军事集结将告结束，加上英国答应派出的战舰，英美将第一次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阻止日本南下并确保新加坡的安全。”

自从八月以来，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防务态势发生了向西转移的急剧变化，为了配合这个变化，英国人也在集中人力物力加强他们在马来亚的地位。在大西洋宪章会议上，丘吉尔向罗斯福保证，他将派遣一支令人生畏的、快速的、高级的成列舰和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前往新加坡，以“瓦解日本海军的活动”。

这是首相将要履行的诺言，尽管海军部和美国海军一样，对于派遣海军主力去实施远东威慑战略是否明智深表怀疑。但丘吉尔能够列举有力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行动是正确的。向澳大利亚作出的保卫新加坡的诺言不仅有待美国人来履行，更重要的是，马来半岛提供了约占世界产量一半的天然橡胶和一半以上的锡矿石。正如菲律宾是阻挡日本夺取荷属东印度石油的天然屏障一样，马来亚是阻挡日军南进的西部天然屏障。

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的一块最有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的地盘，守卫这块地盆的是岛屿顶端新建的章宜海军基地。这座城市的宽阔的、两旁分列着棕榈树的街道，如同富丽堂皇的政府建筑物一样，体现了典雅的帝国情调。在英帝国的这个远东前哨站，有不下两千个网球场，还有马球场、板球场和赛马场，殖民主义的确渗透到了它的每一个方面。这些场所，如同栎木嵌镶的俱乐部和配有走廊的拉弗尔斯饭店那样一些白人独享的娱乐消遣场所一样，体现了欧洲的等级制度，日本人现在发誓要打破这种制度，使亚洲人获得解放。

英国打算利用庞大的章宜海军基地来保卫它的利益，这个基地被誉为“远东的直布罗陀”，花费了六千万英镑巨款，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建成，迎接英国的舰队。自从杰利科勋爵一九二一年为了探寻帝国的防务而访问新加坡，在柔佛海峡诸多的荆棘丛生的小湾口选择了这个地点以来，它既使军方自豪，也引起了政治争吵。在整个三十年代，由于历届政府比较注重削减防务开支和削减预算，这项工程造了又停，停了又造。一九四一年，巨大的于船坞才接纳它的第一艘战列舰，延伸的兵营住进第一批舰艇官兵。大型储油库装满了油，基地后面的高地上筑起了十五英寸大炮的炮台，竭力显示帝国的力量。然而，没有皇家海军的战斗舰队，这只不过是一座无人防守的堡垒：一道英国式的马奇诺防线，它的强大的炮群只指向大海，彻底暴露了设计者的愚蠢，设计者以为，在浅浅的柔佛海峡对面，不设防的后方的那片四百英里的茂密森林是“难以通过的”，就象阿登森林一样，法国人曾指望那片森林无法通过方才建成马奇诺防线。

“比圣诞节布丁里的葡萄干还要多的大炮”是会守得住新加坡的，一家澳大利亚报纸如此生动地打消读者的顾虑，但在一九三七年就有人提醒伦敦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新加坡容易遭受来自后面的马来亚的袭击。那年秋

天，他们收到当地陆军司令威廉·多比少将的令人不安的报告。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多比和他的参谋长阿瑟·帕西瓦尔将军得出了如下结论：鉴于皇家海军不大可能在两个月内派出一支舰队，柔佛海峡对面的马来亚森林“大部分地方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那么就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日本人将有足够的时间从泰国南下。这意味着如果英国打算守住它在远东的这座堡垒，它还必须寻找办法守住整个马来半岛。

但是，在英国人面临德国的威胁而正在疯狂地重新武装的时候，再派军队和装备去保卫马来亚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从印度军队中可能抽出一两个师，但由于要防守菲律宾的美国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那么空中力量的鼓吹者显然就会提出解决办法。皇家空军认为，让轰炸机和战斗机去保卫新加坡，比战舰更省钱、更可靠。到一九四一年，在马来半岛匆匆修建机场以保卫港口以及可能遭到入侵的海滩。但这些机场离海岸太近，舰载机的成功袭击就会很快将它们炸坏。白厅的计划人员还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们只拨出一百五十架飞机防守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由于被迫将先进的战斗机留下来保卫不列颠诸岛免受德国轰炸机的袭击，只能腾出过时的飞机，比如已被美国海军淘汰的“水牛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成绩很差，就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飞行员一样，后者靠勇敢弥补战斗训练的不足。

“把‘超级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留给英国吧，马来亚有‘水牛式’就足够了，”一九四一年前来就任远东空军司令的前肯尼亚总督、空军上将布鲁克·波帕姆爵士在抵达时宣布。这位老飞行员满以为他的四个印度步兵旅和从上海撤出的两营正规英国军队足以守卫新加坡和漫长的马来亚海岸线。他的陆军司令和他一样地愚蠢，竟然在新近抵达的前驻东京武官叙述日本皇军如何富有战斗力时，叫他不要“给大伙泼冷水”。邦德少将赞同流行的观点：日本人是毫无希望的、目光短浅的战斗者。“只管相信我的话好了，他们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害怕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白厅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们意识到日本对远东的越来越大的威胁，撤掉了傲慢自信的邦德的职务，让忠于职守但缺乏创见的帕西瓦尔将军取而代之。他很快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他的部队力量太弱，守不住一条并非是象征性的防线——甚至连海军部现在估计舰队抵达远东所需的六个月的时间也肯定守不住。北非的军事形势是令人绝望的，帕西瓦尔被告知，不可能满足他提出的增派四十八个步兵营或两个坦克团的最低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超出了可能的范围”。

致命的威吓

温斯顿·丘吉尔仅仅一年前对他的参谋长伊斯梅将军说：“企图保卫整个马来半岛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他现在仍然相信：“防守新加坡必须依靠强大的当地守卫力量和海上力量的整个潜力。”这个看法促使他在大西洋宪章会议期间不假思索就同意提供部分海军，组成英美远东威慑力量来对付日本。

“最节省的部署是派遣‘约克公爵号’去远东。随后还要派去‘反击号’、‘声望号’和一艘快速航空母舰。”丘吉尔返回伦敦并同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商讨了政策之后，在致他们的私人备忘录中作出了指示。庞德海军上将一个星期以后的反应是：“经过最周密的思考，我不能提此建议。”在后来的两个月中，第一海务大臣总是极力劝说首相改变主意，即使是一艘新的

战列舰和航空母舰也不要冒险。

丘吉尔同样坚定地认为，这是他履行向罗斯福总统许下的诺言的唯一办法。他驳斥了庞德海军上将的一个观点，即皇家海军可以集中的战列舰的力量，不足以威慑强大的日本舰队。庞德又提出妥协性建议：派遣四艘老战列舰，作为印度洋舰队的核心力量，这个建议也被他轻率地拒绝了，首相称它们是“漂浮的棺材”。他以精通海军方略而自豪，坚持至少要派遣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和一艘最大的“英王乔治五世”级的战列舰去远东。他争取外交大臣的帮助去说服战时内阁同意他的计划，他说，在新加坡显示海军力量，不仅可以威慑日本，还能消除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日，丘吉尔终于把大家说服了。

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勉强同意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去开普敦，正在西印度群岛活动的崭新的航空母舰“无敌号”将开往那里与它会合。老战斗巡洋舰“反击号”正在护送一支船队去中东，当它在印度洋与上面两艘舰会合后，将对派遣这支特混舰队去新加坡的临时计划作最后的研究。他们很难拼凑成战前计划人员所设想的那样一支庞大舰队来确保英国的远东防务。丘吉尔挑选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指挥这支舰队，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任命，因为菲利普斯长期呆在海军部，缺乏近期的远洋航行经验。他身材矮小，在担任海军副参谋长时落了个“大拇指汤姆”的诨名。他曾经和首相闹翻过。他在海军里有“小拿破仑”之称，当过舰上枪炮长，他的强烈信念是“轰炸机不是战列舰的对手”。

“什么也比不上拥有捕杀能力的工具，”丘吉尔在十一月二日致电白宫说，这是在“威尔士亲王号”从克莱德湾启航后的一个星期。“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他们就越不敢冒险。”第二天传来消息说：菲利普斯海军中将得不到舰队的航空母舰了——“无敌号”在百慕大触礁了。没有空中保护，就有足够的理由不派这支舰队前往新加坡；但是，当“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在十一月六日抵达开普敦时，甚至没有对计划重新进行研究，这是曾对第一海务大臣许诺过的。非利普斯海军中将过于相信飞机不会对战列舰构成威胁，首相则认为必须履行向罗斯福总统许下的诺言：派遣一支军队前往远东“去威慑日本”。是简·克里斯琴·斯马茨在同菲利普斯进行了简短的会晤后，感觉到英国和美国正在犯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这位南非总理在“威尔士亲王号”离开开普敦的那大致电丘吉尔，指出在新加坡和夏威夷驻扎战斗舰队所包含的危险，“两个地方单独的海军力量都比不上日本海军。”他还告诫：“假如日本人确实行动迅速，这里就有发生一级灾难的危险。”

这个正确的劝告没有得到首相的理睬，因为英美希望避免在远东爆发冲突，靠的是实际的威慑政策。“魔术”破译的柏林和东京之间的往来密电，部分助长了英美的外交和军事威吓。因为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前，大岛大使和外务省之间的密电透露，德国一直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要日本履行三国条约精神，进攻西伯利亚和新加坡。然而，与此同时，近卫政府对于让日本参与希特勒的战争显然极为犹豫。亲德的松冈外相在七月被解除职务就证明了这一点。

窃听日本的外交密电，对于英美在八月完全改变其远东战略起了重要作用。在英美八月会议上，总统和首相明确断定，通过紧急整修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军事力量，共同对日本人形成威胁，他们就有可能制止日本南下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并进而迫使东京按英美的条件接收在中国的媾和，

否则就用经济制裁掐住日本的脖子。大不了准备冒挑起日本进攻俄国的风险。但这两位政治家也好，他们的政治军事顾问也好，都认为即使是最好战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不会莽撞到竟敢同时进攻英国和美国。然而这种想法，却是对日本的民族心理、经济困难和军事力量的严重误解所产生的。这是惊人的政治判断错误和军事情报错误，美国防军十月所作的自以为是的估计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这个错误：“对日本军队和日本的力量所作的考虑导致这样的结论：已有的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派往菲律宾群岛的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整个形势。陆军部采取的行动很有可能成为日本作出最后决定的决定性因素，并因此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此低估敌人诱使他们在远东摊牌的能力，不到两个月就导致了英美政策的失败。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进行这场至关紧要的赌博时，却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十分详细地了解到英美基地的弱点，以致到达几艘战列舰和几个中队的轰炸机就可以诱使英美进行摊牌。一次御前会议已经作出了不可更改的决定：一旦外交活动未能导致日本在亚洲建立“新秩序”，就立即向南发动攻势。由于没有把这个决定通报东京驻外机构的外交官，因此没有被“魔术”发现，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就不得而知。美国的石油禁运给东京留下了一张无情的时间表：军事部门和工业部门正以每二十四小时一万二千吨的速度消耗着国家的石油储备。

敦促近卫首相实现外交突破的压力也就与日俱增；日本的生命所需的血液正在逐渐枯竭，陆军和海军要求在他们的飞机、坦克和舰船由于缺油而不能开动之前采取行动。九月三日日本内阁和军方领导人开会磋商时，危机已到严重关头。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无说：“事情不能再拖了。”海军参谋总长南云告诫说：“尽管我相信我们现在可能打胜仗，但我担心这种可能性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近卫需要时间来同美国总统进行私下最高级会晤以取得外交突破。军方则要求为谈判规定最后限期。经过七个小时的激烈争吵，军方获胜，政府作出了决定：“为了我们帝国的自卫自存，我们将完成战备，十月的头十天为暂定最后限期，如有必要，决心同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

现在近卫首相用来创造外交奇迹的时间不到六个星期了。

第六章 “举国玉碎”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上午，时钟正敲十点，东京皇宫的招待员鞠躬将身着礼服、由参谋长们陪同的日本内阁大臣引进御前会议室。他们入座后，会议仪式比通常天皇在场时还要庄重。枢密院议长原首先代表天皇宣布会议开始。裕仁，一个戴着眼镜坐在圣台似的台座上的小个子，显得很超然。他默默地听着熟悉的论调，他的陆、海军将领们此刻不过是用刻板、平稳的声音重弹旧调。他们宣称，外交不能实现日本的这个目标：“同美国、大不列颠和荷兰交战的目的，是要从东亚排除三国的影响，建立自卫领域，自我维护我们的帝国，并且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正如天皇从前一天的情况介绍会上所获悉的那样，采用军事解决办法，与其说是合理的战略逻辑所致，不如说是为了趁早发动进攻。在情况介绍会上，杉山元帅预料“南太平洋的战事可在三个月之内结束”，但不能明确保证帝国军队“绝对能赢”。他的备忘录只预料将有一场“持久战”，并且估计到“几乎不可能期望美国投降”。他们打仗，是在进行赌博，闪电般地夺取东南亚，占领石油和天然资源，并在太平洋诸岛基地上建立环形防线，就能为日本确保“战无不胜的地位”，有了这个地位，日本的外交官就能以此“影响事件的发展趋势并结束战争”。

军方领导人对迅速取胜没有把握以致犹豫不决，这使近卫首相得以敦促实现他的计划：与美国总统举行私下最高级会晤，通过谈判求得让步。枢密院议长原如实地转达了天皇的担忧，那就是军方现在决心把交战置于外交之上，南云海军中将和杉山元将军总是回避这一指责，直至天皇打破礼仪，勒令他们作出回答。天皇的这个前所未有的干预，使日本的领导人大吃一惊，顿时语塞。当他们听到裕仁尖声念着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两句诗的时候，就更加吃惊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
为何风雨乱人间？

陛下戏剧性地恳求和平，尽管语言隐晦，仍使军方领导人感到尴尬，他们现在很难无视要再进行一次外交活动的御旨了。正午时分，近卫首相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宣布休会，天皇限他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同美国的谈判要取得积极的结果。

华盛顿最近要求在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前，必须解决若干“根本的实质性问题”，这就制造了巨大的故障，近卫要克服这个故障，只剩下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当晚，他邀请美国大使同他秘密会谈，敦促“尽量不要拖延”同总统的最高级会晤。格鲁随后向国务院发出的电报转达了日本首相明显改变了的主意：“我们确实完全同意”赫尔国务卿最近提出的口头照会。这个照会阐述了确保中国主权、恢复“门户开放”政策的四项原则。

然而，尽管近卫非常愿意作出让步，他的倡议在华盛顿还是蒙上了阴影，因为看起来美国正处于同德国交战的边缘。九月四日在大西洋对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的袭击，为罗斯福总统谴责希特勒是“海盗”提供了机会，他命令美国海军就地击沉发现的德国潜艇，并开始为英国的运输舰队护航。元首谨慎地不作出反应，尽管总统的海军作战部长写道：“我们只差一点就真正参战了。”

罗斯福因大西洋面临威胁以及他的母亲突然去世而心事重重，当他终于

要考虑东京的新倡议的时候，对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想法变得冷淡了，因为有可能使他在“远东慕尼黑”中充当内维尔·张伯伦的角色。蒋介石夫人和她的有影响的实业家哥哥、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飞到华盛顿，游说白宫和国会，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忘了保卫中国领土完整的誓言。

以斯坦利·霍恩贝克（他始终支持对日本采取“不妥协”政策）为首的一批国务院官员，不太相信近卫真的改变了，对他能够劝说军方接受撤出中国的丢脸行动更加表示怀疑。当国务卿同日本大使恢复私下会谈的时候，他们更加不相信日本内阁中的军人真正准备放弃三国同盟。野村表示，虽然他的政府将“独立”解释它对轴心国承担的义务，以换取美国帮助说服中国国民党人参加和平会议，但东京仍然坚持在中国大陆驻军。

美国始终认为，日本坚持部署军事力量以保护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这是从根本上破坏了门户开放的原则。虽然远东的实际局面早就践踏了这一神圣原则，但总统和国务卿认为，正如他们始终认为的那样，任何损害这个原则的行动将被看作是根本背弃他们的国际义务。罗斯福和赫尔相信他们的立场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军事力量使他们现在更加坚守这一立场，因此他们认为他们只能采取坚定的态度，直至石油禁运搞垮日本的经济，迫使日本领导人放弃他们的原则。这是罗斯福之所以决定继续“玩弄”谈判的十分错误的理由，这个谈判甚至在恢复之前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华盛顿和东京是踏着不同的鼓点行进的。

“魔术”破译的东京给野村的指示，明显体现了步伐的不同，指示确定了最后期限，并经常催促加快。国务院在现场的人格鲁大使——他认为日本政治舞台就是温和派和军方之间的一场战斗的过分简单的估计，促使华盛顿作出“全胜否则就全败”的判断——这一次估计对了。他的一连串电报反复强调时间不多了。但是警告没有被理睬，因为科德尔·赫尔正遵照总统的具体指示延长外交活动。野村大使想抓救命稻草，作出比东京所能兑现的还要多得多的让步，同时却对美国的灵活性作出过分乐观的报告，这使谈判发生了混乱。国务院早就认为日本人口是心非，日本人的种种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加深了国务院的这种看法。“魔术”小组的情报披露，南下印度支那的日军的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不懂外交语言细微差别的陆、海军密码破译员的极大压力下，东京给野村的具体指示都在事先翻译出来了。这些直截了当的指示常常充分而并不克制地陈述了日本的谈判立场。

近卫担心他的首相地位岌岌可危，这种担心确定了微妙的外交往来的步伐。九月十八日的谋杀有力地提醒他时间已经不多了。一个星期以后，为了能同总统举行会晤，他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答应实际上放弃三国同盟条约，使印度支那中立化，并且——尽他一切可能——同意削减日本在中国的军队。华盛顿仍持强硬态度，要在最高级会晤之前，必须取得“一致意见”。这使格鲁大使发出了警告：近卫内阁的日子屈指可数，它的倒台“可能导致无法约束的行动”。

一年多以来，日本外交政策是由所谓的联络会议制订的，会上，帝国统帅部左右着内阁的决定。由于军方领导人很快就对外交官们失去了耐心，作出交战的决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九月二十五日，陆军大臣东条将军采取了这个不可改变的决定的第一个步骤，他拒绝考虑为使最高级会议开成而采取措施，即使是从中国大陆象征性地撤军。他要“奏请天皇举行御前会议并决

定交战”。近卫反复设法劝说这位将军接受象征性的让步，结果只得到这样的回答：“外交并不总是让步；有时它是进逼。”近卫通过沃尔什主教向罗斯福发出最后的绝望的请求时，离十月十五同最后期限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他没有立即得到回答。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当野村大使电告，他提出的举行最高级会晤的请求再次被置之不理时，近卫只好辞职。天皇的重臣们经过激烈辩论，推荐陆军大臣东条将军接替近卫亲王。他是得到军方完全信任和支持的唯一内阁成员。裕仁第二次破坏宪制传统，在任命东条时指示他“仍要纸上谈兵”，要作最后努力谋求外交解决。这是向美国作出和解姿态的最后一个主动表示，但没有得到理睬，尽管格鲁大使警告，不要“忽视日本是有能力，也有准备发动自杀性战争的”。国务院断定，强硬派军国主义分子已在东京掌权，新政府的广播誓言——“全国一致完成壮举”——证实了这个判断。同一天，美国太平洋各基地收到了事实上的战争警报：“确切情报表明，日本可能进攻俄国或英国和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

出于顺从天皇的意愿，而不是出于本人的信念，日本斩首相指示外相为谋求谈判作最后尝试。他马上遭到海军的攻击，石油储备的迅速消耗使海军感到惊恐。海相警告：“形势危急！我们必须作出决定。”

日本的不耐烦遇到了美国的拖延。十月二十一日，陆军部长向总统保证，在菲律宾的美国轰炸机“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提出：“这支即使不完善的威慑力量，如果不会马上被日本人惊动的话，就有可能阻止日军南下并确保新加坡的安全。”温斯顿·丘吉尔也相信英美这根“大棒”现在大得足以吓唬东京的好战分子。“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十一月二日他致电罗斯福说，“他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

无论总统还是他的军事首脑们，都不想在美处于紧要关头时作出匆忙的答复，从而促使日本发动战争。十月，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处于“不宣而战”中。德国潜艇袭击“奇尔尼号”驱逐舰，击沉“鲁本·詹姆斯号”驱逐舰，许多美国人丧生。十月九日，罗斯福要求国会废除中立法，允许武装美国商船。陆、海军首脑再次警告：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避免在太平洋燃起战火——至少在一九四二年春季之前应如此，因为陆军部报告：“在菲律宾的美国空军和潜艇力量对日本在福摩萨以南的活动肯定是个威胁。”总统和国务卿决心寻求一个“能给我们赢得更多时间”的方案。

这个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十一月三日，天皇和帝国统帅部最后批准日本海军大将制订的袭击珍珠港的计划，联合舰队启航作最后的战斗演习。日本海军所有的密码都改变了，美国海军情报机关预料这肯定是战争迫在眉睫的迹象。

后来，十一月五日，“魔术”破译了东京外务省对野村大使的指示：作出“最后努力”进行谈判，如果失败，太平洋的局势将处于“动荡的边缘”。给他的最后期限是十一月十五日——离这一天还不到三个星期。格鲁大使再次提醒国务院：这轮谈判的失败将导致一场“全力以赴的殊死斗争，不惜冒举国玉碎的风险，以使日本免受经济封锁的影响，而不向外国压力屈服。”

也是在十一月五日，即帝国统帅部作出由于冬季气候在一个月之内不可能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之后仅仅二十四小时，东条首相设法说服御前会议将最后期限推迟到十二月一日，以便作最后的努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为了帮助正在奋斗野村进行谋求和平的最后努力，东京宣布派来栖三郎去

华盛顿协助进行新一轮谈判。每周一趟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快速班机停在马尼拉，这位前日本驻芝加哥领事以及柏林驻美国大使将乘这趟班机赴美。东京指望来栖对美国的了解以及他的美国妻子都将在他向美国阐述日本谋求太平洋和平的最后计划时起作用。这个计划是包含两个部分的倡议。第一部分——“ A ” 方案——呼吁全面解决中日冲突，日本有限度地撤军。第二部分——“ B ” 方案——提出一个“ 暂时解决办法 ”：日本停止进一步的军事活动，美国则同意提供一百万加仑的航空汽油，这是一个争取时间的退却办法。

总统估计到日本这项计划是根据“ 魔术 ” 所截收并破译的两个方案提出来的，于是劝告赫尔要“ 绷紧每一根神经 ”，“ 不要采取任何促使危机爆发的行动。” 罗斯福意识到现在的谈判进程系于一发，希望尽量拖延谈判。十一月七日，他在致丘吉尔的电报中说，他正在非常谨慎地应付蒋介石最近提出的根据租借法提供更多供应品的要求。他吐露内心的秘密：他在争取时间，以便“ 继续努力加强我们在菲律宾群岛的防务，你们则在新加坡地区作出类似努力，这将加剧日本的隐隐约约的踌躇。”

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不想摊牌，因为这将迫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从而干扰他们作为非正式伙伴参加的反对希特勒的斗争。然而，丘吉尔知道，鼓励罗斯福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并把责任交给美国，那么这轮谈判一旦破裂就会促使日本进攻英国或荷兰的领地。如果日本进攻，他相信即使美国人迄今没有作出肯定承诺，将来必然要干预的。在后来的四个星期里，这一点的确变得明显了，军事和外交活动的致命日程导致美国和日本发生冲突，三十年来两国一直在走向这场冲突。由于美国错误地相信英美在远东的威慑战略，拒绝向日本人作出最小的让步，因而这场冲突成为不可避免。指挥的失败和情报的失误使美国措手不及。美国认为菲律宾可能是日本全面进攻的目标，因而给予过多的注意，对夏威夷则注意不够。

战争警报

在最后一个月的太平洋和平期间，外交和军事活动的紧迫日程明显体现了这些失误：

十一月七日

珍珠港进击队：由联合舰队“ 进击队 ” 六艘航空母舰出动的三百五十架飞机进行了“ Z 行动计划 ” 演习后，山本海军大将发出“ 二号作战命令 ”，确定十二月八日（夏威夷时间十二月七日）进攻瓦胡岛。

十一月十日

华盛顿：野村大使到白宫递交全面解决的“ A ” 方案。国务卿赫尔知道“ 暂时解决办法 ” 是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因而堵住。总统立即给予否定的答复，他告诉野村：“ 任何国家必须向前看一百年。”

十一月十四日

华盛顿：国务卿赫尔拒绝了东京的“ A ” 方案。他坚决主张日本军队全部撤出中国。这对野村是一个打击，因为他已经错误地向东京报告：“ 美国并不是完全不接受方案的。” 现在他不得不解释美国人正在提出一项要求，这项要求是日本军方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军方为了确保日本民族在中国大陆的利益，已经进行了四年战争，牺牲了一百万人。

十一月十五日

华盛顿：国务院认为沃尔什主教为调解所作的努力是“ 天真的 ”。赫尔

在会见来栖后断定这位新使者是“骗子手”。“魔术”截收了东京致日本驻檀香山领事喜多的一封电报，电报命令他每周两次报告“港口舰船”的情况。（但是这个情报线索没有转告珍珠港。）

十一月十六日

珍珠港进击队：在无线电绝对静寂的隐蔽下，航空母舰分别驶离濑户内海以避嫌疑——它们的目的地是在遥远的千岛群岛里的单冠湾。为了掩饰他们的行动，山本命令无线电呼叫信号传给驱逐舰。华盛顿：“魔术”截收了东京给野村大使的电报说：“帝国的命运系于一发……请作出更大的努力！”

十一月二十日

华盛顿：野村大使提交东京的“B”方案，把这个“暂时解决办法”当作“毫无回旋余地的最后方案”。“魔术”事先翻译出来的这封电报已经告诉国务卿要把它看作是“最后通牒”。然而总统却要他进行“富于同情的研究”。

十一月二十一日

伦敦：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将它的估计电告远东司令部：如果谈判破裂，日本不会进攻西伯利亚，也不会试图切断滇缅公路或入侵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因为日本害怕引起全面战争：预料只会有限地入侵余国。（一直在破译英国和日本密码的陆军部，散发了这份情报。）

十一月二十二日

华盛顿：“魔术”截收了东京给野村的电报：谈判的最后期限延长四天，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在那以后事情会自然发生。”

珍珠港进击队，在单冠湾等待的南云海军中将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启航的命令。（这封电报被截收到了，但它是用日本海军 25 号密码写的，美国海军情报机关无法破译。）

十一月二十四日

华盛顿：“魔术”截收的电报披露，东京向野村阐明：作为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美国必须停止援助蒋介石并取消石油禁运。赫尔认为这封电报表明日本的立场强硬了，于是告诉罗斯福：前景是“危急的，而且几乎毫无希望”。总统通知内阁：“下星期一我们有可能遭到进攻，因为日本人不警告就发起袭击是出了名的。”然后他电告丘吉尔：“我们都应准备应付真正的麻烦，它可能很快就要到来。”

马尼拉和夏威夷：海军作战部长发出警报：日本正在进行“突然的侵略活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

华盛顿：总统的作战委员会批准了为期三个月的“暂时解决办法”，尽管罗斯福正在犯愁如何“诱使日本”打第一枪。

十一月二十六日

珍珠港进击队：黎明时分，南云的舰队出海，山本给他的最后指示是：“如果同美国的谈判获得成功，特遣舰队将立即调头返回本土。”

华盛顿：情报机关报告，发现福摩萨以南有运送军队的护航舰队，显然驶向印度支那。总统认为这些报告“证明日本人不守信用”。新的证据表明，罗斯福实际上是根据他所收到的已经泄露的日本作战计划行事的。赫尔因此奉命放弃国务院制订的应付“暂时解决办法”的方案，恢复“根据每个月的民用需要”来供应石油。当天下午，国务卿正式拒绝东京谋求暂时解决危机的“B”方案。而赫尔却提出一个措辞强烈的文件，将放松石油禁运同日本政

府接受十项具体条件联系在一起。这些条件重申了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必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走所有的陆、海、空军和警察。”

东京：“这是最后通牒，”东条首相对内阁说，他认为十项条件表明美国政府“不让步、不妥协”。他看“不到一线希望”。日本驻世界各地的领事馆和大使馆接到通知：一俟接到隐蔽在气象预报广播里的战争在即信号，马上销毁密码。“东风雨”是暗示与美国交战。

十一月二十七日

华盛顿：国务卿收到霍恩贝克的估计：“日本政府不想也不打算或指望即将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他认为“美国在十二月十五日或那一天之前进行‘战争’的可能性是五比一”。然而赫尔知道的情况却不一样，他告诉陆军部长，他已经不再管这件事了，现在“要由你和诺克斯——陆军和海军——来管这件事了”。但马歇尔和斯塔克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他们联合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如果目前的谈判最终没有达成协议，日本可能进攻滇缅公路、泰国、马来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俄国沿海省份……在美国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相当多的陆、海军增援部队已紧急运往菲律宾，但兵力还未达到理想的程度。”监听气象预报密码的“魔术”向各个指挥部发出警报：“与日本的谈判看来要告结束……日本今后的行动不可预料，但随时可能发生敌对行动。如果敌对行动不能避免，美国希望日本先动手。”

夏威夷：警备司令肖特将军接到附有指示的警报：“应采取措施防止惊动老百姓或暴露意图。”他因此认为整个电报是严防破坏活动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梅尔接到特别警报，“这封电报应被视作战争警报……今后几天日本将有侵略行动。”他也相信夏威夷目前并未面临威胁，因为附加的情报摘要表明，日本的进击目标是“菲律宾、泰国或克拉半岛或婆罗洲”。

马尼拉：给麦克阿瑟的命令附有如下的指示：“一旦战事爆发，你应执行‘彩虹5号’修改计划规定的任务。”这要求他在现有基地的飞机的战术活动半径内，对敌军及其设施发动主袭……”

十一月二十八日

锡兰：“威尔士亲王号”在前往新加坡海军基地途中停靠科伦坡。

夏威夷：太平洋舰队两艘航空母舰之一的“企业号”启航前往威克岛，运去一个中队的海军陆战队战斗机，以保护 B—17 轰炸机的下一次穿梭飞行。

华盛顿：总统作出努力维持谈判，他告诉野村大使：美国将“继续保持耐心”。白宫的一次紧急会议获悉最新情报估计：日本入侵部队准备从上海、福摩萨和海南岛启航对“所有三个国家，即在新加坡对英国，在菲律宾对荷兰和我们给予严厉的打击。”总统赞成“如果英国作战，我们也必须作战，”但建议他本人向天皇发出最后的请求。

十一月二十九日

柏林：“魔术”破译了大岛大使的报告：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保证，“一旦日本同美国交战，德国当然立即参战。”

东京：东条首相通知他的内阁和帝国统帅部，现在除了战争没有其他选择，否则“我们将失去作战的机会”。

十一月三十日

珍珠港进击队：太平洋航道的北面，在云雾的掩盖下，六艘航空母舰分

成三个纵阵，由战列舰和巡洋舰护航，在中途由油船加油。在前面两百多英里的地方，日本潜艇正在巡逻，报告驶近的船只。山本命令：如果舰队在十二月六日以前被发现，就放弃“Z行动计划”。

伦敦：丘吉尔电告罗斯福，避免战争的唯一可能性是美国明确宣布：“日本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将立即导致严重后果。”

十二月一日

伦敦，海军部命令与“威尔士亲王号”一起前往新加坡的战斗巡洋舰“反击号”折向达尔文港，“以挫败日本人，同时加强安全保护。”

东京：“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日本要想维持帝国的生存，必须开始同美国、大不列颠和荷兰交战，”东条首相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无可亲何地说。天皇没有表示异议。为了保护“Z行动计划”，外相答应仅仅在珍珠港预定遭到袭击之前半小时正式拒绝美国的条件。东京给南方军团发出作战密码信号：“开战日将是十二月八日”，指示入侵舰队准备按预定日程启航驶往马来亚和菲律宾。“攀登新高山”的密电出动了珍珠潜进击队。

华盛顿：罗斯福召见英国大使，通告他美国情报机关预料马来亚和暹罗将遭到入侵。他向哈利法克斯勋爵保证，一旦英国或荷兰的领地遭到进攻，“我们将一起参战。”

十二月二日

夏威夷：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发现所有日本战舰的呼叫信号又变了。一次重大的行动显然迫在眉睫，但无线电通讯和对未破译出来的日本舰队密码所作的定向分析表明，联合舰队仍在濑户内海，只有一艘航空母舰远在东面的马绍尔群岛。“你的意思是说它们可能绕代蒙德赫德航行，而你们却不会知道这一点？”金梅尔在研究了舰队的报告后问道。“我希望在那之前就能发现它们，”埃德温·莱顿海军上校回答说。

十二月三日

新加坡：“威尔士亲王号”停靠章宜海军基地，经过严格审查的头条新闻欢迎“强大的海军力量”保卫马来亚。

海南岛：入侵马来亚的十四艘日本运输舰和护卫舰驶离海南岛的三亚湾，开始四天的横渡暹罗湾之行。

夏威夷，金梅尔海军上将接到华盛顿海军情报处的“非常可靠的情报”：“魔术”前一天截收到日本指示驻各国大使馆开始销毁密码和重要文件的密电。可是他未听说另外两个证据，这两个证据显然证明日本在打夏威夷的主意。十月九日截收（十一月二十四日破译）的密电指示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提供详细报告，要将珍珠港划分成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密码区；以及十一月十五日（当日破译）的密电：“由于日美关系处于最紧张状态，务必定时报告港口的舰船情况，但每周报两次。虽然你们已经无疑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仍要严加保密。”

十二月四日

关岛：美国海军总督奉命销毁所有机密材料。

华盛顿：马里兰州切尔咪汉的海军监听站收到据监听员说是“东风雨”的战争警报信号。萨福德海军中校显然上报了这个情况，但是没有采取行动，所有的上报材料后来都不见了。太平洋上的这个惊人的消息，由于奉行孤立主义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一条耸人听闻的新闻而暂时显得不太重要。该报声称，美国制订了在一九四三年入侵德国的“胜利计划”。

珍珠港进击队：在中途岛正北面不到一千英里的地方，在浓雾的笼罩下，南云下令加油，然后转向东南驶往夏威夷。

十二月五日

夏威夷：“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出海，载运海军陆战队飞机增援中途岛，以保护两天后将要到达的轰炸机队。

马尼拉：海军中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从新加坡飞抵马尼拉，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和哈特海军上将为他的Z部队提供美国的海、空支援，以便对“正在南中国海上活动的日军”实施他所提议的袭击。第二天传来消息，从马来西亚起飞的皇家空军巡逻机发现一支大型日本护航舰队正在横渡暹罗湾，菲利普斯当即乘飞机返回新加坡，“以便在战争爆发时赶到那里。”

东京：报纸上出现充满火药味的头条新闻：“对日本进行可耻的包围，”“践踏日本的和平意图，”“四国同时开始军事准备活动。”

华盛顿：被召到国务院的日本使节解释不出为何大型护航舰队横渡南中国海。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接受了陆军情报部门的估计：日本不会进攻美国，“日本最可能的行动方针是占领泰国。”

十二月六日

入侵马来亚部队：从马来亚北岸哥打巴鲁开始巡逻的一架“赫德森式”皇家澳大利亚空军巡逻机，通过云缝发现柬埔寨角的南面有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的十九艘日本运输舰。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在被击落之前，报告护航运输舰队正往东行驶，显然开往泰国。

伦敦：丘吉尔召集三军参谋长会议举行紧急会议。他们根据有关日本护航舰队的最新情报，得出了如下结论：“现在还不可能断定它们是开往曼谷、克拉半岛，还是仅仅巡航一圈，吓唬吓唬。”他们发出“拉弗尔斯”密码信号，命令远东部队全体处于战斗戒备状态。

新加坡：珀西瓦尔将军和他的总司令大半天都在辩论是否实施“斗牛士行动计划”，派遣印度第十一师越过边界进入泰国，阻止日军入侵未卡和帕塔尼这两个战略港口。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中校在接到英国驻曼谷大使的电报后有些踌躇，电报劝告他不要先发制人越过边界，以免给予日本发动进攻的借口。先遣部队因此奉命只开到边界，尽管当晚一架皇家空军的巡逻机报告，日本护航舰队现在离宋卡还不到一百英里。

珍珠港进击队：到了下午，在夏威夷西北约六百英里处，全体官兵热烈欢呼山本发出的信号：“帝同兴衰在此一战，人人务必克尽己职。”日本“伊—72号”侦察潜艇报告，瓦胡岛西北的拉海纳锚地没有一艘舰船，于是珍珠港被确定为第二天进攻的目标。东京转发的喜多领事关于夏威夷的最新情报说，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所有八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十六艘驱逐舰部在港内，只有两艘航空母舰仍在海上。飞机很少活动，表明“现在是进攻的良机”。

华盛顿：晚上九点的最新情报表明，日本入侵护航舰队正开往泰国。罗斯福向天皇发出一封私人电报，要求他“为了人类”进行干预，“以防止世界上遭到更多的死亡和破坏。”他对埃莉诺幽默地讽刺道：“我这凡夫俗子只是向上帝之子发出最后音信。”说罢又埋头集邮了。半个小时后，他同哈里·霍普金斯聊天，这时克雷默海军中校赶到，口袋里装着“魔术”截获的最新情报：日本正式拒绝了美国的十点建议。总统将这份情报交给他的助手，说：“这意味着战争。”他拒绝了霍普金斯要美国首先发动进攻的建议。“不，我们不能那样做，”罗斯福说。“我们是民主国家，是和平民族，但我们有

光荣的历史。”

他想打电话找斯塔克海军上将，结果得知他正在国家剧院观看《学生王子》。总统意识到，东京最后公报的前面十三个部分毕竟没有什么非常新的东西，不值得当众呼唤这位海军作战部长而引起惊慌。陆军情报头目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没有必要惊动或叫醒”马歇尔将军。

福摩萨：薄暮时分，二十六艘运输舰载着帝国陆军第四十八师驶离福摩萨的高雄港，向南开往菲律宾。帝国海军第十一航空战队的四百架飞机的飞行员，正在听取作战简令，第二天要发动大规模空袭，消灭吕宋岛上的美国轰炸机。

临近战争

十二月七比星期日，当伦敦已经破晓的时候，白宫的时钟正敲午夜十二点，总统准备睡觉了。摆在他的办公桌上的，是准备向国会发表的一篇讲演的三十页草稿，他想争取国会支持他向日本宣战，假如日本进攻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领地而不是进攻菲律宾的活。穿过华盛顿，在马萨诸塞大道，日本大使馆的电报员正在等候东京发电文的第十四部分，野村大使将把这份电文交给美方。在南面隔几个街区的宪法大道，海军情报处的 OP20G 组的值班员也在焦急地等候着同一电文。

由于可悲的疏忽，本来可以证明日本即将对珍珠港发动空袭的重要材料，却被放进克雷默海军中校的“待办事项”文件格里了。当天下午，多萝西·埃杰斯夫人，OP20G 组里一位新的日语专家，开始翻译日本驻火奴鲁鲁总领事用低级密码发往国内的次要电报。电报内容表明，他对珍珠港舰船的动向表现极大兴趣，这引起了埃杰斯夫人的好奇，她把截收件拿给她的上司看。这位上司正为破译和翻译那份长长的外交电报而忙得不可开交，对她说道：“等到下星期一再说吧。”

华盛顿的午夜时分，太平洋上的瓦胡岛刚刚度过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火奴鲁鲁滨水区的酒吧间、舞厅和弹子房，准备接待寻找欢乐、啤酒和女人的兴高采烈的周末常客。严格说来，陆、海军人员处于全面战争戒备状态，但是现在的警报太频繁，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无论是在谢夫特堡陆军司令部，还是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第十四海区司令部，没有人预料会出现不平常的情况。小船频繁往返于舰列（太平洋舰队的主要战舰系在福特岛以南的系统桩上）和码头之间，将一批批的水手送上岸。对那些未上岸的水手来说，当晚在布洛克厅举行的舰队乐队锦标赛把他们吸引住了。在希克汉和惠勒陆军机场，卫兵在一排排整齐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旁边巡逻。为了防止破坏，高炮连的弹药都安全地锁在中心弹药库里。

“所有的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都在海上。舰队没有特殊情况，瓦胡岛是平静的……”领事在白天向东京发了最后一封电报。由于他已销毁其他密码，他在过去几天是用低级密码发报的，美国人把这种密码叫做 PA—K2。破译它相当容易，但由于美国人认为它只是外交情报，因此暗示日本人在打珍珠港主意的这个线索，拖到第二天下午才被翻译出来。就在那个星期六，当地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也得到另外两个迹象。如果同其他情报一块儿加以考虑，这两个迹象就会显得很重要。联邦调查局窃听到当地一名日本牙科医生同东京的“毛利先生”的可疑的谈话，谈论当地的气候和飞行条件。晚上，多得出奇的烟表明日本领事馆正在焚烧大批文件。

福特岛海军控制中心只有一名军官和一名电话员。在北岸，最近运到的陆军流动雷达将按平常规定只操作三小时，从早上四点至七点。只留下七架海军水上飞机准备在黎明时从福特岛基地起飞，沿瓦胡岛南岸进行反潜巡逻。人们知道，珍珠港最容易遭到来自北面的舰载机的攻击，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九四一年三月在评价该岛的防务时，建议从海岸到太平洋上三百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昼夜空中巡逻。由于缺少飞机，训练日程又非常紧，“除非其他情报表明敌人可能从水面发动进攻”，否则这一点是无法做到的。金梅尔的防空指挥官贝林格将军后来作证说：“我所得到的有限的非正式的情报并不表明，我应该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建议现在要派遣巡逻机为珍珠港的安全作远距离搜索巡逻。”

过多的警报和过多的情报指出日本即将进攻太平洋西海岸，过份依靠“魔术”的情报，对日本的军事意图作出了过于合乎逻辑的分析，以及后来没有重视有关珍珠港的最后一分钟的线索，使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在那天晚上睡得太香了。“世界上最大堡垒”的门户朝西北敞开了，日本进击队正从那个方向以每小时二十四海里的稳定速度朝瓦胡岛劈浪驶来。

在菲律宾的美国指挥官却没有多少理由原谅他们的戒备不足。虽然华盛顿的最新情报简报表明日本将避免进攻美国，但马尼拉在福摩萨的敌军南面还不到五百英里。同夏威夷不一样，第十六海区拥有“紫色”密码破译机，而且，尽管麦克阿瑟可以声称，军种间的竞争使他不能在当晚看到“魔术”截收的情报，但他在马尼拉饭店楼顶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显得十分焦急，听不见第十七轰炸队的B—17轰炸机驾驶员为他们的司令官举行的招待会传出的声音。布里尔顿将军提早告辞了从帐单上看是“最丰盛的招待会”，因为他预定要在第二天早上飞往爪哇同荷兰人一起参加参谋会议。亚洲舰队司令哈特海军上将在附近的火星人大厦他自己的司令部里度过了这一晚，他强烈预感到日本必将跨过吕宋岛和福摩萨之间的大海，进攻菲律宾。

日本帝国陆军士兵挤在几十艘运输舰的热得使人直流汗的底层舱里，在驶往入侵海滩的那个晚上又阅读了过大佐小组专门准备的小册子，册子写道：“只要读这本小册子——战争就可打赢。”小册子告诉他们，他们已开始一场伟大的解放运动，去解放“被三十万白人残暴统治的一亿亚洲人”。

本间将军和高桥海军中将在福摩萨的司令部里焦急地度过了这一晚上，他们担心，他们周密制订的对菲律宾发动海、空攻势的计划可能被破坏。大雾和低云有可能使第十一航空战队的轰炸机不能起飞，而美国的“堡垒”轰炸机却可以对他们的基地和入侵舰队发动毁灭性的反击。

山下奉文将军率领的入侵马来亚的部队正逼近克拉半岛，他也非常担心气候，他的舰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开往暹罗的几个港口，另一部分开往哥打巴鲁的海滩。黑暗之中，过大佐在开往宋卡的指挥舰颠簸的甲板上踱步，偷听着两名军官的谈话，“要想在这样波涛汹涌的海上登陆简直是大傻瓜。”甲板底下，当士兵们想从大佐的教导手册上寻找慰藉的时候，他们的忧虑反而更多了：“即使浪大水深，有了救生衣就很安全。假若水没了你的头顶，浪也会把你冲到岸上。”

山下的另一个担忧是新加坡的英国舰队。在他可以指望正在南中国海巡逻的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提供海上保护之前，英国舰队会来摧毁他的入侵部队吗？寻找并摧毁皇家海军战舰这个最紧要的任务，由海军的九十九架轰炸机和三十九架鱼雷飞机承担，这些飞机正等候在印度支那的机场上。

在新加坡，这是一个平常的星期天下午，在“水手时间”，走廊上摆着“咖喱食品”、板球和杜松子酒。当天下午，战斗巡洋舰“反击号”返航，水手们不免庆祝一番，在白色圆顶的海滨俱乐部里高声齐唱“英国的太阳永不落”。菲利普斯海军中将已从马尼拉返回，同他的参谋们一起举行紧急会议，在陆军司令部里，帕西瓦尔将军未能说服布鲁克一波帕姆同意实施“斗牛士行动计划”。

在日本濑户内海幽静的柱岛锚地，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在平静地绕着浮标旋转，山本海军大将和参谋官渡边一盘又一盘地下着棋。他在抽空上床休息几个小时之前，作了一首三十一一个音节的和歌。

在国际日期变更线的西边，日本人在睡眠中度过了十二月七日的最后几个小时，进入十二月八日，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有数以千计的同胞正在一百六十九艘舰船和两千多架飞机上进行准备活动，要在黎明前使太平洋燃烧起来。自夏威夷往西至威克岛、关岛、香港、菲律宾、马来亚和暹罗，旭日渐次升起，日本人周密计划的进攻也将象鞭炮一样在六千英里宽的大洋上渐次爆发。

十二月七日午夜在夏威夷水域开始的造成灾难的进攻，预示着盎格鲁撒克逊列强六个月的失败和羞辱，日本只差一点儿就要控制整个太平洋了。

第七章 “一个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

夏威夷时间十二时

瓦胡岛

在珍珠港入口处以南八英里的海面上，在一轮圆月之下，五艘伊级潜艇的日本艇员忙着把袖珍潜艇放进波涛滚滚的大海。当岩佐海军中佐的特种进攻部队的二人小组挤进各自袖珍潜艇的窄小的指挥驾驶塔时，怀基基海滩上的闪烁的灯光明显可见。一个小时以后，四艘袖珍潜艇成功地到达把守着太平洋舰队锚地的一英里宽入口处的栅栏网。

东京（东京时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晚上八时四十五分）一时十五分
格鲁大使收到总统致天皇的紧急电报，这份电报被检查官扣留了十个小时。就在同一小时内，格鲁前往日本外务省。

华盛顿特区（东部时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上午七点半）二时

海军情报处 OP20G 组的值班人员用“紫色”密码机破译出了一个小时前收到的东京电报的最后部分。电文说：“日本政府对不能通过进一步谈判达成协议者表示遗憾。”克雷默海军中校将“魔术”破译的这份电报装进皮包，立即前往白宫。

珍珠港进击队 三时

战舰在瓦胡岛北面约两百三十英里的怒海上航行，炮手们靠紧防空岗位。两艘重型巡洋舰在前面侦察。在六艘航空母舰上，飞机已经加了油，装上了炸弹，飞行员被叫醒了。在系好了“千人针”吉祥带，并按惯例给家属留下信件，里面附有头发与指甲之后，飞行员们吃了一顿米饭加鲷鱼的节日早餐。祝酒之后听取了最后的简况介绍，气氛很紧张。“我穿着飞行服走进了作战室”，渊田美津雄海军中佐同南云海军中将告别后写道。当渊田下到灯光昏暗的简况介绍室时，他发现“屋子不够大，容不下所有的飞行员，一部分人不得不站在过道上。在黑板上写的是到十二月七日六时为止珍珠港舰船的位置。我们在瓦胡岛正北二百三十英里。”

珍珠港 三时五十分

在港口的栅栏网附近巡逻的两艘扫雷艇之一“秃鹰号”，发现港口入口处附近有一潜望镜。“沃德号”驱逐舰也一同对该海区进行了两小时的搜索，但再也没有见到那个潜望镜。没有向福特岛控制中心发信号。

华盛顿（上午九时半）四时

克雷默海军中校汇报了“魔术”截收的密电，回到 OP20G 组后，收到另一份“紫色”密码机破译的标有“紧急、非常重要”字样的密电。它通知野村大使，共有十四部分的最后一份日本电报，必须在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整交给美国方面，然后下令销毁使馆剩下的密码机。克雷默从他在夏威夷的两年工作经验中意识到，这个最后期限可能就是黎明时对珍珠港袭击的时间。他急忙赶到斯塔克海军上将的办公室。这位海军作战部长仍在阅读“魔术”早些时候的简报，他以为太平洋舰队已经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因此决定不再发出警报。陆军 SIS“魔术”情报处处长布拉顿上校也断定这一定意味着“太平洋上的某个美国设施将遭到袭击”。他想见马歇尔将军，但得知后者已经外出，在罗克里克公园作星期日上午的长距离骑马。

在马萨诸塞大道日本大使馆，野村大使对译电员翻译东京电报的缓慢速度越来越不耐烦。当他读到最后期限时，他向国务卿办公室打了电话，预约

下午一时会见赫尔，一定要见：“这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

珍珠港锚地 四时三十分

日本特种进攻部队的一艘袖珍潜艇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潜过基恩巴布亚角，发现港口栏栅网开着门，让两艘扫雷舰进去，它溜了进去。遵照黎明前不得发射两颗鱼雷的严格命令，它偷偷地绕着福特岛兜圈子。潜艇艇长的眼睛死盯着潜望镜，他详细地记下了战舰的位置。

华盛顿（上午十一时） 五时三十分

马歇尔将军回到办公室后，和布拉顿上校一样对下午一时的最后期限感到不安。他起草了一份急电，立即发往驻巴拿马、旧金山、菲律宾和夏威夷的陆军指挥官：“我们不知道确定最后期限的意义，但必须因此进入警戒状态。”

斯塔克海军上将同意将急电“通知海军”，但马歇尔拒绝了通过海军无线电台发出停报的建议。他不知道陆军通往瓦胡的电线出了故障。值班人员不得不通过商业性的西联公司将它发出去——没有急电的标记，它要六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谢夫特堡的肖特将军的手里。

国务卿正与弗兰克·诺克斯和亨利·史汀生开会，为总统准备一旦暹罗和马来亚遭到进攻后就要求国会宣战的讲话稿，“魔术”最后送来的密电打断了他们的会议，下午一时最后期限的消息证实了他们的担心：可能“要发生某种事情”。

珍珠港进击队 五时三十分

主力舰队现在位于瓦胡岛北面还不到两百英里，在主力舰队前面，“利根号”和“筑摩号”巡洋舰根据南云下达的在黎明前对珍珠港和莱海纳锚地进行一次侦察时命令，出动了水上飞机。浪花溅满了倾斜的飞行甲板，甲板人员拚命稳住准备起飞的一排排攻击机。驾驶员、枪炮手和投弹手登上飞机。马来亚北岸（新加坡时间十一时四十五分） 五时四十五分

载有第五十六步兵旅的山下将军三支入侵舰队的最南面的一支，到达吉兰丹河口的哥打巴鲁海滩。四艘护卫驱逐舰和一艘轻型巡洋舰开始轰击印度第九步兵师守卫的掩体和防御工事。在倾盆大雨和惊涛骇浪中，五千多名日军中的第一批开始在猛烈的交叉火力的掩护下登岸。

新加坡（午夜） 六时

“有人开火，”喊声传到皇家空军司令部的电话里，请求允许登上哥打巴鲁基地上的飞机。“快去轰炸运输舰，你这个笨蛋！”他接到命令。“赫德森式”飞机开始起飞作一系列零星的袭击，一艘运输舰被击中起火，但登陆未被止住。帕西瓦尔将军在司令部里向总督打电话。“咳，我想你们会把这些矮子赶走，”昏昏欲睡的申顿·托马斯爵士回敬了一句，然后再打电话叫警察局长兜捕所有当地的日本人。两个小时以后，日本“矮子”击退了哥打巴鲁的守军，控制了日本新帝国的第一个入侵滩头堡。

珍珠港进击队 六时

帝国海军战旗在“赤城号”下桅顶上飘扬的著名的东乡Z字信号旗的上面悬了起来，渊田海军中佐系上了旗舰甲板人员送给他的缠头布带。在颠簸的甲板上，马达轰鸣，绿色信号灯在黑暗中闪烁着。垫木拿走了，第一架飞机呼啸着向前滑动。当飞行员成功地配合着起飞的时候，母舰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在后来的十五分钟里，六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起飞，有的简直是擦着浪花。然而，只有一架战斗机没有做好复杂的同步动作，坠入

了大海。第一攻击波的一百八十三架飞机——四十九架载着有翼穿甲炸弹的“九九式”轰炸机，四十架各在机腹下携带一颗致命的氧动力“长矛式”鱼雷的“九七式”鱼雷飞机，以及四十三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在战舰上空盘旋，组织飞行编队。然后，由渊田率领，它们爬出云层，伴着绚丽的日出景色，向南方飞去，机身反射着明亮的晨光。渊田估计，借着顺风，九十分钟后他们就可以飞到珍珠港上空。

第八特遣舰队——美国太平洋舰队 六时十五分

黎明时，“企业号”在瓦胡岛的西面，日本舰队在瓦胡岛的北面，两者与瓦胡岛的距离大致相等。哈尔西海军中将出动一批战斗机巡逻搜索，然后派出一队“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前往瓦胡岛。

珍珠港 六时三十分

携带深水炸弹的三架 PBY 水上飞机搜索了福特岛附近水域，执行黎明前在瓦胡岛南岸沿海进行安全巡逻的任务。

六时三十七分，港口入口处的防御栏栅网再次打开，放进“大火星号”拖靶船。“沃德号”扩卫舰全速前进扑向一艘小型潜艇。被从睡铺上叫醒的威廉·奥特布里奇海军少校，下令开炮并投放深水炸弹，同时向海军控制中心作口头汇报。几分钟后，他证实：“我们向在防区活动的潜艇开火并投深水炸弹，”然后前去调查被发现的一条舢板。作战中心只有一人值班，尽管接到两次报告，还是没有从中得出港口遭到进攻的结论，因此对报告不太重视。几乎过了三刻钟，在港口值勤的“莫纳汉号”驱逐舰才接剑警报。刚过上午七时，一架执行反潜巡逻任务的 PBY 飞机用深水炸弹袭击了另一艘潜艇。飞行员用密码作了报告，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将密码报告翻译出来发下去。

到这时，珍珠港显然遭到敌人潜艇的进攻，但是，太平洋舰队的官兵刚刚醒来，懒洋洋地过着又一个星期天，要让八十六艘舰船处于戒备状态为时已晚。只有四分之三的官兵在舰上，而且，许多舰船的水密舱的门已经打开了。

瓦胡岛卡赫库角 七时零二分

瓦胡岛最北端岬角顶上，假若送早餐的车按时开到，奥帕纳陆军机动雷达站的两名工作人员早就把机器关了。现在，标图员乔治·埃利奥特惊奇地发现“雷达屏出现某种完全异样的东西”。二等兵约瑟夫·洛克德检查机器发现没有出故障，因此他们开始标绘逐渐浮动的绿色尖头脉冲，证明一大队飞机正从北面三十七英里处飞来。他们向谢夫堡陆军总部挂了紧急电话，结果只得到值班飞行员直截了当的回答：“别担心这件事。”飞行员十拿九稳地认为信号脉冲准是预定要从西海岸开来的 B—17 轰炸机队。

华盛顿（下午一时） 七时三十分

向美国政府递交东京最后文电的最后期限到了，野村大使仍在等候打出一份新的副本。他的助手向国务院挂电话表示道歉，把约会推迟半小时。

东京（上午三时） 七时三十分

日本外相东乡来到皇宫，等候天皇被人叫起来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呼吁。裕仁口授了正式答复，他知道阻止日本的战争机器为时已晚。

泰国克拉半岛（上午一时三十分） 七时三十分

运载山下将军登陆部队主力的十四艘运输舰在宋卡海滩附近抛锚。未发一枪，突击部队就从汹涌的海面轻易登陆了。辻大佐的特种部队乘黄包车到达日本领事馆。使劲敲门终于唤醒了胖领事，他醉醺醺地迎接他们：“啊！

是日本军队。”他驱车把他们带到当地警察局，在那儿，他们想用十万铢卡尔买通警方提供制服和其他支持，以便让一车日本人化装混进边界上的英军防线。“和我们一起袭击英国军队吧，”泰国警察用子弹回答了日本人的这个要求。过大佐的“空想计划”破产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宋卡和帕塔尼的命运。山下的部队迅速打垮了泰国的少数陆军部队。几个小时之后，奉曼谷的命令，抵抗“暂时停止了”。

瓦胡岛附近 七时三十五分

日本巡洋舰出动的水上侦察机仍然未被发现，无线电报告说太平洋舰队仍在珍珠港。渊田的指挥机收听到夏威夷本地电台的天气预报，说是个暖和、晴朗的星期日。过了不久，他第一次瞥见了瓦胡岛的形状，他从地图和照片上已经对这个形状非常熟悉了。“突然，云层断开了，露出了长长的海岸线。我们已经到了岛屿北端卡赫库角的上空，现在该是我们展开编队的时候了。”

要不是发生了唯一的混乱，这场袭击就是极精确的了。渊田以为一队鱼雷轰炸机对他第一次施放的“黑龙”烟幕信号没有反应，于是施放了第二次。俯冲轰炸机队错把第二次信号当成是要它们发起进攻，阻止敌人战斗机起飞。它们离开编队，升到一万二千英尺高空，然后向瓦胡岛机场俯冲下去。

渊田从西南方绕着科达坎峰飞行，用望远镜窥探他的目标，然后命令他的话务员：“通知所有的飞机发动进攻。”

七时四十九分

向所有飞行员发出了“托，托，托，托，托！”信号（Totsuge-ki！——冲锋！——的头两个字母）。片刻之后，渊田看到第一批鱼雷轰炸机掠过战区，便命令报务员发出“托拉，托拉，托拉！”——事先约好的“虎，虎，虎！”密码信号，通知南云海军中将奇袭成功。在五千里外的“长门号”上，一名兴高采烈的文书将电报递给山本海军大将，山本无动于衷地继续和他的参谋长下棋。

在瓦胡岛翠绿的甘蔗田和菠萝种植园的上空，三名惊慌失措的民用飞机驾驶员突然被卷入俯冲飞机的漩涡之中。火奴鲁鲁律师罗伊·维图塞克急忙向他家旷野逃去。躲避攻击的同样的本能反应也使体伊利尔飞行俱乐部的吉米·邓肯幸免于难，尽管他的飞机遭到“零式”战斗机一阵猛烈的曳光弹的袭击。飞行教官科妮莉亚·福特也把她的轻型飞机和被吓呆了的实习驾驶员冒着弹雨降落在约翰·罗杰斯民用机场。

七时五十六分

日本人集中力量袭击军用机场，鱼雷飞机袭击战舰。第一批十八架俯冲轰炸机袭击了珍珠港南面的陆军基地希卡姆机场——在那儿，为了防止破坏，一排排战斗机和轰炸机翼梢挨着翼梢停在停机坪上——轰炸机则重创了福特岛上的水上飞机。爆炸摧毁了机库，将 PBY 飞机的着火的碎片抛向空中。

七时五十六分

袭击来得如此迅猛和突然，以致在最初几分钟内，太平洋舰队的军舰上几乎没有人能够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时钟刚刚报过早餐钟点，军旗队聚集在舰尾，等候八点钟升起军旗的信号：教堂的悦耳钟声越过港湾，飘进千百个天窗，突然间淹没在“突突突”的机枪扫射声、炸弹的呼啸声和鱼雷的爆炸声中。

第一架“九七式”鱼雷飞机冲到舰列最后一艘军舰“内华达号”上空，用机关炮把舰旗撕成碎片。大惊失色的旗手又唰唰地升起几面星条旗，无一不被打烂。第一条鱼雷钻进“亚利桑那号”舰尾的水中，舰上的G·S·弗兰宁甘少尉和数以千计的其他水兵一样，不相信刚刚听到的空袭警报。“我当时正在船舱里，大家都以为星期天发生空袭简直是开玩笑。后来我却听到沉闷的爆炸声。”在“马里兰号”上，一等兵肖特正在舰桥上的机枪台上写圣诞节卡。“忽然我发现飞机向附近的海军机场俯冲过去，起初我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只不过在进行模拟俯冲攻击训练，但当我看到一所建筑物升起烟尘和火焰的时候，我更仔细地察看了一下，发现它们不是美国飞机。我取出旁边的枪弹，装进机枪，向刚刚丢下两条鱼雷的从东面飞来的两架鱼雷飞机开火。”

七时五十八分

第二巡逻联队队长听到第一阵爆炸后，马上在福特岛控制塔广播了警报：“珍珠港遭到空袭，这不是演习。”几分钟以后，金梅尔海军上将司令部用无线电向港外的太平洋舰队各部队广播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在珍珠港上空，率领水平轰炸机队的渊田看到“战舰周围升起水柱，接着是越来越多的水柱”，他的心跳得更快了。舰列前面的四艘大型战列舰是成对停泊的，最外边的一对“俄克拉何马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很快就被鱼雷炸裂。第一颗鱼雷在上午八时左右击中“西弗吉尼亚号”，在袭击的头几分钟里，另外五颗鱼雷击穿这艘舰两侧的装甲。C·V·里基茨上尉正在餐室里吃早饭，忽然响起了战斗警报：“当我顺着楼梯上右舷后甲板的时候，听见有人传过话来：‘日本佬在袭击。’我来到后甲板，觉得舰只挨了炸。它在摇晃，但我并未被炸倒。于是我想不是真正挨了炸，摇晃可能是丢在舰旁的炸弹造成的。”

大量的海水溅到这艘舰只受伤的右舷，待到枪炮长赶到舰桥的时候，“西弗吉尼亚号”已经严重倾斜了。舰长默文·本尼昂命令他到下面去组织排水。担架队和救火队从灌满了烟的倾斜得十分厉害的过道上跌跌撞撞地穿了过去，里基茨好不容易找到足够的人打开了右舷海底阀，使这艘战列舰免于倾覆。它慢慢沉到港口的污泥里，海水淹没了甲板。“在这段时间里，轰炸和扫射自始至终极为猛烈，”领航员T·贝蒂少校回忆说，他没有受伤，而飞来的弹片却使他身边的舰长受了致命伤。“就在这时，‘亚利桑那号’的前部弹药库猛烈爆炸，一团团火焰射向天空，我开始担心我们自己的弹药库，它们是否已被水淹没。”

里基茨的迅速行动使“西弗吉尼亚号”避免了“俄克拉何马号”现在落得的下场，后者和“马里兰号”一起停泊在F5号锚位。杰西·L·肯沃西刚刚从餐厅走下右舷楼梯，听到枪炮声又急忙跑上去，招呼舰上人员进入战斗岗位。“当我来到上甲板的时候，我感觉刻一阵非常强烈的震动，听到巨大的爆炸声，船立即开始向左舷倾斜。油和海水泻到甲板上，当我到达放小艇甲板的时候，感觉到了左舷的另外两次爆炸的震动。我试图从因油和海水而变得很滑的甲板上跑到司令塔上去的时候，感觉到左舷又一次非常猛烈的爆炸的震荡。”“俄克拉何马号”舰长和许多高级军官都在岸上，这艘战列舰的整体水密性较差，下甲板的许多舱口都被震开了。海水开始从一间水密舱灌到另一间水密舱，当它开始倾覆的时候，水手们疯狂地夺路而逃。就在它翻倒的时候，肯沃西和一批幸运儿好不容易爬到舳部。四百多名水手被活活

埋葬在这座乱七八糟的黑暗的水墓里。

头顶上，渊田的轰炸机队开始它自己的轰炸，舰艇上惊魂初定的高射炮手投入战斗。“深灰色的炮火到处开花，近失弹满天爆炸，我们的飞机在颤抖……突然，飞机往上跳了一下，好象挨了一闷棍。‘机身左边被打了一个洞，’我后面的话务员报告，‘驾驶设备也损坏了。’”在八时过后的致命的十五分钟里，非常威严的“亚利桑那号”的性命并不是断送在渊田和他的轰炸机队的手里。他看见“黑红的烟柱窜到一千英尺的高空，一股强烈的冲击波震撼着飞机。我叫我们的驾驶员观看这个奇异景象，他说：‘是的，中校，一定是弹药库爆炸了。’的确太可怕了。”

信号塔刚刚升起启航的信号旗，一系列火山似的爆炸摧毁了“亚利桑那号”和一千名美国水手，在港口对面，停泊在码头的“拉姆波号”舰上，机械士一等兵弗朗西斯·T·比恩亲眼看到鱼雷的致命袭击：“大约两分钟之后，二号炮塔的炮筒突然喷射出一团烈火，接着前部弹药库爆炸。前桅向前倾，军舰前半部完全湮没在烈火和浓烟之中，并在继续剧烈燃烧。”

吉姆·米勒少尉当时正在这艘行将毁灭的战列舰的三号炮塔上，“我来到后不久，炮塔就被一颗炸弹的不太猛烈的爆炸震了一下。一两分钟后，一次剧烈得多的爆炸摇撼着炮塔。烟从天窗灌了进来，我看见外面只有红红的烈火。电话断了，全部动力停了……”米勒小组冒着令人窒息的烟和灌进下操纵室的海水，从应急出口爬到甲板上，看到的是一片恐怖的毁灭景象：“燃料油从左舷的某个地方冒了出来，着火燃烧。舰首已沉到海里，海浪开始淹没后甲板……主甲板和前甲板着火……我们的救生筏取了下來，放进海里，所有的水手奉命走到舷侧。水手们发现救生筏很难划，多数人爬上摩托艇，或者开始向福特岛游去。”

渊田现在开始轰炸“马里兰号”了，这艘舰一直被正在倾覆的“俄克拉何马号”掩护着。他按了一下投弹按钮，入迷地观看着他的四颗炸弹“以极好的队形象魔鬼一样地垂直降落下去……它们变得象罂粟籽一样地小，最后完全消失了，这时，这艘舰的上面和附近出现一丛丛白烟。”他兴奋地报告有两颗炸弹命中目标，其实，这两颗炸弹对“马里兰号”的结实的装甲板没有多大损害。这艘舰遭到这场袭击后生存下来了——它是所有的战列舰中受伤最轻的，而且是第一个返回现役的。

“田纳西号”的损失也不太严重。只有两颗炸弹在舰上爆炸，上层建筑上的火多半是由“亚利桑那号”弹药库爆炸后雨点般落下的着火碎片引起的。“加利福尼亚号”停泊在这排军舰的最前面，却是最后受到攻击的战列舰，两颗鱼雷击中舰桥下面的舷侧。迅速排水使它免于倾覆，但它现在也慢慢地沉到污泥上，着火的汽油吞没了舰尾。排在舰列最后的“内华达号”上的炮手抢先投入了战斗，击落了除一架以外所有低空飞行的九七式鱼雷飞机。这架这机成功地将唯一的一颗鱼雷射进舰首，炸开一道长四十英尺、宽三十英尺的裂口。“内华达号”的关键部位没有受伤，轮机员拼命提供蒸汽使这艘舰开动起来。

鱼雷飞机和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持续了半个小时，后来的二十分钟相对平静一些，虽然扫射和轰炸仍在继续，但速变慢下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整个海港里唯一真正开动的战舰“赫尔姆斯号”驱逐舰，终于追捕到了另一艘袖珍潜艇——筋疲力尽的艇员让潜艇冲上岸滩，他们自己投降了。

华盛顿（下午一时四十分） 八时十分

就在对珍珠港的袭击平息之前，金梅尔海军上将转达了一封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海军部长收到这封电报。“我的上帝！”诺克斯大吃一惊，不相信这是事实。“这不会是真的，这一定是指的菲律宾。”当他证实消息属实的时候，他用电话通知了白宫。总统叫国务院把这个消息告诉科德尔·赫尔，要他接见已经等候在接待室的野村大使和米栖特使，并让国务卿不要把袭击事件告诉他们，只要“礼貌地收下他们的答复，冷淡地把他们送走。”

衣冠楚楚的日本外交官被迎了进来，赫尔的难以掩饰的愠怒使他们茫然不知所措。他装作认真阅读共分十四个部分的答复电报，然后愤怒地说：“我供职五十年，从未见过这样一份满篇卑鄙的谎言和歪曲的文件。”就在他们惶惑窘迫地退了出去，门已关上的时候，一位国务院官员听到赫尔低声地骂道：“无赖，该死！”

瓦胡岛 八时三十分

日本人空袭的速度又加快了，第十四海区司令官布洛克海军少将“泰然自若地”给海军部长诺克斯打电话，报告遭受的损失。“他从窗户可以看见军港的舰只仍在燃烧，冒着青烟。”

轰炸平息的时候，从西海岸飞来的十二架B—17飞机刚好到达，它们只剩下最后一加仑汽油了。杜鲁门·兰登少校听见喊话器里有人在喊，警告正在盘旋的飞机是敌机。“该死，他们是日本人，”他喊道，命令他的飞行员们只要找到机场就降落。他们都平安降落了，但有一架平降在一座高尔夫球场上，另一架在到达希卡姆机场跑道的尽头时碎成两半。

预定在福特岛机场降落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快速班机，已经调头飞往希洛，以便及时避免即将飞来的第二批日本飞机。“企业号”出动的海军陆战队“无畏式”飞机没有那么幸运，“占们剩油不多，不能飞往别处，只好躲避“零式”战斗机的炮火和落下的炸弹，尽量设法降落。多数飞机降落下来了，机翼上弹孔累累，但母舰收到一位被弄糊涂了的飞行员绝望的无线电呼叫：“不要射击！这是美国飞机！”

八时四十分

由八十六架俯冲轰炸机、五十四架水平轰炸机和三十六架战斗机组成的第二批飞机，从瓦胡岛东海岸绕过来参加袭击，高空轰炸恢复了，“平静”结束了。在二批飞机袭击期间，没有一名美国海军的飞行员能够在他们的飞机被摧毁之前起飞，但却有少数陆军战斗机设法成功地从惠勒机场起飞了。它们尽管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仍然击落了十一架敌机。珍珠港上空点缀着燃烧的战舰升起的黑色烟柱和越来越猛烈的高射炮火的蘑菇状烟云。

另一艘袖珍潜艇成功地渗透到了港口的北端。“莫纳汉号”驱逐舰此时赶到现场，日本艇长正沉着地向“柯蒂斯号”供应舰发射第一颗鱼雷——它没有击中目标，然后向开着炮猛扑过来的这艘驱逐舰发射第二颗鱼雷。“莫纳汉号”尖尖的舰首以火车头碾锡罐的气势向袖珍潜艇猛切过去，深水炸弹极其准确地从舰尾投下。舰长和水手的胜利时刻好景不长，这艘驱逐舰由于全速后退，螺旋桨未能阻止它冲到一艘燃烧的驳船上。

第二次空袭以“内华达号”战列舰为集中攻击目标，这艘舰正在行进，当它的炮组对着日本俯冲轰炸机射击，它从底下的水道钻过去的时候，翻了船的“俄克拉何马号”上的水手向它发出欢呼。为防止它沉没并阻塞主航道而派出的拖船，成功地将它拖到韦波角，拖船上的水泵帮着扑灭有可能吞没

这艘舰的大火，因为舰上的消防水管已被炸弹炸断。

“内华达号”避险而逃，吸引进行主攻的高空轰炸机离开它们原来的目标——停在于船坞检修的“宾夕法尼亚号”。一颗炸弹穿透了这艘舰队旗舰的放小艇甲板，与此同时，一次猛烈的爆炸削掉了停泊在附近浮动码头的“肖号”驱逐舰的舰首。为扑灭大火，舰长下令灌进海水，但着火的石油迅速蔓延，引起干船坞里两艘驱逐舰上的鱼雷和弹药库爆炸。

日本人看到所有的战列舰不是起火，就是沉没，便在第二次袭击的最后几分钟里集中轰炸港口的北部，炸掉了老靶舰“犹他号”和若干辅助舰。他们没有能袭击巡洋舰，也没有能烧掉海军造船厂的广阔的油罐场。

八时五十分

当第二批飞机在袭击开始不到两个小时之后向北返回航空母舰的时候，渊田中校的孤零零的轰炸机还在珍珠港上空盘旋，拍摄他的胜利成果和他的飞行员已经取得的“似乎不可能取得的战绩”。“当我看到那些努力的成果在我眼前展开的时候，一股激情涌上心头，”他回忆说。“我算了一下，四艘战列舰肯定被打沉了，三艘受重创，其他类型的舰只也受重创。福特岛水上飞机基地一片火海，机场也是这样，尤其是惠勒机场。”

盘旋几千英尺上升到星期日晴朗的珍珠港上空的巨大黑色烟幕，象征着日本的战术胜利和美国的悲剧。死亡和毁坏并没有结束。许多人将在这一天同威胁着还飘浮着的战列舰的大火搏斗，小艇躲避一片片着火的石油，从水里抢救满身油污的幸存者。瓦胡岛军医院的医生在奋力抢救数百名烧伤的和肢体残缺的水手。许多严重烧伤者由于感染和脱水而濒于死亡，只有用消毒针注射新的“奇妙药物”——磺胺抗生素——才能挽救他们的性命。潜水员和抢救队整整苦斗了两天，开辟一条路抢救听得见他们在翻了的“俄克拉何马号”船体里拼命敲打的水手。四百多名被困的水手中只有三十名活着出来。

美国官兵死亡人数最后高达二千四百零三人，其中一千人死在“亚利桑那号”舰上。近两千人受伤，十八艘军舰受创太重，不得不报废。只有四十三架飞机还可作战；一百八十八架被炸毁在机场上，另外一百五十九架被打坏。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全被消灭，日本的代价只损失二十九架飞机及其机组人员，以及五艘袖珍潜艇和除一名艇员以外的全部艇员。这比山本预料的损失要小得多。当天早晨，当他收到第一批战报时，他命令他的战列舰队准备在黎明时出港，一旦发现美国航空母舰发起反击，就去接应南云。

华盛顿（下午三时） 九时三十分

当史汀生、诺克斯、赫尔、斯塔克海军上将和马歇尔将军当天下午在白宫举行第一次国防会议的时候，珍珠港的空袭仍在进行。紧紧控制着局势的罗斯福，迅速下达一系列命令：保卫军事设施和工厂，所有私人飞机停止飞行，所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停止发报，设立新闻检查制度，命令联邦调查局兜捕日本人。

在这次不时收到珍珠港的电话报告的会议上，他们热烈讨论了总统必须在第二天向国会宣读的宣战书。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打电话的人是温斯顿·丘吉尔。美国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在电话中讲完话后，接着传来了丘吉尔的粗哑的声音，他和怀南特正在契克斯别墅进餐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晚上九时的简明新闻报告了珍珠港遭空袭的消息。

“总统先生，日本是怎么回事？”首相开始说。总统打断道：“是确实的，他们袭击了珍珠港。我们现在风雨同舟了。”丘吉尔告诉他日本也正在

马来亚发动进攻。他们商定第二天同时向日本宣战。

第八特遣舰队 九时四十二分

金梅尔海军上将从西面方向直奔瓦胡岛的时候，收到一封电报说“某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在西北方向，哈尔西因此奉命以“企业号”和三艘巡洋舰截击。在空袭之后的混乱中，一连串似是而非的发现目标的报告和错误的无线电定位，使这支特遣舰队先向南追逐，然后在黄昏时向马络尔群岛进发。这毫无疑问地挽救了哈尔西和他的航空母舰。假如他同占巨大优势的日本舰队遭遇上了，他就会被歼灭。然而，“公牛”哈尔西却没有感到宽慰，当他第二天下午看到珍珠港被打坏的军舰还在冒烟的时候，肺部快气炸了：“在我们消灭他们以前，只有在地狱里才有讲日本话的！”

中国上海（凌晨四时） 十时

“韦克号”炮舰打来的电话吵醒了正在城市寓所里睡觉的哥伦布·史密斯少校，电话报告了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他急忙赶到港口执行撤走他的部队的命令，但在码头上被日本卫兵挡住，他们将他逮捕，宣告帝国海军夺取了“韦克号”，将它改名为“多多良号”。英国炮舰“海燕号”拒绝屈辱投降，直到它的舰长的违抗被猛烈的炮火打垮。

菲律宾马尼拉（凌晨四时） 十时

企梅尔的警告电话唤醒哈特海军上将后，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麦克阿瑟将军惊讶得大叫起来：“珍珠港！它应当是我们最强大的据点。”凌晨三时四十分，当麦克阿瑟正在穿衣的时候，陆军作战计划局局长伦纳德·杰罗准将打来电话，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且告诉这位将军，“如果你那儿在不久的将来遭到进攻，那是不会出人意料。”

布里尔顿将军在凌晨四时之前几分钟被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叫醒。他立即命令他的飞行员进入戒备状态——其中许多人刚从马尼拉饭店的聚会返回基地。一小时后，布里尔顿来到马尼拉司令部，他想立即派遣B—17去轰炸福摩萨。但是，那天早上，一种致命的麻痹症折磨着麦克阿瑟的指挥部。他的参谋长坚持要作初步侦察，因为飞行员几乎不知道要去轰炸福摩萨的哪些目标。

清晨五时半，麦克阿瑟收到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执行“彩虹5号”作战计划，虽然他后来坚持说“我接到的命令明确告诉我不要先对日本人动手”。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态似乎模糊了他的判断，据奎松总统说，这导致他相信“菲律宾仍将保持中立，不会受到日本人的进攻。”另外一些人指责麦克阿瑟冥顽不化，他不让布里尔顿对福摩萨进行先发制人的空袭实在令人吃惊，因为早上六时十二分哈特海军上将司令部的报告已经提供了空袭的理由：日本的舰载机正在轰炸停泊在达沃湾的“威廉普雷斯顿号”水上飞机供应舰。

麦克阿瑟会说“他毫不怀疑他将遭到进攻”，否认他曾得知布里尔顿的请求——尽管陆军的档案清楚表明他是知道的。这位将军会责怪他的空军司令没有执行他下达的命令：将克拉克基地上剩下的B—17轰炸机撤到比较安全的吕宋岛。然而，可以毫不怀疑地说，麦克阿瑟在那天早上没有采取行动是由于他的部队遭受了灾难。

假如布里尔顿被准许进行先发制人的空袭，菲律宾是不会得救的，但由于气候恶劣，日本轰炸机在机场上不能起飞，成了美国B—17容易攻击的目标，假如后者发起袭击，本来是会打乱日本的入侵时间表的。

福摩萨（凌晨四时） 十时

晨雾使海军的第十一航空战队和陆军的第五航空队的总共四百架飞机不能起飞——根据作战计划，它们此刻应当袭击吕宋岛的机场，消灭麦克阿瑟的空军。高桥海军大将断定珍珠港的消息将使美国轰炸机前来摧毁他的飞机。他毫无办法，只能等待天气放晴。他的飞行员沮丧地等候在各自的飞机旁边，他们戴着防毒面具，预感到将会发生空袭，可是空袭始终没有发生。

珍珠港进击队 十时

第一架日本飞机返回母舰后，波涛汹涌的海面使这些飞机的降落比起飞更危险。损失了二十九架飞机，但当一小时后第二批飞机飞来时，甲板人员已经给第一批飞机重新装上了炸弹，加了油，飞行员准备进行另一次空袭。最后降落的是渊田的飞机。他强烈要求发动第三次袭击，轰炸迄今尚未受损失的油灌场和修船设施，使珍珠港在许多个月内不能当作基地使用。在这个决策时刻，南云担心他的航空母舰可能遭到反攻，谨慎的本能胜过了要抓住重要得多的战利品的愿望。“继续呆在敌人陆基飞机的活动范围之内肯定对我们不利，”他提出理由，同时下令撤到马绍尔群岛——这个决定使他后来遭到批评。

东京（上午七时） 十一时三十分

日本国民是从东京电台首次得知他们已经进入了战争的，播音员宫野守男在早晨新闻简讯节目中首先播送了如下重要消息：“帝国统帅部陆海军十二月八日上午六时联合宣布，帝国陆海军今天黎明时在太平洋开始同美军和英军交战。”首相后来作了庄严的广播讲话，号召全体国民竭尽全力打败西方列强：“为了消灭这个敌人，为了建立稳定的东亚新秩序，全国必须作好长期战争的准备……”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喇叭里放过军乐后，开始播送帝国战争宣言：“列祖列宗未竟之功必将继续完成，罪恶的根源必将迅速铲除，持久和平必将在东亚牢固建立起来，由此保持我帝国的光荣。”

新加坡（凌晨五时） 十一时三十分

正当日本进攻的消息向美国的一亿两千万人广播的时候，空袭警报在新加坡响了起来。探照灯扫射着黑暗的夜空，敌轰炸机驾驶员寻的飞到了这座城市上空，因为无法找到有关人员及时关掉街灯。章宜海军基地周围响起了高射炮火，“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也开炮射击，但多数炸弹丢在唐人街，炸死六十一人。

关岛（上午八时二十七分） 十二时五十七分

日本海军的轰炸机从一百英里开外的塞班基地起飞轰炸了这座岛屿。守岛的五百多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没有其他武器，只有机关枪和手枪。炸弹摧毁了海军陆战队的兵营；停泊在阿皮亚港的“企鹅号”被炸沉，“关岛的海军”只剩下两艘老巡逻艇和一条油船来击退入侵部队，这支部队的四艘驱逐舰在四天前就从濑户内海的柱岛锚地启航了。

威克岛（正午十二时） 十三时

正午之前不久，从马绍尔群岛罗伊机场起飞的三十六架日本轰炸机，穿过暴风雨飞来轰炸扫射太平洋上防守最严密的这座美国珊瑚岛。由于没有雷达，守岛部队接到警报只剩下十五秒钟，高射炮手和最近由“企业号”运来的海军陆战队战斗机的驾驶员在轰炸和扫射前来不及应战，宝贵的战斗机有七架被炸毁，巨大的储油库着火燃烧。十二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泛美饭店的六名职员丧生。当日本人往回逃走的时候，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注意到：“每架

飞机上的飞行员咧着嘴笑。每个飞行员摇动着机翼，显示胜利。”泛美航空公司的“菲律宾快航号”巨型水上飞机逃了出来，只是机身上留下了二十三个弹孔，此刻它已载着航空公司的七十名职员和咸克岛的伤兵起飞了。当汉密尔顿机长驾驶着飞机向东北方向飞行的时候，他发回无线电报说，地平线上出现一艘日本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正驶往威克岛。

菲律宾马尼拉（上午七时十五分） 十三时四十五分

阿诺德将军从华盛顿给布里尔顿将军打电话，告诉他绝不能使停在机场上的轰炸机重蹈珍珠港覆辙，布里尔顿再次要求麦克阿瑟准许派遣一队飞机前往福摩萨侦察，但又被拒绝。后来，设在马尼拉北面八十五英里的伊巴机场上该岛仅有的两台工作雷达中的一台报告，一批不明国籍的飞机正在逼近，他紧急出动了三十六架P—40战斗机和除一架以外的所有B—17轰炸机。事实证明这是假警报，所有的战斗机撤回基地，但B—17留在空中盲目盘旋。麦克阿瑟致电华盛顿说：“我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同时，他的参谋长给布里尔顿打电话，拒绝后者提出的“立即”对福摩萨发动空袭的要求。

香港（上午八时） 十四时

日本对在英国的这块英属殖民地的进攻是以三十五架俯冲轰炸机的空袭开始的。一批轰炸机猛冲到九龙上空，守军的五架飞机被炸成一堆冒烟的废墟，另一批俯冲到港口上空，扫射七架民用飞机，包括泛美航空公司的“香港快航号”，它成了一片熊熊大火。英国早就决定不保卫香港。驻军司令莫尔特比少将接到的作战命令只是要他“尽可能地”坚守。他有六个营的印度和加拿大步兵、新加坡和香港炮兵部队的二十八门野战炮。他的海军部队只有一艘古老的驱逐舰和八艘鱼雷炮艇，但他希望以守卫被称作格德林克防线的九龙半岛以北大陆防线的这支弱小兵力能进行“七至十大”的阻滞战斗。六个日本步兵营已从中国发动进攻，炸毁了桥梁和由手持布朗式步枪的步兵以及少数装甲车组成的一小支英军先头部队阻挡不了他们。

菲律宾马尼拉（上午九时） 十五时

不顾气候恶劣仍设法起飞的三十二架日本陆军轰炸机开始对吕宋岛北部的碧瑶机场和图盖加拉奥机场进行轰炸。此时福摩萨的浓雾已经消失，海军第十一航空战队的一百九十二架飞机得以起飞，开始前往菲律宾的三百英里的飞行。

空袭的消息使布里尔顿将军可以向麦克阿瑟的参谋长打电话，再次指出日本人现在“公开行动”了，布里尔顿还要求萨瑟兰准许撤回仍在阿拉亚特山上空盘旋的B—17飞机，以便重新装上炸弹。“如果克拉克机场遭到袭击，”他警告说，“我们就不能使用它了。”使他惊讶的是，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又过了四十五分钟，萨瑟兰回了电话，允许派遣一队摄影侦察机，后来麦克阿瑟本人也打来电话，赞成如果航空照片确定了目标，就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进行轰炸袭击。

华盛顿（晚上八时三十分） 十五时

当晚在白宫聚集的罗斯福的全体阁员发现总统心情沉重。他告诉他们，这是内战爆发时林肯的内阁会议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会议。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的记录说：“我明显意识到，海军遭到出其不意的袭击，仅仅这一点就够总统难受的了。”

九时半，国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被迎进会议厅。罗斯福再次叙述了当天发生的一系列可怕事件和同日本人举行的徒劳的谈判。在异常昏暗的

白宫门廊外面，整个下午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栏杆外面的群众又一次齐声高唱“上帝保佑美利坚”。

吕宋岛克拉克机场（正午十二时） 十七时三十分

十六架 B—17 已返回克拉克机场，三架装上了摄影设备，其余的装上一百磅和三百磅的炸弹。正午之前五分钟，布里尔顿向麦克阿瑟报告，他准备“在下午派出一批飞机”。然而这种紧迫感却在慢慢消失，轰炸机驾驶员下班吃午饭去了。在南中国海巡逻的 P—40“战鹰式”战斗机被召回加油，这是自从接到珍珠港被偷袭的消息后的十个小时中，使驻菲律宾的部队陷于瘫痪的一系列错误中的最后一个大错误。

正午之后几分钟，设在伊巴机场的那台唯一雷达的操作员发现了入侵的日本飞机。他用电传打字发报机向克拉克机场发出警报。收报员刚刚和飞行员一块吃午饭丢了。最后，克拉克机场的一名上尉听到了伊巴机场打来的电话，对方报告了万分火急的消息，他答应“尽快地”转达雷达发现的情况。但他的行动不够迅速。伊巴机场的战斗机正在加油时突然遭到一百多架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袭击。克拉克机场也遭到袭击。

“海军来了，”当三架 B—17 摄影侦察机开始朝着从机场尽头迅速过来的小黑点滑行的时候，一名机组人员说道。一名飞行员感到奇怪，高声问：“他们为什么投锡箔？”另一名抓起照相机。这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回答是多余的。“那不是锡箔，是该死的日本佬！”机组人员慌忙奔向自己的飞机，其他人四处逃跑，或者蹲在地上，头顶上第一批敌机呼啸而过，机关炮喷着火舌，炸弹在地上迸起一团团火球。

三架试图起飞的 B—17 始终没有飞起来，炸弹将它们炸成一片火海，仍然整整齐齐停在机库前面的那些飞机也中弹起火。四架“战鹰式”战斗机总算飞到空中，但无法阻挡三批协调得很好的敌机对克拉克机场的疯狂轰炸。这是珍珠港事件的重演，克拉克机场和其他机场被炸弹的爆炸和燃烧的飞机的大火吞没。

下午一时三十七分，日本飞机轰隆隆地飞走了，只要数一数烧焦的和正在冒烟的飞机残骸，就可以看出麦克阿瑟的空军力量所受到的致命打击。只有棉兰老的十七架“飞行堡垒”幸存下来，四分之三的战斗机被摧毁。在半个小时中，日本人赢得了得以顺利入侵菲律宾所需的空中优势。当天下午，布里尔顿接到阿诺德将军狠狠责骂他的电话，要他阐明“究竟为什么”在接到那么多的警报之后还被炸得个措手不及。

新加坡（下午十二时三十分） 十八时三十分

在“威尔士亲王号”上，两艘英国主要战舰的舰长和 Z 部队的参谋官一起开会，在这次会议上，面色苍白的汤姆·菲利普斯爵士必须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来回答前一天下午海军部的来电：“在南中国海行进的本国远征军表明他们要入侵，根据这种估计，报告海军或空军可采取什么行动。”

混乱的情报纷至沓来，使菲刊普斯海军中将对整个形势没有明确的了解。日本人在宋卡和帕塔尼的登陆似乎已获成功，来不及执行“斗牛士行动计划”的印度军队已冒着瓢泼大雨撤出前沿阵地。在哥打巴鲁，日军滩头堡正向内地推进，威胁着机场。据认为，入侵马来亚和退罗的日本舰队只有两艘战列舰护航。

在热得象一座蒸笼的司令舱里，菲利普斯大汗淋漓，他现在意识到，他的成慑使命已告失败。他不愿意让 Z 部队停在港口内成为敌机炸弹的轰炸目

标。他概述了自己的作战计划：黄昏时启航，摧毁宋卡的入侵滩头堡。成功依赖于出其不意和战斗机对他的战舰提供充分的掩护。在体会吃午饭的时候，他致电海军部讲明了自己的意图，并清求皇家空军司令普尔福特少将做到：

1：十二月九日白天侦察福特岛以北一百英里的海面。

2：十二月十日天刚亮时开始侦察离海岸十英里以宋卡为中心的一百英里的海面 and 地面。

3：十二月十日白天在宋卡附近海面上空提供战斗机掩护。

但在马来亚北部日军滩头堡上激烈进行的战斗已使这些要求不可能实现，因为再过五个小时 Z 部队就要出海了。

哥打巴鲁（下午四时） 二十二时

对日军滩头堡的反攻失败了，流弹从机场环形防线对面的吉兰丹河呼啸而过，迫使澳大利亚司令官请求准许将他剩下的飞机从新加坡撤退到南面一百五十英里开外的关丹。地勤人员和撤退的人流一起离开这座城市，幸存的印度军队集中起来，准备在当天晚上进行最后抵抗。

新加坡（下午五时三十五分） 二十三时三十五分

太阳正从这座殖民地大城市的后面慢慢沉落下去，“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偷偷溜出系泊处，慢慢驶出柔佛海峡。对于亲眼看见它们出港的少数人来说，这是总督的每日告示的具体表现，这张告示是用英文、马来文和中文张贴的：“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收到大量警报，我们的准备工作不但做了，而且受到考验……我们怀有信心。”莱顿海军中将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他在看着 Z 部队出港时预言：这是他同被派来接替他的那位敢作敢为的海军将领的最后一次见面。汤姆·菲利普斯对他这次使命感到不安的心情已经表现出来了，他在驶进公海的“威尔士亲王号”的舰桥上对旗舰舰长说：“我拿不准普尔福特是否理解我为什么这样重视十日那天要有战斗机在宋卡上空掩护。”然而，这种不安心情丝毫没有传到甲板下面的两千多名水手中间，他们乐于离开这个闷得要死的港口，渴望参加战斗。当天下午，当“反击号”舰长坦南特告诉他们“我们要出去自找麻烦”的时候，他们高声欢呼起来。

中途岛（晚上十时三十一分） 十二月八日，星期一，零时三十一分

赤黄色的炮口焰和“砰！砰！”地落在被称为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这座珊瑚岛的沙滩上的炮弹，破坏了宁静的海洋之夜的优美月色。日本驱逐舰“潮号”和“涟号”被命名为“摧毁中途岛部队”，但这场夜战只是一次扰乱性袭击，他们同海岸炮兵连互相轰击，一座机库着火，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被打死。

太平洋现在一片漆黑，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战场。旧金山和洛杉矶已实行灯火管制，当天晚上，有人报告在近海发现日本航空母舰之后拉响的警报，使人们过敏的神经和防御系统经受了一次考验。在瓦胡岛上，营救困在“俄克拉何马号”里的水手的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在孤零零的威克岛上，海军陆战队警备队预料敌人将要进攻，正为炮兵连配备人员。在关岛，由于没有重炮可以保护他们，这一夜又是漫长的绝望的一夜。在马尼拉，麦克阿瑟将军和他手下的指挥官正在估量白天的军事惨败，考虑着如今在失去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击退滩头堡上的入侵之敌。在香港，从商业团体抽调出来的志愿守卫队的队员正在作战斗准备。

当天晚上，剩下的一线希望遭到最后的打击，这一线希望是，英国和澳

大利亚或许能够阻挡日本征服远东的这股浪潮。盟军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两艘战列舰，正以每小时十七海里的稳定速度朝东北方向行驶。它们在驶离新加坡一百英里、进入南中国海的时候，收到章宜无线电台的紧急电报：“十日（星期三）不可能提供战斗机掩护。”菲利普斯的文书很快又送上一封电报，告诉他第二天唯一可能进行侦察的是一架 PBV “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一个经验更丰富的指挥官当时当场就能意识到他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对于“拿破仑式”将官的菲利普斯来说，退却不是皇家海军的传统。“嗯，”他在回到自己的舱房之前无可奈何地说道，“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在那个全球战争的第一个晚上，在白天遭受了彻底的惨败之后，只有英国首相在上床休息时是心满意足的，美国从此将完全作为同盟者并肩战斗，这使他释然于怀。“我心满意足地上了床，安然入睡。”

第八章 直接的打击

“好了，我们总算赢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军事上开始遭到惨痛的失败，温斯顿·丘吉尔的直接反应却是这么一句话。他心里明白，珍珠港遭到的袭击，已经迫使美国决心投入一场全球战争。事件发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内，白宫的电话交换台忙得不可开支，国会议员和“美国第一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纷纷打来电话，保证支持这场战争。

一股举国一心的激昂情绪席卷美国，第二天正午，总统在他的儿子海军上尉詹姆斯的搀扶下走进众议院的时候，这样的情绪强烈地表现出来了。他腿上套着钢架，站在讲台前面，向国会紧急会议发表了历史性的讲演。他有意放慢声调，电台网将他的讲话向全国作了实况转播：

“昨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一个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美国遭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蓄意进攻。”他心情沉重地讲述了前一天的“无端的卑鄙偷袭”，然后警告：“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利益，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他在结束十分钟讲演的时候，要求国会对日本宣战，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凭着我们人民的无限决心，我们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总统最后祈祷“上帝保佑我们”，话音刚落，拥挤的众议院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跺脚声，毫无疑问，这是他已执政九年的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许多要求中最不会引起争议的一项要求。就在同一小时，这项要求在参议院“全体一致”通过，在众议院只遭到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和平主义议员的反对。

当天下午四时十分，罗斯福佩带着哀悼死难将士的黑袖章，在对日宣战书上签了字。在他的身边，围着国会两院的领袖和许多闪光灯。时值隆冬，由于全国已实行灯火管制，外面的街道显得异常黑暗。士兵在战略性工厂、港口和造船厂巡逻警戒。白宫和华盛顿政府的各个建筑物上，竖起了机枪岗哨。财政部长摩根索将总统的卫兵增加了两倍，但未能说服他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布置坦克。

那一天，全国各个城市的官员从早到晚一直在监督实施预防空袭和破坏活动的紧急措施。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决心保护曼哈顿“免遭珍珠港式的突然袭击”，进行了民防大动员。警察局将日本和其他轴心国的人集中在一起，用渡船送到港口对岸的埃利斯岛上看管起来。时代广场图片新闻橱窗的前面，整天围着一堆堆哭丧着脸的观众，身着制服的水兵，气宇轩昂地向围上来的听众发表讲演：“我们很快就会打败他们。”全国各个城市里，育年人蜂拥报名参军，陆军和海军征兵站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在日本可能入侵的西海岸，高射炮连正在匆忙进入好莱坞山、长滩和西雅图的阵地——波音和道格拉斯这两家大型飞机制造厂眼下成了敌人轰炸机偷袭的明显目标。手持铁叉、肩扛猎枪的农民，在荒凉的普吉特海滩上巡逻，准备随时粉碎企图登陆的敌人，因为在那个星期一的夜晚，确实存在着敌人入侵的威胁。有一位警察报告，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正在侦察圣何塞以西的沿海，于是，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六时刚过就拉响了警报。负责西部防务的威廉·奥德·瑞安将军，“断定这些飞机是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他不承认这是一场虚惊，说是他的战斗机把日本人吓跑了。

西部各管辖区的电话交换台应接不暇，频频接到有人对美籍日本人暗中盯梢以及故意毁坏的报告。在华盛顿，日本大使馆由大批警察保护，野村大

使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现在实际上成了人质。那天晚上，波托马克河畔的樱花树（东京公民在一九一二年送的礼品）被人因气愤而莽撞地弄倒了四棵。在全国各地，许多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合伙花钱在报纸上表态，或者向白宫发电报，明确表示忠于美国，可是，这还不足以制止人们砸破他们商店的橱窗，也不足以制止“爱国的”美国公民联合抵制日本人的商店和一切日本货。

美国政府非常清醒地估计到，空袭和入侵不大可能发生，但夜间灯火管制和防毒面具的分配仍然进行了好几个月。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使美国人适应战争环境，适应限制个人自由和消费，以便动员全国进行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

在英国，刺耳的警报和呼啸的炸弹声已是两年多来每天司空见惯的了。珍珠港的消息使大家知道：美国将要和他们并肩战斗。英语民族之间这种崭新的战友情谊，并不包括爱尔兰共和国，它轻蔑地拒绝了丘吉尔要求统一的呼吁。丘吉尔还向“正在奋斗的中国”发了支持电——“英帝国和美国也遭到日本的进攻。我们一向是朋友，现在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

十二月八日下午三时，丘吉尔首相在下院正式宣布英国对日交战，比罗斯福总统的宣战还要早两个小时。丘吉尔的意图是要美国继续奉行“欧洲第一”方略，尽管美国还未正式同德国交战。那天上午，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宣布他打算“马上访问罗斯福”。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太赞成这个计划，艾登即将启程，跋涉海路前往俄国同斯大林磋商。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也不赞成丘吉尔的计划，他们担心在珍珠港惨败之后，立即向大西洋彼岸的新盟友施加压力，恐怕为时过早。首相不听他们的劝告，乐呵呵地说：“哦，我们追求她的时候，讲话是得小心点，如今她嫁过来了，我们同她讲起话来就不这样了。”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发回一封电报：“阁下来访可能会使主人受不了。”这封电报实际上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保留态度，丘吉尔断然反对，回电说：“如果我们还要等一个月，再去采取共同行动应付太平洋上不利的形势，那将是一场灾难。我希望明天晚上就动身……”四十八小时之后，总统重新考虑了一番，同意他去访问。

在美国没有正式同德国交战之前，罗斯福是不太愿意接待这位首相的。就在同一个上午，他对记者说德国和意大利“此刻认为它们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他一语带过了这个问题，他在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号召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又一次等待希特勒采取行动，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冒险让国会就大西洋重要还是太平洋重要这个问题进行一场意见分歧的辩论。

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发生了分歧。由于他们对俄国的攻势象当年拿破仑那样陷在莫斯科城前的冰天雪地里，强烈反对同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意见就摆在了希特勒的面前。这场战争是日本挑起的，因此，根据轴心国三国条约，他们不一定要自动对美宣战。何况日本除了在远东向俄国发起进攻外，在军事上并帮不了多少忙；元首认为日耳曼人高人一等，这个种族主义偏见使他很难承认有必要让亚洲人帮忙打斯拉夫人。但是，当柏林在十二月十日接到德国驻华盛顿临时代办的报告，警告“美国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向德国宣战”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终于作出了决定。第二天上午，元首辱骂罗斯福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摆开了第三帝国同美国开战的架势，二十四小时之后，罗斯福总统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回敬性宣战书，在国会获得一致通过，他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在那三天中，当英美领导人焦急地等待着希特勒主动宣战的时候，日本正在执行“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占领西太平洋的同盟国地盘。福摩萨又一次被笼罩在阴霾雾障之中，七架日本轰炸机对尼科尔斯机场只作了一次象征性的袭击，同时一小股登陆部队占领了吕宋岛北岸附近的巴丹岛和卡米京岛。在马里业纳群岛上，除了缴获一个坐满了间谍的独木舟以外，没有发现敌人有其他活动，这是一个不样的兆头，因为孤单而又防备不力的美国前哨基地关岛，就在日本占领的提尼安岛的视野之内。

对于香港的守卫者来说，可没有松劲的机会。港口不断遭到轰炸，日本步兵开始往前调动，威胁着这块殖民地的水源欢乐水库上游格德林克防线的防守据点。在南面一千五百英里处，配备着轻型坦克和自行车的日本突击队，正在突破马来亚—暹罗边界上的薄弱防线，以便卡住克拉半岛的咽喉，打通西海岸的战略公路和直抵柔佛州——新加坡这座堡垒的后门——的铁路线。盟军企图派遣马塔多尔作战部队扼守位于克罗的边界过境站，由于动手太晚而遭到失败，在一场夏季瓢泼大雨中，这支印度部队被日本坦克撵了回来。盟军飞机从附近的亚罗士打机场起飞，对宋卡进行了一次轰炸袭击，后来，日本人发动大规模空袭，迫使这个机场后撤，但在撤退之前，六架“布伦海姆式”轰炸机中有一架已经起飞去执行一项敢死任务。

阻止日军向马来亚推进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印度第十一师身上，该师已从暹罗边界后撤，以便占领沼泽阵地，守卫锡特拉城和通往南方的主要公路。与此同时，日军正从马来亚西海岸哥打巴鲁的入侵滩头阵地展开第二次强攻，刘易斯·希思中将指挥的马来亚中部防区所属的印度部队，遭到日本飞机的大规模空袭，逐步后撤到丛林之中。珀西瓦尔将军的司令部却仍然洋溢着自信的气氛。虽然皇家空军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几乎损失了一半，他相信英国地面部队三比一的优势足以阻止日军向新加坡的推进。

殊死追踪

能否达到目的，大部分要看由两艘大型主力舰和四艘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 Z，是否能成功地拦截日本的护航运兵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上午，菲利普斯海军中将指挥这支舰队向西北方向航行，执行这项任务，他围绕阿南巴斯岛兜了一圈，然后直上暹罗湾。空中布满厚厚的云，时而下起蒙蒙细雨，敌机不能发现它们，胜利大有希望。正午时分，皇家空军的一架“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飞来报告经过证实的情报：“日军在宋卡北面登陆。”菲利普斯在他的日日命令中写道：“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我要迅速结束战斗，在日军来不及集结兵力对我们进行大规模袭击之前就向东撤退。”估计特混舰队 Z 最多不过遇到一艘老战斗巡洋舰，于是他命令水兵：“开火击沉！”他满怀信心地预料，用不着等候十八个小时，他就要把日本船上的入侵部队撵到滩头堡的浅滩上，可是他没有想到，到了半下午的时候，一艘“伊—65号”巡逻潜艇发现了特混舰队 Z，日军接到潜艇的报告后，立即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海、空搜索，寻找他的军舰。

松永海军中将的西贡司令部听到这个消息后乱作一团，根据早先错误的报告，他以为这些英国军舰仍然在新加坡，正准备派遣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轰炸机去进行袭击。黄昏时分，由七艘巡洋舰和两艘战列舰组成的两支水面舰队全速开往南方，松永的飞行员则在搜索着愈来愈暗的暹罗湾海面，企图

在夜幕降临之前发动一次鱼雷轰炸袭击。他们没有发现英国军舰而奉命撤回的时候，早已入夜了。下午五时左右，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曾经发现过特混舰队 Z。

地平线上的这些不祥的小黑点，也曾被“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的瞭望员发现。菲利普斯不知道西贡并没有接到水上飞机的无线电报告，因此断定战斗近在眼前。他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但决定在天黑之前继续向北航行，以便愚弄敌人，不过，他命令燃料快要耗完的“特内多斯号”驱逐舰往南开，等到第二天上午用无线电发报，请求提供战斗机掩护。

特混舰队 Z 在晚上八时十五分之后不久转头向南，这真叫它大失所望。好象命里注定的那样，如果舰队晚几分钟改变航向，那么一队日本巡洋舰就会进入他们炮火的射程。就在同一个小时，他收到他的参谋长从新加坡发来的一封电报，证明他改变航向的决定是明智的。这封电报提醒他，根据情报，敌人在印度支那南部有一个飞行战队：“它们在你们被发现后五个小时内就可以对你们袭击，就看你们是否在今天被发现。”

虽然有这个明确的警告，帕利泽海军少将发来的另一封电报，迅速改变了菲刊普斯的主意。这封电报是由文书在零时四十分的时候交给他的，电报说：“据报告敌人在关丹登陆。”其实这是一个未被证实的消息，后来证明是一场虚惊，原来是水牛踩响了埋在海滩上的地雷。但是，菲利普斯只是从表面上去理解他的参谋长的电报。他相信敌人肯定已经在马来亚海岸的半中腰开始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入侵。要想使已经在北面投入战斗的英国部队不被切断，必须紧急进行干预。他不想打破无线电静默来证实这个消息，料定帕利泽会估计到他决定进攻，从而在黎明时分会在关丹提供空中掩护。

“威尔士亲王号”上的官兵听到他们终于要参加战斗的消息，情绪顿时高涨起来。一小时以后，帝国海军“伊—58号”潜艇艇长，发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驶入他的潜望镜的十字标线。他发射的鱼雷没有击中目标，但他拍发的紧急电报转达到西贡，疲惫不堪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空勤人员，奉命趁他们的飞机装弹加油的时候，抽空休息几个小时，天一亮就起飞执行任务。

在黑夜里的剩下几个小时，特混舰队 Z 沿着之字形航线向西横插暹罗湾，甩掉了紧跟在后面的日本潜艇。那天晚上在伦敦，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们在白厅战时地下室里举行了会议。他们辩论了一个小时，争论的问题是：正在远东的“我们手中的唯一关键武器”既然已经失去了威慑作用，该拿它怎么办？首相建议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派去加强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以此作为一个高尚的姿态，”把“英语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庞德海军上将想把这些军舰调回大西洋。大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据丘吉尔回忆，“鉴于夜已深，”会议决定“把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在他第二天上午醒来之前，特混舰队 Z 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了。

那天晚上，当日军主力部队向九龙的英军防线发起进攻的时候，香港的命运决定了。帝国陆军二二八步兵旅的士兵，穿橡皮底鞋，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铁丝网，向新蒙镇格德林克防线上的重要据点的通风管里扔手榴弹。到次日凌晨，日军已经控制该防线前面的各处制高点，切断了香港的主要水源。莫尔特比将军要在大陆上坚守一个星期，然后撤退到九龙后面的小山上拚一死战的计划，终于被迫放弃了。

珍珠港事件以来太平洋上第二次破晓的时候，日本帝国海军的特种海军

登陆部队——它的作用类似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七百名士兵，使美国第一次失去领土。他们在关岛的邓加斯海滩强攻登岸，然后迅速进军阿加尼亚。当地守岛部队同—小批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同日军进行了二十五分钟的激烈战斗。当驻岛总督麦克米林海军上校得知五千敌军正在该岛四周的许多地方同时登陆的时候，他认为再进行抵抗无异于自杀。三次长长的汽车喇叭声宣告了停火。双方通过打手势进行了投降谈判，一小时之后，总督和他的士兵奉命脱下衣服，只穿一条衬裤，亲眼瞧着太阳旗从总督府的旗杆上冉冉升起。日本以十人阵亡的代价夺取了关岛。美国死了十七人，剩下的五百人，包括一个海军医疗护理队，迅速集中在一起，成为第一批俘虏，体验日本人对战俘的羞辱待遇。

那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在西边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日军开始执行进攻菲律宾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两支护航“突击”队直插吕宋岛北面的各个登陆点，实施突击的主要障碍，与其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陆军旅在海滩上布置的一攻就破的防线，不如说是汹涌的海面。六艘运兵船上的士兵，在一艘轻型巡洋舰，六艘驱逐舰和三艘扫雷舰的炮火掩护下开始登陆。五架美国“B—17”轰炸机的袭击使登陆中断，一艘扫雷舰被击沉，入侵部队被撵到海上，纷纷泅水逃命。临近黄昏，阿帕里战略机场落入日军手中。惊涛骇浪也使另一支突击部队放弃了当天在吕宋岛西北一个名叫美岸的地方登陆的计划。第二天上午，登陆作战恢复进行，四千多部队强行登岸，打破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海滩防御”战略，牢牢控制了登陆地区，为以后的全面入侵作好了准备。

可惜当特混舰队的一架“海象式”水上飞机在十二月十日破晓之后不久掠过马来亚沿海的时候，关丹附近一百英阻的海面上却没有发现运送登陆部队的船只。“一切就象一个下雨的星期天下午那样平静，”“快速号”驱逐舰对这个小小海港的各条进口作了仔细的侦察，在上午八时之前靠拢“威尔士亲王号”的时候，发出了如上的信号，证实了这个令人遗憾的消息。可是菲利普斯仍然相信敌人肯定会在附近某个地方登陆。他琢磨着“特内多斯号”已经向新加坡发出了对南面一百多英里的地方提供紧急空中掩护的信号，因而命令特混舰队Z调头向北，追踪“反击号”早些时候发现的一队行迹可疑的驳船。

这是一个轻率的决定。特混舰队Z失去了云层的掩护，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犁出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航道，从空中观察海面，两端的地平线清晰可见。空中的一百个日本飞行员，急切地搜索着阿南巴斯以南一百英里处的海面，如果英国军舰还是按照潜艇早先报告的航线行进，它们此刻肯定就到了那儿。快到上午十点的时候，他们发现了“特内多斯号”。在后来的半个小时内，这艘皇家澳大利亚海军的老驱逐舰，在几十颗炸弹掀起的水柱中躲来躲去，它急忙发出信号，报告它正遭到俯冲轰炸。

“威尔士亲王号”收到了这艘驱逐舰的呼救信号，使菲利普斯意识到迫在眉睫的致命危险。他放弃了向北追踪幻想之中的入侵部队的计划，命令舰队改变航向。当特混舰队Z开始向新加坡作最后冲刺的时候，他并没有打破无线电静默去请求提供空中掩护。

“威尔士亲王号”的那架“海象式”水上侦察机，在上午十时十五分的时候首先被一架日本巡逻机发现，现在它诱使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飞行员追寻特混舰队Z。有些飞机往南一直飞抵新加坡，油位指针已经降到刻度表的下半部分，就在这当儿，壹岐中尉发来了等待已久的信号：“在关丹东南七

十英里的地方发现敌舰。”奉命向北快飞的五十架鱼雷轰炸机和三十四架轰炸机的飞行员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振奋精神。在西贡，松永海军中将穿上飞行服，准备在第一批飞机未能摧毁英国军舰的时候，亲自指挥进行第二次袭击。

刚过十一时十分，“反击号”战列巡洋舰高射炮台上监视地平线的雷达发现了前来袭击的第一批敌机的信号脉冲，几分钟以后，瞭望员在左舷大约七十度的方向就可以看见这批飞机。舰艇司号员吹起了喇叭，号令水兵进入战斗岗位，扩音器高喊：“准备射击！”十一时十三分，九架双引擎“一式”轰炸机迎头猛扑过来，顿时，高射炮组发射的炮弹频频开花，如洗的碧空绽开一朵朵棕色的蘑菇云。战列巡洋舰上的大炮塔此刻不起作用，但每一台厄利孔高射炮和每一挺机枪，都在对着空中冒着如雨的炮弹和枪弹直压过来的日本飞机吐着愤怒的火舌。

“瞧那些黄杂种来了！”当这些日本飞机轰隆隆地低空掠过头顶，九颗黑呼呼的炸弹摇摇晃晃往下掉的时候，在“反击号”上采访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塞切尔·布朗，听到一位炮手这样地骂了起来。这艘大型战列巡洋舰象一艘驱逐舰那样迅速作出反应，转满舵，以每小时二十四海里的速度，穿过小山一样高的水柱仓惶逃走，它除了机库甲板挨了一击以外，没有受到其他的损害。它用信号向前面的旗舰报告：“战斗力没有削弱。”替它护航的“伊莱克特拉号”驱逐舰上的水兵欢呼起来。

突然一切都安静下来了，英国军舰上的水兵点燃了香烟，他们知道，这段喘息时间不会很长。果然，十一时三十分，“威尔士亲王号”的雷达发现一队鱼雷轰炸机从右舷地平线上空飞过来。它们首先陡直上升，不顾危险地钻进附近的一块云层，后来，水兵们好象等了很久，才见三三两两地俯冲下来，配合默契地轮番进攻。它们穿过弹幕，直逼英舰，一架轰炸机被击中，象一团火球似的倒栽进海里，另外一些轰炸机的机翼和机身明显中弹。在军舰桅杆的高度上，日本轰炸机扔下一批鱼雷。两艘大型战舰象一对笨重的溜冰员一下分开了，转满舵劈浪而逃，时速几乎达到七十海里，军舰的首部完全埋在浪头里。致命的“长矛式”氧动力鱼雷没有击中“反击号”，嘶嘶地从它身边飞了过去。但是，“威尔士亲王号”舰长利奇下令转舵晚了致命的几分之一秒。两起爆炸撕裂了船尾，操舵失灵了，左侧螺旋桨轴被炸开，汽轮机失去负载，散了架子，呛人的蒸汽撒满左侧轮机舱，海水从尾部洞口猛往里灌。

“威尔上亲王号”是一条倒霉的军舰，这次它又应了坏名声。桅顶升起三颗黑色气球，表示“舰已失去控制”，军舰的速度逐渐减慢下来，毫无办法地兜着圈子。“反击号”舰长坦南特询问损失情况，却得不到回答。在信号兵证实这艘旗舰没有请求提供战斗机掩护以后，他打破无线电静默，紧急报告“敌机正在袭击”。新加坡机场的飞行员听到呼救，争先恐后地登上飞机座舱。只能出动六架布鲁斯特“水牛式”飞机，它们飞到一百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参加一场双方力量悬殊的空战，需要一个多小时。

日本轰炸机现在要收拾这两艘战舰了。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不停地报告现场战况，松永的西贡司令部听到报告欢呼起来。炸弹和鱼雷集中攻击没有受伤的“反击号”，这艘战列巡洋舰躲避着投在附近的炸弹掀起的水柱，溅起的海浪泼在滚烫的炮管上，腾起团团烟雾。坦南特舰长判断准确，使这条战舰在敌机发起的另一次低空袭击时没有受到损伤。“感谢上帝，我们到

现在为止一共躲过了十七发鱼雷，”他向瘫痪的旗舰报告。没有回答。“威尔士亲王号”的弹幕射击开始发颤，显然，它的动力快完了。

“反击号”上的新式高射炮较少，上帝只好抛弃了这条勇敢的战舰。十二时十二分，宣歧中尉——他的飞机首先发现英国军舰——抓紧时机率领他的鱼雷轰炸机队俯冲轰炸。一架横着翻了几个筋斗，掉进海里。另一架消失在空中。这些日本轰炸机，刚刚对“威尔士亲王号”进行了配合默契的袭击，现在转过来对付“反击号”，好象把它架在一副“铁砧”上，狠敲猛打，鱼雷直扑舰首两边浪花四溅的海水里，“小心鱼雷！”扩音器响彻了全舰，只过了几秒钟，一阵揪心的爆炸，使舰左右猛烈摇晃起来，好象一个拳击运动员挨了一顿左右开弓的勾手拳一样。

来自舱底下的报告使人毫不怀疑“反击号”就要完蛋了。成千吨的海水从船体上被炸开的洞口灌了进来，尽管它还能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速度前进。坦南特舰长已经作好了放弃这艘舰的准备。救生圈从倾斜的顶部解了下来，甲板上硝烟弥漫，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伤兵，挤满了救护队员，水兵们费力地来回奔跑。坦南特靠在驾驶台上，大声喊着：“你们打得好，现在各自逃命吧。”水兵们开始从歪斜得厉害的舰面上往水里跳，一个水手一头栽进大烟囱，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庞大的舰体猛然一歪，甲板上的人踉踉跄跄地摔到舷侧，舷侧黏黏糊糊的，水兵们滑来滑去，怎么也扒不稳，船壳上密密麻麻的甲壳动物刮得他们皮开肉绽，硬梆梆的骨头不断叩在舳龙骨上。

军舰在往下沉，坦南特仍然靠在驾驶台上，任凭翻腾的旋涡把他卷下去。靠着救生套，他奋力游到水面，和那些幸存者一起，在温热的、浮着一层又黑又臭的柴油的海水里挣扎着。驱逐舰在漂满残骸的海面上择路而进，营救那些还有最后一点力气游上舷侧攀网的水手。

日本飞行员的注意力又转向“威尔士亲王号”，这艘战列舰的结构比较坚固，仍然能够漂浮在海面上，可是，越来越多的炸弹在动弹不得的舰体上爆炸。为了挽救这条军舰，利奇和他的水手进行了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斗。

“快速号”驱逐舰靠拢过来供给电力和救走伤兵。已经发了电报，要新加坡派来拖船，可是这艘大型战列舰再也回不了港口。下午一时左右，它开始沉没。人们听见利奇舰长高喊：“再见……感谢你们……祝你们胜利……上帝保佑你们。”从舰尾通气孔里传出陷在舱里的水兵可怜的叫喊声。二十分钟后，“威尔士亲王号”翻倒了，差一点压翻了甲板上挤满了幸存者的“快速号”。

海面上浮泛着一片冒着泡沫的残骸，一架日本飞机在上空胜利地盘旋着，好象在用英文向留下来执行艰巨的营救任务的驱逐舰发出信号：“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轮到你们了。”就在“威尔士亲王号”快要葬身海底的时候，皇家空军的六架“水牛式”战斗机飞到现场。它们的速度太慢，追不上最后面的日本轰炸机，不能起任何作用，只好在那些死里逃生的水手头上盘旋，摇晃着飞机的翅膀，好象在给他们打气。这个情景给T·A·维克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我看到许多人虽然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却象在布赖顿度假时一样，向着低空飞行的飞机招手欢呼，甚至开着玩笑。我感动极了，我从这里看到了比人类本性还要高尚的东西。”

海军中将汤姆·斯彭塞·沃恩·菲利普斯爵士由于犯了悲剧性的估计错误而丢了性命，他认为飞机不是战舰的“对手”，这个估计是何等的错误。

二十年前，“枪炮俱乐部”的军官曾经嘲笑比利·米切尔，日本飞行员那天上午的一顿狠炸，给这些最不相信飞机的作用的军官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对塔兰托和珍珠港的袭击证明飞机可以击沉静止的战舰。九个月前“俾斯麦号”战列舰遭到的损失，证明它们在海上容易受到攻击。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速度慢得可怜，无可争议地证明大型战舰主宰海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此以后，这些庞大的海上堡垒，只有在航空母舰战斗机提供强有力的掩护的时候，才能成为有效的海上武器。

特混舰队Z过早覆灭的消息，震惊了在新加坡的官兵。那天晚上，当驱逐舰靠拢章宜港，把两千八百名死里逃生的水兵送上岸的时候，皇家空军司令普尔福特少将正等待在码头上。他在迎接浑身又脏又湿的受了震惊的坦南特舰长的时候说：“我的天啦！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责怪我。我们甚至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沉没，使皇家海军的四十七名军官和七月九十三名士兵丧命。

那天晚上，日本人隆重庆祝了只以损失三架飞机的代价赢得的这场胜利。第二天，他们将飞到这个海战战场的上空，向漂浮着油块和残骸的海面上扔下一副花圈。

十二月十日上午，温斯顿·丘吉尔正在处理公文，床边的电话响了。这是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打来的电话。他由于过分悲痛而声音哽咽：“‘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被击沉了。”

“在整个战争中我从来没有受到比这更直接的打击，”首相在回忆录中写道，“当这个可怕的消息压在我的心头时，我痛苦得在床上辗转反侧。”帝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在日记中对这次巨大的损失作了如下的总结：“这意味着，从非洲往东经过印度洋和太平洋至美洲，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

Billy Mitchell (1879—1936)，美国空军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战，最早鼓吹在美国建立强大的空军力量。他的飞行员曾三次用炸弹击沉军舰。——译者

第九章 暗淡的景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上午，正当帝国海军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飞行员对英国舰队疯狂轰炸，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时，第十一航空战队的机群正在飞往菲律宾，准备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力量进行一次同样毁灭性的打击。

大机群从福摩萨的机场起飞后往南飞行，快到正午的时候，领航的一批飞机飞临吕宋岛北部海岸上空，被美军雷达发现。布里尔顿将军司令部命令三十五架P—48式战斗机起飞截击。可是，这批战鹰在数量和战术上都处于劣势，不能阻挡这八十架日本中程轰炸机前去袭击吕宋机场。日本飞机一批接着一批地飞来，在两个小时中，从两万英尺高空对甲米地海军基地不停地发起袭击，地面高射炮火无可奈何。麦克阿瑟将军的夫人和小儿子，站在马尼拉饭店楼顶房屋的阳台上，失魂落魄地观看着这幅可怕景象。哈特海军上将站在离基地仅仅四分之一英里的火星人大厦的楼顶上，眼巴巴地看着位于马尼拉西南八英里的这座军港的废墟上升起熊熊烈焰和滚滚浓烟，气得暴跳如雷，可是毫无办法。

五百人被炸死，但对哈特来说，最严重的损失还是美国亚洲舰队储备的全部鱼雷被炸毁和两艘潜艇被炸坏。日本入侵舰队正在驶向菲律宾，袭击这些舰队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这两艘潜艇身上。哈特的舰队共有二十八艘舰艇，三分之一在福摩萨和中国大陆的故占港口附近巡逻，三分之一在敌人可能登陆的海滩附近巡航，剩下的三分之一留作后备。由于基地被炸成废墟，哈特当天晚上决定撤走剩下的两艘驱逐舰和几艘扫雷艇与供应船，把岛屿的海防任务交给这两艘潜艇和五艘巡逻艇。

在遥远的太平洋，威克岛连续第三天遭到猛烈空袭，詹姆斯·德弗罗少校的战斗机只剩下四架未被摧毁，守岛士兵忙了一个通宵，转移炮兵阵地，准备击退企图登陆的敌人。梶冈海军少将的四艘入侵部队，由两艘轻型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护航，已经驶向这座环形珊瑚岛的明显的水下火山口边缘上的三个低洼沙岛。在旗舰“夕张号”巡洋舰上，他和手下的参谋官举行了最后一分钟的情况介绍会。他知道守卫这座岛屿的是六个五英寸口径炮兵连和十二个三英寸口径炮兵连，所以他们“预料将吃苦头”。

凌晨三时，威克岛最南端孔雀岭上的哨兵报告：他们发现远方漆黑的地平线上闪烁着灯光。德弗罗少校立即把五百守岛士兵召到总部。他下达命令：等到日本人登上岸，剩下的四架战斗机起飞的时候，才能开火。

五时三十分，头一阵炮弹在沙滩上炸开了花，岛上的黑脚信无翁受了惊，发出粗厉的叫声。七十五分钟以后，“夕张号”率领的日本军舰，驶入离孔雀岬炮兵连只有一点五英里的海面。炮兵连连长克拉伦斯·巴尼格中尉满意地记录了立即重创这艘日本旗舰的情景：“两发炮弹刚好打在它的左舷吃水线以上的地方。浓烟和蒸汽立即从左舷喷了出来，舰艇的速度越来越慢。该舰在离岸七千码的时候，又中两发炮弹，差不多打在同一个地方。左舷完全笼罩在喷出的蒸汽之中。”

梶冈海军少将的旗舰正在摇摇晃晃地往海上逃的时候，威克岛上小小的皮尔岛顶端的一个炮兵连发射的第三排炮弹，恰好击中护送两艘运兵船到海滩的“疾风号”驱逐舰，“疾风号”立即爆炸。烟雾消散之后，他们看见这艘驱逐舰断为两截，迅速沉到海里。海军陆战队的炮手击沉了第一艘日本战舰，他们对自己的胜利感到非常惊讶，竟然停止了射击。正在他们得意志形

的时候，副排长亨利·比德尔吼叫起来，“别太高兴了，你们这帮家伙，快回去放炮，你们当它是什么，开狂欢会！”

他们在胜利的鼓舞下，击中了第二艘驱逐舰，还使两艘运兵船中的一艘着了火。配置在皮尔岛“指头”上的炮兵连 B，也击退了三艘驱逐舰发动的第三次进攻，击中了其中的两艘，这两艘舰冒着浓烟，仓惶逃走。

保罗·普特曼少校率领威克岛上剩下的四架飞机起飞，这是四架格鲁曼 F4F“野猫式”战斗机，每架携带着一支架炸弹，追击逃走的敌舰。它们来回穿梭般地重新装弹，上午七时三十一分，一颗炸弹击中“如月号”驱逐舰的后甲板，和舰艇上的深水炸弹一起爆炸。梶冈见势不妙，命令剩下的军舰返回夸贾林岛。他报告：他撤退是由于美国人“发起了猛烈反攻，我们被迫暂时撤退”。

威克岛守岛部队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消息传到华盛顿的时候，珍珠港海军陆战队第四防守营接到金梅尔海军上将的命令，正在给“坦吉尔号”水上飞机供应船装载弹药、备用飞机引擎和供应品，准备紧急援救这座孤零零的环形珊瑚岛。守住中途岛、威克岛和萨摩亚群岛已经成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战略的关键，尽管金梅尔前一天接到斯塔克海军上将的一封悲观的电报，提醒他警惕敌人“为了使夏威夷难以防守而发动更多的进攻”，并且暗示中途岛和威克岛能否守得住“还成问题”。

对于太平洋舰队剩下的舰艇来说，最紧急的任务是阻止意料之中的日军对夏威夷的进攻，阻止日军占领萨摩亚、帕尔米拉和约翰斯顿等南太平洋战略岛屿，这些岛屿扼守通往澳大利亚的必经海上通道和通往麦克阿瑟的骚地菲律宾的海上生命线。华盛顿的悲观估计使金梅尔感到沮丧，他回答说，他想“补救我们最初遭到的惨重损失”，重新部署太平洋舰队，建立三支航空母舰特遣队。瓦胡岛上的燃料弹药库完好无损，使得金梅尔能够派遣第一支特遣舰队，袭击马绍尔群岛上的日本前沿基地，第二支特遣舰队守卫夏威夷群岛，第三支前往援救威克岛。

金梅尔海军上将部署快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计划，将为美国的太平洋海军战略奠定成功的基础；但是，在紧接着珍珠港事件之后的邓几个星期里，海洋上的美国海军和华盛顿的美国海军部一片混乱。援救威克岛的特遣舰队需要等候“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从西海岸开来；暴风和缺乏训练使“列克星敦号”特遣舰队不能在海上加油，迫使威尔逊·布朗海军中将把舰队撤回港口，然后再出发去袭击马绍尔群岛最大岛屿贾卢特岛上的日本基地。金梅尔和他周密制订的发起反击援救威克岛的计划所遭到的最大挫折，还是海军部长诺克斯的到来，他是在抢先行动，阻止“国会进行讨厌的调查”。政治家的本能驱使他前来“了解事情真相”，然后寻找一个合适的替罪羊。许多烧坏的和被打烂的军舰瘫在脏乱的珍珠港里，这幅情景显然使他生气。十二月十四日他返回华盛顿之后，已经拿定主意要告诉总统：应当撤掉金梅尔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职务。

阿卡迪亚会议

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的陪同下，乘坐皇家海军最新战舰“约克公爵号”前往美国访问，留下文伦·布鲁克爵士将军“看家”。他们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劝说美国人继续执行已经宣布过的打垮希特勒的“欧洲第一”战略，不要把人力物力转移到太平洋战

场。估计大西洋一路上惊涛骇浪，战舰的舱盖都封上了，丘吉尔坐在舱里，向他的随行人员介绍了即将举行的双边讨论，他手头摆着“关于我所设想的未来战争进程的三份文件”，即《大西洋战线》、《太平洋札记》和《一九四三年战役》。首相的文件是对英国参战目标作出透彻的战略分析的三篇杰作。

首相的舱房设在舰长室里，隔壁是一间特设的旅行地图室，以便首相随时掌握全球战争的进展。在北非，第八集团军发动进攻，迫使隆美尔暂时撤出托布鲁克，如同红军在莫斯科城门前英勇抵抗的消息一样，从北非传来的消息为同盟国的事业带来了安慰。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正乘军舰前往摩尔曼斯克，他将与斯大林会晤，丘吉尔给他发了一封电报，提出鼓励性的建议：“俄国如果对日本宣战，对我们将是极其有利的。”麦克阿瑟认为，说服苏联减轻远东的压力，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罗斯福总统也支持这个主张，他致电斯大林，建议“共同讨论研究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但是斯大林置之不理。

首相离开伦敦的那一天，向在中国的那块殖民地发了一封鼓舞士气的电报，赞扬他们“顽强地保卫了香港的人民和这座堡垒。在你们面临严峻的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莫尔特比将军已经开始撤出九龙半岛的阵地。在面向海岸的山丘上，幸存的加拿大、苏格兰和印度军队不得不疏开布防，他们和两千名香港志愿者一起，准备拼死保卫这座小岛和小岛上繁荣的城镇。

两天以后，他们击退了日军企图发动的第一次入侵，但是，日军从四分之一英里分界线另一边的大陆上，对香港连续炮击和轰炸，大大削弱了他们的阵地，以致他们没有预备兵力击退日军在十二月十八日夜间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借着燃烧着的油库的熊熊火光，六个营的敌军到天亮时波过了海峡。战场形势已经毫无希望，但莫尔特比和总督号召士兵继续抵抗，他们在海岛的山坡和山顶上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后卫战。在后来的七天七夜里，香港的守卫者终于一码一码地让出了这座城市。

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和丘吉尔只好听凭中国海岸上这块实在无法防守的皇家殖民地最终失陷，但他们没有料到日军会这么快地从马来亚南下。皇家海军的主力舰被击沉以后，一般又一般日本士兵运抵宋卡和帕塔尼的港口。由于没有皇家空军截击，唯一试图阻止日军登陆的行动发生在十二月十一日夜间。荷兰的O—XVI号潜艇在帕塔尼港附近袭击了四艘日本运兵船。它发射的鱼雷没有一个击中目标，第二天，科泰纳上尉的这艘潜艇误入英军布雷区，触雷炸毁了。

增援部队正在开往马来亚，四个中队的“飓风式”战斗机，原来要运给苏联红军，现在从波斯转运新加坡。英国陆军第十八师，正乘船绕过好望角开往利比亚，准备参加沙漠战争，现在改变方向开往远东。他们横渡印度洋，要到一月中旬才能到达。丘吉尔担心日军向北发动进攻威胁印度。十二月十二日，他扩大了远东英军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将军的指挥权，同时提醒他：“你必须注意东方。缅甸现在划入你的防区。你必须阻止日军向缅甸和印度推进，并力图在马来半岛切断他们的交通线。”

德国和日本联合进攻印度的建议，实际上是大岛大使两天后向希特勒介绍东京的作战目标时提出来的。这是新德里的英军参谋部最担心的一种战略格局。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断从马来亚传来，但韦维尔部队的战线拉得太长，

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向珀西瓦尔将军发电报，要他坚守阵地，等候横渡印度洋的增援部队的到来。

“帝国人民的眼睛在看着我们，我们在远东的地位的安危在此一举，”珀西瓦尔将军十二月十日从新加坡向马来亚的指挥官下达了一道鼓舞士气的命令，指示他们坚守马来亚暹罗边界沿线的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们在兵力上占有三比一的优势，但是，在他意料之中的“长期艰苦的”战斗中，英军指挥官将要指挥他们训练很差的士兵同久经战斗考验的日本军队及其轻型坦克作战。大部分印度军队既没有坦克和坦克炮，又没有装甲作战经验，因为战前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员认为这些东西在马来半岛森林中是用不上的。他们忽视了半岛上的公路干线，这些公路是为了把马来半岛的橡胶和锡运到新加坡而修建的，正是沿着这些公路，日军将要发动“自行车闪电战”。

十二月十一日夜，山下将军在马来半岛发起猛烈进攻。在瓢泼大雨中，他的坦克在柏油马路上隆隆行进，试图突破这条环形防线。日军估计第十一印度师正在把守这条通往南方的公路，以便保卫附近的亚罗士打机场。守军离开了湿漉漉的阵地，在漏雨的橡胶树下躲雨，五十名挥舞大刀的日本士兵轻而易举地突破了防线，然后在公路上消失了——“小小的疏忽”，过大佐讥讽地报告：“我们现在摸透了敌人的战斗力。”刚刚发生的情况证实了他在日军训导手册中所作的预言：“虽然军官是欧洲人，但军士和其他士兵几乎都是当地人，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团结意识等于零。”日军缴获了溅着血迹的锡特拉城防图，第二天发兵攻克了该城。虽然珀西瓦尔两天前命令希思将军“坚决守住”，他的印度军队还是沿着公路逃跑，把野战炮、重机枪以及三百辆卡车和装甲车丢在后边。日军胜利的代价是仅仅二十七名士兵死亡，而迁大佐原来估计至少要死一千人。现在通往南方的公路打通了，他们迅速占领了亚罗士打机场。这意味着日本飞机可以从他们所称的“丘吉尔飞机场”出动，装上英国的燃料，往英军阵地上投英国炸弹。

希思将军力图变更部队的部署，以便在日军向南推进时能够守住这条公路，不断的空袭破坏了他所作的这种努力。十二月十五日，敌人的进攻迫使马来亚西海岸槟榔屿上的驻军撤退。失败象瘟疫一样地在马来亚各部队中传播开来。英国军官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让印度军队坚守这条公路。他们的阵地将遭到敌人的无情轰炸，然后，日军将从侧翼和后方插进森林，渗透到英军之中。希思将军无法摆脱这种致命的撤退变态心理，他踏上四百英里的火车旅途，前往新加坡司令部，要求后撤一百英里，退到柔佛。珀西瓦尔最初坚决反对。同美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一起举行的一次战略计划会议作出决定：如果海、空增援部队能够到达新加坡，那么至少要将日军再阻挡一个月。希思反复警告：他的部队有被从哥打巴鲁挺入内陆的日军切断的危险。珀西瓦尔得到了精明干练的澳大利亚指挥官 H.G. 戈登·贝内特少将的支持，贝内特想从丰盛港发动进攻，他的军队正在那儿驻防，准备阻击日军向东海岸的推进。可是希思毫不留情地“嘲笑了这种想法”，珀西瓦尔只好不再坚持他的意见了。

十二月十七日，希思再次赶往北方监督撤退，首先是军队不大体面地从槟榔屿匆忙撤出。这使英国人丢了脸，丧失了当地人民的信任，因为他们抛弃了马来人和华人，任凭他们听从命运的摆布。撤退很快就变得乱糟糟的，野战指挥官不得不依靠商业电话系统，可是电话不断彼卡断，电话员一本正经地告诉气急败坏的旅长们，三分钟的讲话时间已经到了。《海峡时报》上

经过严格新闻检查的新闻报道的忧伤调子，新加坡越来越频繁地遭到轰炸的消息，使这个殖民地政府早些时候过分的自信心逐渐消失了。在酒吧间和俱乐部里，酒的销售量大增，往日神圣不可侵犯的板球场上忽然挖了一道壕沟，也没有人提出抗议。

丘吉尔在“约克公爵号”战列舰航行地图室里，惊愕地注视着显示日军在马来亚进展位置的地图钉的时候，他对英国在远东的宣布罗陀的安全越来越担心了。丘吉尔显然没有意识到，如果柔佛失守，新加坡这座堡垒是守不住的，所以他在十二月十五日给参谋长委员会留下了备忘录：“务请注意，最后用来保卫新加坡岛的部队不可在马来半岛作战或被切断。没有什么比这座堡垒更重要。”海面上波涛汹涌，从马来亚又传来令人忧郁的消息，首相的情绪低落下来了。“这次航程好象非常长”，他给安东尼·艾登发电报时抱怨起来了。这时，艾登已经抵达莫斯科，他发现在谈到苏联应与同盟国一起参加远东战争时，苏联这位独裁者坚决表示不参与。“大不列颠并不是独自同日本作战，”斯大林直截了当地提醒他：“它有中国、荷属东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等盟友。”

这个大联盟仍然缺乏军事协作。到了十二月十六日，仍然不能集合增援部队阻止日军在婆罗洲北岸沙捞越登陆，只有旁遮普步兵中“可以拼掉的一个营”进行了两个星期的游击抵抗，摧毁了油井设施。荷兰海军潜艇击沉了两艘日本运兵船，击伤了一艘驱逐舰，但是他们的努力并不比美国亚洲舰队在阻止日军攻占吕宋岛东南部时所作的努力更成功。“旗鱼号”是唯一击中目标的一艘舰艇，它在海南岛附近击沉了一艘运兵船，美国亚洲舰队的其他战舰，包括老航空母舰“兰利号”，向南撤退到比较安全的爪哇海。旗舰“休斯顿号”巡洋舰撤到婆罗洲东海岸的巴厘巴板，哈特在致麦克阿瑟的一份令人沮丧的备忘录中说，他之所以撤走大部分人员和剩下的海军水上飞机，是因为“日本空军在吕宋岛上空取得了胜利”。海军的明显逃跑行为，造成了海军与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深刻分歧，麦克阿瑟在向华盛顿报告时特别提到了这种分歧。然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留在菲律宾的三十三架战斗机是不能阻止一场大规模入侵的。

马歇尔将军承认增援部队不可能通过日本封锁线，因此他命令横渡太平洋把军队和飞机运往马尼拉的护航舰队改变航向，开往澳大利亚。麦克阿瑟提出抗议，他强调菲律宾的“战略重要性”，呼吁民主盟国集中一切力量，将增援部队运到目的地。然而，到了十二月十二日，他也不得不承认“敌人的空军力量占有压倒的优势”，只好允许布里尔顿将军将剩下的B—17轰炸机和大部分幸存的战斗机撤到澳大利亚北部海岸达尔文港。

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还不完全承认他们必须放弃菲律宾群岛。这是陆军首脑向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少将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星期，艾森豪威尔担任了战争计划委员会主任这一美军中极其重要的职务，他意识到马歇尔希望他同意“我们不能放弃菲律宾”这个观点。尽管他在马尼拉当过三年麦克阿瑟的副手，同麦克阿瑟有私人交情，但他还是清醒地估计到：增援部队要几个月才能到达菲津宾。他警告说：“如果敌人大举进攻，那么在少量援助下，可能守不住几个月。”

“尽你们最大努力挽救他们，”马歇尔还是发出了命令，他知道，海军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既要援救威克岛，又要守卫夏威夷和美国的西海岸，守住菲律宾的可能性就极其微小。在马尼拉，麦克阿瑟责备哈特海军上将没有

作出更多的努力，但他不能指责他没有搞到迫切需要的飞机。装有这些飞机部件的板条箱到达布里斯班时，打开板条箱一看，发现飞机的引擎缺乏必不可少的螺线管（solenoids），航运公司的办事员所犯的这个疏忽错误，使史汀生暴跳如雷。他听说所缺的零件是“某种‘oid’”，不由得想起了痔疮（hemorrhoids）。

威克岛和马尼拉的陷落

官僚主义者的干涉，高级指挥官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华盛顿的混乱，也大大削弱了太平洋舰队为同日本人拼搏所作的努力。三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驶出珍珠港的时候，金梅尔海军上将接到解除他的指挥权的命令，而且就在“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生效”。这是海军部长诺克斯为了制止公众和国会追究珍珠港惨败的责任，对海军高级将领进行重大改组的一部分。斯塔克海军上将仍然担任海军作战部长，但是海军作战的实际指挥权掌握在大西洋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的手里。金是一位强硬、不妥协、热心航海的海军将领。他要求并获得根据八九八四号行政命令统率美国海军的大权，直接对总统负责，遭到偷袭的太平洋舰队必须重新树立起信心，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了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他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移交航行局局长的工作，便由w·s·派伊海军中将暂时指挥珍珠港舰队。

派伊是一位能干的战略家，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他是在关键时刻暂时代理尼米兹的职务的。他慎重地对待金梅尔派遣三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雄伟作战计划，是可以理解的。他担心由布朗海军中将率领的、有“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参加的第十一特遣舰队去袭击乌绍尔群岛上贾卢特岛的日军基地，会中敌人的圈套，于是把攻击目标改为吉尔伯特群岛上的马金珊瑚岛，据情报机关报告，这个岛屿刚被敌人占领。由哈尔西海军中将率领的、有“企业号”参加的第八特遣舰队正在守卫夏威夷的入海口。弗兰克·弗莱彻海军少将和他率领的第十四特遣舰队的情况也不太妙，这支舰队担负着援救威克岛的重要任务，由于“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到得太晚，这支舰队的出发时间被耽误了。金梅尔海军上将在交出指挥权之前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在“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三艘重型巡洋舰和护航驱逐舰于十二月十六日驶离瓦胡岛的前一天，派遣“坦吉尔号”供应舰与舰队油船一道先行前往威克岛。当弗莱彻海军少将最后追上了“坦吉尔号”供应舰的时候，他执意要让舰队不断补充燃料，以便使他的驱逐舰随时作好快速行动的准备，这样，他们在惊涛骇浪的太平洋上西进的速度就更慢了。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弗莱彻率领的第十四特遣舰队离威克岛还剩下不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派伊决定第十一特遣舰队不去执行袭击任务，而去增援威克岛。就在那天上午，棍冈海军少将匆忙拼凑起来的入侵部队驶出夸贾林岛，他要去夺取威克岛，挽回自己的面子。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还从特鲁克群岛派出一队重型巡洋舰。为了支援作战，南云海军中将率领的从珍珠港返回的攻击舰队拨出两艘航空母舰，这两艘航空母舰在第二天上午袭击了那座孤零零的珊瑚岛。岛上仅存的两架海军陆战队“野猫式”战斗机同敌机展开了英勇的空战，并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空战中击落了一架“零式”飞机。“我们再也没有飞机了，”普特曼少校报告，他的幸存下来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与海军陆战队一起，守卫着沿着这座珊瑚岛的海岸线挖掘的沙袋堑壕。

在珍珠港的作战地图上，还没有我到日本攻击部队的下落，但在威克岛

上空突然出现舰载飞机，使派伊担心他的两支特遣舰队有可能驶入圈套。他再一次掂量了执行前任作战计划有多大危险，冥思苦想是否要“冒着损失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风险，去试图进攻威克岛附近的敌军。”当派伊拿定主意，认为太平洋舰队航空母舰的安全比援救海军陆战队更重要的时候，在威克岛东面六百英里的弗莱彻的舰队又在补充燃料——而且实际上是在朝着背离这座珊瑚岛的方向行驶。第十四特遣舰队奉命不得驶入威克岛周围两百英里以内的地方，以便准备同敌人的航空母舰交战，但“坦吉尔号”继续开往威克岛，撤出那里的海军陆战队。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在珍珠港还在辩论是否要进攻的问题时，威克岛发来无线电报：“敌人显然在登陆。”第十四特遣舰队在威克岛的东北面四百多英里的海面上，而且又在补充燃料；第十一特遣舰队在岛的西南面，距离该岛还要远一倍，无法赶去援救。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日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威克岛附近海面。这一次，梶冈海军少将把他的主力停在远离炮火射程的海面上，而用突击舟和巡逻艇渡运来自舞鹤的第二特别海军登陆队的一千名士兵，海上掀起了巨浪，下起了瓢泼大雨，掩护着他们登上了礁石。突然，一道道粉红色的曳光划破了黑暗的夜空。威克岛海军陆战队炮兵连向登陆点开炮了。“景色太美了，简直不是战场，”在梶冈乘坐的“夕张号”巡洋舰上观看战场景色的一名日本战地记者这样写道。日本战舰也发射炮火，使这场烟火表演更加使人眼花缭乱。在威尔克斯岛的“大姆指”上，韦斯利·普拉特上尉率领的一支七十人的海军陆战队分遣队，成功地将一艘敌舰击中起火，并用步枪和手榴弹频频发动进攻，阻止了敌人的登陆。经过四小时的肉搏战，他们差不多消灭了企图登陆的一百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

黎明时分，星条旗还在威尔克斯岛上飘扬，一小时之后，主岛威克岛上的德弗罗少校和由他率领的两百名守岛士兵，面临着一千多名日本士兵的进攻，这批日本士兵沿着珊瑚海滩挖壕沟据守，滩头堡上插起了太阳旗，以免遭到自己战舰的炮击。岛上普特曼少校的飞行员仍然在岛的最南端迎击企图登陆的敌人，清晨五时，美军总部的旗杆被炮火打断，旗子很快又在一座被打坏了的水塔上飘扬起来了。早晨七时以后，日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象一群黄蜂似地飞来，德弗罗少校发现他的阵地守不住了，于是发出电报：“敌人已登陆，胜败难测。”当他收到珍珠港的回电，暗示离得最近的美军军舰还要航行一天才能到达，他认为这是授权他在进一步抵抗也徒然时就投降。

水塔上升起了用白床单做的旗子。早上七时半刚过，一名中士手擎一个拖把柄，上面拴了一块白布，德弗罗少校在这名中士的陪同下走上前去投降，这时岛上还在响的美军扩音器大声播出军乐。有些外围岛屿上的美军，保持海军陆战队的优良传统，拒绝向敌人投降，直到他们的指挥官亲自来岛上。因此，一直到下午，身着洁白海军服的梶冈海军少将，方才能够登上岛屿举行正式的受降仪式。他在仪式上以裕仁天皇的名义给威克岛改名为“鸟岛”。一千五百名美国军人和文职人员当了俘虏。他们进行了英勇的防卫，打死八百多名日军，美军死亡一百二十人，总统在传令嘉奖时赞扬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有历史意义的防守战”。

美国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盛赞美军的这种模范战斗精神，但是，各种赞扬掩盖不了另一个失败——如果派伊和他手下的指挥官比较坚决地前往援救威克岛，这个失败有可能避免。第十四特遣舰队撤退的命令下达的时候，“萨

拉托加号”上的议论难以控制，天生不具备纳尔逊姿态的弗莱彻海军中将，只好躲进自己的舱里。

威克岛的陷落，很快就被英国首相戏剧性地到达美国的消息淹没了。他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夜晚，将近六时飞到华盛顿的，几乎在这同时，太阳旗在半个地球以外被日军新占领的那座太平洋珊瑚岛上升了起来。丘吉尔满脸堆笑，嘴里叼着一根雪茄，漫步走下飞机的舷梯。当天下午，他乘坐“约克公爵号”到达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然后从那里飞到华盛顿。他急于会见罗斯福，大踏步地走进总统等候着的黑色轿车，轿车立即向白宫急驰，车里的两位首脑已经在深入讨论问题了。

总统和首相当天晚上进行首次非正式会谈的时候，整个太平洋上失败的消息纷至沓来。不仅威克岛在当天陷落了，而且一支一万多人的日军已经前进到离马尼拉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自从日军对菲律宾发动大规模入侵以来，还不到二十四小时。麦克阿瑟将军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曾预料进攻不了海滩。

放弃马尼拉

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夜刚过，七十二艘日本运兵船当中的第一批船在林加延海湾缓缓倾斜的海滩附近抛锚了。这批运兵船由战舰和巡洋舰护航，载着在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的港口登船的本间将军的第十四军团。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正确地估计到日军发动主攻的地点，但他错误地估计了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当“鲋鱼号”潜艇报告，日本这支大舰队已经到达离吕宋岛北端只有五十英里的海面上的时候，他剩下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几小时之后，传来了另一个消息：一支由五艘运兵舰组成的小型入侵部队正在南端棉兰老岛的达沃登陆。日军的这两个行动，既没有受到美国亚洲舰队的潜艇、也没有受到奉命在撤至澳大利亚的新基地之前要去袭击日军的B—17轰炸机队的认真阻截。

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天还一片漆黑，第四十八师的日本士兵，在一大批战舰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开始在三个滩头堡登陆。汹涌的海面比菲律宾步兵的三个师和菲律宾正规骑兵团具有更大的威胁。只有罗萨里奥的部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将敌人的进攻推迟了几个小时；在其他登陆海滩，当日军冲上阵地的時候，守军丢下老式恩菲尔德步枪，仓皇逃命。第二天一整天，日本的坦克、士兵和装备陆续由驳船穿梭般地送上岸，除了偶尔遭到一阵射击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到了下午，本间将军的先头部队已在深入腹地，以便与一个星期以前登陆的、正从美岸向南挺进的部队会合。美国亚洲舰队潜艇部队很有希望的一个实战演习日未能实现，因为正在浅水区的潜艇指挥官猝不及防，只有一艘日本运兵船被鱼雷击沉。

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布恢复麦克阿瑟四星上将军衔的那一天，他却惊讶地意识到，无论美国亚洲舰队的潜艇，还是缺乏训练的菲律宾军队，都不能挽救菲律宾。可是他仍然不愿执行仅存的一种军事选择：“失败主义的”但却是周密安排的“桔色行动计划”，这项计划要求美军撤退到巴丹半岛。只有一小批战斗机去对付日本的空中优势。麦克阿瑟竭力避免必然的失败，紧急要求陆军部派遣更多的战斗机扫射敌人的前进纵队。“我能在这方面期待点什么吗？”他反复要求着，希望马歇尔将军能说服海军运来更多的军队和飞机。当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回答时，他连续发出警告：除非援军到达，否则

整个西太平洋将会陷落：“胆怯苟安是不能战胜象日本这样气焰嚣张的敌人的。”

盟军在吕宋岛两条战线上又经历了一整天的惨败，麦克阿瑟将军这才顾不得自尊，面对唯一的军事选择。在战场上，缺乏训练的菲律宾军队的战斗力极差，不能阻止从中国南下的身经百战的日本军队的进攻。麦克阿瑟在吕宋岛北部的二万八千人的部队，在数量上对敌人二比一强，但是，当他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乘坐帕卡德吉普车巡视林加延前线，亲眼看到日军如何轻易地将战线向马尼拉推进的时候，他对菲律宾军队的战斗力仅存的一点幻想破灭了。他的副手乔纳森·温赖特少将称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到处奔走，企图撑住正在崩溃的战线，可是毫无用处。“几乎没有一支部队是完全机动的，所有的部队缺乏训练，缺乏装备。没有一个师或一支部队集合起来进行过演习或训练。”他的参谋部编制不全，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多数菲律宾士兵甚至没有象钢盔、挖壕工具和毛毯这样的基本的步兵装备。当天晚上，温赖特恳求麦克阿瑟允许他把唯一的一个美军师调上战场，以便阻止敌人的进攻，使盟军有足够的时间执行撤退到巴丹的行动计划。

麦克阿瑟白天视察了战场，又听到日军正在马尼拉东南仅仅六十英里的拉蒙湾登陆的消息，终于意识到危险到了极点。黎明时分，帝国陆军第十六师七千人的部队全部登陆，并向纵深推进，溃散到山丘上的菲律宾第五十一师实际上没有进行抵抗。本间将军向马尼拉发动钳形攻势的这支第二批部队的登陆，使麦克阿瑟更深刻地认识到他面临的军事灾难。经过四十个小时的挫折，他在当天晚上用无线电命令手下的指挥官：“执行桔色行动计划。”他的决定下得太晚，差不多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执行撤退到巴丹的行动计划。他们四万人的部队在撤退时必须对付两面的进攻，同时还要收集散在各处的食品和弹药，这是继续战斗的必需品。他宣布马尼拉是开放城市，准备把他的参谋人员和眷属撤退到要塞岛屿科雷吉多尔岛，他知道，要想完成成为时已晚的撤退计划，是需要完美无缺的指挥艺术的。

第十章 处于守势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的那一个星期，使人心灰意冷的失败的消息象潮水般地涌往白宫，约瑟夫·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发出了节日欢呼。当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同他们的军事顾问们坐在一起，反复推敲进行全球战争的共同战略的时候，他们至少可以从下面的喜讯中得到安慰：德国的装甲部队终于在覆盖着雪的克里姆林宫圆屋顶前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被阻挡住了。和当年的拿破仑一样，希特勒征服俄国的美梦在莫斯科城前破灭了，冰雪严寒迫使德国人走向最后的失败，俄国人却一直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所有反纳粹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为德国闪电战的第一次失败感到高兴，”丘吉尔指出“只要德国军队陷入东方的挤死搏斗，我们岛国遭受入侵的威胁就可解除。”

第三帝国的元首认为，进攻莫斯科遭到的失败，是在他掌握了这个战役的全部指挥权之后就扭转的挫折。东京正在举城庆祝珍珠港的胜利，纳粹失败的含义几乎没有引起这个轴心国的最新伙伴的注意。然而，在俄国发生的事件，终于招致日本在它的军事领导层将这个国家投入战争之后不几天就遭到失败。帝国参谋本部是根据这样的设想来制订战略的：德国将迅速战胜苏联，迫使英国退出战争，美国也不得不牺牲太平洋而致力于保护它在大西洋的利益。日本新英雄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意识到事情的结果可能与预期的刚好相反，他不满意有些人“盲目高兴”，“讲起话来好象战争的结局已经定了似的。”他为东京顶头上司的“能力和见识”感到担忧。“英国和美国可能低估了日本，但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就好象自己喂养的狗咬了自己的手一样，”他提醒支那地区舰队司令。“看来美国尤其下了决心要在不久的将来投入全面作战。”

美国人确实叫喊要进行一场报复日本的全面战争，但美国战略家根据“彩虹5号”作战计划，已让陆军和海军集中力量打败德国，同时守住太平洋中部防线。英国眼前可能不会遭到入侵；但它仍然有可能被迫投降，因为使用“群狼战术”的德国潜艇正在咬断大西洋供应线。

十二月二十三日，当亨利·波纳尔爵士将军飞到新加坡，从空军中将布鲁克·波帕姆手里接过指挥权的时候，他得知在暹罗边界以南的霹雳河沿线阻止敌人入侵马来亚的防守计划正在破产。山下将军周密计划的协同进击势如破竹，四百英里长的马来半岛，他的军队几乎征服了三分之一，占领了许多锡矿和橡胶种植园。在北面一千六百英里的香港，总督号召驻军英勇抵抗，“为英王和英帝国坚守这座城市，”可是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敌人已经突破这座岛屿的防线，分割英军的阵地。

在南中国海彼岸的菲律宾，本间将军的另外一万名士兵在拉蒙湾登陆，准备在南部钳形运动的背后增添一支打击力量，这场攻势现在离马尼拉还不到六十英里。麦克阿瑟宣布菲律宾首都为开放城市，日本人不予理睬，出动飞机轰炸美军司令部所在地火星人大厦。撤退到巴丹的最后步骤已经作出。美国亚洲舰队剩下的巡逻艇撤退到吕宋岛西岸的海湾里躲避起来，潜艇已经撤退到婆罗洲和爪哇的港口。遭到轰炸的甲米地军港的弹药和供应品，不能运抵要塞岛屿科雷吉多尔岛，被用炸药炸掉了。吕宋岛上仅有的四架战斗机，在布里尔顿将军乘上最后一架美国运输机之后，于圣诞夜飞走了。麦克阿瑟向他告别时恳求说：“我希望你能把我们所作的努力告诉外面的人，以便维

护我作为一个战士的声誉。”

几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最后一个登上“唐埃斯塔班号”轮船，渡过三十英里宽的海峡，来到蝌蚪形的小岛科雷吉多尔岛，这座岛屿扼守着马尼拉湾的门户。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和他的高级政府官员，也同麦克阿瑟的其余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一起挤在这条船上。轮船的底层舱里堆着菲律宾政府的金条和银条。乘客的绝望心情和马尼拉湾一片银色月光的美景形成尖锐对比；一个美国军官独自唱起“安静的夜”，没有人随声附和。

在遥远的太平洋上的珍珠港，几乎没有人还有心情欢度圣诞节。海军上将尼米兹在前一天乘坐泛美航空公司快速班机飞来就任新职。他发现瓦胡岛上在遭到袭击后已很低落的士气，在援救威克岛失败后就更加低落了。这个不吉祥的圣诞夜，扑灭了沉在海底的“西弗吉尼亚号”战舰般体内的最后一线生机。五个月以后，打捞队发现困在A—111水密舱里的六名水手的尸体——舱壁上用粉笔划的十六个X，默默地证明六位水手靠军用于粮苦熬了两个多星期，最后由于生命必需的氧气用完了而在圣诞节的前一无死去。

海军上将金到达华盛顿，驱散了笼罩着海军部的忧闷气氛，他是来接管海军作战指挥大权的。这位美国舰队总司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个人主义者，他很快就定下了强硬的新调子，一定要别人称他“美国舰队总司令”，他的第一次正式讲话铿锵有力，确立了他的新的领导作风。“通往胜利的道路是漫长的。斗争是艰苦的。我们将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尽最大的努力。我们必须立刻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军舰。然后该轮到我们的进攻。我们将取得胜利——总有一天！”

欧洲第一

海军上将金也怀着同样坚决的精神，和马歇尔将军一起参加了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军事首脑第一次作为正式的盟友和英国军事首脑坐在一起。白宫的这次会议是由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联合主持的，任务是讨论大战中最重要的—次作战计划会议的议程。丘吉尔选择“阿卡迪亚”作为这次会议的恰当的代号，希望这个词所比喻的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静谧，将能成为他们联合指挥协调一致的象征。可是事与愿违，虽然总统和首相非常一致，共谋同盟国的利益，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却不是这样。海军上将金同“欧洲第一”战略——“彩虹5号”计划——的制订者斯塔克不一样，金不是一个亲英派。他对这个新盟国傲慢而过分聪明的外交手腕怀有成见，这个成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当时他担任大西洋舰队司令亨利·梅奥的参谋长，有机会亲自观察英国如何施展外交手腕，梅奥本人也是极不喜欢和不信任英国人的。金既然正在采取行动加强对美国海军的控制，他就决心不让英国发号施令，以免降低太平洋战区的地位。这位海军上将认为，打赢日本主要依靠海军作战。陆军同样抱有偏见，觉得打败希特勒最终需要一场地面战役，自然而然地赞成重视大西洋战区。虽然陆、海军双方都感觉到，它们的新盟国希望美国扶持摇摇欲坠的英帝国，海军对于部署力量支持英帝国受到威胁的海外殖民地却比陆军反感得多。马歇尔将军后来也承认，“我们方面的反英情绪太强烈了，实在有些过分。我们的人民总是在提防着英国佬背信弃义。”

当丘吉尔在白宫二楼挂上旅行地图，开辟一间通讯室，建立起英帝国的临时司令部的时候，美国的参谋长们最初的这种敌对情绪并没有缓和下来。

丘吉尔住在东北角的一套房间，隔壁就是总统和他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的住房。当讨论重大的问题来制订同盟国的战略时，首相可以就近同总统亲密往来。丘吉尔享有一种独特的有利条件，他喜好交际，把他的战时内阁团结得象一家人，而金和马歇尔的性格冷若冰霜，不喜欢白宫的交际，他们同总统当然就有隔阂。

这样的安排非常适合英国人。丘吉尔来华盛顿的时候，带来了一份精心准备的情况介绍，他在介绍中支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要求美国恢复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断了的、根据租借法提供的武器援助。首相相信，他同总统面对面的会谈，能使他奠定“进行战争的主要战略基础”，让双方参谋长另行开会解决具体问题。英国议事日程上的第一道议题是，丘吉尔决心说服罗斯福同意同盟国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将德国军队赶出北非，从侧面答复斯大林提出的出兵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

在阿卡迪亚会议开幕式上，丘吉尔首相就象前一天晚上在宴会上雄辩地介绍了英国的雄伟战略，从而说服总统同意他的观点那样，试图争取美国的军事首脑们也支持他的观点，他们在倾听的时候难以掩盖内心的不悦。在充满欢乐气氛的深夜讨论中，首相和总统一致同意打败德国应比对日作战更重要。现在丘吉尔回顾了在北非向隆美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所谓“体育家计划”，只要美国军队在北爱尔兰驻防，腾出那里的英国部队，这项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美国轰炸机将参加对第三帝国工业腹地的袭击，同盟国剩余的人力物力将可用来保卫远东，因为同盟国在远东“处于守势”。他解释说，这意味着新加坡要坚守六个月，以便控制马来屏障，不让日本得到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源，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使增援部队到达马来亚和缅甸，保卫中国国民党人的陆上供应线。

美国总统显然已经接受了英国的战略方案，这使他的军事顾问们感到沮丧。美国的参谋长们不象英国的战时内阁那样团结，他们没有准备好去反驳这位首相的有力陈述，但是他的地中海战略显露着“帝国主义的”锋芒，迫使马歇尔将军提出保留意见。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他立即要求约瑟夫·史迪威少将准备好“说明我们不应执行‘体育家计划’的六十五条理由”，他同艾伯特·魏德迈将军一样，认为这位英国人对他们的总司令的影响太大了。“英国佬有头，我们只有小尾巴，”史迪威发牢骚了，担心“事态正迫使我们执行建议不善、考虑不周的计划”。

英国的地中海战略是替换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马歇尔将军决心不让美国承担执行这项战略计划的义务。而英国人担心，美国军事领导人将会屈服于舆论界要求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强大压力，然而，这种担心在圣诞节一扫而光。当天，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联邦储备大楼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首次会议上，英国人欣慰地听取斯塔克海军上将重申美国的立场：“我们的观点不变：德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打败，意大利就会跟着垮台，日本势必被打败。”在保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问题上达成的笼统协议，为确定各种应优先考虑的军事行动这个更容易引起争论的讨论开辟了道路。这个讨论果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辩论又持续了三个星期。

自从八月大西洋宪章会议以来，马歇尔将军和约翰·迪尔爵士陆军元帅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这有助于达成上述协议。丘吉尔免去了迪尔帝国总参谋长的职务，派他去华盛顿领导出席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的英国参谋长

委员会代表团。迪尔和马歇尔之间的友谊和互相谅解，将成为双方实现军事合作的主要依靠，虽然经常发生激烈的意见分歧。

正是首相本人，在圣诞夜的深夜里同总统举行了私下会议之后，引起了一场最大的意见风暴。他认为他已说服罗斯福同意将原来派往菲律宾，现在改变方向开往澳大利亚的增援部队调去保卫马来亚。美国将军们愤怒抗议让麦克阿瑟赤膊上阵保卫英帝国，大发雷霆的陆军部长威胁要辞职，哈里·霍普金斯被派去平息将军们的怒气，他圆滑地否认了丘吉尔有这样的想法。这起事件使习惯于在丘吉尔战对内阁的严格领导下工作的英国军事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指挥系统已经一盘散沙。“整个体制还是乔治·华盛顿时代的那一套，华盛顿被推选为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他也就担任了。”迪尔在致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的一封电报中提出批评，“这个国家连战争是怎么回事的最起码的概念也没有，他们武装部队的战备状况糟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在这次圣诞节会议上，马歇尔宣布了建立统一作战指挥的计划，英国的参谋长们听了不觉大吃一惊。马歇尔说，“我们的麻烦十之八九”是由于“人类的弱点”造成的，他强烈要求“由一人指挥整个战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单凭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的。”他建议任命盟军最高司令，这些司令官不仅可以克服国家之间的障碍，而且可以任命陆军将领指挥舰队，海军将领咎陆军官兵负最后负责，英国的参谋长们对这个建议不表态，他们故意拖延，声称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首相来作。

丘吉尔在圣诞节还要埋头处理其他问题。除了在卫理公会教堂作早礼拜，有机会和总统一起起劲地唱了一会儿颂歌之外，他在那一天几乎再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了。从被围困的香港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叫人寒心。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发电站，最后的淡水供应也在前一天被切断了，驻军已被逼到岛屿的尽头。在圣诞节，敌人的轰炸机加倍地猖狂。莫尔特比将军的部队已经溃散，“觉得一切都完了，”他无可奈何地告诉总督：“不可能再进行军事抵抗了。”

下午三时三十分飘起了白色停战旗。当天晚上，在富丽堂皇的九龙半岛饭店里，身着英国殖民总督插有羽毛镶有金边的华丽服饰的马克·扬爵士，向日本第二十三军团司令佐木中将签署了正式投降书。一千二百多名英国人死亡，这个死亡率比他们的征服者高一倍。这是日本人首次占领一个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这次占领还树立了残暴的模式，醉醺醺的日本士兵肆无忌惮地奸污妇女，劫掠民财。

虽然香港的陷落在所难免，丘吉尔对这件事还是戚戚于怀。当天晚上，白宫举行欢度圣诞宴会，丘吉尔一反常态，沉默不语，而且提前告辞了。不仅当天的消息使他心情沉重，第二天上午他要向国会特别联席会议发表的讲话也使他感到不安。许多奉行孤立主义的政治家如果听到他鼓吹对德作战比在太平洋上报复日本更加重要，将会毫不客气地反对他。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在众议院的前厅踱着脚步，等着叫他进去发表讲演，他的紧张心情是非常明显的。“你知道，查尔斯，我们正在写历史，”他对他的私人医生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说。查尔斯对这位六十七岁高龄的老人在阔步走进众议院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之前明显加剧的神经紧张感到不安。

“我不禁回想起来，”首相在几句打趣的开场白之后说道，“假如我的

父亲是美国人，我的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刚好相反，那么我可能会自动到这里来。”一阵畅快的笑声和喝采赢得了满座政治家的心。接着，他开始发表讲演来争取国会的支持，一位观察家说，他的这次讲演是为英美联姻“作预告”，首相纵观全球战局，当他不再强调必须打败德国，而是猛烈谴责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台下的反应最热烈。“……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他咆哮着说。当他预言“英美人民为了他们的安全和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尊严、正义与和平而携手前进”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大厅里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在走下讲台之前，全场最后一次热烈鼓掌，他眼泪盈眶，伸出两个手指，同最高法院法官斯通交换了胜利的手势。

本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可以宣读结婚预告。但是英美婚约条件，却需要两国军事领导人经过几个星期的常常是激烈的争论才能订出来。他们在联邦储备大楼召开的会议常常拖到深夜。在城区对过的“五月花”饭店，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供应部的官员一起，正同罗斯福的“生产大王”优先分配供应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进行讨论，竭力争取美国将它的工业和军火产量翻一番。

与此同时，总统和首相正在集中精力起草一项合适的声明，这项声明将按照他们赋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笼统地规定出同盟国的作战目标。丘吉尔让罗斯福起草“协约国”声明，他自己匆匆忙忙跑到渥太华进行两天的访问，他在加拿大议会发表讲话，号召加拿大人与英美团结起来。他在元旦返回白宫的时候，总统已经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主意”：用“联合国”一词来代替“协约国”。联合国声明重申了大西洋宪章规定的四大自由，第二天，二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庄严地在这项声明上签了字，其中包括苏联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他经过说服方才同意“宗教自由”也意味着有不信教的自由。“声明本身并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丘吉尔说。碍于莫斯科的情面，声明没有提到日本，“但它阐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

“联合国”——这是声明中悦耳的称呼——现在理应使用共同的武器来“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但是，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长们在如何进行战争和应在哪里集中有限兵力的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同盟国中的这两个老伙伴也不允许澳大利亚人，荷兰人和中国人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英国人象“赐人的小公牛一样地攻击”马歇尔将军提出的任命盟军最高司令的计划。霍普金斯为达成协议开辟了道路，他把丘吉尔拉到一边，向他保证将由一位英国将领指挥远东战区。马歇尔将军已经赢得了海军上将金的支持，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在丘吉尔的卧室里同这位首相发生的一场对抗中，确保了组织安排上的胜利。坦克手能不能开军舰，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后，丘吉尔笑容满面地从浴室走出来，赞成由英国将军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领导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四国最高司令部。

为了建立丘吉尔所期望的同盟国联合军事阵线，已经作出了初步的努力，但要消除惶惶不安的澳大利亚政府的担心，还要费一些周折。澳大利亚政府本来忧担心它的北部港口城市会遭到轰炸。堪培拉致电丘吉尔首相，担心新加坡将会陷落，首相回电说：“我们决心奋力保卫的”不仅是这座海上堡垒，而且是“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战线”。丘吉尔告诉约翰·柯廷总理，前往埃及的护航运兵船队已改变航向驶往远东；由于澳大利亚四个最精

说的师有三个在北非作战，第四个在马来亚战斗，他的内阁理所当然地担心菲律宾和新加坡失守后澳大利亚就会面临入侵的威胁。澳大利亚军事领导人没有应邀参加阿凯迪亚会议，柯廷感到不安，他还担心英国不会履行义务，因此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他的忧虑。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驳斥了“太平洋战争只能看作是全面战争的一个从属部分的说法，”而且提出了使丘吉尔大为恼火的建议：澳大利亚将不得不请求俄国提供援助，并同美国一起制订它自己的太平洋防务政策。

因此，英国首相希望韦维尔将军指挥远东战区是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的。但是他的军事顾问们意识到，保卫这么大的一个防御区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因而认为美国人恐怕故意要他当替罪羊。迪尔争辩说，让他们的一个将领承担“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责任是非常危险的。韦维尔本人对自己被任命的消息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由于丘吉尔首相的急躁，韦维尔已经卸掉他在中东司令部的职务；现在他致电迪尔：“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可这是个四胞胎！”

韦维尔将军是一位不好激动的军人，喜欢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他来说，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以四个盟国分散的兵力守卫两千英里的抗日防线，任务已经够艰巨了，再要防守缅甸，实在太复杂了。另一个负担是必须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担任中国、暹罗和印度支那的最高司令。两位将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重庆会议上就战略问题发生了冲突，英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只能保卫他们的帝国，拒绝了美国要求英国派遣八万部队到中缅边界守卫缅滇公路的建议。罗斯福和马歇尔将军坚定地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使那条不可或缺的供应线保持畅通，以便使中国能够在战争中坚持下来。蒋介石一再要求美国派遣军队，供给飞机，美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总统答应提供五亿美元贷款，并派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担任这位大元帅的参谋长，但他的名义上的头衔是驻华美军总司令。“这样的安排，”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保证，“将使阁下的影响能够在制订各战区进行战争的总战略时发挥出来。”

总统这样迎合国民党人，激怒了丘吉尔，他抗议“过高估计中国对全面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不过，首相终于不得不迁就罗斯福和历史原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人的思想有着特殊的影响。”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十分之八的人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天然民主盟友——恰好是把英国看作是他们的长期伙伴的人数的一倍！

自行车闪电战

日本人已经在泰国边境集结军队，威胁着缅甸和至关重要的缅滇公路，蒋介石要求对日本展开联合作战。当韦维尔将军试图为他的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机构的时候，满足蒋介石的这个要求只是摆在他面前的许多棘手问题之一。他正在集中精力处理最紧迫的任务：调集所有的人力物力来避免马来亚面临的军事灾难，可是，遥远的距离和不方便的交通妨碍了同盟国。他的参谋长亨利·波纳尔将军在视察前线的则候，对印度军队士气低落的状况大吃一惊，这些军队正在挖壕同守，再次试图将日军阻止在仕林河，这条河是保卫通往吉隆坡的公路的天然防线，也是守住南方的机场的关键，运送增援部队的护航船队要想免遭猛烈的轰炸袭击，就必须守住这些机场。在马来亚东海岸，另一个日本步兵旅增援了帝国禁卫军，禁卫军正在南进以占领关丹简易机场，而且离新加坡不远了。

要想守住新加坡，必须制止仓皇撤退。但是象斯潘塞。查普曼那样的野战指挥官已经怀疑他们的士气低落的印度士兵是否拥有在森林战斗中打败日本人的能力。“我们前线部队的士兵现在装备得象圣诞树，笨重的靴子、布制子弹袋、背包、干粮袋、水壶、毯子、防潮铺布，甚至还有厚大衣和防毒面具，他们走路已很艰难，打仗就更不用说了。”辻大佐很有远见，帝国士兵一身轻巧的夏装，他们受过严格的丛林战训练，丛林现在反而帮了他们的忙。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日军优势再次显示出来。那一天，他们遇到印度第十二师。该师奉命构筑阵地，守卫仕林河前面的一个公路铁路交叉口。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但在第二天晚上，前来刺探的敌军坦克沿着一条废道从后面包围了阵地，“钩住了”印度军队。黎明时分，印度军队又一次仓皇奔逃，日本步兵骑着自行车紧追不舍。斯潘塞·查普曼躲在路边浓密的树丛里，注视着敌军向马来亚首都的方向突破。“多数人骑着自行车，三人一排，共有四、五十排，他们又说又笑，好象去看足球比赛。山下将军的步兵一天可前进二十英里，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车胎都要爆裂了，他的士兵照样蹬车。数以百计的轮耦卡咯作响，汇成一般嘈杂的声音，溃逃的印度军队惊恐万分，以为是坦克在追赶他们。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又一次落入敌人手中，敌人增添了这些装备，马上加快了进军的速度。山下现在可以很有把握地命令手下的指挥官，依靠敌人的给养。

盟军在仕林河遭到失败的那一天，韦维尔将军在前往爪哇建立美英荷澳四国最高司令部的途中到达新加坡。他在视察了前方地域以后，意识到日军在开阔地带将会加快进攻速度，使希思将军没有机会集中溃散的印度师来进行另一次抵抗，除非他们后撤一百英里退到柔佛州。琅西瓦尔将军说，他的下级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是因为“部队极度疲劳”。为了使他们有时间恢复疲劳，重新集结部队，新加坡司令部命令他们一直撤退到柔佛州境内二十英里远的双溪麻坡河防线。这是越过海峡撤退到新加坡之前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戈登·贝内特将军奉命以澳大利亚第八师的一个旅增援前线，剩下的部队准备整好队伍，守卫从丰盛港至南面联接新加坡岛的海峡堤道的公路。

撤退到巴丹

在南中国海波岸的菲律宾，美国和菲津宾的部队也在全面撤退。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司令部里踱着步子，好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新司令部设在直插科雷吉多尔岛岩石心脏的马林塔坑道深处。一个多星期以来，他日夜研究报告，向战地指挥官发布命令，力图把吕宋岛上的两个军团从本间将军向马尼拉合拢的钳形攻势的利爪下解救出来，从而弥补早些时候的失败。麦克阿瑟巧妙地安排了两个阶段的撤退，成功地实现了“远东敦刻尔克”撤退计划。成功的关键是温赖特将军激发士气的指挥和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国正规军的援助。他们把北吕宋岛上溃散的部队集合在一起，守住五条临时防线，炸毁了一百八十四座桥梁，及时地阻止了日军的主攻。本间将军的进攻速度减慢了，恰好使帕克将军有足够的时间将他在南吕宋岛部队中的一万五千名士兵从日军手里解救出来，并使他们在温赖特的防线象一座大型水闸卡住巴丹半岛的脖子之前平安撤退到马尼拉的西面。

日本参谋本部后来称这个行动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行动”。这个行动无疑阻止了本间将军运用钳形攻势包围分割麦克阿瑟的部队，也使他不能加强

山下将军正在马米业节节取胜的翼侧进攻。本间以为美军正在全面溃退，错误地直逼马尼拉，忽视了运用空中优势摧毁该市北面十英里处的两座重要桥梁，这两座桥梁座落在卡隆比特河上，是正在溃退的非律宾军队的必经之路，这些军队与成群的老百姓夺路而逃，接连几天，老百姓的牛车阻塞了这两座桥梁，军队的车辆堵在后面老远的地方。

日军企图切断卡隆比特河上的这两座重要桥梁，可是为时已晚，美军剩下的坦克阻止了日军的这个企图，直到一月一日凌晨，最后一批菲律宾步兵平安到达河的对岸，温赖特将军才下命令“炸掉它”。凌晨六时十五分，两座桥梁堕入下面的激流之中。向巴丹撤退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麦克阿瑟还算是走运的。就象敦刻尔克撤退之前德国人的做法那样，日本人没有运用巨大的空中优势来加强进攻，没有袭击在唯一的两条公路上互相拥挤的车辆和士兵，也没有摧毁座落在莱亚克的那座桥梁，本间将军比较感兴趣的似乎是在一月二日胜利进入马尼拉，不明智地认为这将标志着菲律宾人的投降。他将会发现，要想迫使麦克阿瑟将军投降，仅仅奏日本国歌“君之代”，或者在美国高级专员的旧宅举行仪式升起太阳旗是不够的。

一九四二年的第一个星期结束之前，大约三万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在一道坚固的天然防线后面挖壕固守，这道横贯巴丹半岛的阿布凯防线，穿过沼泽地和纳蒂布山上的两座火山峰。在这道防线之后约二十英里，荒凉的马里韦莱斯山坡上的退却阵地正在进行战备。这是“桔色”作战计划设计的防御，由于有一万五千美国部队和六万五千菲律宾部队可供调遣，麦克阿瑟预料能够在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内阻止住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但是，麦克阿瑟现在必须为他的灾难性的海滩防御战略付出沉重的代价。军需官的报告透露了可怕的实情：弹药虽然充足，食品可不多了。撤退时带的大米还不够吃二十天，面粉只够吃三十天，鱼肉罐头够吃五十天。这些食品供给八万部队和两万六千涌向巴丹的平民，还不够吃一个月。各种医疗供应，从治疗疟疾的奎宁到外科手术用的纱布，都很缺乏，这一切使他们更困难了。日军开始包围的时候，麦克阿瑟下令每人食品配给减半。每天的食物还不够产生两千卡的热量，简直是在挨饿，要知道，从休战的消耗是惊人的，疟疾和许多热带病造成的死伤，比日本人的子弹打死打伤的还要多。

在马尼拉湾的对岸，设在被攻克的菲律宾首部的日本第十四军团司令部也有自己的麻烦问题。本间将军的时间表安排得很紧，他奉命在五十天内完全征服菲律宾。现在，他虽然对他面临的军事行动的规模表示欣赏，他的最精锐的部队却已丧失了。西贡的南方战区最高司令官寺内将军断定，向新加坡进军的速度很快，可以使他提前进入下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作战阶段——占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第四十八步兵师的精锐部队将担任进攻婆罗洲和爪哇的先锋部队，迫使本间将第六十五步兵师——刚从福摩萨调来的“夏旅”——的缺乏作战经验的士兵，在进攻巴丹岛上数量占优势的美国和非律宾军队时打头阵。

奈良中将过分自信，低估了对方的力量，在一月九日派遣“夏旅”进攻阿布凯防线。他下达的“追击公路上的敌人纵队”的命令，由于对方的炮火反击而未能奏效。与此同时，奉他的命令越过纳蒂布山山梁、从翼侧包围美军防线的那一个团，陷在森林里达一个星期之久。这次挫折是日本首次进攻威克岛以来遭受的第一次军事挫折。它使麦克阿瑟将军希望，华盛顿最终会满足他反复提出的一个要求，即“美国海军来一次突击”，从澳大利亚运来

增援部队。

美国亚洲舰队的舰只现在是美英荷澳联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联军已经放弃了菲律宾，集中守卫马来屏障防线。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告诉总统，没有足够的战舰保护一支运输船队通过日本的封锁线。然而，罗斯福还是向奎松总统发出了新年贺电：“我可以向您保证，每一艘可以利用的船只都具有……最终将打垮敌人，解放您的祖国的力量。”马歇尔来电说，运抵布里斯班的一批轰炸机正在开箱取货，另外五十五架战斗机正在运送途中，他们将尽最大努力提供紧急空中支援；他还说，总统“看了您的全部来函，现在指示海军尽可能向您提供各种支援。”

华盛顿反复保证，援助正在途中。到了一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这个保证完全落空，军舰和飞机没有到达，日本的飞机却在加紧轰炸科雷吉多尔岛。用词粗野、语句不通的英文传单，雨点般地从天空降落到守卫阿布凯防线的士兵头上，传单要他们赶快投降，因为他们的后路已被切断，他们成了瓮中之鳖。就在“东京玫瑰”广播电台嘲笑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时候，麦克阿瑟还在苦苦哀求陆军部派遣一批飞机飞越菲律宾上空，以便压下“敌人宣传的气焰”，消除巴丹岛上散兵坑里饥肠辘辘的士兵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担心：华盛顿已经决定抛弃他们，让他们听天由命。

实际上，华盛顿的这个决定已经作出来了。虽然马歇尔在元旦来电说：“我们满怀希望，在马来屏障迅速部署压倒优势的空中力量，将会切断婆罗洲以南的日本交通线，并使盟军能够在菲律宾南部发起进攻，”但是，无论美国还是它的新盟国，都没有船舶、兵员和飞机来实现这个计划。三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军事计划委员会终于打消了向远东派遣救援运输舰队的各种设想，他在报告中说，那样做是“完全不合理的”。史汀生沮丧地写道：“人总是有死的时候。”

没有人把这个决定告诉麦克阿瑟将军，这个决定实际上宣判了他的司令部和手下许多官兵的死刑。相反，他得到了越来越含糊的保证：将尽一切努力运来增援部队。这是巴丹岛收听到的西海岸广播电台广播的消息。“援军肯定正在途中。我们必须坚持到援军的到未，”麦克阿瑟在一月十日视察阿布凯防线的时候很有把握地向一群军官作了保证。他回到科雷吉多尔岛的时候，非常乐观地告诉奎松总统，他“可以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岛守住几个月”。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前线。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许诺的援军未见到达，他渐渐害怕同手下的官兵见面，觉得是他自己辜负了他们的希望。

胜利规划

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可能已经作出了使人不快的决定：菲律宾现在不可挽救了。但报刊电台仍然抱有这样的信念，即公众预料盟军将向日本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将军和巴丹岛上的勇敢的战士将会得到增援。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公布了他为“胜利规划”制订的庞大的生产指标，这使公众更有了盼头。总统实际上已经决定将下一年的飞机、弹药和坦克的产量翻一番，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一批专家的努力结果。总统挥笔开列了一大堆数字，很有把握地对身边疑虑重重的助手们说：“哦，只要搞生产的人真正卖劲，这些产量是可以达到的。”一月六日，他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决定让美国的工业部门进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军

火生产，他要求第一年生产四万五千架飞机，四万五千辆坦克，二万门高射炮和八百万吨新船舶。“这些数字和一大批其他武器的产量数字，将使日本人和纳粹分子好好想一想他们的成就有多大，”罗斯福对满座愕然的政治家们说。这些数字象征着美国在一场“无时不在渗入我们生活”的总体战争中，对打败敌人和在生产上超过敌人所作的全面贡献。

温斯顿·丘吉尔深信英美会谈已经成功地使美国战时生产进入高潮，他在佛罗里达度假一个星期，一月十一日返回华盛顿，继续进行阿卡迪亚会议。马歇尔提议，在华盛顿成立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调战争中的军事指挥，这个建议迅速得到批准。这个机构中的英国方面将由陆军元帅迪尔率领，他将与新成立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系。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除了一致同意派遣美国部队守卫冰岛和爱尔兰以外，在调和双方互相冲突的行动计划要求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限制因素是船舶运输力量不足。计划人员警告说，这个限制因素“排除了执行这些行动计划中的一项或者同时最多不过两项的可能性。”丘吉尔说，“船舶不足是一个要命的因素，”由于面临这个因素，丘吉尔提出的九万人的英美部队在北非大规模登陆的“体育家”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保障大西洋上护航运输船队的航行反而成了当务之急，这些护航运输船队运送的是英国和俄国继续作战所必不可少的供应品，它们随时要同德国潜艇作战。首相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在太平洋上“处于守势”的时期。他估计“海上堡垒新加坡守得住”，希望将人力物力集中于美英荷澳联军防卫马来屏障和荷属东印度。为了安抚澳大利亚政府——当隆美尔正通过昔兰尼加向开罗发动新的攻势的时候，这个政府扬言要撤回在埃及的三个师——丘吉尔说服罗斯福总统同意向太平洋彼岸派遣两万名美国士兵，并且答应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另外五万名可随时驶离西海岸。

船舶是英美战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认识了这一点，于是努力提高美国造船厂的造船能力。这将是这场伟大的生产战争中最关键的战斗，罗斯福在宣布进行这场战争的时候，建立了以唐纳德·纳尔逊为首的战时生产局。这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前副董事长是一位活跃的密苏里人，他凭着在供应生产局的经验，很快将战时生产局建成为效率卓著的机构。他就职后仅仅几个星期，战时生产局就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它颁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禁止生产三百种消费品，从烘蛋奶饼用的铁模到牙膏、听装啤酒和汽车。从那以后，金属品的供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美国各地的工厂，都从制造玩具和烘面包器转为制造枪炮和子弹。

当美国的工业部门按照“胜利规划”轰轰烈烈地开展生产的时候，美国人明显地有了信心，他们知道，尽管日本在最初的猛烈进攻中赢得了多么大的胜利，最终它将被打败，美国的工业力量将比日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一月十四日晚上，当丘吉尔在白宫参加了最后一次工作晚餐，与罗斯福总统告别的时候，他能够意识到“美国人民的实力和意志力”。阿卡迪亚会议成功地实现了通过“广泛民主”的手段增加生产，并且统一了同盟国的指挥。最重要的是，同盟国决心实现打败希特勒的“大西洋第一”战略目标，放弃临时制订的迎击日本在远东继续进攻的战略。

当丘吉尔决定从百慕大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水上飞机横渡大西洋回国的时候，大西洋战役的潜艇战已经扩展到美国东海岸的海上通道。他刚开完阿卡迪亚会议，心情舒畅，急于赶回国内，因为他已得到消息：国内就他指

挥战争的问题，正在酝酿一场政治风暴。阿卡迪亚会议还标志着“平等的伙伴关系”有了显著的变化。美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将不支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帝国主义目标，并对印度在独立问题上发生的内乱表示关注。香港的陷落和日本轻而易举地并吞马来亚，使大西洋两岸都怀疑英帝国经过战争是否还能幸存。这种恐慌的焦点现在集中在新加坡面临的威胁上，因为新加坡已经成为英国是否有能力保卫其帝国不受日本侵犯的象征和考验的场所。

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

远东的直布罗陀容易受到攻击，这使美英荷澳盟军总司令书维尔将军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的司令部设在距离新加坡六百英里的荷属岛屿爪哇的腹地。即使在和平时期，协调四个国家的陆、海、空军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何况韦维尔，他的参谋长波纳尔将军，以及担任四国盟军副总司令的美国空军中将乔治·布雷特将军必须在敌人进攻的火力下，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一支名义上的联军。四国之间的互相竞争，他们奉命保卫的环形防线的广阔范围，以及日军进攻速度的加快，使他们的最大努力遭到挫折。空军中将理查德·皮尔斯爵士担任名义上的空军司令，海因·特普尔但中将指挥地面部队，哈特海军上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但是，他们全都受到四国盟军司令部指令的掣肘，指令要求四个国家的部队尽量独自作战，这样，使他们的部队分散得很广，缺乏联合作战的经验。正当极其需要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人的时候，四国联军却缺乏必不可少的共同作战原则。

交通运输问题很快就成为四国首次试图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时暴露的主要缺陷之一。四国盟军司令部中没有哪一部分比海军司令部所受的损失更大，海军司令部设在爪哇东端的泗水港，离书维尔的司令部有四百多英里。由于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战舰分散在从新加坡至主要供应基地达尔文港的辽阔海面上，哈特海军上将处于不堪设想的境地。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日本终于向荷兰皇家政府宣战，向婆罗洲东海岸的石油城塔拉坎发动进攻，二十四小时之后，日本伞兵和海军向西里伯斯发动联合进攻。荷兰士兵尽力反击，在少数飞机和奉四国盟军空军司令部的命令飞来的美国B—17轰炸机的偶尔支援下，摧毁了极其重要的设施。在一个星期之中，哈特千方百计地试图集中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同样由于交通运输困难以及荷兰海军司令康拉德·埃米尔·赫尔弗里希海军上将的原因而归于失败，后者正以海军部长的身份独立指挥他的潜艇部队。

日本的扩张势力正向南攫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同时向北方的泰国和缅甸伸出触角。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头几天，据报告有两师敌军在泰缅边界集结，预示着对仰光将有一场进攻。缅甸总理吴苏访问伦敦后在回国途中被英国人拘留，这是在“魔术”截取了日本驻里斯本的大使馆的电报之后的事，电报透露，他正策划向日本侵略者出卖祖国。

一月的头一个星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情报机关报告有两师敌军正在边界集结，准备进攻仰光，目标是要夺取这个战略港口，断绝中国的供应线。韦维尔开始后悔他匆匆忙忙拒绝了蒋介石的军队，现在他面临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仅以印度第十七师和缅甸第一师的兵力组织对一个面积比法国和比利时加起来还要大的国家的防御。总司令派遣约翰·史密斯中将去缅甸，命令他“为我看守好缅甸”。史密斯受到两方面的掣肘。他发现印度第十七师是以沙漠战训练和装备起来的，这个师原来准备开往中东。本地的缅甸师只

不过是一批未经训练的新兵。史密斯更加感到棘手的是，韦维尔任命赫顿中将担任他的顶头上司。赫顿是新德里的一位能干的参谋长，但他的主要野战指挥官很快发现他并非“不是缅甸即将发生的战事所真正需要的那种精悍的战斗指挥官”。

赫顿在迎击日军进攻时犯了一个错误，他命令在仰光以南二百英里习惯在公路作战的部队去防守四百英里的丛林战线。他的军队缺乏治疗疟疾的药品，这就更加复杂了。赫顿知道，他的士兵将成为敌人在马来亚成功运用的“钩心”战术的打击对象。

“日本人高速行驶：英国人挂二挡，没有人来调整或控制这部机器，”这是史密斯对他在边界丘陵地带指挥的“一场糟糕透顶的战役”所作的评价，他们迎击的是日本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到了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史密斯显然不能守住前沿阵地的時候，他建议部队后撤，集中防守仰光的大门口锡当河桥头堡。一月二十四日，韦维尔飞到缅甸参加一次紧急会议。他记取了马来亚撤退的教训，赞同赫顿所持的看法，即这样的撤退时机还不成熟。相反，他们要求进行一系列的阻滞战斗。史密斯认为这样将削弱他的部队。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后来的两个星期中，日军撵了一百英里，把他们赶回到从毛淡棉港至锡当河的公路上。

韦维尔的目光短浅的战略最终将葬送仰光，正当他在缅甸执意实行这项战略的时候，哈特海军上将正在进行四国盟军的第一次海上作战，阻截据他的潜艇报告正在驶向婆罗洲石油港口巴厘巴板的敌人护航运输船队。这次作战同样厄运难逃。他的副手W·A·格拉斯福德海军少将奉命率领两艘轻型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从帝汶岛出发袭击已经占领巴厘巴板的日本入侵部队。刚开始就遭到不幸，“博伊斯号”巡洋舰撞到地图上没有标明的一个暗礁上，被迫退出战斗。格拉斯福德乘坐的“马布尔黑德号”巡洋舰的发动机出了故障，迫使他派遣四艘旧的驱逐舰北上望加锡海峡，在没有大炮的支援下发动进攻。

巴厘巴板战斗

一月二十四日夜晚，没有月亮，“约翰·福德号”驱逐舰率领“波普号”、“鸚鵡号”和“保罗·琼斯号”驱逐舰，以每小时二十七海里的航速，劈浪进入敌人的锚地。十二艘日本运兵船毫无防工地停泊在锚地里，早些时候出现的一艘荷兰潜艇，把西村祥治海军少将的驱逐舰都吸引过去了，驱逐舰到处搜寻潜艇，却不见踪影。美国驱逐舰赶到锚地，在凌晨三时之后不久开始发动攻击，这次运兵船正停泊在那里，在岸上油库熊熊火光的映衬下，呈现出黑呼呼的影子。驱逐舰发射鱼雷和炮火，水兵们因为打得准而高兴起来，可是敌船并未受损。塔尔博特舰长重新组织驱逐舰，抓住机会进行第二次攻击，这一次，它们的鱼雷发射完了，击沉三艘运兵船和一艘巡逻艇。巴厘巴板战斗是自杜威在一八九八年率领美国亚洲舰队进入马尼拉以来，美国海军进行的首次水面战斗，四艘驱逐舰和“马布尔黑德号”巡洋舰一起返回爪哇的时候，舰上的水兵志高气昂。然而，消灭敌人的一支入侵舰队的好机会却丧失掉了：由于只有三艘运兵船被击沉，日军在婆罗洲发动的战役一天也未推迟。

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里洋溢着胜利气氛，很快被第二天传来的消息一扫而光：珀西瓦尔将军已经下令向新加坡岛作最后撤退。保卫柔佛州的战斗

仅仅十天就失败了。山下将军第一次进攻的目标是澳大利亚第二十七旅，这个旅在离柔佛海峡不到一百五十英里的公路旁挖壕固守。四十八小时之前，载送英国增援部队的第二批护航运兵船在新加坡靠岸；可是来不及将英国第十八师的部队运往前线。同时到达的五十架“飓风式”战斗机迅速起飞，但飞行员缺乏训练，而且飞机上的装备和涂抹的颜色只适于沙漠作战，因此很快就被日本“零式”战斗机击落。一月二十四日，当运兵船抵达新加坡，将二千人的澳大利亚部队——其中多数是从未放过一枪的新兵——送上岸的时候，作最后撤退的盟军已经象潮水一样地涌到柔佛州。

在伦敦，丘吉尔对马来亚战役的失败现在感到异常震惊了。一月十五日，他打电报给韦维尔：“请告诉我，一旦你们被迫撤退到新加坡，将会怎样，”当他得知柔佛州方面“几乎没有”采取措施去保卫这座堡垒岛屿的时候，他大吃一惊，韦维尔透露的情况使首相震惊，他写道，“在我看来，新加坡可以没有陆地防御，等于一艘没有底的战舰可以航行。”首相预料“这将是极大的耻辱”，于是向三军参谋长会议——该会自从一九三七年演习以来就知道这座海上堡垒容易遭到攻击——发出了连珠炮般的“即日行动”命令，要求他们赶快修建陆地防御工事，“一直到工事里准备好镐和铲……新加坡必须成为堡垒，誓死保卫。”尽管首相在打气：“绝不考虑投降，”但他还是询问韦维尔，是否不该考虑将刚刚抵达的部队刻不容缓地调到仰光的计划付诸实行。“我认为保持缅甸公路畅通无阻比保住新加坡更重要。”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发来的一封告急电报很快改变了丘吉尔的主意。电报说：“我们得到过种种保证，我们认为从新加坡撤退是不可原谅的。”毫无疑问，堪培拉政府准备在关键时刻从中东撤走它的军队。首相担心，从新加坡撤退将被看作是“英国佬在美国人坚守科雷吉多尔岛的时候临阵溃逃”，丘吉尔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华盛顿对丘吉尔的想法的反应自然也是消极的。

在新加坡，日本进攻部队离柔佛浅海峡不到一百英里的消息，使数以百计的欧洲人携家跑到碎石铺地的码头，希望乘搭几艘还敢冲破敌人海空封锁的船只逃出去。

一月二十五日，珀西瓦尔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下令作最后撤退。两天以后，韦维尔的司令部接到报告：“我们一路战斗，但我们可能在一星期之内被赶回到这个岛上。”这时候，装满老百姓的火车和满载军队的卡车塞满了柔佛海峡的堤道。戈登·贝内特将军随他的澳大利亚师一起撤走的时候，忧郁地写道：“此地此刻彻底撤退。”许多厌战的英国和帝国部队艰难地跨过一千码长的海峡堤道，来到新加坡稍作喘息。二月一日拂晓，来自英国阿盖尔和萨瑟兰地区的苏格兰高地联队第二营残余部队带来了落伍的士兵，一支横笛吹奏着悲凉的曲子“高地男儿”。上午八时，工兵奉命炸毁堤道。

爆炸的烟尘落定之后，新加坡看起来又象是一座真正的岛屿了，从炸开的大缺口流泻过去的柔佛海峡的混浊海水，将这座岛屿割裂开来。然而，这也同这座“堡垒”岛屿本身一样，只不过是象征性的。炸药的重量计算错了。缺口处的水深不到四英尺——退潮的时候浅得连最矮的日本士兵也能蹚过去。

第十一章 一连串的灾难

山下奉文将军的部队同新加坡之间现在只隔着柔佛海峡，这支部队在柔佛州闪电般的进军速度向本间将军施加了新的压力，促使他在菲律宾重新发动业已停顿的攻势。新的部队运抵巴丹前线。日军共有二万五千人，同巴丹半岛的守军相比仍然处于一比三的劣势，但是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的第二个星期末，在坦克的支援下，他们在盟军沿着纳蒂布山坡建立的阿布凯防线的最薄弱处，深深地塞进了一个楔子。

麦克阿瑟试图重振队伍的士气，他在一月十五日颁布一道日日命令：“美国的援助正在途中。数以千计的兵员和数以百计的飞机正在调运……我们在巴丹的部队比进攻我们的日军还要多……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将挫败敌人的进攻……我们战斗，就会赢得胜利；我们撤退，就会被毁灭。”但是，勇气和决心还不足以挫败日军的屡次进攻。当“数以千计的兵员和数以百计的飞机”未见到达的时候，一般致命的无可奈何的情绪在前线散兵坑里滋长起来。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美国士兵，用粉笔在头盔上划上V字——不是代表“胜利（Victory）”，而是代表“炮灰（Victim）”。昼夜战斗，快把他们的锐气消磨光了。

白天，敌人从空中和地面向他们发起无情的攻击；晚上，扩音器不停的嘲骂和鞭炮的僻啪作响吵得他们不得安宁。绝望的情绪在蔓延，睡眠不足，食品、药品缺乏使死亡率直线上升。美国兵的忿恨情绪蔓延到菲律宾人中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动摇军心、没完没了的歌词发泄了这样的情绪：

我们是巴丹的苦兵卒，
没有妈，没有爸，没有山姆大叔，
没有婶，没有叔，没有侄儿和侄女，
没有枪，没有飞机和大炮，
可是没有人在乎！

一月二十日晚上，突破了纳蒂布山坡右翼阵地的五千名新到的日军发起进攻，麦克阿瑟的阿布凯前沿防线开始崩溃。第二天，温赖特将军的左翼阵地遭到猛烈空袭，也开始崩溃。后备部队紧急调上去支援将败兵倒的前线。三天以后，萨瑟兰将军全面视察了阵地，麦克阿瑟接受了他的参谋长的建议，命令撤退到马里韦莱斯山脚下的第二道防线。“我亲自选择和准备了这个阵地，它是固若金汤的，”他发电报向马歇尔将军作出保证。“我打算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

冒着不停的空袭，向退守阵地作二十英里的撤退，给美国和菲律宾部队带来了新的绝望情绪，这些部队不仅要同日本人作战，而且要同疾病、流行性疟疾，以及难以充饥的食品中缺乏维他命A而造成的夜盲症作斗争。

在阴湿的马林塔坑道里，气氛是严峻的，这个坑道不仅作为麦克阿瑟将军的家，也作为他的司令部。上面，炸弹密集、迅速地落在科雷吉多尔岛上。救援的飞机不见踪影，收听到的美国无线电广播说，麦克阿瑟重创了日军，这个消息象陆军部屡屡许下的援助就在途中的保证一样空洞和使人沮丧。但是，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已经放弃了援救的努力，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却没有放弃寻找某种办法的希望。他们派遣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去澳大利亚组织船只突破敌人的封锁。他将会发现日本人的“船只、飞机和大炮都比自己多”。赫尔利虽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只有几千吨供应品在夜

间由小船运抵科雷吉多尔岛。

晚上，“东京玫瑰”无线电广播不堪入耳的声音叫嚣：一定要在月底之前将麦克阿瑟将军拉到日本首都的街上游街。二月初，东条首相为了进一步破坏菲律宾的抵抗，向非菲律宾人保证：这个国家将被承认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里的一个独立国家。华盛顿没有送来增援部队“注定要使菲律宾人为了取得喘息机会而陷于几乎完全灭绝的状态”，肺病缠身、在马林塔坑道里卧床不起的奎松总统，致电建议以宣布菲律宾中立的方式向日本人投降，以便终止毫无意义的抵抗和折磨。“你们必须确定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阻滞敌人的任务，是迎合奎松呢，还是让我继续进行战斗，”麦克阿瑟本人在二月九日发给陆军部的一封电报中补充说。两人的联合呼吁“象一颗炸弹一样地”落在史汀生的办公桌上。总统立即回电，“断然否认本政府有可能赞同奎松总统建议中的政治内容”——并且亲自“担保对阁下和贵国人民所负的责任”，作出了援助就在途中的更加空洞的许诺。

马歇尔的断然拒绝强烈地提醒了麦克阿瑟，“只要还有抵抗的可能，”就不要再谈论投降。陷在科雷吉多尔岛的新闻记者，没有一个真正认为麦克阿瑟将军打算投降，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得不到增援部队，结局将是残酷的、血腥的。”但是，华盛顿由于急于阻止奎松向日本人作出令人准堪的表示，建议他和高级专员、内阁以及麦克阿瑟的夫人一起撤走。麦克阿瑟将军原来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危险了：但是，或许饶有兴味的是，已经和华盛顿商量妥了，要在二月十六日用潜艇将年迈多病的奎松接走，因为过了那一天，大通银行菲律宾财政部帐户上有五十万美元将转入纽约美华银行托拉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私人帐户上。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必须得到罗斯福、史汀生和内政部长的批准，来往的电报要保密的。这一笔钱是根据奎松总统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的行政命令拨出的六十四万美元当中分给麦克阿瑟的一部分。这笔拨款“虽然数目不算多，却是为了报偿”这位将军、他的参谋长和另外两位“锻造了现在正在战场上狠狠打击敌人的武器”的军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美国武装部队的现役军官显然不能进行这样的现金交易，假如这个消息泄露出去，麦克阿瑟作为民族英雄正在增长的声望很有可能受到严重损害。在三英里对过的马尼拉湾彼岸，疲惫不堪的士兵正在同日本人殊死作战，这个消息肯定会对他们造成爆炸性的影响。“巴丹的苦兵卒”粉碎了敌人利用登陆作战越过他们防线的两次企图。这位将军不愿过来视察前线，已经在被人嘲笑。这些美国大兵按照“共和国战歌”的曲子编了歌词：

轰炸机炸不着，震动惊不着，
道格 在坑道里吃着巴丹最佳食物，
他的士兵还在挨饿……

如果他们知道了这笔五十万美元的贿赂，将会在后面加上什么歌词，就只有靠想象了。

奎松总统做得对。好几个星期以来，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识到，返回到他们在一九四一年提出的“欧洲第一”的“彩虹5号”战略，需要丢掉菲律宾。麦克阿瑟进行抵抗的目的，的确是为了赢得“喘息时机”，以便部署增援部队，阻挡日军南进的威胁，保卫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

道。关于这一点，海军上将金是毫不动摇的，他在地图上从中途岛穿过萨摩亚和斐济至布里斯班划了一条线，并且命令太平洋舰队新的总司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条防线，根据这个计划，“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奉命载着部队和飞机，于一月六日驶离圣迭戈，前往守卫萨摩亚。五天以后，帕果帕果遭到潜艇的袭击。澳大利亚的侦察机报告，日本战舰正在特鲁克群岛集结，这个消息引起了恐慌，担心这些战舰将要南下突破太平洋防线。结果，它们不是驶往斐济，而是企图占领萨摩亚群岛前端澳大利亚管理的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城。

珍珠港事件得以雪耻

当天，“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在“企业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护卫下，抵达萨摩亚群岛进行增援。另一支载有两万美国部队的护航运输舰队被火速派往新西兰，这支部队将驻守新赫布里底群岛。海军上将金现在意识到“与澳大利亚的交通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为了对付这个威胁，他担任新划定的澳新海区的总指挥，命令尼米兹派遣“芝加哥号”重型巡洋舰、有可能的话还有“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前往珊瑚海，与海军上将约翰·格雷爵士的两艘澳大利亚巡洋舰编成混合舰队。

尼米兹发现，甚至在他缺少军舰来保卫西太平洋和为往来于夏威夷与西海岸之间的运输船队提供保护的时候，他的舰队的力量由于保卫澳大利亚的海上通过而进一步受到削弱。他不顾太平洋舰队比较保守的海军将领们的劝告，打算继续执行他的原定计划，即派遣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对敌人的海岛基地发起勇敢的袭击。后来，一艘潜艇发射鱼雷击中“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的锅炉房，迫使它摇摇晃晃地返回美国的干船坞进行修理。尼米兹的航空母舰力量虽然减少了四分之一，他仍然坚持他的阻止日本进攻、袭击他们的海岛基地以提高太平洋舰队的士气的计划。美国部队在萨摩亚登陆之后，“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于一月二十五日拔锚北上，袭击马绍尔和马金群岛的日本海军基地。

在二月一日黎明后的五个小时中，哈尔西交了好运，从“企业号”航空母舰上轮番出动飞机，连续扫射轰炸夸贾林锚地，使这次袭击成了一次小小的珍珠港事件。运兵船被击沉击伤，岸上设施在一次空袭中被炸坏，日本海军指挥将领被击毙。美国飞机损失了十三架，日本航空母舰出动的飞机袭击了“企业号”和一艘巡洋舰，后来尼米兹发出简短电报：“和哈尔西一起撤出。”在南面三百英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正在袭击马金、米利和贾卢岛。由于气候恶劣和缺乏勇敢，弗莱彻海军少将的战果不够辉煌。尽管如此，报界可以报道说，太平洋舰队至少发动了攻势。头条新闻夸大其词地向美国人报告了他们自从十二月七日以来一直渴望读到的消息：“珍珠港事件得以雪耻。”

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中部向日本人发起反攻所取得的胜利，尽管只不过是恼人的小动作，却比哈特的美英荷澳多国联合舰队的平凡活动强有力得多。潜艇和水面舰只的联合作战迄今为止只击沉少数运兵船。现在，由于日本开始向爪哇和苏门答腊进击，这四个盟国的海军力量联合组成一个单独的中队，共八艘巡洋舰和二十艘驱逐舰。这支小小的力量将向日本的战列舰、巡洋舰和调来保卫向荷属东印度作最后进军的日本部队的航空母舰进击队进行挑战。

二月一日，对爪哇北岸的猛烈空袭迫使哈特海军上将从泗水撤到南岸的芝拉扎。他的舰队司令卡雷尔·多尔曼海军少将坚持要在三天以后将他的突击部队开进望加锡海峡，以便阻截驶向西里伯斯南端的一支入侵护航运输船队，他的这个努力没有成功。“马尔布黑德号”巡洋舰遭到空袭，不得不前往锡兰进行修理；“休斯敦号”重型巡洋舰的后炮塔也失去作用。接着传来消息：一支大型熬军正南进入侵苏门答腊，多尔曼闻讯后再次出动舰队，冒着猛烈的空袭前往援救巨港。敌机从岸上起飞无情地轰炸，舰载敌机迫使他取消了这次行动，他痛苦地感觉到，“历史将谴责他临阵退却。”二月十五日下午，巨港落入日本手中。几天之后，澳大利亚和荷兰军队被迫向南退却，退却前只部分地破坏了石油设施。这使日本控制了荷属东印度一半的石油储备。

新加坡沦陷

对于同盟国来说，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是一个令人寒心的日子，因为新加坡也在这一天陷落了。仅仅一个月之前，丘吉尔告诉美国人，这座岛屿堡垒可以经受住六个月的包围。可是，只包围了两个星期，它就陷落了。

“我们的任务是守住这座堡垒，直到援军到来，而援军肯定会到来的，”一月三十一日，当最后一批士兵跨过海峡堤道向新加坡撤退的时候，珀西瓦尔将军在激励士气的日日命令中发出这样的号召。在后来一个星期中，被炸开的海峡堤道南面十四英里的新加坡城遭到频繁的空袭，日军为了造成假象，只以这种方式显示这座城已被包围，而且肯定会被攻下。混浊的柔佛海峡岸旁，是一片长满热带植物的沼泽地，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正在沿岸拼命加固战前的军事计划人员忽视了防御工事。英军撤退的时候，绝不该忘了拆毁绿色琉璃瓦盖顶的富丽堂皇的柔佛苏丹官城楼上竖起的那座高高的瞭望塔，现在，山下奉文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站在这座瞭望塔上，从风景窗口用高倍野战望远镜窥视海峡对岸。高高的地势使他们可以将大炮对准目标，与此同时，三百艘可折迭的强击艇已运到前沿，隐藏在密林里。

当日本人注视着英军同仇敌忾加紧建造战术据点和炮兵阵地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把他们所面临的海峡对岸的守军人数低估了将近百分之六十。然而，珀西瓦尔将军虽然拥有八万五千兵力固守阵地以击退敌人的进攻，他却犯了和麦克阿瑟将军同样的错误：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海峡岸边。他不听韦维尔将军的劝告，调来英国第十八师的部队，部署在海峡堤道东北面的开阔地上，他认为敌人最有可能向那儿发起强攻。西北海岸交给戈登·贝内特的澳大利亚军队防守，为了建立一道防线，他们正在长满浓密的热带植物的沼泽地里滚爬着。丛林阻挡了射界，妨碍了各战术据点之间的交通。

由于深信珀西瓦尔有足够的军队和军需品来抵抗迫在眉睫的日军的进攻，总督申顿·托马斯爵士宣布新加坡将要书写“帝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平民仍然在阻碍战备活动，他们坚决要求军队出具“主管当局”允许在高尔夫球场上挖壕或砍伐棕榈树的书面许可书。只有当章宜海军基地里代价高昂的新建设施开始被炸药炸掉的时候，人们才认识到所临危险的程度。华商立即停止向欧洲顾客赊销货物，愈来愈烈的空袭引起了无法控制的火灾。由于没有防空洞，伤亡是惨重的。城外的沟渠成了扒满苍蝇的尸体的墓穴，衣衫槛楼、醉醺醺的逃兵在街上逛荡，洗劫炸塌的房屋，眼看就要成为难民的队伍在码头排成了长蛇阵。只剩下少数几架“水牛式”战斗机，皇家空军司令

部要留着它们击退即将到来的进攻。所以，当“亚洲特快号”轮船在二月五日穿越海峡，遭到轰炸并被击沉的时候，没有飞机替它护航。“新加坡在燃烧，在破碎，”一位目击者说：“它好象是一座被丢弃的城市，数以千计的毫无斗志的士兵聚集在空旷的海滨、拉弗尔斯垦地和其他开阔地。他们在日本轰炸机机枪的扫射下成批地死去。”

二月七日晚间演出了英国在马来亚的悲剧的最后一幕，当时山下奉文将军派遣近卫师团越过海峡，占领控制昔现在已被炸成废墟的章宜海军基地的入口处的那座小岛。这是为了摆脱守军防御而举行的一次佯攻，就在这当儿，日军大炮开始猛烈射击，炮声如滚滚雷霆。到黎明时分，着火的油库上空笼罩着一层烟幕，摧毁油库是为了防止燃烧着的石油流进海峡。随着白昼的消逝，射击有条不紊地指向西面，轰垮海峡堤道周围的机枪掩体和防御工事。

山下奉文将军的第一“攻击波趁着夜幕强渡海峡，每艘强击艇载四十人，由舷外加速推进器推进，晚上十时三十分，三百艘这样的胶合板强击艇开始强渡，它们不是驶向海峡堤道尔面坚固设防的开阔海岸阵地，而是驶向西面长满热带植物的沼泽地，那儿的防线薄弱，守军是疲惫不堪的澳大利亚军队。

贝内特将军的士兵失去了趁强击的日军尚未登陆就进行射击的机会，因为英国炮兵部队没有接到命令，等到开始射击或音打开探照灯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探照灯可以照见逼近的登陆部队。在短短的几小时中，四千多名日军登岸，从沼泽地里的热带植物和澳大利亚第二十二旅防线的空隙中间渗透过来。黎明时分，坦克和大炮被木筏送到对岸，到这时候，山下奉文三万人的整支部队几乎有一半已经在新加坡成功地登陆。黎明过后不久，一群群握着刺刀冲锋的日本士兵势如破竹，澳大利亚军队的防线开始动摇，守卫这些防线的士兵四处逃跑。“他们惊慌失措，小步跑着逃了过来，”一位英国军官回忆说。“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多数士兵的脚划了一道道的口子。他们涉过河流，穿过长满热带植物的沼泽地，穿过灌木丛，来到公路上。他们抛弃了一切累赘。他们扔掉了步枪和子弹……”

日军击溃了一部分澳大利亚部队。其他部队，比如在海峡堤道顶端周围守卫着这条防线的中间地区的第二十六旅，坚守了一整天，后来，敌人从他们崩溃的翼侧冲了过来，他们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于是也撤退了。山下奉文对胜利充满信心，到了晚上，他走下绿宫，和他的参谋人员一起冒着密集的炮火，乘渡船到达对岸，亲自指挥对海峡堤道发起最后进攻。哪儿战斗哪儿就有他的过大佐，趁着黑夜抢登上岸，他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尸体上行走。在二月九日最初的几个小时中，帝国禁卫军兽性大发，直至澳大利亚军队进行抵抗的一小块孤立阵地，他们一路上乱刺乱砍，屠杀了全部俘虏。

拂晓时，日军通过前线的一条一英里宽的空隙，蜂拥冲向所谓的裕廊防线，这是英军在岛内沿着西面的隆起部建立的第二道防线。日军的凶猛和飞快的进攻速度，弄得这道防线上的野战指挥官惶然不知所措，他们过早地下令进行另一次撤退。现在，珀西瓦尔要为他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前沿防线付出代价。后备兵力不足，而且城前没有坚固的后方阵地，到了傍晚，他的焦急的参谋人员顶感到，日军横行整个岛屿只是时间问题了。

新加坡陷落之前不几天，韦维尔将军于二月十日从爪哇乘水上飞机抵达这座岛屿，企图挡开眼前的这场灾难。一天上午，在坎宁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韦维尔同琅西瓦尔发生了对抗，双方大发雷霆，口出不逊。韦维尔拿出他收到的丘吉尔首相的一道感情激动的命令：“战斗必须拚到底。战地指挥

官和高级军官应该和士兵死在一起。英帝国的荣誉在此一举。俄国人正在浴血奋战，美国人固守吕宋岛，因此，我们国家的荣誉在此一举。”

在戈登·贝内特的前沿司令部里，韦维尔敦促向进攻的日军发动反击。他们不时地中断谈话，钻到桌子底下躲避轰炸袭击，从谈话中断的次数来看，这次反击不能成功是很明显的了。尽管如此，珀西瓦尔发表了丘吉尔的命令中似乎是表示歉意的一段话，然后下令仓促反击。黄昏时刻，反击渐息，遭到了惨败。

二月十一日太阳升起的时候，日军已经控制了半个岛屿。在市郊，日军先头部队隔着废弃的跑道与英军交火。然而，这场战斗已经成了日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山下奉文意识到他的三万部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他迫切需要唬住新加坡，让它迅速投降：“我一直担心英国人会发现我们兵力不足和缺乏补给，从而迫使我进行灾难性的巷战。”他放慢了进攻速度，调来轰炸机，完全不知道英军的抵抗意志多么快地就要瓦解。

殖民当局的文武官员坐在拉弗尔斯饭店的酒巴间里，维护着他们的尊严：外面的街道上却挤满了醉醺醺的逃兵，他们在一面墙上乱涂了起来：“英国是英国人的。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马来亚只有狗娘养的才要它。”潮湿的季风中充满了死尸的恶臭和从阴沟里散发出来的酒气。总督预料这座城市将被占领，命令毁掉全部造酒备料。星期五，二月十三日，的确是新加坡的一个不幸的日子——对于乘搭最后一条船撤走的人来说甚至更不幸。在那一个星期，载着成年男女和儿童开走的五十条船中，除了少数几艘之外，几乎都被轰炸机和封锁这座岛屿的军舰击沉，几乎没有什么幸存者被日本人救起。

在英帝国黑暗的星期五中最黑暗的那个星期五，韦维尔先打电报给丘吉尔说：“担心抵抗恐怕不会持久，”然后试图给珀西瓦尔打气：“你的英勇抵抗意义重大，应当坚持到最后。”第二天上午达到了极限：日本人切断了这座城市的供水。贝内特将军独自决定不让澳大利亚士兵白白送死，命令他们节省越来越少的子弹，只有在保卫他们自己的环形防线时才进行射击。这使敌人得以直捣被削弱的防线，血洗亚历山大军医院，用刺刀野蛮地刺死伤兵，甚至把外科大夫推到一边，残害正在接受紧急外科手术的一息尚存的士兵。

第二天上午，山下奉文正在加固布郊的阵地，他断定，“吓唬”新加坡举手投降的时刻到了。“本着骑士的精神，我们奉劝你们投降，”他在写给琅西瓦尔的信的开头说，这封信卷在一个挂着红、白、蓝三色飘带的卡纸版筒里，于上午九时之前在英军阵地上空投了下去。信件说，新加坡“已经彻底孤立，正在尽最大努力和英勇战斗来抬高大不列颠的声望”，正当参谋人员在坎宁堡仔细研究这封信件的时候，韦维尔发来一封电报，给予琅西瓦尔在一旦战斗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就“决定停止抵抗的权力”。珀西瓦尔将军本来在指挥、武器和战术上处于劣势，现在在智谋上也逊敌一筹。他没有办法知道敌人的弹药和补给究竟多么少。他更担心的是缺乏饮水和使平民大批死亡的流行病的威胁。一个军官代表团乘坐一辆被打坏的小轿车前往日军前线，一个窗口的外面飘着一面米字旗，另一个窗口飘着一块自布。山下奉文担心耍弄缓兵之计，坚持只同总司令本人进行谈判。

二月十四日，星期六，琅西瓦尔将军按照日本人的命令，在下午六点钟和他的高级军官一起，冒着仍未减退的酷热，驱车前往敌人战线后方位于武

吉智马的福特汽车制造厂。山下奉文将军等在那儿，他身体粗壮，穿着笔挺的上黄色陆军服，四周围着他的参谋人员。跟前候着一大群日本记者和新闻摄影师，准备记录下这个预先安排的投降仪式。

面容憔悴的珀西瓦尔来到了，布满血丝的双眼显示出他对失败的沉痛感受。英国人的军服上积满污垢，他们在一张未铺桌布的桌子的另一边排着坐下的时候，样子实在显得可怜。当他们通过翻译得知，这不是讨论投降条件的谈判，因而更加显得不安的时候，这位圆头的日本将军霍然指着桌上摊在他们面前的投降书，祖鲁地问道：“签还是不签？”珀西瓦尔尽管已经颓靡不振，却还没有作好接受这个最后屈辱的准备，打算起身就走。但是，同他手下的军官商量之后，他还是决心要拯救他的士兵和新加坡的公民。八时十分，在拍摄镜头的电影摄影机面前，他忍辱签署了投降书。

双方各死伤约一万人。日本不仅征服了做岸于世的“狮子城”，而且砸碎了英国在远东的帝闻主义势力的基础。更多的苦难和死亡还在后头！山下奉文虽然在当天晚上答应饶恕平民的性命。出什么时候炸毁桥梁的决定。第二天凌晨三时，日军缩小包围圈，用机枪扫射铁桥。作出决定的时刻到了。廓尔喀旅的历史记录了锡当河行动的高潮：“首要因素是不能让这座桥完整地落入日军手中，越来越明显的是，由于敌人的猛烈火力，不能在白天炸毁这座桥梁，甚至怀疑能不能将这座桥守到大亮，炸毁它意味着要牺牲印度师，但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师无论如何到达不了这座桥梁。情况越来越紧急，决定作出来了，桥梁炸毁了。”

二月二十三日凌晨五时半，锡当河大桥的桥梁“在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炸毁了，接着出现一道眩目的闪光和一股炽热的气浪，”保卫仰光所能依靠的这个印度师，已被日军和这分水流湍急的河流切断。然而，井田将军的第十五军团的工兵到北面十英里处的河流上游修建一座临时桥梁，却花了十天的时间。这使英国人有时间摧毁仰光的港口设施并撤出这座城市。这段拖延的时间拯救了几乎三千印度军队的性命，他们突围来到锡当河边，想乘临时制作的木筏划到对岸。廓尔喀旅的士兵虽有胆量，却不会游泳，几乎都在泅渡时淹死。

韦维尔将军听到锡当河惨败的消息后，和平常一样显得沉着冷静。显然，这个重要的港口已经失守，因为英国第七装甲旅和一个新的印度师现在不可能赶到仰光，及时地拯救这座城市。这只是使他的部队大量减员的一系列严重打击之一。日军的入侵挫败了盟军在二月十八日向帝汶岛运送增援部队的计划；第二天上午，南面三百英里开外的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上美英荷澳联军舰队的主要供应基地达尔文港，遭到南云的飞机的袭击，几乎成了第二个珍珠港。这支由六艘航空母舰组成的打击力量，只是愈来愈集中的一批敌舰当中的一部分，这批敌舰形成了一道南袭击荷属东印度的攻击波。

哈特海军上将希望美英荷澳联军的突击舰队更加表现出进攻精神，主动出击去破坏敌人的登陆，但他发现荷兰海军上将赫尔弗里希经常阻碍着他，赫尔弗里希发誓，他不会允许他的舰只在没有充分的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出航。这场指挥上的争吵终于得到了解决，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宁可让荷兰承担即将来临的灾难的责任，命令哈特将作战指挥权交给赫尔弗里希。这位荷兰海军上将接过了指挥权，胸中激发起坚强的决心：一定要采取行动拯救爪哇岛上的同胞。二月十八日他命令多尔曼海军少将袭击驶往巴厘的入侵部队——不用等候对帝位岛进行流产的袭击后同驱逐舰一起返航的“休斯敦

号”重型巡洋舰，也不用等候护送运兵船通过西面六百英里开外的斐他海峡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巡洋舰。

当天傍晚，“德鲁伊特尔号”驱逐舰率领它的姊妹舰“爪哇号”轻型巡洋舰，驶离芝拉扎，消失在热带的暮色之中，结果两艘荷兰驱逐舰当中的一艘撞在外海的暗礁上沉没。多尔曼的美国护航舰奉命在万隆海峡同另外四艘驱逐舰汇合，这个海峡将爪哇东端风景如画的多山的巴厘岛同龙目岛分隔开来。八艘荷兰鱼雷艇将组成另一支袭击队，第二天上午，当日军冒着美国B-17轰炸机的零星轰炸，在萨努尔海滩登陆的时候，美英荷澳联军的舰队离海滩还有二百多英里。当天晚上十时半左右，当多尔曼的舰队扫入锚地的时候，本来可以对日本运兵船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袭击，被日本人熟练的驾船技术挫败了。日本的四艘驱逐舰巧妙地穿过盟军战舰的T字形战线，赢得了战术上的优势，在一场炮火和鱼雷的激烈交锋中，击沉了“皮特·海因号”战舰，后来，更多的日本驱逐舰参加战斗，向它们自己的战舰开火，战场上一片混乱。当“特罗姆普号”轻型巡洋舰和四艘美国驱逐舰一起冲出万隆海峡到达战场的时候，混乱更加剧了。炮火的闪光，曳光弹和竞射的鱼雷照亮了黑暗的夜空，一艘日本驱逐舰和“特罗姆普号”被鱼雷击伤，多尔曼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舰队撤出去。没有一艘敌舰被击沉，不知怎么地，从万隆海峡驰援的荷兰鱼雷艇，既没有找到友军，也没有发现敌人。

美英荷澳联军的海军部队在万隆海峡战斗不力，被韦维尔司令部视作凶兆：他们的海军部队太涣散，不能击退预料之中的日军对爪哇的入侵。岛上只有两万五千荷兰军队和七千英国与澳大利亚军队，可供作成使用的飞机不足两打，守住五百英里长的海岸线是毫无希望的。“我不忍离开这些勇敢的荷兰士兵，我将坚守此地，尽可能和他们一起同敌人战斗到底，”韦维尔在二月二十一日顺从地对丘吉尔说。三天以后，“空中侦察报告两大股入侵部队已驶往爪哇岛，韦维尔断定让他的司令部乘飞机撤到锡兰的时刻来到了，与此同时，布里尔顿将军乘坐最后一架B—17轰炸机前往澳大利亚。

“我相信你们将尽力坚持战斗，”丘吉尔在拍给留在爪哇岛上同荷兰和澳大利亚军队一起进行最后抵抗的英国陆军和水兵的告别电报中说道。四国联合舰队中的九艘巡洋舰和十一艘驱逐舰，是保全一部分荷属东印度领土的最后一线希望。二月二十六日，另外三艘皇家海军巡洋舰和驱逐舰驶往巴塔维亚，它们奉命出击驶往爪哇岛西北部的一支大型入侵护航运兵船队。它们遭到猛烈的空袭，好不容易通过巽他海峡逃到锡兰。

爪哇海战斗

当天下午，空中侦察发现另一支护航运兵船队驶往爪哇岛东端。多尔曼海军少将的舰队还没有来得及在泗水加油，就接到赫尔弗里希设在巴塔维亚的司令部的命令：“跟踪追击直至全部消灭日军。”他指示自己的多国部队：“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职责，直到最后时刻。”舰队搜寻了一整夜，可是毫无结果。黎明时分，它们返回泗水，逃脱了日本飞机的袭击，那天上午，当美国的老牌航空母舰“兰利号”运送一批战斗机前往芝拉扎的时候，这些日本飞机发现并击沉了这艘航空母舰。

当空中侦察第二次发现这支运兵船队在巴韦安岛北面一百英里海面上的时候，多尔曼的舰队出发前往截击。没有时间举行作战会议，这位荷兰海军上将的命令，还须由“德鲁伊特尔号”上的一位美国海军联络官翻译出来，

再用信号灯发给“埃克塞特号”和“休斯敦号”重型巡洋舰。舰队后尾由“佩思号”和“爪哇号”轻型巡洋舰组成。左翼是皇家海军的三艘驱逐舰；右翼由两艘荷兰驱逐舰和四艘美国海军驱逐舰掩护。

多尔曼提出的派遣侦察机的请求遭到拒绝，因为所有飞机都已派去袭击运兵船队。下午三时半，掩护左翼的英国驱逐舰发现日本的支援舰队从西北方向驶来。这是田中赖三海军少将的“神通号”轻型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多尔曼现在命令他的舰队进入战斗，但是，由于没有雷达和侦察机，他完全不知道附近还有两支敌人的舰队。在运兵船队的支援舰队以西六英里是“那珂号”轻型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西北五英里尚未被发现的是高木竹尾海军中校的“那智号”和“羽黑号”重型巡洋舰以及四艘驱逐舰。虽然多尔曼舰队的巡洋舰较强，因而火力也较强，可是这个优势却失去了，因为他是盲目参加战斗的，而敌人巡洋舰和水上飞机却能够观察它的敌人的动向。

爪哇海战斗是自从日德兰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水面战斗，这场战斗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下午四时之前不久开始的。日本三个中队的舰只立即进入与盟军舰只平行的航道，保持的距离仅够重型巡洋舰八英寸口径炮的射程，这使多尔曼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受伤的“休斯敦号”巡洋舰的炮塔失去了作用。为了战胜这个决斗的对手，这位荷兰海军将领试图缩小距离，以便使他的巡洋舰上的六英寸口径炮能够发挥作用。他在小口径炮方面占有优势，可是、当距离缩小的时候，日本人发射鱼雷。

他们的射击技术也占优势，在开战的几分钟里，“德鲁伊特尔号”的轮机舱被一颗没有爆炸的八英寸口径炮弹击中。四时半左右，重型巡洋舰齐射的另一排炮弹在“埃克塞特号”轮机舱爆炸。这艘舰立即起火，被迫退出战斗。由于它紧跟在旗舰后面，负责传达命令，舰队的其他舰只便老老实实地跟着它行动，一起调头南拐，留下“德鲁伊特尔号”独自向前高速行进。在这个危急关头，一发鱼雷将“科顿艾尔号”驱逐舰拦腰击断，断裂的两半慢慢沉往海底。

关键的几分钟丧失了，多尔曼这才调转头来，在美国驱逐舰施放的烟幕的掩护下，将舰队重新编队。日军进攻的压力迫使他让自己的舰队从波打瘫痪了的“埃克塞特号”的船头调转过去。

眼看就要发生的一场混乱被梅舰长挡开了，梅舰长按照驱逐舰的优良传统，乘坐“伊莱克特拉号”全速营救瘫痪的“埃克塞特号”，他挡开了敌人的两艘轻型巡洋舰的迎头攻击。一艘日本驱逐舰被击沉，“伊莱克特拉号”的轮机舱连中数弹，动弹不得，成了“神通号”炮手的攻击目标。

暗淡的暮色和缭绕的炮火硝烟严重妨碍多尔曼对敌人的活动作出判断，“德鲁伊特尔号”的信号灯一明一暗地打着闪光信号：“跟随我。”日本人发动鱼雷袭击以后，拉开了距离，已经消失在浓密的蓝色烟雾之中。“敌人向西面撤退，运兵船队在哪儿？”下午六时半，多尔曼一面十分焦急地询问赫尔弗里希的司令部，一面率领他的中队掉头转向东北，顶风停下，仍然在搜寻着日本的运兵船。由于没有空中侦察，他不可能知道高木海军中校已经在“那智号，”旗舰上下令运兵船队改变航向，船队已经到了三十英里开外的海面上，而且有三个日本海军中队保护，这三个中队现在向南行驶护卫着运兵船队。

夜幕降临，黑暗中时而亮起了伞投照明弹，这是敌人的侦察机投下的，以便跟踪盟军的海军中队。双方偶尔互相开炮，终于迫使多尔曼掉头转向西

北。他打算摆脱日本飞机，于是沿着海岸兜了一圈，然后再次掉头向北，搜寻日本运兵船。

多尔曼的行动似乎就要取得成功，可是在晚上九时半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撕裂了夜空。“我遭到鱼雷袭击，”“木星号”发出呼救。致使这艘舰下沉的这起爆炸，几乎肯定是由于它碰上了一颗漂流过来的最近沿海设防时布下的水雷；不过这倒是这位美国驱逐舰指挥官提出要求所需的机会，他请求让他的四艘驱逐舰返回泗水，因为它们的燃料快用完了。

盟军的巡洋舰继续全速前进，只有一艘护航舰护卫，一小时后，这艘护航舰留下来搭救从不幸的“科顿艾尔号”上掉落下来的水兵。“德鲁伊特尔号”向北行驶，三艘巡洋舰顺从地跟着它，现在它们没有舰只护卫，面临着敌人的驱逐舰攻击的威胁。晚上十时半，“那智号”上一个眼光锐利的瞭望员再次发现多尔曼，当时多尔曼仍然在搜寻敌人的护航运兵船队，他断定这支船队还未抵达爪哇。

高木海军中将将他的旗舰和伴随旗舰的“羽黑号”巡洋舰朝东北方向平行排列开来，阻拦着通往运兵船队的航道，他开始展开炮战，田中海军少将则将“神通号”的支援舰调过来掩护留下缺口的侧翼。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因为日本人在八英寸口径炮方面拥有优势。他们的夜战技术立见分晓，只见赤黄色的炮火闪光来回波动。当距离缩短到不足五英里的时候，田中的驱逐舰向盟军海军中队发射了一排鱼雷。一颗致命的“长矛式”鱼雷钻进“德鲁伊特尔号”的船尾。这艘轻型巡洋舰的舰尾立即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休斯敦号”和“佩思号”急忙转身逃走，避免了“爪哇号”那样的下场。“爪哇号”在几秒钟后就遭到鱼雷的袭击，舰艇人员往前挤，躲避火焰。这时候，旗舰上的信号火箭点燃了，夜空中出现一片奇异的烟火，宣告了这艘舰的覆灭。多尔曼最后发出的勇敢的信号是让剩下的两艘巡洋舰撤走，不要去救落水的水兵。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两艘舰只迅速向南逃往巴塔维亚港，抛下两艘荷兰战舰任凭日本人攻打。这两艘舰只嘶嘶地沉入爪哇海的黑色海水之中，淹没了多尔曼和他的三百四十四名水手。

这场夺去了这位勇敢的荷兰海军将领的生命和使四艘战舰惨遭覆灭的战斗，只使日军在东爪哇的登陆推迟了二十四小时。在那一天，“休斯敦号”和“佩思号”在巴塔维亚加油，在东面四百英里的海面上，“埃克塞特号”在“冲突号”驱逐舰的护卫下，跛跛颠颠地驶入泗水港，同四艘美国驱逐舰会合。皇家海军的机械师吃力地修理着破打坏了的机器，死者被送到岸上安葬。夜幕降临以后，盟军海军部队准备作各种撤退。

当晚，美国海军四艘驱逐舰当中的三艘成功地冲出巴厘海峡，逃避了日本战舰。“约翰·D·保罗号”驱逐舰伴随着“冲突号”驱逐舰，护送受伤的“埃克塞特号”巡洋舰西出黑沉沉的爪哇海，准备在第二天夜晚通过巽他海峡。“休斯敦号”和“佩思号”巡洋舰已经出港，希望在当天晚上作同样的航行，以避免在破晓时遭到敌人轰炸机的轰炸。它们本当可以成功，但是，在十时十五分，当它们离巽他海峡的北口不到三十英里的时候，却突然遇到了班塔姆湾的日本入侵舰队。

沃勒海军上校毫不犹豫地率领“佩思号”和“休斯敦号”绕过两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进入班塔姆湾；借着照明弹的亮光，可以看见海湾里停泊着大约五十艘运兵船，排成月牙形状，盟军的大炮向这些运兵船吐着火舌，好几艘立即着火，一艘正在下沉。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中将坐在设有他的司令

部的船上，也被炮弹掀进海里，他抓住一块漂浮的木头，吃力地游到岸上。炮火硝烟撕裂着夜空。鱼雷往来发射，狂乱地穿梭，其他的日本驱逐舰颠回海湾，加入这场混战。接着，四艘日本重型巡洋舰赶来封锁了盟军战舰的逃路。它们被围困在海湾里。“休斯敦号”上的一名军事观察家记录了这场直至终了的战斗：“据估计是巡洋舰或者航空母舰的敌人舰只，在距离约一万二千码的地方，朝着大海向‘休斯敦号’开火。敌舰确定了炮火射程以后，开始朝盟军舰只猛烈射击，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三艘或四艘编队作战的驱逐舰，使用火炮和鱼雷，向‘休斯敦号’的舰首和舰尾轮番攻击……所有仍能操作的通讯工具应接不暇，有的报告遭受的损伤，有的报告鱼雷正在袭来，有的报告敌人开始新的进攻，有的报告攻击目标有了变化。”

盟军这两艘火力居劣势的巡洋舰上的每一个人，知道这场铤而走险的最后混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们打得非常漂亮。午夜之前十五分钟，“佩思号”身中四条鱼雷后沉没。装甲较厚的“休斯敦号”仍然在设法躲避连续袭来的鱼雷，甲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死了的和还未断气的水兵。它的前炮塔的八英寸口径火炮连续开炮，直到打完了炮弹，这时候，三发鱼雷命中舰的中央。舰身开始摇晃，舰长鲁克斯下令放弃这艘舰。日本人继续朝甲板上开火，幸存者跳入水中。日本人的探照灯冷酷地照射着这艘燃烧着的巡洋舰，足足有一刻钟之久。当它沉入水中的时候，舰上的那面撕破了的战旗仍然在飘扬。两艘舰上的人员，不到一半将彼从温热的黑水中救起，面临在日本战俘营中的捉摸不定的生路。

荷兰驱逐舰“埃弗森号”在那天晚上从巴塔维亚港起航太晚，因而没有赶上两艘巡洋舰，侥幸地从海战战场旁边溜走，逃进巽他海峡而没有被敌人发现。后来还是在劫难逃，黎明时分它被敌人的两艘驱逐舰击沉。受伤的“埃克塞特号”和它的两艘僚舰，始终不知道巽他海峡已被封锁的消息，在三月一日半夜二、三时，仍然以每小时二十多海里的速度向海峡行驶。夜幕使“埃克塞特号”舰长O·L·戈登得以向西边溜走，没有被在爪哇海上巡逻的日本战舰发现。然而，白昼却将它的位置暴露在敌机面前。上午十时，高木海军中将的重型巡洋舰向西全速行进，拦截三十六个小时前从他眼皮底下逃走的这艘巡洋舰。另一队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封锁了“埃克塞特号”向东的逃路。

“埃克塞特号”巡洋舰因为参加过击沉“格拉夫斯皮号”德国袖珍战列舰的海战而举世闻名。当它调转船头，企图用八英寸口径炮交叉发射的时候，它的两艘忠实的驱逐舰为它拉起了一道保护性的烟幕。舰上的机械师拼命修理打坏了的机器，使舰只尽量加速。在爪哇海上，它和死亡展开了竞赛，向东行驶了二十英里。日本水上飞机对“埃克塞特号”发动交叉袭击，雨点般的炮弹掀起冲天的水柱。“埃克塞特号”自己的火炮开火还击，但是，它的操纵台已被早先的一发炮弹打坏，接着它的锅炉房被炮弹摧毁，整条舰的速度开始减慢下来。十一时三十分，“埃克塞特号”的末日来临，戈登舰长下令放弃这艘舰，最后几发鱼雷将它炸翻，上空腾起一层烟幕。“冲突号”也跟着沉没。美国驱逐舰“保罗号”抓紧了救命的几分钟，躲进一团厚厚的烟雾中，只有当这场变化无常的暴雨停止，敌人的八英寸口径炮弹连珠般射来的时候，这艘驱逐舰方才仓皇逃走。高木海军中将赢得了二月二十六日这场海战的最后胜利。

当天上午，当爪哇海大海战最后几个小时的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个令人尴尬的场面标志着美英荷澳盟军海军司令部的死亡。格拉斯福德和帕利

泽海军少将不得不通知赫尔弗里希：他们奉命从他的司令部撤走他们的幸存的潜艇和驱逐舰，使他觉得自己象个没有经验的海军少尉。赫尔弗里希不由得提出抗议。由于未能阻止日军到达他们的主要目标——荷属东印度的油田，盟军为了建立联合指挥而作的首次努力失败了。美英荷澳联军的最后一场残酷的战斗，是在森林里进行的一场殊死血战，英国和澳大利亚部队同特普尔坦将军的士兵一起抵抗日军的入侵，六天以后，他们在保卫万隆的时候，战斗到筋疲力尽，最后停止了抵抗。万隆电台广播了最后一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我们停止了抵抗……来日再见。女王万岁！”

缅甸和巴丹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是盟军遭到双重失败的一天。爪哇最后投降之前几个小时，在北面大约两千英里的地方，最后一列火车的英军在黎明时离开仰光。在爆破专家彻底摧毁了港口设施之后，最后一批船只离开了港口，这时，日本第三十二师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仰光的郊区。

饭田中将在被盟军丢弃的仰光市举行了胜利游行。由于仰光已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第十五军团现在控制着缅甸的门户。北进以切断通往中国的陆上战略交通线的道路已经打通，蒋介石正从重庆紧急派遣两支军队到缅甸保卫这条至关重要的公路。

韦维尔将军回到新德里的老司令部里，现在他对日本人的军事实力有了比较现实的想法。他意识到无论是中闰军队，还是新到的英国第七装甲师和印度新兵，都不能守住缅甸。英国首相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断定：“我们虽然无论如何派不出一支军队，我们至少可以派一个人来。”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将军被派来取代指挥不力的赫顿将军。亚历山大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军事指挥官，丘吉尔是在依靠他享有的这个威望：“在枪林弹雨中，士兵乐于一步不离地踏着他的足迹前进。”亚历山大在三月八日到达缅甸，要想创造出他在敦刻尔克所创造的那种奇迹，已经为时太晚。他下达的命令是要“尽可能守住仰光，守不住就北撤保护缅甸北部。同时与中国人保持联系。”第一个选择已经不复存在，亚历山大只好下今作最初阶段的撤退，这将是英军的另一场撤退，一场“同日本人和即将未临的雨季的你死我活的竞赛”。

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第一周周末，坚持抵抗日本人的唯一堡垒是在菲律宾。顽强地守卫着巴丹岛上由美军控制的最后几乎方英里领土的士兵们，尽管供应奇缺，仍然在进行着血腥的战斗。在科雷吉多尔岛的岩石上，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非津宾游击队进行抵抗，致使敌人仍然不能占据棉兰老岛和南部诸岛。尼米兹海军上将在太平洋上对日军基地发起袭击，成为美国报纸的头号新闻。“列克垦敦号”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在二月二十一日击退了敌机对拉包尔发动的猛烈空袭，三天以后，哈尔西率领的“企业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轰炸了威克岛，但是这些只不过是牵制罢了，美国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被围困在菲律宾的官兵身上，由于日本军队在荷属东印度取得了胜利，他们现在彻底陷于孤立。

麦克阿瑟英勇斗争的消息，助长了美国的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要求对美国的第二代日本移民采取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因为他们被指控为潜伏的间谍和第五纵队。多数第二代日本移民是和在美国出生的人一样热爱美国。但是，西海岸日益增长的担忧，“魔术”情报小组在头一年截获的有关间谍组织的证据，成为总统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决定签署 9066 号行政命令的

重要因素。这个紧急立法授权陆军部长将“部分或全体”人员逐出敏感的军事地区。这项立法以最笼统的措词，授权军方开始兜捕十二万七千名无辜的美籍日本人，他们被送往在中西部特别修建的十个营地——宪制自由的捍卫者指责这些营地是“集中营”。

报纸上夸大其词的头条新闻仍然在给美国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菲律宾的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在打击敌人，援兵突破封锁运抵菲津宾只是时间问题。总统和他的参谋长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某些国会议员也知道这不是事实，他们开始力促将麦克阿瑟将军调回国内并担任美国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本人现在对于增援部队完全绝望了，只好和他的官兵一起抵抗到底。二月二十一日夜晚，当菲津宾美国总督和奎松总统乘潜艇离开科雷吉多尔岛的时候，麦克阿瑟的妻子拒绝趁此机会和她的小儿子一起离开。麦克阿瑟象征性地送回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勋章、证件和一份遗嘱。

总统已经判定，牺牲他的这位远亲和美国深孚众望的英雄，在政治上是做不到的。由于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行将垮台，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面临着威胁，堪培拉政府感到恐慌，马歇尔和罗斯福一致认为有必要任命一位新的盟军最高统帅，在英军撤退集中防守印度之后，这一任命就得更紧迫了。澳大利亚总理和军事领导人不得不越来越依靠美国。由于英国要求将澳大利亚军队调人保卫缅甸遭到拒绝，伦敦和堪培拉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些紧张，当柯廷总理扬言要从埃及召回剩下的师的时候，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善。丘吉尔接受了柯廷内阁的决定：澳大利亚军队可以去防守苏伊士运河，但美国必须同意派遣更多的军队到太平洋的这一边来，除非新的盟军最高统帅是美国人，否则这个承诺是不可能得到保证的。

明显的候选人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这个决定在二月二十二日已经作出，那一天，科雷吉多尔收到一封由总统、马歇尔和陆军部长联合签署的电报，命令麦克阿瑟立即启程前往棉兰老岛，从那里转赴墨尔本，“你在墨尔本将统率所有的美国军队。”美国没有把这个即将采取的行动告诉澳大利亚人，因为麦克阿瑟的离开是担有风险的，最初这位将军执意不肯抛弃他的官兵，甚至提出要辞职，或者“仅仅作为一个志愿者”重新入伍。他最后同意离开科雷吉多尔岛，但必须由他选择“最合适的时间”。九天以后，麦克阿瑟仍然呆在马林塔坑道的岗位上，他面容瘦削，内心痛苦，害怕由于没有履行和士兵死在一起的诺言而有损颜面，丧失良心。

华盛顿的情报表明，他即将逃走的消息传到了日本人那里，麦克阿瑟这才决定在三月十一日夜乘鱼雷快艇离开科雷吉多尔岛，而不用等候正前来接他的潜艇。当天傍晚日落的时候，将军同他的妻子、小儿子和参谋部的十七位部下一起来到碎石凌乱的科雷吉多尔码头，分乘四艘鱼雷快艇，他把最后一包香烟和两瓶刮脸膏送给温赖特将军，在移交指挥权的时候许下保证：“如果我到达澳大利亚，你知道我会尽快地返回来，尽量多带些东西回来，在此期间你要守住。”

约翰·巴尔克利海军上尉指挥的这最后四艘鱼雷快艇，开始在黑暗中高速南下马尼拉湾，越过六百英里波涛汹涌的大海，直下棉兰老岛。晚上他们避过了日本巡逻艇，三月十二日自昼时刻在库约群岛躲藏起来。这是一次耗尽体力的艰难旅程，六十二岁的麦克阿瑟将军称它是“一次闷在混凝土搅拦机里的旅行”。经过三十五小时的航行，麦克阿瑟一行在第二天晚上抵达加雅甘德尔蒙特波罗种植园，他们浑身湿透，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幸好活了下

来。当晚，将军一行饱餐了一顿自从两个月前离开马尼拉以来从未尝过的丰盛饭菜。棉兰老岛的南部已被日本人占领，北部仍由二万五千菲律宾部队守卫着，因此，只过了两天，从达尔文港起飞的一架“飞行堡垒”轰炸机就来把他接走。经过五个小时的颠簸飞行，麦克阿瑟到达澳大利亚，他还要乘火车穿过澳洲大陆内地的沙漠，经历另外四天使人筋疲力尽的旅行。在阿德莱德车站，他第一次被一窝蜂似的记者围了起来，他向他们作出了悄撒式的保证：“我来了，但我将回去！”

第十二章 胜利病

一九四二年的头几个月里，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华盛顿和伦敦，东京却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日本每取得一次新的胜利，市民们就排着长队，挥动着旗子，踏着冬雪，来到皇宫的城门前举行庆祝大会。大东亚共荣圈正在异常迅速地确立，似乎显示了帝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他们的狂飏式的武力征服，为日本赢得了一个广袤万里的帝国，这个帝国有着丰富的食粮、原料和潜在的市场。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稻米生产，地球上多半的天然橡胶，四分之三的锡矿和很大一部分不可缺少的石油资源，现在都可以用来满足日本工业和这个工业为之服务的胜利的战争机器的贪婪胃口。

耐人寻味的是，东京军方把持的政府只限于制订“第一作战阶段”的战略计划，这个阶段只安排了征服东南亚的时间表。这个目标已经很快地实现了，胜利的速度和规模使日本领导人滋长了自满和过分自信的情绪。这种情绪后来被称作“胜利病”；它的症状很快就在确定战略目标时显露出来，这个国家的军事、工业和行政管理能力远远达不到这些目标。

帝国参谋本部面临着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如何牢牢守住他们的极为分散的帝国，同时迅速地与美国求得和平解决。第二，如何安抚和管理他们业已征服的领土，以便利用现成的人力和原料，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胜利的果实很快就要掉到我们的嘴里，”裕仁天皇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预见性地对他的年大臣木户侯爵说。那一天是他的四十二岁生日，是预定的“第一作战阶段”结束的日期，日军以占领仰光纪念了这个日子，在此之前四十八小时，爪哇岛上的最后一批盟军部队投降了。

保卫一个新的分散的帝国，同时着手开发这个帝国，以便消化经济“胜利果实”，已经成为日本人关心的主要战略和行政问题。但是，东京缺乏被它撵走的欧洲列强的殖民经验和行政管理能力，犯了利用皇军强制推行同样严厉的军事统治的错误，这种统治已经使满洲和大陆中国的人民疏远了日本。日本宣称它为亚洲人解放了亚洲，对这种说法本来抱有同情的人很快就遇到了占领军的铁拳头。在仰光，日本兵的骄横使那些留下来欢迎向往中的“解放者”的市民们感到非常沮丧，日本兵追逐妇女，“到处打骂缅甸人，强迫他们做拖木头，担水的活儿。”为了共同驱走正在撤退的英军而成立的三万“缅甸解放军”，终将掉转枪口对准新的统治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领导爪哇傀儡政府的革命领袖艾哈迈德·苏加诺也将如此。

在菲律宾，由“亲日派人物”若斯·洛雷尔（他的儿子正在巴丹同美国人并肩战斗）领导的行政委员会保证忠于本间将军。他希望以此平息广大人民的怒气，但是，同其他由日本人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一样，在亚洲新秩序的范围内允许成立的“独立政府”，终究只不过是发布皇军命令的橡皮图章而已。

实际上这是实施严厉的军事管制法的占领。太阳袖章必须佩戴，见了日本兵必须鞠躬，夜里走路不带提灯的人格杀勿论，西方电影和文学作品统统取缔，学校课程日本化。日历也换了，一九四二年变成从第一代日本天皇登基时算起的二六二年。为了全部消除西方的影响，宪兵队的特别支队象东方的盖世太保一样进行活动，根除那些为老殖民政府服务过或者对西方表现出同情的人。华人受到了特别残酷的待遇，因为多数日本兵憎恶对大陆中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仅在新加坡，就有七万华人被兜捕和审问；五千华

人被监禁，多数仅仅是因为皮肤上刺有花纹；许多华人彼当作拚刺刀的活靶子，骇人听闻地遭到处决。

对于新征服的领土上落入日本人手中的五十万欧洲平民——其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来说，尔后的三年是被野蛮监禁和横遭剥夺的三年。许多人还没有到达人满为患的监狱和拘禁营地就断送了性命，幸存者常常沿着丛林小道跋涉数百英里，然后象牲口一样地被关在这些监狱和拘禁营地里。巴厘巴板的所有白人都被杀死，以示对他们破坏石油设施的惩罚。英国外交大臣抗议香港居民遭受的残酷暴行，日本人肆无忌惮地奸污和屠杀年轻姑娘乃至尼姑，使香港的国际观察家毛骨悚然。爪哇和苏门答腊的荷兰人受到惨重的迫害；在菲律宾，三千多名美国平民被关在马尼拉郊区圣托马斯大学校园的有刺铁丝网里，又挤又脏地住了三年，既缺食物，又缺医疗。

日本人无视俘虏的生命，对战俘极不人道。帝国军人是用武士道——中世纪武士阶级遵守的道德规范，集严格的禁欲主义和大乘佛教的人我否定于一体——的严格纪律训练出来的，练就了要为天皇死战的性格。万一战死，就会为他的家属带来荣誉，本人的灵魂也得到自我拯救。军人训导手册明确规定：“记住这样一条：当俘虏不仅意味着自己身败名裂，而且意味着父母妻小永世不能抬头。最后一颗子弹无论如何要为自己保留着。”对于一个日本军人来说，当俘虏远不如死去的好。谁当俘虏，他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他的名字从他的乡村或城镇的花名册中除去。日本人就是这样地变成了宁死不降的盲信武士。这样的条件作用使普通的军人丝毫不理解西方的道德观念，他把所有的战俘视作只能蔑视并象奴隶一样地对待的下贱货。

在一九四二年头几个月里投降的十五万盟军战俘，经历了奴役、饥饿、疾病和死亡的漫长岁月。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经保证他的国家将遵守一九二九年日内瓦公约，这个公约提出了国际公认的俘虏待遇条件。然而，日本国会从未批准这个条约。由于东京政府没有制订任何行动准则，处理俘虏只由当地军事指挥官酌情决定，他们是严格根据武士道而不是根据日内瓦公约来处理战俘的。日军自己的士兵经常缺乏食物，三百个战俘营里的俘虏只好挨饿了。日本公然违反西方国家公认的准则，强迫多数战俘从事异常沉重的体力劳动。许多人被秘密送往满洲的煤矿和硫磺矿；另外一些人在疟疾流行的浓密丛林里修筑公路和铁路，还有少数人被送进特殊医疗试验营，供作动物试验之用。被日本人俘虏的人，绝大部分未能活下来，不是死于饥饿、流行病，就是死于看守指挥官的残酷虐待——许多看守指挥官在一九四五年以后作为战犯接受审判和被处决。

日本政府对所谓共荣圈的赤裸裸的经济剥削，同日本军方的残酷暴行不相上下。“我们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是敌方的人。我们可以抓捕他们，为所欲为，”这就是三月十四日日本军方和企业家在东京举行的联络会议制订的基本政策。贪婪地掠夺东南亚的资源和原料，是为了满足日本制造商尤其是强大的“财阀”的利益，这些“财阀”现在派出代理人掠夺新的领土，授予他们这种特许权的是给工业界下达的指示：“目前南部地区将是原料来源地和我们的制造品市场。必须采取措施阻止这个地区的工业发展。工资必须尽可能压低。”为了榨取所有的外国资产并监督不用新货币，成立了南部地区开发银行，新货币表面上是日元，但是根据东京作出的秘密决定，日元得不到日本储备的支持。新钞票象雪片一样地印了出来，加剧了由于日军征用了所有的食品供应而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东南亚就象“满洲国”和朝鲜那样，沦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根据东京的命令，工资削减了一半；传统的农业方式被推翻，日本给每个地区强制规定定额，削减稻米生产，以便种植更多的棉花，满足战争的需要。日本人急不可待地掠夺东南亚的石油和原料储备，破坏了整个地区的交通网。他们强征庞大的商业船队为军方服务，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贸易变成了只图日本致富的单行线交通。

远东的正常贸易往来被迅速破坏。仰光码头上的稻米发霉腐烂，马来亚人却在挨饿。“你们是在东京街头悬起人头吗？”新加坡的一位女招待就那些盗窃皇军粮仓的人被抓住后受到野蛮惩罚的问题质问一名日本记者。“高傲自负的英国人走了，粗鄙卑劣的日本人来了，”这就是同一个日本记者在走进拉弗尔斯饭店时的悲哀想法，这个饭店已经改名为昭南饭店，只接待日本同胞。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更加令人不堪忍受，因为这是亚洲人对亚洲人的统治。由于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食品供应减少了，本来总是被营养不良和流行性疾病所折磨的国家，营养更加不良，疾病更加流行，对新的统治者的憎恨迅速传播开来。东南亚被日本占领后的六个月中，经济普遍衰败，在东京“新秩序”的严厉统治下的各国人民，仇恨满腔地咒骂“共荣圈”是“共穷圈”。

正如短视的日本官僚和冥顽的日本军队不能胜任有效管理东南亚的任务一样，日本军事领导人也未能解决如何防守新帝国的漫长的太平洋环形防线的战略难题。

对立的战略

自从一月初以来，帝国参谋本部在“第二作战阶段”应该采取什么战略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陆军参谋本部希望停止进一步扩张。海军计划人员受到一连串胜利的鼓舞，强烈主张维持进攻势头，直至敌人讨饶求和。这两个方针都将使日本走入战略死胡同，而且不可能找到长久的军事解决办法。转而采取陆军的防守政策，必将给予美国时间和机会动员它的强大的工业力量，发动横渡太平洋的大规模强攻。海军仍然希望在美国人能够重建他们的舰队之前谋求进行一场决战，因此，以海军将领为一方，以陆军将领为另一方，进行了一场充满分歧的激烈的战略大辩论。

由于受到“胜利病”的严重侵染，南云海军中将的帝国海军参谋本部最初为第二作战阶段提出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这项计划要求占领新几内亚，作为最终入侵澳大利亚的跳板。陆军参谋本部在甚至还没有赢得对华战争的胜利之前，对于这样一项拿破仑一世似的作战规模当然表示惊讶。他们拒绝了这个计划，理由是他们没有现成的一百个师，也没有海上交通工具支援这样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海军参谋本部修改了他们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足以使陆军支持他们的宏伟战略的第一阶段计划——占领新几内亚和戍守所罗门群岛。他们争辩说，这对于确保日本帝国南部环形防线的防御、阻止盟军从澳大利亚发动反攻是必不可少的。

海军参谋本部刚刚赢得帝国参谋本部对向南发动有限进攻的支持，就面临着山本海军大将和他的联合舰队参谋部要求在太平洋中部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战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山本五十六的观点在东京的作战会议上占有相当重的份量，因为他在珍珠港取得的胜利使他成为民族英雄。联合舰队参谋长字垣缠海军少将的想法反映了山本的战略观点，字垣认为：“时间将对日

本不利，因为美国的资源占有巨大的优势。因此，除非日本迅速恢复进攻——越快越好——否则它最终将一事无成，只有坐待美国军队发动反攻。”

因此，字垣奉命在一月初提出“夺取夏威夷和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力量”的作战计划。经过仔细研究，证明日本海军的人力物力不能胜任之后，联合舰队参谋部另外制订了一项计划：对锡兰的英军发动两栖作战，掌握对印度洋的制空权，作为陆军入侵印度的序幕。若同通过中东和高加索发动大规模强攻的德国军队会师，英国人将被逐出亚洲，但是希特勒拒绝了 this 由轴心国发动联合进攻的设想。陆军参谋本部于是力主保存陆军兵力，用于对华战争并对付夙敌俄国可能发动的进攻。缅甸是西进的终点，海军参谋本部将它的印度洋战略修改为“C 行动计划”，即派航空母舰进击队袭击锡兰科伦坡的英国海军基地，同时派遣巡洋舰攻击孟加湾的商船。山本意识到这个行动计划不能提供赢取战争胜利的机会，于是继续制订在太平洋中部发动进攻、引诱美国太平洋舰队陷入圈套的后续作战计划。

美国太平洋舰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袭击越来越大胆，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陆、海军将领一致认为，最要紧的是巩固侮岛环形防线——尤其是最薄弱的南部。然而，二月二十日“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对拉包尔的袭击，打断了日本向新几内亚的第一阶段进军。

良港拉包尔是在一月底被日本占领的，它位于新不列颠岛西端，正在变成日军南进的主要前进基地。美国的袭击差不多摧毁了十八架日本轰炸机中的三架，日军需要这批轰炸机为正在集结的入侵部队提供掩护。两个星期以后，当推迟的行动计划恢复进行，护航运兵船队起航横渡伸斯麦海峡，到新几内亚莱城和萨拉莫阿建立沿海空军基地的时候，情报机关向同盟国发出了警告。“列克星敦号”奉命加入巴布亚湾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舰载飞机准备越过欧文·斯坦利山脉对日军的滩头堡进行远程空袭。虽然井上成美海军中校的十八艘运兵船中只有两艘被击沉，但有十三艘被击伤，迫使它们返回拉包尔进行修理。许多飞机的突然出现，使东京的海军参谋本部担心盟军正在珊瑚海集结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他们决定推迟下一阶段对新几内亚的攻势，即“MO 行动计划”（入侵莫尔斯比港），直到南云的航空母舰在印度洋完成“C 行动计划”后于四月底返回时为止。此外，海军将领们更加下定了决心，要结束盟军在珊瑚海的行动自由，切断美国至澳大利亚的供应线。反过来，海军必须扩大第二作战阶段的计划，把攻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群岛也包括进去。

东京已经完成了这项扩大的南进计划的制订工作，南进势心需要联合舰队的全部人力物力，这同山本海军大将正在制订的战略发生了冲突。他现在希望进军太平洋中部，攻占中途岛，估计这样将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引诱出来进行决战。这两种对立战略的冲突在一九四二年四月的第一个星期摊牌了，双方在东京帝国海军军令部发生了激烈的口头交锋。

三代海军中佐认为，“联合舰队所持的观点——夺取中途岛，威胁夏威夷，将有助瓦解美国的斗志，并因此为和平谈判铺平道路——过分乐观了，”他向海军参谋本部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几乎眼泪汪汪地”争辩说，印度洋行动计划和需要对航空母舰进击队进行补充，将使山本最晚要在六月执行中途岛行动计划的要求无法实现。他深信自己的计划也会导致同美国人“决战”，因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将南下太平洋，解除斐济和萨摩亚面临的威胁。

山本的心腹渡边海军中佐以同样有力的陈述为进攻中途岛的战略作了辩

护。“我们相信，我们通过实施所提议的进攻中途岛的行动计划，可以成功地敌人的航空母舰力量引出来，然后在一次决战中将它歼灭，”他的语气十分坚决。“另一方面，假如敌人回避我们的挑战，我们将把我们的环形防线扩大到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因而仍然会有重要的收获。”为了把山本海军大将本人卷进辩论中来，渡边耍了聪明的一招，他给联合舰队旗舰打电话。他回答了参谋们认为只有向南发动进攻才能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论点。他重申了山本的对立论点，即在太平洋中部摊牌的计划也会“摧毁敌人的航空母舰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供应线无论如何不可能维持。”渡边的活使南云确信：山本期待着他的战略被接受，否则南云必须辞职。

陆军参谋本部支持进攻太平洋中部的战略，因为这只需要他们提供少数驻守部队，海军参谋本部却在一年中第二次向联合舰队总司令投降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继续执行进攻太平洋南部的战略，但速度可以放慢。最后结果是第二作战阶段过分分散了帝国海军的力量。海军战略要求集中兵力，他们冒着无视这一根本原则的危险，决定分散舰队力量，分头执行三项重大行动计划。这是日本战略中的致命弱点，美国很快就发现并利用了弱点。

太平洋第一

正当东京的军事领导人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辩论的时候，大西洋两岸同盟国的参谋长们也在重新制订他们自己的战略，日本在第一作战阶段的胜利使这一战略失去平衡。丘吉尔意识到阿卡迪亚计划现在“大体上过时了”，致电罗斯福要求修改轻重缓急次序和资源分配计划，因为“不幸频频降临在我们头上”。迫切需要更多的坦克、飞机和更多的船舶，以便把更多的部队运到中东。他恳求“对澳大利亚提供额外的援助”，以便阻止堪培拉政府在隆美尔重新向苏伊士运河发动强攻的时候把它的剩下的部队撤出非洲的沙漠战场。

“美国的太平洋形势现在非常严重，”罗斯福回答说，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起开了三天“连续会议”，研究了如何才能帮助英国。虽然美国对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承担大量义务表示同情，可它偏偏没有足够的运输船只去满足首相的要求。何况美国还背着一个包袱，它要保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免遭日本进攻。为了对付日本的威胁，并且不使堪培拉政府从中东撤出更多的部队，美国将立即增派两个陆军师过太平洋。有人提醒丘吉尔，这意味着在英国集结的美国军队将会减少，美国参加对德空战将会受到限制，英国在北非的“体育家”行动计划将被放弃。

为了应付太平洋的危急局势，同盟国的参谋长们现在不顾阿卡迪亚协议，从欧洲战区抽调军队、飞机和船舶，这是背离同盟国在三个月前商定的战略的，这为金海军上将提供了他正在谋求的一个机会，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力陈海军的主张，即只有立即向日本进攻，才能阻止敌人南下进攻澳大利亚。太平洋倡议反映了金本人的观点，即大西洋战区得到了过分的强调，也使他的人西洋政策的设计师斯塔克海军上将更加占了上风。一个星期以后，他彻底控制了美国海军参谋部，因为亲英国的海军作战部部长被派到伦敦去了。三月十二日，总统颁布一道命令，宣布美国舰队总司令兼任海军作战部长。早在总统颁布这道命令之前，金海军上将就已开始大刀阔斧地修改斯塔克和马歇尔制订的优先考虑同希特勒作战的战略。

在三月五日开始的、总统召集的紧急战略研讨会上，金提出备忘录，要求立即在汤加群岛建立一个前进基地。在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还来不及构筑工事之前，这个基地将被用来向这些岛屿发动进攻。自从二月中旬以来，他一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敦促实施这一计划。这反映出他对英国人表示不安，对阿卡迪亚会议作出的“欧洲第一”的安排是否明智越来越抱有怀疑。国会和公众是不欢迎海军在太平洋处于守势的。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六十五的美国人赞成尽早向日本人发起进攻，支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却不到百分之二十五。

陆军参谋部并不十分喜欢金海军上将的计划。一个月前，当他初次试图修改“欧洲第一”的次序，提出派兵驻守的太平洋岛屿应比原来考虑的要多得多的时候，马歇尔认为这样的行动意味着“基本战略发生了变化”。战争计划委员会主任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准将坚持认为，要想最终打败轴心国，从战略和后勤需要考虑，在一九四二年把力量集中在大西洋战区是绝对必要的。在他看来，这些要求包括：“（a）扶持联合王国。……（b）使俄国在战争中坚持下来……（c）保持在印度和中东地区的地位，阻止两个主要敌人在地理上结合起来……”这必然意味着太平洋战区仍然主要起防守作用，至于澳大利亚的交通线保持畅通“虽然是值得向往的，但并不是不可缺少的”。艾森豪威尔的报告甚至认为，阻止日本入侵澳大利亚“对于战争的结局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金海军上将是不能同意这种观点的。澳洲次大陆必须守住，“因为这对世界上非白种人必然产生影响。”他希望美国对欧洲战争的贡献只限于提供生活用品和军火，美国不能仅仅只使通往澳大利亚的供应线保持畅通，还要建立一系列防守据点，从这些防守据点，可以逐步经由新赫布里底、所罗门和俾斯麦群岛发动全面进攻。金所力争的是要将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没有低估海军面临的一场恶战。“金海军上将是一个专断、固执的人，很聪明，喜欢威吓下级，”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我想他渴望战斗，而这是令人鼓舞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总统需要让丘吉尔在澳大利亚防务问题上放下心来，以致金海军上将的战略在三月六日被接受，他将这个战略总结如下：“守住夏威夷。支援澳大利亚，从新赫布里底向北发动大规模强攻。”虽然差不多过了六个月才发动这场“大规模强攻”，美国海军在三月底却在埃法特岛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尼米兹虽然反对金提出的强烈要求，即把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派到新赫布里底；但他同意“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继续在珊瑚海活动，而且接受澳新海区司令利里海军上将的指挥，因而也就处于美国舰队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之下。

陆军部担心他们的部队将被陆军部长史汀生形容的“金海军上将向新喀里多尼亚的蠕动”吸吮过去，三月七日丘吉尔的一封电报使危机的焦点从日本转移开来，陆军部的担心暂告平息。丘吉尔的电报说：“各种迹象表明，德国将在春季立即重新大举入侵俄国，对于这个正同德军大规模作战的唯一国家，我们几乎帮不了忙。”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都担心，除非在欧洲作出一些努力，减轻德国向红军施加的压力，否则斯大林有可能被迫单独媾和。这对同盟国的事业将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这个危险使马歇尔将军可以将战略重点重新放在对德作战方面。

陆军和海军计划人员就如何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战略之间分配有限的船舶

和供应资源又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辩论之后，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举行了一次决策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总统一起坐下来研究作何选择。三种方案摆到桌面上。阿诺德将军提出了陆军航空队参谋部的建议：全力以赴，在西欧打败希特勒。他认为德国的垮台必定使日本毁灭，主张不要向太平洋派遣增援部队——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失去澳大利亚。不出所料，金海军上将的建议完全相反。他的计划呼吁陆、海军发动联合攻势，把日本人赶出新不列颠的拉包尔，以便解除对澳大利亚的威胁，即使这意味着牺牲用于派往欧洲的增援部队也在所不惜。马歇尔提出了艾森豪威尔制订的妥协战略计划。这项计划实质上是大西洋战略，只将仅够保障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的安全的有限兵力派往太平洋战区，由于将现有的船帕集中在英国，对于开辟拯救俄国的第二战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海军不能早早地在太平洋发动大规模攻势。

马歇尔的支持者占多数，金海军上将成了少数派。因此，“没有经过多少有案可稽的讨论，”陆军部就赢得了胜利。太平洋战区只限于承担“目前的任务”。陆军将领们将这个战区的飞机数目限制在五个战斗帆中队和两个轰炸机中队，希望约束海军在一九四二年从新赫布里底向其他岛屿发动进攻的任何要求。当金埋怨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去对付日本对新几内亚的威胁的时候，他被告知：他将不得不依靠海军陆战队和陆军两栖作战部队，这两种部队正在西海岸进行英国人所提倡的“突击队式”袭击训练。

四月一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下一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草案，至此，陆军战略家重新占了上风。于是，马歇尔将军在哈里·霍普金斯的陪同下，飞到伦敦争取英国人支持他们发动“包列罗行动”的计划，这个行动就是美国军队和装备在英国集结，以便同盟国的四十八个师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向法国发动代号为“兜捕”的大规模强攻，他发现首相个人愿意接受这个计划，因为丘吉尔认为，他在北非发动攻势的战略，对于减轻俄国人的压力所担的风险更小。他的参谋长委员会不喜欢美国的设想，即一旦苏联岌岌可危，他们就应立即发动横跨英吉利海峡的紧急攻势，这个攻势美其名曰“大铁锤”。然而，英国领导人并没有过分强烈反对美国的计划，因为马歇尔已经放风：如果他返回华盛顿时还不同意这个计划，那么美国海军真有可能转而奉行太平洋战略。

由于迪尔事先通报了美国海军的情绪不太安定，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意识到美国陆军参谋长遏制金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是一个“聪明的行动”：“为了反击这些行动，马歇尔提出了欧洲攻势计划，而且正在全力以赴地实施这项计划。”布鲁克因此敦促战时内阁全面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以便阻止美国转移战略重点。丘吉尔仍然希望能够“依靠影响和外交”来恢复他的另一个地中海计划，但是马歇尔将军对此一无所知，他回国后向总统汇报时说，盟国已经同意陆军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松了一口气，认为“我们都致力于一种战斗思想”，事实证明他宽慰得太早了。

在麦克阿瑟的帮助下，澳大利亚政府现在在国去山游说和在美国报刊上宣传“太平洋第一”的主张。麦克阿瑟从菲律宾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人们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但他却发现，他预料已经集结好了的、只等着他在打败日本的战役中予以指挥的同盟国陆军和空军部队压根就不存在。他急于兴师收复菲律宾，在墨尔本的孟席斯饭店建立了司令部。他虽然没有一支军队，却极孚众望：国会的压力迫使总统授与他荣誉勋章，在美国各地，一些

街道、大坝、公共建筑、儿童，甚至一种舞步，以这位将军的名字命名，民意测验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位战争英雄。民意测验还表明，美国人希望他回到陆军部，有人还要求他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克阿瑟精明地利用了这些支持，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借以表示他要求得到提升的强烈愿望。他要求得到“足够的军队和足够的物资”来向日本人发动进攻。整整一个月，这位闷闷不乐的将军——《时代》杂志恰如其分地称他是“一位坐冷板凳的英雄”——等待着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解决他们的战略分歧。

当他得知华盛顿决定坚持“欧洲第一”的战略重点，并且不会任命一位最高统帅来指挥太平洋战争的时候，麦克阿瑟更加懊恼了。如同多数美国人一样，他认为他从科雷吉多尔岛调回来就是为了担负这一要职的，但是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冲突使这一任命成为不可能。金海军上将拒绝接受由一位陆军将领向他的海军将顿发号施令，理由是既然海军的作战将决定抗击日本的战争的进程，尼米兹必定是当然的人选。但尼米兹的军衔比麦克阿瑟低，资历也比他浅。

对日作战的指挥权将由陆、海军平分，尼米兹担任太平洋地区总司令，这个地区包括新西兰、萨摩亚、斐济，西至一百六十度黄经圈，这便是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管辖区的东部界限。苏门答腊、马来亚、缅甸和印度洋仍由英国人控制。麦克阿瑟立即发现自己的职务原来是“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所罗门暨菲律宾盟军陆、海、空军总司令[与尼米兹职位相等]”。他仍然深信不疑的是，“在有关这场战争的所有错误决定中，最莫名其妙的恐怕是没有建立太平洋的统一指挥。”他对华盛顿的“海军阴谋集团”本来深怀怨恨，曾经骂它剥削了他在菲律宾的增援部队，现在对它更嫉恨在心。他认为正是这个小集团使他不能担任太平洋的最高统帅。他很沮丧地发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剥夺了他的统帅权，这道命令把很大部分的指挥权保留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手中，以避免太平洋的几个管辖区日后发生竞争。麦克阿瑟因此不得不向马歇尔将军汇报并从他那里接受命令。尼米兹将通过金海军上将接受指示，他们之间的任何分歧将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解决。

最使麦克阿瑟恼火的是，他发现他不能“直接指挥任何一国的部队”，也不能左右战略，西南太平洋盟军的陆军部队由澳大利亚将军托马斯·布莱迈指挥；美国舰队澳新海区海军司令赫伯特·利里海军将军负责海上作战。盟军空军最初由乔治·布雷特将军指挥——后来麦克阿瑟设法撤掉他，换上自己的“巴丹帮”中的人，这个人已在澳大利亚建立了司令部。麦克阿瑟眼前还不能说服马歇尔将军，后者还坚持要把温赖特将军提升为四星上将，以便让他统率仍在菲律宾进行战斗的所有美国部队，包括游击队，麦克阿瑟对此提出抗议也不管用。

巴丹的末日

争夺巴丹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温赖特将军恳求提供援助，现在是由麦克阿瑟接受这一恳求了，他发现突破日本封锁向巴丹提供支援是办不到的。他能提供的只有诺言。在科雷吉多尔岛，守军议论的“一英里长的”救援船队始终未见到达，使他们更加感觉到被抛弃了。在马里韦莱斯山前线散兵坑里，半饥饿的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几个星期以前就把最后一批驮马和骡子杀死吃光了。营养不良带来了疾病，同这些疾病作斗争使兵员逐渐枯竭，而他们

还要抗专敌人不断发动的进攻，保卫自己的阵地。疟疾在巴丹岛上已经成了流行病。这些士兵骨瘦如柴，象脚气和痢疾这样的消耗性疾病使他们身体极度虚弱，甚至连枪都举不起来。

“如果日本人胆敢进攻科雷吉多尔岛，他们将会发现我在这儿，不管我接到什么样的命令，”温赖特将军对他的士兵说，他在得知麦克阿瑟逃跑的消息后，试图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在后来的三个星期中，巴丹岛上艰难的行军暂时停止了，因为本问将军的攻势也由于给养不足和疟疾横行而被迫停了下来。麦克阿瑟竟然能够逃走，东京的帝国统帅部人为恼火，派遣服部将军率领另外一个师前往菲律宾发动新的进攻。一九四二年三月底，一万五千日军和一百四十门火炮，在八十架轰炸机的支援下，作好了对巴丹岛最后一道防线发起最后进攻的准备。“这次进攻没有理由不获成功，”本问在四月二日写道，他知道，如果这次进攻失败，他肯定要丢脸。

在美军前线，这一天是耶稣受难日。军队牧师从早到晚走访各阵地，举行战地纪念仪式。当晚，日本飞机轰炸，守军开始作最后的痛苦挣扎，轰炸逐渐达到高潮，使老兵想起了西线的恐怖。这次强攻的目标是位于美军防线中央的纳蒂布山前高地。日本轰炸机不受干扰地穿梭轰炸，高爆炸弹象雨点一样地投到阵地上，引起的一场大火在第二天把森林烧着了。大树下面的草木首先着火，开着玩笑在火上点燃香烟的士兵，发现自己不得不立即冒着呛人的黑烟逃走，以免被火烧着。日军趁着一片混乱，从三英里宽的突出部发起猛攻。到了第二天下午，太阳旗在一千九百英尺高的萨马特山山顶升起——这对科雷吉多尔岛上的美国守军来说是一个凶兆：由于马里韦莱斯山的制高点已被敌人占领，巴丹再也守个性了。

“当补给情况变得不堪设想的时候，你们不能考虑投降，必须进攻，”这是麦克阿瑟的无线电命令。温赖特顺从地下令立即进行反攻。他在巴丹岛上的野战指挥官是爱德华·金少将，金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将领，他的冷静的军事判断正确地估计到反攻是不可能的。他的战线已被日军分割，两翼都没有赖以发动进攻的兵力和阵地。阻止日军占领小小的马里韦莱斯港也是不月“能的，这个港口现在挤满了企图逃往科雷吉多尔的昏头昏脑的美国和菲律宾士兵，正如金所报告的那样，“两天之中，一支军队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受到日军攻势的扫”击，他在四月八日下午发出了绝里的信号：“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了。”

但是温赖特个让投降。当夜幕降临，金设在马里韦莱斯山上的指挥部被捣之后，他意识到最后抵抗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守军开始炸毁剩下的弹药库，大自然本身在反抗，象一场地震似地摇撼着现场。“空中烟尘遮天，碎片横飞，爆炸声使人胆颤心惊，”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医写道，他好不容易乘坐一条小船撤到科雷吉多尔，就在他撤走的时候，一座汽油库正用炸药炸毁，使“这场爆炸愈演愈烈，大石巨砾和……人的肢体被掀到空中，抛进海里，击沉港口的小船，打伤周围的居民……”

半夜，金把参谋人员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形势已经没有希望了。为了挽救数千人的性命，他宣布在第二天早上六时挂起停战旗：“我没有通知温赖特将军，因为我不想让他承担责任。”这个消息传到科雷吉多尔太晚了，以致不能撤消投降的命令。破晓的时候，美军战线到处瞩目起了白色停战旗。金少将乘坐的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地行驶着，上午九时到达拉瓦奥日军司令部。他当着日本军官的面把手枪放在桌子上，他个由得患起，李

将军在一八六五年的同一天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的时候，肯定感受着同样的奇耻大辱。

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美军在故场上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没有一支军队曾经以如此少的兵员装备作出如此大的贡献，没有比它最后经历的考验和苦难更能说明这一点”，麦克阿瑟将军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盛赞了这支军队。但是，对于投降的美国和菲律宾军人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考验和苦难仅仅才开始。

本间将军的司令部估计，只能将二万五千名战俘送往正在吕宋岛修建的战俘营。战俘的总人数比这个数目高两倍，日军后勤系统受不了。不仅是所有的汽车和火车运不完这么多俘虏，而且他们设想俘虏还要吃他们的份额，令人吃惊的结果便是，已经在挨饿、生病、筋疲力尽了的俘虏兵，现在要在巴丹岛上的丛林小径中长途跋涉，而他们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食物来维持生命。在卫兵的刺刀下，他们象一群牛似地被驱赶着，幸存者徒步走完的这六十五英里路程，作为“巴丹的死亡行军”，在历史上留下了悲惨的一页。一些日本兵对一队队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俘虏的困境的确表示同情，甚至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少得可怜的食物，但是多数人遵守武士道的严格命令。掉队的俘虏毫不留情地遭到毒打，由于生病和营养不良而奄奄一息的俘虏被弃之路旁，快要死去的俘虏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自己的伙伴活活埋掉。

日本兵对不幸的菲律宾俘虏更加惨无人道。有一次，日本兵兽性大发，用刺刀活活挑死了大约三百名俘虏，他们是七千多名俘虏中的一部分，永远没有走完可怕的行军。活着到达俘虏营的六万多人中，多数骨瘦如柴，他们的唯一安慰是这次漫长的行军总算结束了。直至战争结束，活下来的俘虏一直被关在有刺铁丝网圈成的集中营里，少得可怜的食物、疾病和羞辱不断夺去他们的生命。

撤出印度洋

在巴丹失守的同一天，英国皇家海军面临着被迫将西印度洋送给日本人的同样耻辱。在“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惨遭击沉之后的数星期内，五艘战列舰和三艘航空母舰紧急驶往锡兰，保卫印度的海上通道和缅甸的航运通道。在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垮台之后，丘吉尔坚决要求派遣一位骁勇善战的英国海军将领前往亨可马里，接替莱顿海军将军指挥东方舰队。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被挑选上了，他在两年之中，率领皇家海军赫赫有名的特遣舰队下屡建战功，在奥兰轰炸法国战舰的是他，搜寻“俾斯麦号”战列舰的也是他。但是，他发现在锡兰西北端海军基地里等候着他的这支舰队，很难称得上是一支前线战斗力量。“厌战号”（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整修后于最近返回）率领的五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战列舰，由于速度上不去，不能和两艘最快的新式航空母舰和比较老的“竞技神号”航空母舰有效地配合作战。八艘巡洋舰、十五艘驱逐舰和五艘潜艇组成东方舰队——整个力量甚至不足以承担保卫整个印度洋（从澳大利亚的西部海上通道至好望角）和通往苏伊士运河以及印度的运输船队航道的艰巨任务。

然而，盟军正在为一次大规模行动作准备，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先发制人地阻止日本入侵马达加斯加，否则，日本海军就会垄断印度洋，切断印度和中东以及波斯湾对英国的石油供应。三月二十八日，萨默维尔刚刚在“厌战号”上升上旗，马上就接到情报机关的一份紧急报告，说似乎真有可能出

现这样一场战略灾难：一支强人的日本航空母舰进击队正在驶入印度洋。为了防止这场不堪设想的灾难，他立即离港出海，正确估计到敌人正前往锡兰，准备袭击那里的皇家海军基地和战舰，他打算引诱日本人进行夜战，因为入夜以后，航空母舰不能出动飞机，他的战列舰对敌人的航空母舰进击队就拥有火力优势。三天的徒劳搜寻迫使他在印度南端附近马尔代夫群岛上的阿杜岛前进基地加油，与此同时，他派遣“竞技神号”小型航空母舰前往亨可马里载上舰载飞机，命令两艘巡洋舰开到科伦坡的海军船坞进行修理。

萨默维尔估计这支日本舰队仍然在印度洋，事实证明这是极大的错误。当天下午，一架“卡塔利娜式”巡逻机的驾驶员在被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击落之前，曾经报告敌人的航空母舰在锡兰南面大约三百五十英里的海面上。萨默维尔的力量已经分散，而且离敌太远，不能进行拦截，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力求尽可能快地掩护至锡兰的六百英里海面。

南云海军中将没有从他的巡逻潜艇那里得到英国舰队下落的情报，同样错误地估计它必定停泊在科伦坡的港口里，他盘算着在第二天上午发动另一次珍珠港式的袭击，将这支英国舰队一举歼灭。

这一天是复活节，当教堂的钟声正为科伦坡的礼拜者敲响的时候，雷达发现了逼近的敌机。上午将近八时，皇家空军“飓风式”战斗机从跑道改建的简易机场轰隆起飞。然而，与敌机相遇的第一批英国飞机，却是正从亨可马里重返“竞技神号”航空母舰（它已与两艘巡洋舰一起撤出港口）的一个“旗鱼式”鱼雷轰炸机小分队。所有十二架木质双翼机被击落入海，第一攻击波的日本飞机继续往前飞行。领队的是渊田美津雄海军中佐的飞机。“我现在确信敌人战斗机已起飞阻截我们。为了避开他们，我率领整个攻击队绕到科伦坡的北面，然后冲向我们的目标。一阵暴雨刚过，科伦坡市仍然一片湿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飞临城市上空的时候，空中看不到敌人的战斗机，城市东南的大机场上也没有飞机，显然敌人的战斗机已朝南飞迎击我们。”渊田发现海港里几乎没有舰船，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命令他的轰炸机去干在珍珠港没有干过的事情：集中力量摧毁港口设施。猛烈的高射炮火，以及皇家空军“飓风式”战斗机在终于发现这批敌机后所发动的猛烈袭击，使这批日本舰载飞机驾驶员第一次尝到了真正抵抗的味道。六架“零式”战斗机被击落，皇家空军的飞机寡不敌众，损失了二十架。

两艘小型海军舰只被击沉，一艘商船着火。这绝不是渊田希望给予英国舰队的重创。正午时分，他率领的飞机返回航空母舰的时候，“利根号”重型巡洋舰的水上飞机报告西南面有两艘巡洋舰。南云现在命令第二攻击波的飞机起飞，这批飞机留在舰上，是因为渊田的报告表明科伦坡没有更多的目标可炸。他们终于发现了英国舰队，顿时希望大增。心情急切的飞行员所发现的，只有两艘安有三个烟囱的重型巡洋舰，这两艘舰只在印度洋上蜿蜒行驶，企图逃避实力强大得多的敌机的炸弹。一万吨的“多塞特郡号”底部连中三十一颗炸弹，一连串的爆炸将它掀出水面。十二分钟以后，它的姊妹舰“康沃尔号”被八颗炸弹击中起火，下午将近二时，它翻倒过来沉往海底，两艘舰上的一千一百人留待英国驱逐舰搭救。

萨默维尔几乎有了复仇的机会，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的一架航空母舰侦察机在锡兰南面大约三百英里的地方发现了“零式”战斗机。南云不愿让他的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投入不利的夜战，于是加速向东行驶。第二天，当他又向西搜寻的时候，发现英国人不想在不利于他们的白昼作战。在后来的四

十小时中，两个舰队轮流躲避，始终没有迎面交火。四月六日下午，萨默维尔再次部署舰队，拦截向马尔代夫群岛行驶的日本舰队。可是他不知道，南云对捉迷藏的游戏已经厌倦了，他正向北行驶，执行“C 行动计划”的第二项任务——袭击亨可马里。

亨可马里海军基地及时得到警告，当晚将全部舰只撤出港口。第二天上午，一百架日本飞机扑过来投掷炸弹，摧毁了起重机、工场、弹药库和燃料库，“好象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烟火表演，”二十二架皇家空军和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无法起飞还击。袭击仍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竞技神号”航空母舰和头天晚上出港的舰只过早地决定返回。由于没有舰载飞机可以出动，这艘老航空母舰成了敌机驾驶员容易攻击的目标。上午将近十一时，十颗炸弹将它击沉；“吸血鬼号”驱逐舰跟着被击沉。

正当南云的攻击舰队在锡兰附近的海面上包围皇家海军的东方舰队的时候，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的巡洋舰——C 行动计划的另一支海军力量——击沉了二十三艘商船。这迫使英国人暂停缅甸和印度之间的全部船舶来往。日本突袭印度洋，使同盟国损失了十万吨的船舶，并使萨默维尔相信，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命令东方舰队撤退到非洲沿海港口蒙巴萨躲避起来，他假若知道南云在同一天下午已经启程回国的话，肯定不会下令进行战略撤退。自从袭击珍珠港以来，这支航空母舰进击队已经行驶了五万多英里，在拉包尔、达尔文港和锡兰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总共只损失十二架飞机。现在南云的舰只需要修理，飞行员需要休息和重新编队。在回国途中，只有第五师海军将军原的两艘航空母舰将脱离舰队，前往特鲁克群岛，为入侵新几内亚的最后阶段的作战提供掩护。

皇家海军对印度洋的控制遭到这一轮新的惨重打击之后，丘吉尔警告罗斯福：缅甸和印度现在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他建议美国太平洋舰队派出军舰，和萨默维尔的战舰一起“威胁一下日本人”。但是金海军上将不听这个建议。总统回答说，他只能增派一些轰炸机加强印度的防务。他没有暗示一个反击日本的行动已在进行。这个行动主要是为了取得宣传上的意外效果，提高美国的士气，帝国参谋本部将会受到极大的震动，被迫改变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第十三章 挨了一顿揍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罗斯福一直敦促他的军事计划人员寻找轰炸东京的办法。从中国派飞机，虽然不愁没有志愿飞行员，可是飞去就回不来，对飞行员来说无异于自杀。直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金海军上将的参谋部方才想出一个方案：从一艘航空母舰上出动陆基轰炸机去轰炸，航空母舰可以把它们载到离日本海岸足够近的海面，完成轰炸任务后可以继续飞到中国大陆。阿诺德将军热情地支持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改装双引擎 B—25 轰炸机。二十四个机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跑道上标出的模拟飞行甲板上演练短程起飞滑跑。这个任务交给了陆军航空队第一流的飞行员、当年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詹姆斯·杜利特尔中尉。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杜利特尔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十六架 B—25 轰炸机，改装后增设了油箱和假机尾机关枪，小心谨慎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海军中将的“企业号”会合。“迈克特遣舰队”——这是它现在的代号——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六百英里的起飞点破浪行进。由于计划人员安排时间表时忽视了国际日期变更线，舰队的航行多花了一天，假若没有这个缺陷，这次行动就十分顺利了。

四月十七日下午，“迈克特遣舰队”离起飞点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水程，仍未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 B—25 轰炸机作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用粉笔写下这样的话，“我不想让整个世界燃烧起来，只想让东京着火罢了。”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舰队改变了航向，但是第二天上午七时半之后不久，一艘敌船发现了特遣舰队，它发出的无线电警报被舰队接收到了，几分钟之后，前卫巡洋舰用炮火击沉了这艘小型勤务艇。杜利特尔和哈尔西决定立即进攻，即使多飞一百英里可能使轰炸机不能剩下足够的油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在进行重大的冒险：虽然日本防线即将处于警戒状态，但日本人不会料到当天就有袭击，因为特遣舰队离日本几乎还有七百英里。

“让杜利特尔上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这艘航空母舰在上午八时之前不久调头迎风。电警笛拉响了，杜利特尔上校紧紧握了一下米切纳海军上校的手，然后对他的同伙喊道：“好，伙计们，就这么着。一起出发吧！”

杜利特尔的轰炸机准备起飞——无论是他，还是他的飞行员同伙，都是第一次尝试从猛烈摇晃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作微妙的起飞。“那天上午，风在怒吼，海在咆哮，蔚蓝的海水在航空母舰两侧迸裂出一簇簇浪花，”哈尔西海军中将在回忆那个危急关头时说。“吉米率领他的中队起飞了。七时二十五分，当他的飞机在‘大黄蜂号’的甲板上嗡嗡起飞的时候，特遣舰队的甲板人员没有一个不在帮他飞到空中去。一位飞行员的飞机总是失速，我们差不多将他的资产开列了清单。但十六架轰炸机中最后一架在八时二十四分飞走了，一分钟以后，我的值班参谋在旗舰航海日志上写道：‘改变航向，转弯九十度，立即以每小时二十五海里的速度撤出该海区。’”

特遣舰队转向东驶，杜利特尔率领他的 B—25 米切尔式轰炸机向西飞去，执行后来人们形容的“轰炸和燃烧日本工业心脏”的使命。经过介绍，

每一位飞行员都知道了各自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钢厂、飞机厂和电站。杜利特尔对他的同伴说，万一他的飞机被打坏了，他就“寻找一个飞机坠毁能造成最大破坏的目标，开足马力猛栽下去”。

两个小时以后，当杜利特尔的轰炸机低空掠过东京湾的时候，这样的自杀勇气的确没有必要了。东京城里的人正在吃午饭，他发现的一队巡逻机没有发出警报。他真走运，阻御低空飞行的敌机空袭首都的银色阻塞气球，刚刚在上午的防空警报演习结束后取下来了。当他窜入这座城市乱七八糟向外延伸的北郊的上空时，甚至在他上面的高空中飞行的九架战斗机也没有发现他。“继续在郊区上空向正南方向和东京东区中心方向低空飞行。升到一千二百英尺的空中，转向西南方向飞去，向极易起火的地区投下燃烧弹，”他一面丢下第一颗高爆炸弹，一面如实地记着航空日志。“高射炮火非常猛烈，但只有一架飞机差点被击中。下降到房顶高度，然后钻进西郊低空的烟雾之中。调头向南飞到海上。”

警报器再次拉响了。在午餐时间拥挤的街头和公园里，当第一批轰炸机掠过上空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头顶望去。人们挥着手，以为是日本空军在作逼真的表演。只有当爆炸震撼着首都，滚滚浓烟升起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是真的轰炸。在撤退的航空母舰上，监听着东京广播电台的美国听众，从播音员声音后面的颤悠的警报声中，知道了杜利特尔的飞机已经到达城市上空。格鲁呆在美国大使馆里，正同瑞士大使共进午餐，他最初不相信这是“真事情”。他打了一百美元的赌，在后来的二十分钟里，另外十架美国轰炸机掠过头顶，城市里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他只好输掉了这笔钱。这十架飞机遇上了大风，和头两架飞机拉开了距离，但是它们从四面八方飞来，继续制造了混乱，使日本人的防务陷于瘫痪。另外三架B—25轰炸机同时到达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的上空，日本战斗机驾驶员不知所措，好半天弄不清楚袭击是从哪个方向来的，美国轰炸机趁机向东逃往中国海，日本战斗机想追也来不及了。

袭击日本的十五架B—25轰炸机，好不容易飞抵中国海岸。一架飞机的油快完了，改变方向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机组人员立即被吃了一惊的俄国人扣留。黑暗、大雾、缺油排除了试图在国民党人的机场着陆的可能性，尽管已经通知这些机场接待他们。杜利特尔的飞行员被迫跳伞，但在中国游击队的帮助下，除了十一人外其余的人终于被安全护送到国民党战线的后方。三人在强迫着陆时死去，八人被俘虏，受到审问和拷打。《朝日新闻》题为《敌机轰炸校园》的文章，谴责这次袭击是“惨无人道、贪得无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从而激起了公众的愤怒。美国飞行员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两名飞行员和一名机枪手被处决，其他人受到帝国的“宽大”，死刑改为长期徒刑——后来只有四人活了下来。

除了破坏九十座建筑物和造成五十名平民的死亡以外，这次袭击没有造成多少实际的损失。但是，正如总统所预料的那样，它直接地激发了美国的士气。“杜利特尔干得漂亮，”《洛杉矶时报》赞扬说。罗斯福为这件事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他说，这次进攻是从“香格里拉”（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Lost Horizon》里面的神秘天堂）发动的。其实，他是为了掩盖使用了航空母舰这一事实。日本人已经猜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用严刑拷打才从俘虏那里得到口供。与此同时，联合舰队立即出海追击敌舰。山本海军大将由于自己的战舰未能阻止美国轰炸机侵犯皇宫的

神圣领空而感到极度痛苦，他退到旗舰上自己的舱室里，让他的参谋长指挥这场徒劳的搜索。哈尔西的特遣舰队轻易地躲开了追击的飞机，有雷达放哨，舰队穿过阴霾雾障航行，两天以后，帝国海军放弃了追逐。

袭击东京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对帝国参谋本部的巨大心理冲击。陆、海军将领们丢尽了脸，他们由于愤怒作出的过分反应，终于导致一系列的战略灾难。陆军立即削减在中国大陆的前线空军力量，把战斗机群调回保卫本土岛屿。但海军参谋本部的成员感到极为羞耻。海军参谋长南云原来对即将到来的中途岛战役一直有不同的考虑，现在却接受了山本的观点，即除非把攻占太平洋中部岛屿以扩大日本的边防当作当务之急，否则整个帝国海军很快就要巡逻，阻止航空母舰对日本发动进一步的袭击。轰炸东京之后两天，帝国参谋本部决定准许联合舰队进攻中途岛。这次战役提前到六月的第一个星期进行，紧接着预定的攻占莫尔斯比港的登陆作战和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基地的活动。将这三个背靠背的入侵行动安排得很紧很紧，不留任何回旋余地，也就使每一个行动艇而走险。但是，“胜利病”使海军参谋本部盲目自信。

轰炸东京的最直接的后果，是陆军参谋本部给侵华远征军的一道命令，侵华远征军派遣五十三个营讨伐国民党控制的浙江省和江苏省。七名美国飞行员因为参与袭击将被处死。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约有二十五万中国农民被屠杀。十万日本兵在乡村烧、杀、奸、掳，野蛮和凶残不亚于南京大屠杀。这次严厉的报复是要警告国民党人不得再与美国的轰炸机合作。它还使重庆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愉快，因为美国事前没有征求蒋介石的同意，害怕他的极易走漏风声的司令部泄露计划。日本的野蛮报复是在严厉警告美国人：对日本神圣领上的任何袭击，必将受到激烈的报复。

缅甸的战斗撤退

袭击东京促使饭田将军对在缅甸的十五军团催得更紧，要它加速进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国民党人根据租借法获得的物资供应。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日军推进到离腊戍不到二百英里的地方，腊戍是掸邦高原脚下的一个小镇，滇缅公路的起点，蒋介石正在紧急从中国向这个地方派遣三个精锐陆军师。这位中国领袖原来相信杜利特尔的轰炸机是来增援陈纳德上校实力日蹙的“飞虎队”的，当他发现非但没有增援的空军，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反而被派往印度并在维韦尔的指挥下作战的时候，他当然非常愤怒。

为了守住缅甸，英国人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支持。亚历山大将军现在面临着日军的北上攻势，但印度洋上的英国船只遭到袭击却使他得不到增援部队和供应品。日本部队向印度推进的速度导致印度爆发内乱，给予甘地的独立运动以新的推动力。二月，蒋介石飞到印度，企图劝告这位圣雄在面临日本的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时候放弃他的独立运动。但是甘地，这位印度人眼中的圣人，却说必须利用这场危机来推进独立。“他们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平等对待我们，”他对这位委员长说。这句话打动了蒋介石的同情心，他本人由于被排除在同盟国最高作战委员会之外，提出抗议的次数够多的了。

在随后的一个月中，甘地呼吁全印度大党拒绝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代表团，尽管代表团保证英国人在战后考虑印度的自治。“英国必须放弃对印度的控制，”甘地宣布，他坚持认为英国在次大陆的存在等于“向日本发出邀请”。对于新德里的军、政当局来说，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屡不妥协，是在面临着外部的实际危险时来自内部的一个威胁。

就在印度和中国处于这种互相冲突的政治和军事动乱的时候，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驾到了。他在中国服务了十三年，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因而被罗斯福总统挑选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位坚韧的战士，有着一股“起来就干”的冲劲，的确是一员优秀的战将，但却是一位蹩脚的外交官。他厌恶中国领导人的胆怯和腐败，尤其不喜欢蒋介石，嘲笑他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同时，“英国佬”的“无所作为”的态度使他感到恼火，所以，他不久就要一面打日本人，一面对付盟军司令部。

以往的经验告诉史迪威，中国的将领们是看不起他们的吃不饱、训练差、装备不足的农民军队的战斗力的。然而，史迪威仍然相信好的领导可以灌输战斗精神。蒋介石在用“外行战术”教训他的时候，他驳斥了这位委员长的如下说法：中国军队只有在对日本军队占有五比一的优势时才能发动进攻。史迪威是在最不利的时候到达重庆的，仰光的陷落使国民党人惊慌失措，根据租借法提供的物资是从这个港口运进的，港口陷落后，通往缅甸的供应线就会断绝。尽管如此，史迪威费了一个星期的口舌，说服蒋介石同意由他指挥中国的第五、第六军进军缅甸，保卫腊戍。

亚历山大将军在腊戍和曼德勒之间的眉苗山中避暑地建立了司令部。甚至在仰光的陷落断绝了他的外部援助之前，他就对他面临的军事困难抱有悲观的看法。他不得不以装备很差、由于最近遭到失败而士气低落的军队进行防御。在日本人打算征服的所有国家中，他们指望从缅甸人那里得到最多的援助，因为缅甸人非常憎恨英国的统治。“缅甸独立军”和日本人肩并肩战斗，身穿袈裟的和尚被怀疑向敌人递送情报。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当史迪威到达眉苗，在一家浸礼会建立他的指挥部的时候，这座殖民地夏都的典型英国气派激起了他的“反英国佬”的成见，这里草坪如毡，红砖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总督府旗杆大厦尤其显得醒目，英军司令部现在就设在这座大厦里。在史迪威看来，亚历山大将军这位被丘吉尔委以拯救缅甸重任、在敦克尔刻撤退时打不垮的英雄，好象是一名目中无人的英国皇家禁卫军军官，他“打量着我，似乎我是刚刚从一块石头底下爬出来的”。在一群风姿潇洒的参谋当中，只有新到达的威廉·斯利姆中将才给这位久历戎行的美国将军留下了不屈的战士的印象。

史迪威怀疑英国人保卫缅甸的决心，当他听说，他们的战略目标似乎是暂时阻止日军的进攻，只待经过若开山脉向西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以便他们和剩下的军队以及数以千计的难民可以一起逃之夭夭就行了的时候，他的怀疑就更加强烈了。大约九十万印度人，象一股人潮向北方逃走，当地的缅甸人憎恨他们，把他们当作比英国人更坏的外国剥削者。他们拥挤在天花和霍乱流行的营地里，严重妨碍了军事护送队的行动，两个月来，由于不断遭到缅甸村民、强盗土匪和日本兵的袭击，护送队的兵员已经人大减少了。

英国指挥官几乎甘愿撤退，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士兵保留下来守卫印度，史迪威却不同，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参战仍然有可能守住缅甸北部。他首先希望继续控制缅甸战略公路，以便实现他所制订的计划：从腊戍向西修筑一条通往印度的新公路，英国人认为这个计划异想天开，不切合实际。

亚历山大和史迪威能够在一件事情上取得一致意见，那就是在扩大战斗范围的时候，缅甸的地形决定了他们所要采取的战略。除了南北走向的三大流域以外，复杂的地形阻碍了交通。仰光的陷落意味着将缅甸南部拱手送给日本人，可是，当盟军退守缅甸北部和脐状的缅甸公路时，缅甸腹地和盟军

防守的战略要地却是曼德勒。曼德勒盘据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个弯曲部，如果敌人占领了这座宝塔林立的古都和交通中心，那么英国和中国军队将会发现他们被困在西面的钦敦和东面的喜马拉雅这两个高耸云天的山脉中间。

史迪威到达时，他发现英军正在卑谬前线重新进行部署，卑谬位于伊洛瓦底江的下游，离仰光一百五十英里。他同意他的中国第五军应当进军锡当河岸边的东吁，从萨尔温江由东往西横跨缅甸建立一道平行的防线。北面一百英里的地方是油田，临时凑合的蒸馏塔正在炼油，亚历山大将军依靠这些油田给他的坦克旅和数以百计的车辆提供石油。史迪威和斯利姆意识到，他们的战线大长太弱，阵地防御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打算将卑谬—东吁防线坚守足够长的时间，直至发动反攻。这个希望很快化为泡影，因为蒋介石在向东吁战线派遣更多的增援部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定，而在东吁只有一个中国师。

可是，在三月二十二日，为了报复头一天对仰光的一次袭击，两百架日本轰炸机对缅甸中部的简易机场发动了空袭，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机场上的许多飞机，摧毁了盟军的空军力量。陈纳德“飞虎队”幸存的飞机逃到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皇家空军剩下的飞机飞到印度。日本人虽然在步兵数量上处于劣势，现在却控制着天空，使英国部队的士气更加低落。“我们看到天空中的每一架飞机都是敌人的——而且我们还将看到许多，”当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地轰炸他的防线的时候，斯利姆记下了这样的话。“银色轰炸机排成楔形飞过天空，缅甸的城市一座接着一座冒起火焰，在咆哮的火海中化为焦土。”

日军对薄弱的盟军战线中部不断施加压力，在这个薄弱部，只有东吁的一个中国师守卫着通往锡当河的公路、铁路线。这个第二师正在孤军奋战，得不到军里其他师的支援，因为蒋介石的将领寻找各种借口——从敌机过多到铁路车辆太少——推迟将主力部队送往战场。“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他恼火极了，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拒绝把大红印交给他，使得他的部下只服从重庆的命令。“我不能枪毙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只同他们谈毫无用处”。

中国的将军们不把第五、第六军的主力部队送往战场，使盟军守住缅甸中部战线的企图落空。三月底，东吁差点陷落，亚历山大急忙命令斯利姆解除中国部队所受的压力，从卑谬向南发动进攻。在卑谬，印缅混合编成的第十七师仍然控制着伊洛瓦底江上的交通线，反攻在遭到日军的“侧击”后失败，损失了十辆无法弥补的坦克。现在亚历山大将军看到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放弃整条防线。

四月一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撤退，英军从卑谬沿伊洛瓦底江北上，中国军队在损失了三千人和大部分装备后，从东吁沿着锡当河撤走。进行撤退的那几个星期刚好是缅甸中部荒山最干燥的时候。温度上升到华氏一百一十五度，缺水使盟军士兵陷于绝境，可他们还要在敌机的骚扰下经常进行后卫战。用卡车运兵使英军离不开扬满灰尘的公路，敌人趁机渗透到他们的翼侧摆设路障，截击撤退的纵队。

数以千计乘着牛车或者步行的难民，使行军极为缓慢。对于又渴又累的斯利姆部队的士兵来说，这简直是一场不堪忍受的折磨。少得可怜的腌牛肉、米饭和硬饼干难以充饥，硬饼干里尽是象鼻虫（Weevils），士兵们挖苦地说是“维他命w”。英国军队占少数。“缅甸兵团”大部分是第十七师的印度

兵、廓尔喀士兵以及在平原同胞逃走和缅甸师呆在一起的当地山区部落的士兵。斯利姆将军依靠他在印度时曾长期在当地部队中服役，才使他现在能够把这支士气越来越低落的部队团结在一起。然而，甚至他也承认不可能执行亚历山大将军的计划，这个计划要求他们在卑谬以北大约一百英里的东枝同中国部队会师，然后停下来守卫油田并封锁通往曼德勒的公路。

斯利姆和史迪威企图在干旱的山区建立四十英里宽的防线，可是防线上的兵力太薄弱了。英国部队和中国部队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要想让友军守住一个阵地，拿斯利姆的话来说，“就象引诱一只胆小的麻雀到你窗槛前栖息那样地困难。”日军不断地进攻，渗透到薄弱的防线后方发动袭击。到了四月十四日，斯利姆接到报告：他的防线又要崩溃，往油田的北面撤退已经势在必行。他下令开始炸毁油田设施。斯利姆的疲惫不堪的士兵赶在追击的日军前面，继续往北撤退，在他们身后，仁安羌缅甸石油公司的油井和储油罐正在熊熊燃烧。四月十六日夜晚，从翼侧包抄的敌军封锁了公路，断了他们的退路。由于不能突破强大的日军的包围，这些绝望的士兵苦战了两天，直至中国第三十八师赶来支援方才逃出陷阱。援军的英勇行动向史迪威和英国人证明，当这个友军遇到优秀的指挥官时，是多么地勇敢善战，英国人后来授予孙立人将军一枚“帝国勋章”。

在仁安羌突破日军的包围，使斯利姆损失了仅有的坦克、许多大炮和大部分运兵车。现在，由于他的一半部队面临着被切断在伊洛瓦底江东岸的危险，他无论如何要赶快组织对曼德勒的防御。亚历山大将军在四月十八日预料到这座城市会丢失，于是命令斯利姆开辟一条跨过钦敦江向西撤退的路线。与此同时，他希望“优先考虑”同东面的中国军队保持接触：“千万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指责英国军队逃往印度。”

日本人不会让盟军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当英军战线被迫溯伊洛瓦底江北撤的时候，日本第十五军的另一支挺进纵队正在锡当河旁的彬马那痛击中国第五军，还有一支挺进纵队在萨尔温江对过的克伦山山坡上歼灭中国第六军。

“我认为我们挨打了，”史迪威在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发狂似地敦促蒋介石向他的将军施加压力，命令他们增援前线，可是，使他恼怒的是，这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是一再要求给他的军队发西瓜，好让他们更好地打仗。已经到达的中国部队太弱了，当日军在四月二十日夜间发动主攻的时候，中国第五十五师溃不成军，伤亡惨重，幸存者干脆逃往克伦山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糟糕的事情，”吃惊不浅的史迪威向一位随军记者讲出了心底话。

日军现在可以畅通无阻地经过密铁拉进军腊戍，切断缅滇公路。中国的另一个师只是在敌人于四月二十四日北进抵达东枝之后几小时才赶到，史迪威非常气愤，答应给他的士兵五万卢比的赏金，然后亲自率领他们收复这座关键的山间车站——不料日军已从他的翼侧包抄过去，正乘汽车从公路奔往一百五十英里以北的腊戍。

日军突破了盟军的东部防线，以便实现切断缅滇公路的战略目标。在西部战线，斯利姆将他的部队撤至离曼德勒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英军的阵地也在崩溃。四月二十五日，亚历山大将军同史迪威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炸弹就扔在离他们几码的地方。英国人断定，他们必须撤过伊洛瓦底江，然后前往印度，不然的话，他们的军队就会陷入正向曼德勒挺进的一支日本突击

部队的包围。史迪威由于不愿放弃至少是对缅甸同中国之间的陆上交通的部分控制，宁可同仍由他指挥的三个中国步兵师一起，向北撤往密支那铁路终点站。“天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十万中国军队带到印度，我们就会有些资本，”他写道。重庆允许他把三个师带到边界另一边的阿萨姆进行重新武装和重新训练，使他感到鼓舞。

斯利姆将军的计划比较实际，也比较紧急。他必须抢在沿钦敦江北上的日军的前面，带领剩下的一万三千人的军队向西越过钦山，赶到印度边界。

四月三十日，日军的挺进纵队进入腊戍，切断了缅滇公路，迫使前往守卫腊戍的两个师的中国增援部队折进北部山区关口。当天晚上，最后一批散落的难民和英军后卫跨过阿瓦大桥，阿瓦大桥是宽阔的伊洛瓦底江上的一座大桥，位于曼德勒的南面。由于这座不少宝塔被炸弹炸坏了的城市已经丢给了敌人，斯利姆在午夜之前不久，下令点燃二月初就已放好的炸药：“一声巨响，这座桥在四月三十日二十三时五十分被炸掉，桥的中段完完整整地落入河中——既是一幅可悲的情景，也是一个信号：我们丢掉了缅甸。”

盟军沿着弯弯曲曲的钦敦江流域向西北作令人难以忍受的撤退。一队队衣衫褴褛的难民，一辆辆燃料已耗光的卡车，经常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抛锚，这都阻碍了盟军的撤退，斯利姆的疲惫不堪的军队，不得不在敌机的持续不断的袭击下，在一百多英里的路途中进行顽强的后卫战。五月五日到达瑞琴，五天五夜的渡运将数以千计的军队和难民送到钦敦江的对岸，廓尔喀士兵则在阻击着日军的先头部队。五月十日，敌人突破了后卫，廓尔喀士兵沿着加列瓦峡谷撤退到丛林中去的时候，同敌人进行了最后的交火。现在，这支筋疲力竭的队伍沿着卡波溪谷逃却，前前后后有九十英里长。开始下头场季风雨，溪谷里雾气濛濛，地上泥泞不堪，毒蚊使这条“死亡溪谷”里缺乏奎宁药的士兵普遍染上疟疾。

五月十六日，斯利姆的先遣纵队终于蹒跚到达阿萨姆邦的达武镇。一万二千名士兵最后到达印度，结束了英国军事史上最长的撤退。在掩护九百英里撤退的时候，一万三千多名英国、印度、缅甸和廓尔喀士兵丧失了生命，七十五万以上的难民在撤退途中死去。

尽管如此，亚历山大将军仍然可以报告：经过长途行军，他的军队的衣服虽然褴褛不堪，他们的面容十分憔悴，但仍有半数以上的士兵肩扛着武器，他们的战斗精神并没有垮掉。这归功于他和“比尔”·斯利姆沉着冷静的指挥，斯利姆的不屈不挠的军人作风使这场灾难没有变成全军覆没。经过整编和重新武装，这些军队很快就要参加保卫印度的战斗。亚历山大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交出指挥权的时候，满怀信心地保证：“我们当然要夺回缅甸，它是英帝国的一部分。”

亚历山大和斯利姆将大部分英军撤出缅甸，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史迪威将军调来十万中国军队保卫印度的计划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灾难。他让剩下的三个师从二百五十英里的铁路线上加速撤退的决定受到了挫折，罗卓英将军以枪口相威胁，强迫征用一部机车拉他自己逃跑。机车撞上前面的一列火车，阻塞了单轨铁道。“那个胖王八蛋，”他一面咒骂他的这个中国副手耽误了他的事情，一面企图集中足够的卡车将他的军队送过这段被阻塞的铁道，可是没有成功。罗斯福曾经答应向蒋介石提供一批飞机，开辟一条空中供应线并使之保持畅通。现在，第一批美国运输机当中的一架冒着日军猛烈的炮火，在瑞博简易机场着陆。“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把您接走，先生，”

这架 C—47 运输机的驾驶员报告。“醋性子乔”不愿要飞机，而是往北出发，企图赶在敌人的前面到达密支那。但是北进的道路被难民的牛车阻塞，而且他的车辆在崎岖的道路上不断地抛锚。

到了五月五日，史迪威意识到日军将要赶在他的前面到达密支那，于是决定步行撤往印度。带着二十头骡子，他们一行一百一十四人，包括一名美国浸礼会医生和十九名缅甸护士，五月七日动身，准备西渡钦敦江。他们在丛林中沿着大象的足迹行走了五天，以野草树皮弥补于粮的不足，直到抵达霍马林。他们从霍马林乘筏顺溪而下，行完了这段路程的最后一部分。五月十三日，他们跨过宽阔的钦敦江——只比日军早到三十六小时，最后他们还要行军五十英里，翻过丛林密布的山峰，才能到达印度。

五月十四日，这位六十岁的三星将军终于到达阿萨姆，他的不可屈服的意志力和厉害的舌头，使得他那一帮落伍者在这次长途跋涉的最艰苦阶段没有一个人掉队。史迪威坚韧不拔的英雄功绩使他出了名，但“醋性子乔”对盟军事业失败之惨不抱幻想。在他希望带出去的十万中国军队中，只有不足一万人最终到达印度。“我挨了一顿揍”，他在飞回重庆鼓励蒋介石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之前在新德里对记者说。“我们逃出了缅甸，丢尽了脸。我觉得我们应当找出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然后回去将它收复。”

第十四章 隐秘的胜利

四月是同盟国接连遭到军事失败的第四个月。丘吉尔所说的“一连串灾难”仍然在远东泛滥，唯一的宽慰是轰炸了东京。这个行动在一段短时间内振奋了美国人的精神，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帝国参谋本部一样，认为这个行动只不过是为了宣传而进行的一次袭击。事实证明它们都错了。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杜利特尔的袭击引起了一连串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美国找到了遏制日本征服浪潮的机会。

轰炸东京后，帝国海军作出了过份的反应，几乎把联合舰队的所有军舰都派出去了。这就产生了大量的无线电信号，为美国海军赢得一场出乎意料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秘密胜利提供了机会。虽然他们没有可与日本匹敌的海军力量，却在秘密电子战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而电子战恰恰是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上取得战术优势的关键。这种情报提供的重要线索，将会揭示“胜利病”如何促使日本人在过长的战线上支援过多的战事，从而分散了他们压倒的优势。由于事先知道了敌人战略的弱点，尼米兹海军上将得以集中他的有限的海军力量，逐个对付敌人的行动，从而破坏了日本南下和西进太平洋的企图。

联合舰队疯狂地追逐哈尔西海军中将在正在撤退的特遣舰队，为情报拼板增添了许多材料，美国正在费力地将这些拼板凑在一起，以便揭开日本在第二作战阶段行动的秘密。从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环绕太平洋的一系列无线电站的监听者，从空中接收川流不息的密码电报，然后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给华盛顿海军部情报处为劳伦斯·萨福德海军中校工作的密码破译人员，或者发给在珍珠港工作的、由约瑟夫·罗彻福特海军少校领导的规模较小的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

自从战争开始以米的五个月里，他们日夜煞费苦心地破译五位数一组的日本海军主要作战密码，这种密码被称作“日本海军二十五号”。除了日常通讯外，他们还使用特别安全的“梳子”信号波长，以便珍珠港、布里斯班和华盛顿的海军情报机关在探索电报的规律的时候，可以互相交换不断收到的情报。这是一个需要破译小组、复杂的归档系统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打孔卡片制表机发挥难以掌握的技巧和直觉的过程。破译一组长串的密码的线索，要从两个字母的地名密码、日期时间密码、船只和指挥官的呼叫信号等密码的相似之处和反复出现的形式，以及从莫尔斯电码发报者的相同“手迹”中去摸索。这些情报记录在长五英寸宽八英寸的活页纸上，一叠叠地放在敞口的箱子里备用，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称这些活页纸是“卡片”。十二月七日在珍珠港击落一架敌机，从飞机上抢救出来的文件列有空中密码和船只呼叫信号密码，这些密码提供了第一批重要的线索。

破译密码电报的实际过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人的聪明才智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表机的不断摸索。日本海军二十五号密码，与被紫“黑箱”破译的机器译成的外交密码不一样。是一种从两部电码本中产生的传统密码。第一部“字典”是一栏栏随便挑选的五位数一组的数字，例如 43752 65739 14268 88221 73923，共有四万五千组。每一组代表日文中的一个具体的词或短语。在拍发密码电报之前，每一组数字逐次加在第二部电码本的五位数一组的数字后面。每一组数字可被三整除，以便检查是否被篡改，因此，它们的总数也能被三整除。用莫尔斯电码拍发一封电报之前，先在电

报前注上索引，收报者根据索引查出第二部电码本的哪一页、哪一栏和哪一行，然后参考“字典”将密码电报译出。

对于华盛顿海军部情报处和珍珠港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的密码破译员来说，在日本舰队三天徒劳追逐期间截收到的大量电报是很大的收获。不仅暴露秘密的呼叫信号告诉他们，山本联合舰队的每一艘军舰几乎都已出海，而且这次大规模行动的目的也暴露了，有价值的洞察弄清了许多五位数的意义。美国的密码分析员在日本人坚持使用“B”型密码的那五个月中编纂的日本海军二十五号密码“字典”又增添了许多词汇。为了保守机密，东京海军参谋本部原来打算在四月一日更换那两部电码本。但是他们深信他们的双层密码是别人破译不了的，因而再次犯了“胜利病”，将更换日期推迟到五月一日，后来又推迟到六月一日，因为将新“字典”送到每一艘军舰上是很麻烦的。

这使美国海军情报机关到了四月底，对日本海军二十五号B型舰队密码非常熟悉，以致每天能破译截收到的全部密码电报的二十分之一。这些情报，加上从比较容易破译的密码电报中收集到的情报，开始描绘出一幅有关敌人部署和意图的清楚的图画。三月二十五日，一封提到RZP战役的电报暗示，MO指的是新几内亚南端的莫尔斯比港，RZQ指的是附近的水上飞机基地，这两个代号在来往的密码电报中大量出现，似乎表明日军正在南进。破译一份电报后获得的重要线索证实了这个情报，这份电报是在袭击东京之后一个星期发出的，它要求提供一千份在进攻计划中使用的文件和一幅完整的澳大利亚地图。三天以后破译的一封电报清楚地写道：“MO的目标首先是限制敌人舰队的活动，将以沿着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发动进攻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个月里，集中于拉包尔的电报的数量增加了，表明正在加紧集结飞机、船只和军队，准备南下进攻澳大利亚。

通过有根据的猜测来填补情报拼凑中缺少的部分，以及通过破译密码来作出这样的解释的过程中，约瑟夫·罗彻福特起着主导作用。罗彻福特对于详情细节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在多年学习日文和研究日本海军作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有很强的直观能力。他是珍珠港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八名经过精心挑选的密码破译员的头头，也是他们的主要鼓舞力量。这个情报处在破译日本舰队密码方面逐步掌握了一种特殊的技能。他们的独特的能力赢得了尼米兹的信任，他越来越依靠他们的情报，把这些情报当作他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关键的作战阶段的秘密武器。

“你用不着异想天开——可是异想天开却帮助你。”这是H·德怀尔海军少校办公桌对面墙上贴的一张警句，这张办公桌上经常堆满乱七八糟的草稿、截收的电报和制表机的打印结果。罗彻福特的这位主要助手蓄着整齐的八字胡，戴着金丝眼镜，有着一位心不在焉的数学教授的古怪派头。“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乐队的乐师们被解职后，帮助情报处的八个人的工作气氛的确有点古怪，情报处处长在工作的时候喜欢穿一双拖鞋和一件褪色的绯红天鹅绒吸烟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象一艘潜艇那样地与世隔绝，”一位成员回忆他们在珍珠港新行政大楼的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在刺眼的日光灯下、在制表机和电传打字电报机不停的敲打声中昼夜紧张工作的情景时说。在这儿，钟表上的时刻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空气调节环境下的恒温引起了这样的笑话：唯一的新鲜空气是由客人的口袋带来的。客人是非常少的，因为在挂着“作战情报处”招牌的单门前，有武装警卫站岗。

在一九四二年的这几个危急的星期里，德怀尔和罗彻福特一起昼夜二十四小时值班。罗彻福特经常在地下室里一呆就是好几天，靠三明治和咖啡维持体力，睡在制表机之间的帆布床上。在这里，人和机器高度集中地工作，只有华盛顿海军部情报处和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密码破译员才能相比。麦克阿瑟的情报处的代号叫“卡斯特”，他们在澳大利亚建立了新的总部后改名为“贝尔康南”。

这三个单位的联合工作，已经使太平洋舰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能够在截收到的日本关于目标地区上空气候的报告帮助下，对这些目标进行袭击。无线电情报还帮助特遣舰队炸毁了弗里盖特暗礁（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的暗礁），原来特遣舰队探出那儿有一艘敌人供应船，这艘船曾经给三月份袭击瓦胡岛的水上飞船加过油。假如日本人再派一艘供应船到那个锚地，他们必定会惊讶不已。

太平洋舰队情报部根据罗彻福特的作战情报处提供的情报，全面掌握了日本海军的动向。情报部是由埃德温·莱顿领导的，当尼米兹接管指挥权的时候，他保留了这位有希望的年轻军官，赏识他的常常能察觉出敌人下一步行动的本领。莱顿将这些情报收集在每日《情况简报》里，用密码发给所有的舰船和基地。莱顿分析情报的依据，不仅有破译的密码，而且有大量的原始无线电情报，还有他在远东值勤时积累的经验，这些经验使他具有从日本人的眼光看太平洋的独特的能力。

在杜利特尔出发袭击东京之前一个多月，莱顿和他的工作人员将截收的信号提供的零散的情报集中起来，在帝国海军指挥部发出第一批作战命令之前几天，预见到了日本海军正在向伸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展开进击。显而易见，敌人的意图是要部署几艘航空母舰、南海陆军师和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日本人现在能够同时袭击莫尔斯比港和图拉吉岛，”四月三日的太平洋舰队作战日志写道。三个星期以后，华盛顿海军部情报处破译了发给日本第四舰队司令官井上海军中将的命令，使美国人知道，一俟从印度洋返回的、南云突击舰队派出的两艘航空母舰抵达马绍尔群岛的特鲁克基地，就立即开始执行MO行动计划。

向南进击

当尼米兹海军上将召集参谋商议如何进行反击时，他为了阻止日军向澳大利亚逼进而集中兵力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星期。莱顿报告，日军预定在五月三日或五月三日左右在新几内亚一新不列颠一所罗门群岛登陆。他预计入侵敌军将有二十支部队，掩护力量有几百架陆基飞机和一支巡洋舰队，此外还有第五师的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新的轻型航空母舰。敌人的目标显然是要将他们的控制由新几内亚的莱城和萨拉莫阿基地扩展到巴布亚半岛南端的莫尔斯比港，接着进军所罗门群岛，控制珊瑚海至澳大利亚的通道，并且提供一个空军基地，以便南进占领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继而占领斐济，造成切断美国海上通道的威胁。

尼米兹决心阻止日本进军所罗门群岛，因为这将威胁他在埃法特岛的前进基地以及计划在努美阿修建的一个新的前进基地。同金海军上将一样，他认为这一连串的战略岛屿是一条双行道：一条也可使美国进击拉包尔和日本在南半球的海岛基地的公路。只有倾注太平洋舰队的全部力量才能阻止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进攻。由于缺乏前进基地，而且缺乏足够的油船来为珍珠港事

件后加入太平洋舰队的七艘落后的战列舰加油，尼米兹作出大胆的决定，将它们派回西海岸，以便节省燃料。他断定必须以四支舰空母舰特遣舰队来阻止日军的进攻。

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得到了莱顿的保证：“还未发现舰船驶往夏威夷，”于是作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他的全部航空母舰派去增援正在珊瑚海的弗莱彻海军少将率领的第十七特遣舰队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奥布里·菲奇海军少将取代布朗海军中将担任第十一特遣舰队司令，“列克星敦号”于四月三日向西行驶。袭击东京后正在返回途中的哈尔西海军中将，还需要等两个星期才能补充给养，然后向西行驶同它们会合。尽管如此，尼米兹还是承认存在着风险，那就是可能只有前面的两艘航空母舰同占优势的敌人遭遇。他对部下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得承认战斗中的劣势。”他的希望所在，是他的航空母舰载有较多的飞机，以及美国的丰富资源将会减少劣势。在珊瑚海进行大海战的计划制订完毕后，他飞到西海岸，去获得金海军上将的批准，因为将太平洋舰队的全部力量派到距离夏威夷三千五百英里的海域，是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海军战略的巨大转变。

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联邦大楼第十二海区司令部会议室里，金、尼米兹和他们的高级助手一起紧张地研讨太平洋战略。最担心的是保守无线电情报的秘密，现在，他们的太平洋作战必须依靠无线电情报，否则就不能狠狠地打击敌人并使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处于主动地位。金认为所罗门群岛是进攻的出发点，他赞成这样的观点：不让日本控制珊瑚海和所罗门群岛的战略必要性，要求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航空母舰力量投入作战。这是要冒非常大的风险的，因为“黄蜂号”和“突击者号”航空母舰还在大西洋，在第一艘新型“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能如期在下一年服役之前，尼米兹只有一艘正在整修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留作后备。两位海军上将拿定了主意，相信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

奇怪的是，金海军上将担心的，与其说是他们所冒的巨大风险，不如说是不断地从珍珠港清除“失败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其中包括弗莱彻海军少将。在哈尔西海军中将到达之前，弗莱彻将指挥珊瑚海的特遣舰队。一个星期之前，当第十七特遣舰队报告，弗莱彻正驶往努美阿加油的时候，美国舰队总司令打电报责问弗莱彻是不是“躲避敌人而去加油”。金认为弗莱彻应该正在前往袭击拉包尔的途中，结果证明他估计错了。先补充给养，再去进攻敌人，表明有些缩手缩脚，总司令在前一个月对第十一特遣舰队指明了这一点，当时他命令威尔逊海军中将推迟返回珍珠港补充给养，如果必要的话就让水手们以硬饼干充饥，在一九四二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在南太平洋巡航的几个特遣舰队常常把战线拉得太长，饮食很单调，总是吃豆子和面条，肉库里的肉快吃完了，舰上人员只好用抽签的办法售卖牛排。

西南太平洋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金海军上将同意任命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中将——斯塔克海军上将将要接替他在伦敦的职务——在尼米兹的领导下指挥这个新海区。然而，要到五月中旬他才能越过太平洋建立司令部，何况麦克阿瑟已经提出抗议，认为他的海军司令利里海军上将应当拥有全部作战指挥权。澳大利亚报纸盛传即将对新几内亚发动攻势，这个消息是麦克阿瑟泄露的，气得金海军上将在马歇尔面前大发脾气，埋怨他的将领给整个海军情报活动带来了威胁。

日本人毫不理会悉尼《先驱晨报》的猜测。当尼米兹于四月二十八日飞

回珍珠港，实施二十二一四十二号行动计划，而且莱顿报告 MO 行动计划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一点变得很明显。现在，MO 行动计划有所扩大，在占领莫尔斯比港以后，还要占领磷矿岛大洋岛和纳努岛。第二批占领军奉命同时开往代号为 RZ 的地点，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确定它是所罗门群岛中部佛罗里达岛上的图拉吉城。

美国海军聚集足够的力量阻止日本进军澳大利亚的能力现在成了问题，因为金海军上将奉行袭击东京的机会主义战略，使得尼米兹的全部航空母舰不能集中起来在珊瑚海进行大海战。哈尔西海军中将指挥的“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补充了给养，终于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驶出珍珠港，他发出的命令是“阻止敌人进占新几内亚一所罗门地区”。但他知道，他可能来不及同弗莱彻会合就要遭到日本人的进攻。

就在那一天，在离珍珠港四千英里的太平洋上，两艘日本运兵船在驱逐舰的护卫下，横渡所罗门海驶往图拉吉。这批日军预定在五月三日登陆。“瑞鹤号”和“翔鹤号”航空母舰从特鲁克出动掩护这次登陆，然后驶往珊瑚海支援 MO 行动。第二天，进攻莫尔斯比港的帝国陆军南海分遣队，分乘十一艘运兵船，从拉包尔启航，密切支援这个船队的有三艘巡洋舰、“祥凤号”小型航空母舰，以及后藤海军少将的四艘重型巡洋舰。

井上成美海军中将的第四舰队的司令部设在特鲁克。现在，这个司令部的时间表安排得很紧，要求在五月十日完成上述两项行动计划，因为舰队的两艘航空母舰必须返回，参加山本联合舰队六月一日进攻中途岛的战斗。由于要紧急执行行动计划，两艘航空母舰没有时间去袭击澳大利亚北部的机场，以便掌握珊瑚海的制空权。而且，日本情报机构对同盟国海军部署的了解是很不全面的。他们只能推测，既然“列克星敦号”如他们相信的那样在一月份被日本潜艇击沉，那么据信参与袭击东京的三艘航空母舰必定返回夏威夷。当井上海军中将的七支海军部队启航，前往珊瑚海西边执行这一系列复杂的行动计划时，他的最后预测是：“强大的敌人部队不大可能在这个地区。”然而他的整个战略却是全靠突然袭击。

这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已经失去了，因为在四月二十八日就首次证实了日本的计划已在执行。澳大利亚海岸警戒队报告，一艘日本运兵船和一些水上飞机在所罗门群岛上游的肖特兰岛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这个警戒组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防备德国的袭击者而建立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军官恢复并协调了这个组织的活动。白人移居者和本地人在所罗门群岛和散布在俾斯麦海的其他岛屿上，建立了一个广阔的秘密无线电监听站网。几天以后，当这支日本入侵部队向南驶过新乔治亚岛的时候，他们用无线电发回了更多的“发现敌情”的报告。五月二日，图拉吉水上飞机基地的五十名澳大利亚军人撤退了。

日本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整个计划在五月的头三天就已经暴露了，在那三天里，大部分最后作战命令被破译出来。在珍珠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临时作战室里摊开了一张珊瑚海地区图。这张地图和描图纸别在一起，钉在支在两个锯木架上面的一张胶合板上。参谋人员用棕色铅笔标出敌人海军部队的进展情况。一条航线从拉包尔穿过所罗门海至佛罗里达岛，前往“RZ”。从特鲁克往南的两条棕色线，代表高木海军中将的两艘航空母舰和后藤海军少将的重型巡洋舰中队。预料入侵莫尔斯比港的部队所走的路线，是从拉包尔出发，然后拐向巴布亚顶端的卢伊茜亚德航道。蓝色铅笔标出将要会合的美

国部队。从夏威夷往西行驶，但离会合地点还有大约两千英里的，是哈尔西海军中将指挥的两艘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菲奇海军少将的“列克星敦号”，将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以西大约二百五十英里的珊瑚海上一个标作“巴特卡普角”的会合地点，同弗莱彻海军少将的“约克城号”会合，组成第十七联合特遣舰队。从东面开出的是格雷斯海军上将部队的两艘澳大利亚巡洋舰，它们将得到从夏威夷派出的“芝加哥号”和“珀金斯号”重型巡洋舰的增援。

当MO行动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井上海军中将没有得到警报，不知道它吸引了如此强大的一支同盟国海军力量，集结在珊瑚海，准备全力以赴阻止日军南进。在后来的六个月中，这个点缀着棕榈树岛屿的碧海，将是一个发生一系列冲突的血腥战场，而这些冲突将决定太平洋战争的命运。

珊瑚海战斗

第一场战斗在五月三日开始酿成，那一天，麦克阿瑟在墨尔本的司令部收到警报：日军攻克了佛罗里达岛。尼米兹海军上将将对中途岛的防务进行了短暂的视察后，正返回珍珠港监督这场战斗。甚至在这场战斗开始之前，日本秘密安排的海军作战行动就开始崩溃。高木海军中将的航空母舰，本应为入侵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现在还在北面五百英里的地方加油，恶劣的气候耽误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不能出动战斗机增援拉包尔。当弗莱彻海军少将接到敌人正在图拉吉登陆的消息时，他仍然在巴特卡普角以西一百多英里的海面上。“这是我们等了一个月的消息，”他写道。他立即中断加油，命令以每小时二十七海里的速度，向北驶往所罗门群岛中部。他严格遵守无线电静默的规定，派出一艘驱逐舰寻找菲奇海军少将，（菲奇的特遣舰队又在加油，）以便安排一个第二天会合的新地点。

五月四日拂晓，“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到达瓜达卡纳尔岛西南约一百英里的海面，未被日本水上侦察机发现，因为阴霾的气候象一幅厚厚的屏幕，横挂在珊瑚海之间。航空母舰战斗机驾驶员看了旧的《全国地理》杂志的介绍，向图拉吉附近海面上的敌人部队发动了一系列袭击，摧毁了水上飞机，发回了有多少敌舰被击沉的夸大的报告，弗莱彻兴高采烈地向珍珠港报告了胜利喜讯。

尼米兹的“祝贺”已被证明为时过早。后来对所谓的图拉吉战斗重新作了评价：“从消耗的弹药和取得的战果来比，这场战斗肯定是令人失望的。”对于穿过了瓜达卡纳尔上空云层的美国俯冲轰炸机和“野猫式”战斗机来说，条件是非常理想的。但是飞行员未能协同攻击，而且，当他们从一万七千英尺的冷空俯冲到潮湿的低空时，挡风玻璃上的雾气妨碍他们看清目标。只有一艘驱逐舰、一艘布雷艇和一条运兵船被击沉。不过，这次突然袭击确实迫使日本登陆部队撤走。当井上海军中将发现高木的航空母舰离得太远，不能提供支援时，他只把一个小小的守岛部队留在岛上。当地部队指挥官的紧急呼救，迫使后藤的重型巡洋舰和“祥凤号”轻型航空母舰急速往西行驶。他在当天下午赶到瓜达卡纳尔岛附近海面，却发现美国人已经消失在东南方向的阴霾雾霭里。

在密云的掩护下，弗莱彻于五月六日同格雷斯海军上将的重型巡洋舰和“列克星敦号”会合，一同加了油。珍珠港的最新情报表明，用两艘航空母舰提供空中掩护的入侵莫尔斯比港的部队，将于第二天穿过卢伊西亚德群岛。弗莱彻于是向西直驶珊瑚海，在乔马德航道设下埋伏。

正午时分，莫尔斯比港的空中巡逻机，发现后藤的部队护卫一队运输船通过同一海峡。前面是MO入侵行动的先头部队，前往巴布亚顶端附近的迪博伊恩岛建立一个水上飞机前进基地。麦克阿瑟司令部由于疏忽，没有将入侵舰队中还有一艘轻型航空母舰的消息通知第十一特遣舰队。弗莱彻也不知道他在那天下午已波一架到处搜索的日本水上飞机发现了。

不是一艘，而是两艘敌人航空母舰正前往截击入侵莫尔斯比港的日本船队的消息，在拉包尔并上海军中将的司令部里几乎引起了恐慌。司令部紧急命令运输船停止前进，高木的航空母舰和后藤的重型巡洋舰则对付美国人。对弗莱彻来说，幸运的是日本突击部队在当天下午才收到警报。高木正在瓜达卡纳尔以南加油，等到他准备好了，将距离缩小到可以发动空袭的则候，他的飞机碰到了厚厚的云雾。于是，他决定继续加油，待黎明再去追逐。

假若弗莱彻海军少将在五月六日晚上就已知道他和敌人舰队之间相隔不到一百英里，他在黎明时将特遣舰队兵分两路时就会更加犹豫了。他根据作战计划，派遣格雷斯往西守卫卢伊两亚德群岛的南面出口，他的主力舰队则向北行驶，封锁乔马德航道。五月七日拂晓，高木舰队的航空母舰司令原海军少将，决定集中力量继续搜索南面的美国特遣舰队。他的搜索在早上七时半过后不久就有了结果，一架侦察机报告发现了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估计这必定是敌人的特遣舰队，“翔鹤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舰载机全部出动发起袭击。只有当日本飞行员飞到这艘舰的上空时，他们才扫兴地发现，原来报告的一艘航空母舰却是一条油船，那艘巡洋舰其实不过是一艘驱逐舰。“尼奥肖号”油船和护卫它的“西姆斯号”驱逐舰，奉弗莱彻之命稳稳等候在舰队的尾部，现在只有一小时的喘息时间。为了寻找特遣舰队的主力，发动袭击的敌机飞走了。它们在正午时又飞回来了，要解决这两艘美国舰船。“西姆斯号”的炮手好不容易将第一批攻击机挡开了几分钟，接着三队俯冲轰炸机同时呼啸着俯冲下来，用炸弹将它炸成两截，这艘驱逐舰不到六十秒钟就沉没了。“尼奥肖号”油船中了七颗炸弹，还有许多炸弹扔在它的周围，溅起一道道水柱，这艘油船着火了，日本飞行员相信它很快就要沉没。然而，消防队员扑灭了火焰，油船好不容易漂浮了四天，最后被一艘营救的驱逐舰发现。“西姆斯号”上的幸存者将靠救生圈苦熬十天，在这场折磨中，只有六十八人活了下来。

日本人对损失六架飞机和那天早上对这些微不足道的目标的袭击的反应是“无比的懊恼”。弗莱彻由于犯了类似的判断错误而失去了机会。黎明之后两个小时，“列克星敦号”上的一架巡逻机，在卢伊西亚德群岛的北面报告发现了两艘航空母舰和四艘重型巡洋舰，他认为这是敌人的主力舰队，命令飞机全部出动袭击。直到九十三架美国飞机早已飞住目标，那架巡逻机方才返回“列克星敦号”，报告它只发现两艘轻型巡洋舰和西艘炮艇。由于密码的错误，这些舰艇被夸大成了一支突击部队。召回前去袭击的飞机已经来不及了，它们飞行的方向偏离威胁着第十七特遣舰队的主要危险达九十度。然而，弗莱彻还是幸运的。日本水上飞机发现了他的舰队，但是它们的无线电信号没有被高木的航空母舰收到，这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在半下午之前一直在袭击“西姆斯号”和“尼奥肖号”。后藤海军少将收到了警报。他现在稳稳呆在入侵莫尔斯比港的护航运输船队的北面，那儿可以得到拉包尔地面提供的空中掩护。“祥风号”上的井泽舰长奉命给他的战斗机加油，然后立即出动去袭击这支美国特遣舰队。

在东南不到一百英里的海面上，弗莱彻仅靠天气和运气才未被敌人发现，因为他的大部分飞机飞得太远，不能保护他的航空母舰。当“祥凤号”上的甲板人员正在替战斗机加油的时候，从汤斯维尔基地起飞的一架美国巡逻轰炸机，透过云间罅隙发现了它。过了几分钟，在上午十一时，由W·B·奥尔特海军中校率领的“列克星敦号”舰载机队中的一名飞行员，发现敌人的特遣舰队在他飞机右翼下面三十英里远的海面上。从一万五千英尺的高空俯冲下来，奥尔特的进攻扫掉了从“祥凤号”甲板上起飞截击他们的两架“零式”战斗机。鱼雷轰炸机并未击中“祥凤号”，但飞行员心满意足地看到，扔在附近的炸弹将五架日本飞机掀进海里。

井泽舰长现在犯了一个错误，他将“祥凤号”调头迎风。企图出动剩下的飞机。飞行员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但这艘航空母舰在“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出动的俯冲轰炸机飞来的关键的几分钟里，却是沿着一条直线行驶，使它成了容易攻击的目标。俯冲轰炸机后面跟着“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出动的第一批鱼雷轰炸机，它们收到无线电后赶飞过来，恰好看到美国飞机头一次击中一艘日本航空母舰。

“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的拥挤的无线电室，也在收听着袭击逐步展开时的实况报告。每当报告一颗炸弹击中目标，听众便发出欢呼。在海战战场，“祥凤号”周围的护卫舰发射的高射炮火在碧空中开花，当美国飞行队的最后一架飞机赶到战场的时候，“祥凤号”（一艘最近被改装的货船）已经变成了一团向前开动的火球。九十三架美国战斗机和轰炸机轮番进攻，结果是毫无疑问的。鱼雷直捣锅炉房，炸弹摧毁了剩下的高射炮，甲板下面的过道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伤兵，伤兵的鲜血染红了从消防队员的水龙头里流出的水。经过半个小时的袭击，“祥凤号”的动力停了，它的抽机停止转动，可怕的烈火在蔓延。

“祥凤号”上剩下的六架“零式”战斗机，为了挽救这艘挨打的航空母舰作出了疯狂的努力，但是，“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出动的第二批鱼雷轰炸机给了它致命的一击。新的鱼雷把它炸裂之后三分钟，天皇的照片被取了出来，井泽下令放弃这艘舰。能跳的人都跳进海里。四分钟之后，再也看不到什么，只有一团黑烟和一片油污在珊瑚海扩散开来，标志着帝国海军在这里丧失了第一艘大型战舰和舰上九百名编制人员中的将近四分之三的官兵。

不一会儿，“约克城号”扬声器里传出R.E.狄克逊海军少校的声音：“敲掉一艘航空母舰。狄克逊向航空母舰报告：敲掉了一艘航空母舰。”两艘美国航空母舰的无线电广播室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当天午后不久，除三架以外，所有的美国飞机在“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上平安降落，美国海军赢得了第一轮珊瑚海战斗的胜利。弗莱彻从最初的惨败中恢复过来了。这使他更想寻找另外两艘日本航空母舰，要在它们向他猛扑过来之前就向它们发起进攻。甚至就在他的飞机降落的时候，旗舰收到报告：格雷斯的特遣舰队在迪博伊恩岛南面六十英里的海面上遭到日本岸基轰炸机的猛烈空袭。这个报告清楚地说明了弗莱彻的任务的紧迫性。

“澳大利亚号”旗舰的熟练指挥，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舰长的优秀驾驶技术，使格雷斯的舰队只受了表面损伤。然而，使他不敢相信的是，他刚击退日本人，就看见三架美国B—26轰炸机赶来袭击他的舰队。“幸亏他们轰炸得不准，同几分钟以前日本飞机的轰炸相比是很丢脸的，”克雷斯向布雷特将军报告说。布雷特否认他的飞行员犯了这样的错误，这一否认得到

了麦克阿瑟的正式认可，利里海军上将只好出来圆场，奉劝“陆军应当相信海军舰只才是”。

日美双方在五月七日的战斗中都犯了错误，但是因此而受到惩罚的却是日本人。原海军少将的飞行队至少知道他们的主要目标的位置，却白白花了一个下午搜索一百平方英里的海面，没有发现躲在濛濛雨雾里的美国航空母舰。黄昏时候，他们已经飞到距离他们的袭击目标非常近的地方，被第十七特遣舰队的雷达发现了。“野猫式”战斗机出动伏击九架巡逻机。在暮色中，几个迷失方向的日本飞行员错误地试图在“约克城号”上降落。早已等着的炮手将其中的一架击落入海，另外几架慌忙逃入黑暗的夜空。

那天晚上，美国和日本指挥官都决定不进行夜战，以免损失各自的重型巡洋舰。弗莱彻二比一的火力优势，将会被缺乏夜战的训练所抵销。双方都预料到，决定这场海战结果的航空母舰之间的决战必定在第二天进行。即将在作战双方海军航空兵之间发生的首次冲突，几乎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谁对对方发动突然空袭，谁就取得优势。就象体现了以往海战特点的大规模炮战那样，胜利属于其火炮能最快地测出与敌舰之间的距离、在敌舰还击之前能发射最多炮弹的军舰。现在，飞机首次取代火炮成为投掷炸弹的工具。虽然双方舰队之间的距离不是以数十英里，而是以数百英里来计算的，但结果是以同样的基本原则决定的。

黎明时分，蔚蓝的海洋静悄悄的，日战即将开始的时候，珍珠港太平洋总部作战室（五月七日在夏威夷，五月八日在珊瑚海）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在日出之前的最后一小时里，双方舰队的炮手在扫视着越来越亮的天空，航空母舰上的甲板人员在为飞机起飞作准备，飞行员在听情况简介。日本飞行员和美国飞行员都是匆匆用过早餐，医疗队在甲板底下准备好了外科包扎用品和吗啡，抢险队检查水密舱是否盖严了，双方军舰越来越近，战斗就要开始。“约克城号”上的餐厅发了一万颗糖果条；在日本军舰上，应急米糕也发了下去。

“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迎着西风，出动十八架侦察机，搜索第十七特遣舰队的北面和西面之间一百英里的扇形海面的时候，离早晨五时半日出还有半个多小时。

两艘日本航空母舰向南驶入云雾之中，也古黎明时出动一批侦察机。应该在哪里搜索，日本航空兵司令官原海军少将比他的敌人清楚得多。他依靠密云的掩护，在发现美国人之前一小时，冒险出动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护卫战斗机，总共六十九架。

命运注定搜索的飞机几乎将同时发现彼此的目标。八时十五分，飞行在最北边的 J.G.史密斯上尉，发现敌人的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在“列克星敦号”东北约一百七十五英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二十五海里的速度向南行驶。仅仅几分钟以后，美国航空母舰的无线电台收到了日本人兴高采烈的报告，显然表明他们自己也被发现了。

弗莱彻海军少将命令他的八十七架飞机起飞出击，然后用信号通知“列克星敦号”：菲奇海军少将担任这场海战的作战指挥，因为他在航空母舰作战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与此同时，弗莱彻电告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指明敌人航空母舰进击队的位置、航向和速度，要求他出动轰炸机参加袭击。

“约克城号”上的三十九架飞机在九时十五分起飞。一小时零三刻钟以后，发现“翔鹤号”和“瑞鹤号”正向东南方向行驶，两艘航空母舰之间相

距八英里，各由两艘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正当美国人利用宝贵的几分钟，在团团积云里组织进攻的时候，“翔鹤号”趁机出动了更多的战斗机，“瑞鹤号”则躲进下着暴雨的附近海面。

乔·泰勒海军少校在一队“野猫式”战斗机的保护下，率领鱼雷轰炸机中队展开进攻。它们冒着密集的高射炮火，低空掠过“翔鹤号”的左舷船酋，阻止了十八架“零式”战斗机的严密防御。

向着严密防卫着的敌人舰队的航空母舰发起首次进攻的美国飞行员，缺乏协调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进攻的实际经验。他们没有发挥数量上的优势，这个优势曾使他们在前一天对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轻易地取得了胜利。鱼雷射进海里，偏离目标很远，轰炸是盲目的。只有两颗炸弹击中目标，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因油燃着而起火。十多分钟以后，“列克星敦号”上的飞机赶来了，但难于发现厚厚的云层底下的敌舰。使进攻受到进一步的挫折。只有十五架轰炸机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目标，但它们只有六架“野猫式”战斗机保护，很容易被“零式”战斗机冲散，“零式”战斗机击落了三架美国飞机。他们的鱼雷进攻再次失败，日本人报告时评论道：“鱼雷速度慢，射程远。我们可以拐弯躲过它们。”只有一架俯冲轰炸机击中了目标。

然而，美国飞行员的报告却不是这样。泰勒上尉在第一次攻击之后乐观地说：“左舷首尾约五十至一百英尺、从吃水线到飞行甲板的一块地方是一片火海……在发动进攻之后约十五分钟，最后看到这艘航空母舰时，火烧得很猛烈。据信它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最后沉掉了。”

“列克星敦号”以为他们攻击的是“瑞鹤号”，报告说这艘航空母舰正在“迅速下沉”。这次进攻损失了四十三架美国飞机。虽然“翔鹤号”着火逃走，在火被扑灭前的一小时丧失了出动飞机掩护的能力，但它的吃水线以下的部分并未受损。舰上一百多人死亡，但它减速向北撤退时，仍然能进行战斗。

当美国飞行员开始返回他们自己的航空母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日本对手能够发动更有效的进攻，尽管有雷达，“列克星敦号”上的战斗机指挥官在敌机仍然在东北方向七十多英里的空中时就能知道它们的到来，但只有十七架“野猫式”战斗机起飞，其中大多数在二十二分钟之后，也就是十时十八分“战斗突然爆发”的时候。还没有飞到第十七特遣舰队的足够高的上空。一半的战斗巡逻机剩下的油太少了，不能起飞截击，已经起飞的“野猫式”战斗机，四架没有到敌人，两架被“零式”战斗机制服，还有三架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不能阻截敌人俯冲轰炸机的进攻。菲奇也出动了二十三架无所畏惧的俯冲轰炸机，加强他那微弱的空中防务力量。虽然它们速度太慢，装备太差，不能象战斗机那样发挥作用，但它们却击落了四架飞得较慢的日本鱼雷轰炸机，自己方面也损失了四架。

“强盗们逼近了！”红色巡逻机领队的声音通过无线电传给“列克星敦号”上的战斗机指挥官。日本飞行员无所畏惧地朝着航空母舰飞来，他们的铁的纪律和在无阳光的优势下发起进攻，使他们占了有利条件。朝着“列克星敦号”低空飞来的前面几架鱼雷轰炸机当中的一架，在空中爆裂开来——可以看见机组人员在空中旋转地往下掉——但另外几架并没有转向飞过来。它们采用“铁砧”战术，朝着“列克星敦号”的左舷和右舷几乎准确地投掷鱼雷。

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海军上校喝令舵手转满舵，但是这艘庞大的四万多

吨的航空母舰反应太慢。投下的十一颗鱼雷中，两颗在它的左侧爆炸。“我们以为我们在下沉，”这是C.M.威廉斯上尉的反应，他从密码室爬到左舷炮台上。“这是一道结实的水墙，整个炮组泡在约一英尺深的油和水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站住脚跟，就有人高喊‘俯冲轰炸机！’这个小炮手一只脚站着，紧紧抓住他的二十毫米高射机枪，朝着俯冲轰炸机开火，用另一只脚踢他的弹药兵，替他壮胆。”在甲板下面，大火的烟从通风管和被打坏的锅炉房里冒出来，药剂师的助手给严重烧伤的病人服用吗啡和鞣酸浆，“身上的皮肉简直在往下掉。”

尾随“列克星敦号”的“约克城号”受到敌机同样的注意，这艘航空母舰仅有的战斗机企图靠近飞行，以便避开敌机的攻击。敌人的一批鱼雷轰炸机只是从左舷舰首发动攻击，因此巴克迈斯特海军上校可以轻易地掉转这艘较小的航空母舰，避开这批敌机。“约克城号”的转舵比较灵，使它可以比较容易地躲避俯冲轰炸机，只是在上层建筑的附近挨了一颗八百磅的炸弹，这颗炸弹穿过厚厚的飞行甲板、舰艇厨房和机库甲板，最后掉在五十英尺底下的第四层装甲板上爆炸。除了六十六人死亡或受了重伤以外，损害最严重的是舰上的冷饮柜、洗衣房和水兵宿舍。周围一片漆黑，甲板下面一片混乱，轮机员以为他们遭到严重的打击，暂时关闭了两个锅炉房。

这场舰船和飞机之间的战斗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达到了高潮。飞机从四面八方猛冲过来。“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油快耗完了，企图平降在这艘航空母舰的被打坏了的甲板上；有几架翻进海里。这场遭遇战只持续十三分钟，日本人飞走的时候，兴高彩烈地报告他们替前一天“祥凤号”的失败报了仇，毫不含糊地击沉了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和一艘“中型航空母舰”，原海军少将轻信了他们的报告。既然“列克星敦号”据信已在一月被潜艇鱼雷击沉，日本人现在声称将“萨拉托加号”葬入海底，一同埋葬的不是“企业号”，就是“约克城号”。他们不能立即断定是哪一艘，但他们相信：他们的飞行员已经实现了击沉两艘美国航空母舰的目标。

然而，双方航空母舰特遣舰队之间的这场首次冲突已经结束，战斗的硝烟正在消散的时候，弗莱彻也认为自己是无可置疑的胜利者。“列克星敦号”扑灭了火，堵住了漏洞，开始纠正它的倾斜。它和“约克城号”很快加快了速度，飞机在甲板上降落了，准备出动再次袭击敌人。

当天下午十二时四十五分，谢尔曼海军上校收到了希利海军少校自“列克星敦号”损失控制中心向驾驶台打来的电话，希利显得乐观：“我们撑住了被鱼雷打坏的地方，扑灭了火，很快就会使舰只平稳下来。但是，先生，我要建议，如果你想再挨鱼雷，就在右舷挨好了。”两分钟以后，这个伟大的“夫人”猛然一扭，它的腹内发生了爆炸。谢尔曼最初以为中了潜艇发射的鱼雷，只见爆炸声起，底下的水密舱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尘，舰壳窜出一连串的火舌。电机室的一台发电机冒出的火花，点燃了被最初的鱼雷打坏的舰底油箱渗出来的油雾，引起了这场好象是炸弹的致命的爆炸。救火队急忙赶来救火，与此同时，“列克星敦号”继续以每小时二十五海里的速度航行了一小时，以便让它的一批战斗机在甲板上着陆。

“列克星敦号”的水手们同飞行甲板底下深处的可怕景象进行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斗时，它的战斗机指挥官正设法让最后一批扼杀者在甲板上着陆。密码室已被一颗炸弹炸得粉碎，“约克城号”的雷达失去了效用，俯冲轰炸机攻击队队长奥尔特海军中校返回母舰的希望化为泡影。他和他的报务

员在攻击“翔鹤号”时负了伤，现在，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飞行员的最危险的境地——在茫茫大海的上空迷失了方向，而油位指针在零度上面晃动。奥尔特同“约克城号”的最后对话洋溢着不怕死的英雄主义气概，典型地体现了美国海军飞行员的精神：

“约克城号”：最近的陆地两百英里开外。

奥 尔 特：我们永远到不了那里。

“约克城号”：靠你自己了。祝你顺利。

奥 尔 特：请向“列克星敦号”转达。

我们把一颗一千磅的炸弹丢到一艘军舰上了。我们两人都报告了两、三次。敌人战斗机飞来了。我改向北飞行。请告诉我你们是否收听到我的话。

“约克城号”：收听到了。靠你自己了。我将转达你的话。祝你顺利。

奥 尔 特：好，再见。我们的一颗一千磅的炸弹击中了一艘军舰！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听到比尔·奥尔特的声音。然而，甚至当无线电网正在演出这场目不忍睹的悲剧的时候，“列克星敦号”内部又发生了一系列致命的爆炸。“夫人”的主桅上挂起了三角旗，这是“这艘舰需要救援”的信号，它的速度越来越慢，象火葬柴堆发出的乌黑的油烟在倾斜的飞行甲板上缭绕，同安全阀放出的滚滚白色蒸汽交织在一起。夹住的救生圈被取了下来，过道里灌满了烟，“牛眼”灯的灯光昏暗，伤员们从过道被抬到甲板上面。“莫里斯号”和“哈曼号”驱逐舰顶风开来，靠拢庞大的“列克星敦号”，开始救走幸存者。

“好啦，特德，咱们一起把人救出来吧，”菲奇海军少将在五时零七分对谢尔曼海军上校说。菲奇知道，这艘航空母舰快要完蛋了，从底下往上翻腾的酷热，很快就会烤得甲板不能走人。他们在飞行甲板上井井有条地排队，准备顺着五十英尺长的绳子爬到海里或者爬到等候着的驱逐舰上面，当轮到自己往下爬的时候，人们似乎不愿离开这个行将沉没的朋友。

军需官威廉斯海军上尉想把航空母舰保险柜里的大量美钞抢救出来；一队水兵正在若尤其事地吃着冰淇淋，这是他们戴着钢盔从厨房里抢出来的。水兵们顺着绳子往下爬，把他们的鞋子留在甲板上面，一双双摆成许多排；瓦格斯——谢尔曼海军上校的狗——被小心翼翼地递到一条驱逐舰上。谢尔曼海军上校最后一个离开，他在舰上最后转了一圈，看看有没有活着的人留在上面。离舰的人没有一个需要在舒服的温热的海水中呆上很长时间。

救援的小舰队开走了，夜幕降临了，“列克星敦号”倾斜得更厉害，仍然停在甲板上的飞机从右舷翻进海里，火舌开始窜往舰上高大的上层建筑。当黑夜吞没第十七特遣舰队的时候，“夫人”仍然在作死亡前的痛苦挣扎。最后，晚上十时，弗莱彻海军少将命令“费尔普斯号”驱逐舰结束这一悲惨的景象。“列克星敦号”冒出的黑烟太浓密了，谁也看不清它是怎样沉没的，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引起了最后的大爆炸，毁坏的舰体沉入深达二千四百 的珊瑚海海底。

“祝贺你们在最后两天取得的光荣成就，”尼米兹当天下午早些时候致电弗莱彻海军少将。可是，当晚他接受了“列克星敦号”可能已经得救的看法，直到他看到珍珠港司令部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方才迅速复告：“记住这一点，我们丝毫不知道敌人的情况——敌人受到多大的打击。可以有把握地

说，敌人也受到了打击！”究竟有多么惨重有待猜想，因为这位海军上将和他的参谋部都不相信美国飞行员所说的已经击沉了那两艘日本航空母舰。失去“列克星敦号”使弗莱彻放弃了派遣巡洋舰队进行夜战的原来打算。在接到尼米兹关于不要拿他剩下的航空母舰进行不适当的冒险的命令之后，第十七特遣舰队便向东南方向驶往努美阿。

高木海军中将向着所罗门群岛北部航行了一夜，那儿有一艘油船等着执行紧急加油的任务。高木也不想再追了。尽管受伤的“翔鹤号”正以较慢的速度驶往特鲁克，他仍然能够实施一次全面空袭，因为有用的飞机已经转移到未受伤的“瑞鹤号”。但是，无论是他，还是他的航空兵司令原海军将军，都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飞行员所说的美国航空母舰确已葬身珊瑚海海底。

井上海军中将已经决定召回入侵莫尔斯比港的部队，再次推迟入侵巴布亚半岛，直至更多的航空母舰和岸基飞机能够赢得有争议的珊瑚海的制空权。当山本在午夜收到召回入侵部队的电报的时候，他气愤地电令藤海军少将和高木海军中将改变航向去“消灭敌人”。

第二天上午，“瑞鹤号”的飞行员必须起飞去进行另一次黎明侦察巡逻。在后来的两天中，他们在波光粼粼的寂静的珊瑚海上航行。海上仅有的的是第一次海战留下的尸体，在这场海战中，双方的飞机攻击对方的舰艇，双方的指挥官一次也没有看见对方的舰只。日本人损失了七十一架飞机和一万二千吨的“祥凤号”轻型航空母舰，一千零七十四人死亡。美国海军估计损失了六十六架飞机、一艘油船、一艘驱逐舰，四万二千吨的“列克星敦号”重型航空母舰被击沉，“约克城号”被击伤，五百四十三人死亡。按吨位计算，帝国海军显然取得了珊瑚海海战的战术上的胜利。但是，被击沉的舰只的数目并不一定意味着战略上的胜利，正如一九一六年日德兰大海战所表明的那样。假若把一九四二年五月关系重大的第一周周末发生的珊瑚海海战的后果，同这些海战对一系列事变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相衡量，那么美国及其盟国毫无疑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弗莱彻海军少将的部队成功地挫败了日本南下以便控制珊瑚海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的战略计划。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一次遭到沉重的心理打击，这是一个将使战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

尼米兹宣布这是“一个将产生决定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后果的胜利”。意义究竟多么深远，他在后来的一个月里还无从知道。损失了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和许多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虽然是有限地但却是决定性地削弱了联合舰队的优势，这将严重影响山本海军大将谋求在中途岛同太平洋舰队摊牌的行动计划。

美国报界使公众毫不怀疑谁应戴上胜利的桂冠——但这是因为美国海军将“列克星敦号”被击沉的事实巧妙地隐瞒了四个多星期的缘故。“日本人在太平洋大海战中受挫，十七至二十二艘舰只被击沉击伤，”通常保守的《纽约时报》在五月九日冠以这样的大字标题。“极好的消息，”日本同盟通讯社则在正式新闻公报中宣称自己是胜利者。双方的宣传机器继续进行珊瑚海海战，帝国海军声称他们击沉了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战列舰。

在科雷吉多尔岛的末日

美国报界将要给公众造成美国在珊瑚海海战中取得了更大胜利的印象，

因为美国的这一胜利，是对日本部队在菲律宾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消息的沉重打击。在巴丹失守之后的一个月里，对于最初以为自己有幸逃到科雷吉多尔岛的两千菲律宾和美国士兵来说，这四个星期结果成了一段极为恐怖的时期，因为日本的大炮和炸弹无情地轰炸这座小岛。对于固守在海滩防御工事后面散兵坑里的海军陆战队第四师的一千三百名士兵来说，就“好象住在靶的中心”。大雨夜以继日地下个不停，毁坏了防御工事，刚修好又被冲坏，整个岛屿被冲洗得碎石凌乱。四月二十九日夜晚，轰击达到高潮，为了向天皇的法定生日献礼，一百五十门重炮向盟军阵地猛射，大树底下尚存的草木燃烧起来了，爆炸卷起滚滚尘烟，顿时天昏地暗，大陆依稀难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二天晚上，两架海军 PBV 水上飞机设法靠岸，接走了五十多个人，多半是女护士。随着日本轰击速度的加快，拥挤在科雷吉多尔的四千军队难以忍受了。马林塔坑道是唯一可以躲避敌人袭击的地方，充满恶臭的窄洞里挤着更多的人。营养不良、疟疾和痢疾消磨了人们生存的意志，制造了被称作“坑道病”的特有的神经错乱。五月三日晚上，“星鱼号”潜艇前来接走另外二十五个撤退者，包括十三名护士。温赖特将军对潜艇艇长说：“他们只有打过来才能接近我们……不然他们是无法接近我们的。”温赖特知道这将是他的外部世界的最后告别。他电告麦克阿瑟，由于淡水不够五天之用，形势迅速变得十分危急了。第二天，他又作了一个估计，是讲给马歇尔将军听的：“依我看来，敌人随时能够向科雷吉多尔岛发动进攻。”

好象是在回答上面的暗示，日军在五月四日向科雷吉多尔岛倾泻了一万六千发炮弹，本间将军当晚前往巴丹半岛顶端的拉马奥港，为运载进攻这个要塞岛屿的两千多部队的强击艇送行。本间的部队没有想到马尼拉湾的入口水流湍急。日军在他们登陆前又发射了一阵猛烈的炮火，但强击艇偏离他们预定的岛屿末端的登陆海滩有一英里多。当他们企图登岸的时候，遇到了海军陆战队第一营密集的纵射炮火，该营趁着月亮升起时反击敌人。不足六百名日本兵强行登上了嶙峋的海岸，迅速控制了岛屿的东端，准备进攻扼守马林塔坑道入口处的那座高地的脊背。

“你和你的忠实的将士已成为我们作战目标的象征和我们的胜利的保证，”温赖特将军当晚受到了总统特发无线电报的嘉奖。这份电报暂时鼓舞了马林塔坑道司令部里面容憔悴的军官们，但他们与外围部队的联系正被迅速切断，接着有人报告，日军已经摧毁了海军陆战队的炮兵阵地，这个阵地离坑道的垒着沙袋的东门还不到一英里。乱纷纷的报告不断传来，说又有几批敌人已经登陆，正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岛内进逼。

酷热的坑道司令部里骚乱不堪，显然，温赖特的筋疲力尽的参谋们面临着失败。一队衣衫褴褛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军官，和威廉斯少校率领的一批军士一起，勇敢地发起了最后一次猛烈反击，企图重新夺回那座半边塌毁的水塔旁边的炮兵阵地。

黎明时天色灰暗，这一队人象耗子一样地从一个弹坑爬到另一个弹坑。凭着一股由于绝望而产生的决心，威廉斯成功地发动了猛烈反击，使阵地上的日军措手不及。这是一个短时间的胜利。坦克和大陆炮火的定点轰击很快摧垮了这道勇敢的防线，日军毫不放松地向垒着沙袋的马林塔坑道的入口进逼。

温赖特担心一旦日军进入几千赤手空拳的伤员拥挤在一起的坑道，会有

一场血腥的屠杀，于是电告总统，他将“怀着破碎的心，因悲伤而不是羞耻低下头”，他必须安排投降。“告诉日本人我们将在正午停火，”他向仍然在弹洞垒垒的地下掩蔽所里坚持战斗的战地指挥官发出命令。“我们或许不得不在正午时放弃抵抗，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否要向我们开炮，我们可能坚持不住了，”电报员欧文·斯特罗宾二等兵发出了电报。

在巴丹岛本间将军司令部里，五月五日黎明后的最初几小时给日本人带来了颇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消息：他们只剩下二十一艘登陆艇。这些登陆艇正把最后一批日军预备队送到血战方酣的战场。本间担心他的入侵可能失败，使他丢脸，这个担心越来越厉害，但到了正午前不久，有人报信，科雷吉多尔岛美军阵地上飘起了白色停战旗。当战斗逼近马林塔坑道东口最后几码的时候，温赖特知道他必须停战，以便保全坑道内人员的性命。他命令发出投降的信号。

“一切都完了，每个人都象婴儿一样地在叫喊，”二等兵斯特罗宾拍着电报。“我知道被捕鼠器逮住了的耗子正等着人来干掉它的时候是个什么滋味。”几分钟之后，他将停止发报，他拍发了他在布鲁克林的家庭地址，同时要求：“将我的情况告诉妈妈。”

直到当天下午四时之前不久，温赖特将军和他的几位助手才被日本人送到大陆。他们驱车前往卡布卡本的一座蓝色小别墅，别墅门前长着郁郁葱葱的美洲红树，门廊面向马尼拉湾。他们在那儿可以看到，埃尔卡比尔岛顶端的鼓堡（小小的“混凝土战列舰”），仍然不顾停战命令，用十四英寸火炮射击。

下午五时，本间将军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显得自信、精悍，身穿漂亮的军服，好让等候着的一群日本摄影记者照相。“你必定很累很乏了，”当他们在门廊摆着一张桌子两旁坐下的时候，他客气地向形容憔悴的美国人打招呼。可是他很快就气得毛发倒竖，他的翻译对他说，温赖特不愿在投降书上签字，因为投降书要求他命令仍然在菲律宾进行抵抗的所有美国军队投降。本间用双拳擂桌子，扬言要在科雷吉多尔岛继续进行战斗。温赖特的助手听了这样令人震惊的威胁，赶快催促他们的司令官重新考虑，但是这位日军总司令觉得受了侮辱，叫他返回科雷吉多尔岛向当地司令官投降。

温赖特将军在第二天受尽了侮辱，他被带到马尼拉，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并且在无线电广播中向菲律宾全国宣读了投降书。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忍受着个人的奇耻大辱，哽咽地宣读着日本人口授的广播稿，命令所有菲律宾和美国部队遵守投降条件。“如不完全并忠实地遵守这些条件，只会带来最惨重的结果……”下午十二时二十分，他呆望着麦克风，无法继续念下去。

在澳大利亚，麦克阿瑟听到温赖特命令菲律宾完全投降，不觉大吃一惊。他致电马歇尔说，他只能认为这是温赖特将军“一时的精神错乱，他的处境使他易受敌人的利用”。他广播了撤消投降的命令，提醒棉兰老的夏普将军：“投降无效。”战斗继续进行了两天，后来日本人命令温赖特的一名参谋飞到该岛，敦促他们停火。除了游击队的活动外，菲律宾现在成了日本的“共荣圈”的一部分。

对科雷吉多尔岛的最后进攻使八百多个美国和菲律宾人丧生，日军死亡人数超过这个数目的三倍。但是海军陆战队第四师的幸存人员中，仅仅三分之一在后来的野蛮监禁中活了下来。

“科雷吉多尔不需要我发表评论，”麦克阿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他

精心准备的赞颂稿。“它自己已经在枪口下讲了话。它在敌人的墓碑上题了自己的墓志铭。但是，透过它那最后一枪散发出来的硝烟，我似乎总是看到那些严峻的、面容憔悴的、苍白的士兵们的形象，他们仍然无所畏惧。”

这些难忘的形象驱使他的个人责任感，要去为死去的数以千计的美国和非律宾士兵报仇，鞭策他重新呼吁发动远征，收复菲津宾。

第十五章 有算计的冒险

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当珊瑚海海战进入高潮的时候，日本城乡挤满了游行的人群。游行的队伍打着色彩鲜艳的鲤鱼旗和纸风筝，以一个频频取得军事胜利的国家所特有的欢快心情，庆祝一年一度的“男孩节”。东京帝国参谋本部选择这个吉日发布作战命令，这个作战命令将使胜利的潮流倒转。“天皇陛下谕令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海军第十八号命令说道，布置了“中途岛战役”的具体计划：“联合舰队司令官同陆军合作，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以西的战略据点。”这道命令发动了帝国海军从未敢进行的一场最大的战役，并且倡导了一种战略，山本希望这种战略将会导致一场“决定性的海战”。他相信日本海军占压倒的优势必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他打算利用个人的极高声望劝说东条首相作出让步，从而使美国走到谈判桌边来，并使太平洋战争迅速结束。

山本接到命令的那一天，正在停泊在广岛以南景色如画的柱岛锚地的旗舰上，同他的高级军官一起举行情况介绍会和进行摹拟作战演习。半年来，帝国海军的主力舰艇，包括斩服役的八万吨巨型战舰“大和号”，在它们的浮标周围闲着摇荡。见过大部分海战的舰载机驾驶员轻蔑地称它们是“柱岛舰队”。现在，聚集在世界上最大军舰的宽敞密室里的海军将领们，终于得知这支舰队即将开往战场，参加一次大规模海战。

将山本的复杂而又庞大的计划的各个方面组合在一起，这一任务是他的能干的作战参谋黑岛龟人海军大佐多日冥思苦想的结果。在总司令的亲自指导下，参谋部经过紧张的研究，制订了将日本防线延伸两千英里，扩展到太平洋中部以威胁澳大利亚的生命线的战略。山本打算和美国海军摊牌。在四天的会议中，他向舰队的各位舰长和高级军官提出计划，要求发动一系列连锁攻势，十一艘战列舰、八艘航空母舰，二十二艘巡洋舰、六十五艘驱逐舰、二十一艘潜艇和两百多架海军飞机将参加战斗。整个舰队将分成六个单独的小舰队，部署在马里亚纳群岛至阿留申群岛的辽阔的太平洋上。整个战役将由一系列在时间上密切配合的行动组成，攻击目标集中在中途岛。一支两千人的部队将于“N”日进攻这座环状珊瑚岛，在此之前七十二小时，将对阿留申群岛的美国基地进行牵制性袭击。在“N”日的第二天“N—2”日，入侵运兵船从塞班启航，南云的航空母舰突击部队必须在进攻前轰炸削弱中途岛的防御工事，这是整个战略成败的关键。山本埋伏在这两个相距很远的攻击舰队之间，等候西出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从前来进攻，他的潜艇埋伏在后者的航行路线上，准备在最后的水面战斗之前给它一个打击。

“大和号”上在场的高级军官对这个复杂的计划并非没有提出批评。第二舰队司令近藤信竹海军中将对进攻中途岛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因为该岛的陆基轰炸机对军舰可能构成强大的威胁。南云海军中校的航空母舰指挥官们，对于主力舰队将被部署在三百多英里开外的地方表示不安，这个距离太遥远了，一旦他们需要支持，就会援救不及。在旗舰的宽敞的作战室里进行海战摹拟演习时，这项总计划的更多的潜在缺点暴露出来了。通讯联络显然成问题，因为联合舰队总司令将在海上，必须实行无线电寂静，而且，航空母舰的西北方向大大暴露，容易遭受攻击。但是山本断然拒绝考虑推迟六月一日的最后期限，不允许制订进一步的计划或对他的战略方案的细节作出重大修改。他还患了过分自信的近视症。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他一贯极力强调

舰载机攻击力量，他为“决定性的海战”制订的战术计划，最终却强调战舰之间的老式的炮战。

“胜利病”似乎使山本的强烈的战略意识迟钝了。他忽视了——或者有意忽视了——一个最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正好存在于他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宏伟计划的基础上。他想抓两个遥遥相隔的目标，忘记了马汉关于集中海军力量的原则。由于六个小舰队分散在数千英里的太平洋上，联合舰队将会失去它的压倒优势。为了引诱他的对手进行“决战”，山本的战略需要美国海军指挥官按照他的宏伟计划行事。但是，鉴于美国人事前对中途岛战役计划有足够的了解，他们将能集中太平洋舰队的力量挫败对中途岛的入侵，从而破坏整个复杂的安排。

历史经常重演，山本决定在六月的头几天对中途岛发动大规模进攻，是对历史的荒谬的嘲弄。三十六年前的同一个星期，海军将领约翰·杰利科爵士同样错误地相信德国将会按照他的作战方略行事，于是率领大舰队到北海同德国皇帝的公海舰队摊牌，山本的联合舰队将蹈其覆辙。

日本的海军将领仔细研究过日德兰海战，但是他们显然忘记了如下的教训：现代海战的速度和混乱是如何使得皇家海军没有赢得预期的第二次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的。纳尔逊的传统概念是两排行动笨拙的战舰展开猛烈的炮战，无畏战舰的火力和机动性已经改变了这一概念。在一九一六年日德兰海战中只起微小作用的飞机，在介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已为海战带来了另一场伟大的革命——一场山本自己在其中起了促进作用的转变。更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他无视珊瑚海航空母舰交锋的教训，就在中途岛战役会议在“大和号”上举行的时候，这场交锋仍待见分晓。这有力地证明了空中袭击的速度和破坏力如何改变了海军的战术；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山本和他的参谋部仍然坚信，美国太平洋舰队必定如期对他们进攻中途岛的战略作出反应。

揭开日本计划的秘密

对于日本人努力实现第二作战阶段的主要计划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保密，可是秘密将被逐渐剥开，暴露出它的主要目标既不在太平洋中部，也不在太平洋南部。截收到的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的一封电报，提供了这方面的第一个线索，电报中提到的 AF 被暂时确定为中途岛。四月底，电报中提到阿留申群岛也被确定为在珊瑚海的 MO 行动之后将要出现的一次战役。尼米兹大概对此确信无疑，因而在五月二日匆匆视察孤守中途岛的海军陆战队。但是在那时，在后来看来似乎是对敌人计划的离奇的预见，顶多不过是一种预感，因为在尼米兹从珍珠港起飞的当天上午，太平洋总部情报处估计主攻仍然在珊瑚海展开，所有现有的美国航空母舰和同盟国的战舰都集中在那儿，就象太平洋舰队司令所相信的那样，准备同日本人摊牌。直至五月四日，尼米兹从中途岛返回之后两天，这个估计才被重新考虑。罗彻福特领导的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发现，他们把战列舰和潜艇的呼号弄混淆了，这些呼号暗示继续南进。那一天，两份被部分破译的密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六月二十日以后，A 部和突击部队将在特鲁克停留大约两周的时间，请安排——并标示锚地，”以及“这艘舰在进行上述行动期间将进行修理……完修日期定在[五月二十一日左右]，将不能陪同你们参加战役。”总起来看，这两份密电表明，第二个重大行动将在五月的最后十天展开，然后部队将向特鲁克群岛活动。第二天破译了一份密电，披露联合舰队正请求东京“迅速提供加油管”，暗

示一项太平洋中部的远距离作战计划正在制订之中。莱顿海军中校看了地图，只是对中途岛表示关注，尼米兹命令增援部队加速驶往该岛。在珊瑚海海战期间，电信分析员没有发现敌人有大型舰队南下参加战斗。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五月六日对形势作了如下的估计：“虽然日本继续在南太平洋发动进攻，现在却发现他们在太平洋中部有足够的兵力，可对太平洋的中部和北部发动袭击。”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发现提到 AF 的电信与第二个“K”行动计划有关。既然第一个是水上飞机从法国帆船浅滩袭击夏威夷，那么第二个指的也就是中途岛了。五月十一日，给第二舰队的信号命令一支部队“开往塞班—关岛地区，等候参加即将到来的战斗”，接着发出的信号命令航空兵和运输舰船开往同一地区。显然，日本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在太平洋中部发动大规模进攻。五月十六日截收的一份四段电报也暗示了这一点，这份电报陈述了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预备性舰队演习的细节。显然正在部署某个重大行动，虽然它的确切目标还不太清楚。五月十八日从贾卢特向一支潜艇部队发出的命令提供了更多的线索：“请改变关于占领 AF 和 AO 的部队的行动命令……位置在 AI 东面一百五十英里左右的地方，潜艇当然要在在这个位置的最前面。”太平洋总部情报处肯定 AF 就是中途岛，AO 是阿留申群岛，潜艇将包围瓦胡岛，他们相信瓦胡岛就是 AI。

有关联合舰队的新攻势的拚板正拚凑在一起的时候，无线电情报发现并上海军中将正企图弥补在珊瑚海遭受的挫折，极力敦促实施五月十七日占领硫磺列岛的“RY 行动计划”。因此，当哈尔西海军中将在五月十一日率领第十六特遣舰队进入努美阿，晚了一个星期未能参加战斗的时候，他的失望情绪由于接到下述的命令而有所缓和：他要作好准备前去阻止敌人入侵大洋岛和地鲁岛。

太平洋总部情报处正确估计到日军将实施挽回面子的行动计划，华盛顿海军部萨福德海军中校领导的情报处却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估计。南云致电要求为他在特鲁克的航空母舰提供卧铺，他们联系截收到的这份电报，估计日军仍在南进。假如日期被破译出来，海军部情报处的报告就会写明：敌人的航空母舰舰队打算在这个“战役”以后，而不是在这之前进驻特鲁克。参谋长联席会议各情报处正根据自己所受的压力和当务之急，对于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作出自己的猜测。美国陆军航空队情报处说服阿诺德将军，使他相信对西海岸的入侵迫在眉睫，使他更不愿把已经商定的份额的新式轰炸机派往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情报处没有发现任何情报可以改变他认为日本正计划入侵澳大利亚的观点。因此，他致电陆军部，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派遣增援部队，包括两艘航空母舰，一千架飞机，三个师的部队，已经开往悉尼的两个师不算在内。

马歇尔将军考虑后作出的判断是，澳大利亚面临的威胁，既不象麦克阿瑟所叫嚷的那样可怕；也不象金所争辩的那样紧迫，即使破坏了他刚在英国达成的协议，把集结在一起执行“包列罗”行动计划的舰船和飞机抽调出来也未尝不可。他认为同盟国面临的严重得多的威胁是俄国可能垮台，因为德国重新向高加索发动进攻。金海军上将要求提供更多的轰炸机和军队，增援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的驻军，马歇尔不理睬这个要求。气得美国海军总司令“跳了起来”。

“太平洋战区以已有兵力必定会应付得很好，”这是美国陆军首脑的不

可改变的立场，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表明了这一立场，电报保证：“陆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部署非常灵活，无论敌人在哪里出现，我们都可以给予毁灭性的打击。”“欧洲第一”战略的设计师首先决心防止向“太平洋第一”方向的转变，总统似乎赞成这个转变，四月底他在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他正“考虑”向澳大利亚增派十万军队和一千架飞机。马歇尔认为，为了不使红军遭到失败，夏季可能不得不跨过海峡发动紧急进攻，他提醒罗斯福，兵力分配作如此根本的改变，将使“美国在一九四二年不能把任何地西部队派到欧洲去”。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五月会议，就战略上的当务之急重新展开了常常是很激烈的辩论，出现了意见分歧。现在已经知道，对于跨过海峡进攻欧陆的“大铁锤”行动计划从来就不积极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已经认定在一九四二年不可能执行。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义务，要在这一年在西线发动大规模进攻，减轻俄国这个盟国的压力，因此恢复实施进攻北非的“体育家”行动计划，或者进攻挪威。金海军上将接受了“欧洲第一”的原则，但他认为这两个行动计划都是莽撞蛮干，从战略意义上讲，还不如把现有的每艘舰船、每架轰炸机和每个士兵派到太平洋上制止日本的进攻。五月四日，他把他的意见写在一份措辞强烈的备忘录中。备忘录警告，由于日本现在“在托管地集结了强大的陆、海、空军兵力，”为了避免澳大利亚、夏威夷或阿留申群岛可能遭到的进攻和可能造成的“惨重后果”，必须向太平洋诸岛派遣增援部队，“制止日本人可能向我们发动的进攻。”

马歇尔将军反对这样无限承担义务，因为这样很可能使同盟国的战略侧重太平洋。他反驳说，“要使太平洋一连串岛屿上的每一个据点都变得坚不可摧是办不到的，”稍微把军队或轰炸机抽调到南太平洋，就会削弱打击纳粹这个主要敌人的机会。看来这是一个牺牲太平洋以坚持大西洋战略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支持马歇尔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即必须先打败德国，然后再去打败日本。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被告知：他们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量应付。

当戈姆利海军中将奉命前往努美阿建立自己的司令部的时候，太平洋的形势迅速发展到了顶点。珊瑚海战役使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力量削减了一半，只剩下哈尔西海军中将的第十六特遣舰队和克雷斯海军上将的巡洋舰保卫从夏威夷到澳大利亚的辽阔的海洋。为了对付这些危险，美国海军首脑在五月十八日致电伦敦提出请求：“海军部接受临时从东方舰队抽调航空母舰支援利里舰队的请求吗？如果同意，请立即行动。”金甚至准备乞求英国人帮忙，拿他的一位助手的话来说，这确实反映了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海军部拒绝了他的请求，这是他永远不能原谅的污辱。

鉴于美国海军早就准备派遣战列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参加大西洋战斗，皇家海军甚至不愿队正在西非沿海活动的三艘航空母舰中抽出一艘，简直吝啬至极。金原来打算，增援珊瑚海的澳大利亚巡洋舰力量，就可以牵制日本人正计划对太平洋发动的任何大规模进攻。丘吉尔后来发现，皇家海军的这个行动使不能饶人的欧内斯特·J·金多么强烈地反对英国人，丘吉尔为英国的这个错误感到遗憾。

海军部为它不能在美国海军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这种帮助所找的借口是，它自己的情报估计表明日本人即将进攻马达加斯加。海军部早就制订了“装甲舰行动计划”来防止出现这样的战略上的灾难，这个灾难可以有效地

封锁印度洋，使同盟国不能进入印度，不能得到波斯湾的石油。

五月四日，英国的行动计划终于开始执行了，内维尔·赛雷特爵士的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战列舰从德班起航，将两个旅的海军陆战队送到马达加斯加的主要港口迭戈—苏瓦雷斯。马达加斯加长达九百英里，由于缺乏人力物力对这个岛屿进行全面入侵，丘吉尔致电赛雷特，提醒他：他的任务不是征服整个岛屿，而是“占领要冲，使其免遭日本人的全面进攻”。迫使维希总督在武力面前投降的希望已经落空了，五月五日，为了把海军陆战队送上港口，需要舰载机的空袭和“拉米尔斯号”战列舰十五英寸火炮轰击的支援。这个法国人拒绝交出岛屿，丘吉尔命令赛雷特停止进攻，给予总督“一些考虑的时间，改变他的亲维希政府的态度”。为了击沉“拉米尔斯号”战列舰，日本袖珍潜艇在三个星期以后偷偷进入迭戈—苏瓦雷斯，这使结束马达加斯加问题僵局的任何希望比为泡影。韦维尔将军要求这些海军陆战队加强印度的防务，直到九月方才派出一支新的远征军去降服这个岛上剩下的守军。

五月的上半月，金海军上将一直主张哈尔西的特遣舰队仍然留在努美阿，这是因为英国人拒绝将他们的航空母舰派到澳大利亚水域，美国海军部情报处使他相信日本仍然在南太平洋发动攻势。他甚至指示尼米兹：允许这个舰队仅有的两艘航空母舰去冒不必要的风险是“不明智的”，建议尼米兹“把一个或者更多的舰载机大队调到岸上去”保卫岛上的前进基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认为这将使他的主要力量失去机动性，他感到十分惊愕，尤其是这时他的情报处已经确信日本海军打算对太平洋中部发动大规模进攻。尼米兹不能顶抗或直截了当地拒绝金，而是采用外交手法和巧妙的逃避手段来对付美国海军总司令的顽固态度。

五月十四日，他向金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允许撤销将第十六特遣舰队留在努美阿的命令。同一天，哈尔西往北拦截驶向硫黄列岛的日本入侵舰队。两封电报很快就使这位好战的海军中将打算取得巨大胜利的希望落空了。第一封是美国海军总司令通过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转来的，警告：“第十六特遣舰队在自己的岸基飞机不能提供空中掩护的前方水域进行活动是不明智的。”第二封是尼米兹本人发来的，他谨慎小心地不使它发到美国海军总司令那里，这封电报指示哈尔西，在遵循金的谨慎命令后撤之前，要弄清是否真的发现第十六特遣舰队向北航行。哈尔西肯定不知这封电报的用意何在，但仍然遵照命令，在当天晚上改变航向，向西驶往所罗门群岛。第二天，从图拉吉出发的水上飞机巡逻队发现他继续北上，显然是驶向大洋岛和纳鲁岛。在夜幕的掩护下，他终于改变方向驶向努美阿。

这个手法是要成功地达到两个目的。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截收的电报证实，并上海军中将取消了占领硫黄列岛的计划，给尼米兹当晚致电哈尔西提供了所需的借口，电报说：“希望你进入夏威夷海区。”就在同一小时，美国海军总司令收到一封急电，这封内容详细的电报提供了敌军正在加紧集结的最新证据。他的情报处指出，塞班有一支敌军在集结，准备在太平洋中部参加战斗。尼米兹认为，“同一天作出的估计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说明海军部情报处为什么预料敌人将再次向南发动进攻。“密切注意形势，如果敌人在南部紧急集结，让哈尔西重新南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报告最后这样说，并且预料麦克阿瑟将会抗议海军不去保卫澳大利亚的门户。

五月十七日，金海军上将在作了全面的重新估计之后，承认日本的确在太平洋中部集结兵力，并且赞成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下述计划：派遣一支巡

洋舰队南下，换回航空母舰，以挫败日军向莫尔斯比港重新发动的任何进攻。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总司令规定了一个必须绝对遵守的条件：尼米兹将“主要采用强有力的消耗战术，不许我们的部队投入有可能使我们的航空母舰和巡洋舰遭受重大损失的决战。”

哈尔西海军中将仍然不知道所有这些幕后活动。五月十日，当他接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来的“迅速返回”的紧急电报时，他正确地估计到“太平洋的其他地方将要出现麻烦”。威胁有多大，威胁指向什么地方，他只能猜测，但是当他返回珍珠港时，愈来愈可以肯定：截收的日本命令中经常出现的“AF”代号所指的只能是中途岛。华盛顿海军部情报处认为这个代号可能是夏威夷，或者甚至是西海岸，但是，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的罗彻福特海军中校重新分析了日本电报后，确信他的解释是正确的。五月二十日截收了一封长电报，这是联合舰队旗舰发给各部队的，电报多处提到AF，显然，这是下令实施一项作战计划。因此，最后确定AF是什么地方就非常重要了。

莱顿和他的密码破译员昼夜煞费苦心地破译日本作战计划的时候，罗彻福特豁然想出了一个确定无疑地证明AF是什么地方的办法。潜艇电报系统向中途岛发出指示，要守岛部队指挥官用普通英文发出紧急无线电报，就说岛上的水蒸馏塔坏了。为了继续欺骗敌人，第十四海区司令布洛克海军少将立即回电说，有一艘供水船正前往该岛紧急供水。这个计策很奏效。不出二十四小时，威克岛上的敌方无线电台报告AF显然缺水，接着发出命令：入侵部队要多带水。五月二十二日，“梳子”系统报告：“关于AF的供水情况，中途岛用明文向第十四海区报告牲畜饲养情况，如前所述这里已证实AF是中途岛。”

五月二十一日，当尼米兹召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成员研究他们自己的战斗序列的时候，莱顿海军中校能够对日本的计划作出准确的介绍，随着罗彻福特海军中校的密码破译员破译了有关这个计划的密码，计划的细节也就越来越清楚了。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AL行动”进攻阿留申群岛的最西部，两艘航空母舰在袭击阿拉斯加的美国基地后支援这个行动。“AR行动”要求敌人的舰载机主力部队袭击中途岛，为在战列舰和巡洋舰的掩护下从塞班出发的入侵部队登陆作准备。第一个行动显然是牵制行动；进攻中途岛才是主要目标。没有给联合舰队战列舰主力舰队发出具体指示，由此可知它必定和旗舰一起停泊在柱岛，尼米兹正确地推断出山本海军大将打算亲自率领这支舰队，在太平洋舰队火速西进以保护中途岛时向它猛扑。为了提前报告美国的动向，敌人的潜艇有可能监视夏威夷附近水域，此外还派出了一些潜艇，支持水上飞机侦察瓦胡岛的那项已被发现的计划。

山本的总计划中仍然没有暴露的关键部分是确切的日期和时间。为了保密，这些情报是用新的五位数字密码发出去的。尽管如此，莱顿经过全面的估计，可以断定敌人将在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行动。根据这个推断，尼米兹可以制订他的对应战略，这个战略要求避免同优势之敌进行一比一的对抗。“我们必须以消耗战来削弱敌人的兵力——用潜艇和轰炸机袭击孤立之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下达指示，打算利用他的情报优势来弥补数量上的劣势，以便集中力量挫败日本的先头进攻部队。尽管形势对他不利，尼米兹还是决定把航速太慢、跟不上航空母舰的七艘老战列舰留在西海岸。太平洋舰队剩下的舰艇部队将由哈尔西指挥，给予前来袭击中途岛的敌人突击部队以沉重的打击。尼米兹知道，珊瑚海海战使南云失去了两艘航空母舰，美国

的航空母舰比较多，能载更多的飞机，如果“约克城号”能够及时投入作战，这将使他们的舰载机力量同日本四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力量不相上下。那时，尼米兹就可指望二百三十架舰载机，中途岛这个“固定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可以对这些飞机提供支援。

自从尼米兹五月初视察中途岛以来，许多增援的飞机飞到该岛，守岛的海军陆战队第六防守营开玩笑说，这个环状珊瑚岛有沉没的危险，因为压在它上面的有二十二架重型 PB-4Y 水上巡逻机、二十七架海军陆战队战斗机、十六架俯冲轰炸机和十七架鱼雷轰炸机，包括陆军的四架 B-26“掠夺者式”轰炸机，后来又飞来了十七架 B-17“空中堡垒式”轰炸机，是埃蒙斯将军经劝说后从夏威夷派来的。

太平洋舰队很大一部分力量集中起来对付 AF 行动，使尼米兹没有剩下多少舰只对付阿留申水域的 AL 行动。当罗伯特·西奥博尔德海军上将五月二十一日从珍珠港出发，前往寒雾弥漫的阿拉斯加沿海的时候，他知道他那由两艘重型巡洋舰、两艘轻型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不是日本航空母舰的对手。与此同时，太平洋舰队的十七艘潜艇作为第七特遣舰队，被派往中途岛的周围担任警戒。由于美国的战略比日本更依靠突然袭击这个因素，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安排停靠在埃法特岛的“坦吉尔号”供应舰和在澳大利亚水域的“盐湖城号”巡洋舰发出无线电信号，假装航空母舰在出动飞机，以便欺骗敌人的情报机关，使它们相信哈尔西的舰队仍然在西南太平洋。

为了保证他的航空母舰在合适的时候到达合适的地方，尼米兹必须知道 AF 行动的确切时间表。但是，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经过三天三夜紧张的破译，隐藏在这些密码中的关键的日期的秘密仍然没有解开。五月二十四日，罗彻福特难得亲自参加总司令召集的会议，他估计到尼米兹想要知道什么，在头天晚上忙了一个通宵，为破译难以对付的五位数密码作了最后的尝试。他费尽了脑子，在半上午的时候，终于解开了这个连环套中的最后环节。罗彻福特这才想起他早该去参加会了。他急忙脱去吸烟服和拖鞋，换上制服，双眼布满血丝，精疲力尽地来到尼米兹的面前。总司令的怒气在听了他的汇报之后逐渐消了。他很有把握地说，阿留申的港口将在六月三日遭到进攻，四日，日本舰载机攻击部队将要袭击中途岛。这和太平洋总部情报处的估计偶合，使通常谨慎的莱顿海军中校可以预料：“他们将从西北方向来，方位是三百二十五度，他们将在离中途岛一百七十五英里的地方被我们发现，时间是中途岛时间六时。”

大赌注

根据上述很有把握的预测，金海军上将在第十六特遣舰队的二十六艘舰只于五月二十六日正午返回珍珠港之前，很快就表示赞同情报处的估计。“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停泊之后，哈尔西海军中将立即前来向总司令汇报。尼米兹发现这个通常精神饱满的海军将领被严重皮炎弄得筋疲力竭，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原来指望领导艺术有了长进、指挥航空母舰有方的哈尔西在或许是整个战争的最关键的一场海战中指挥美国的海军部队。

哈尔西认为他不能指挥这次海战是“我一生中最悲痛和失望的事情”，不过他仍然无私地推荐他的巡洋舰指挥官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代替他。同烈性子“公牛”哈尔西不一样，斯普鲁恩斯是一个讲究方法的文静的

策略家，他作为一个行政管理家的才能使他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中注定占有重要地位。尼米兹意识到，以战术判断准确和头脑冷静著称的斯普鲁恩斯，有可能成为美国海军最关键的一次海战的优秀指挥官。但是，他缺乏航空母舰指挥官的经验，使他不得不服从弗莱彻海军少将的命令，后者在第二天就要乘受伤的“约克城号”抵达珍珠港。斯普鲁恩斯也决心应付他平生的第一场海空战斗，但他穿过基地前往医院看望哈尔西的时候，想起总司令再三说过的这将是最后一次出海作战的话时，心里却不是滋味。哈尔西身上贴着药膏，止住揪心的痛痒，他虽然无能为力，却在尽量安慰斯普鲁恩斯不要担心缺乏指挥航空母舰的经验，他向他保证，第十六特遣舰队参谋们的全力支持将会弥补这个不足。率领这一班参谋的是他的参谋长布朗宁海军中校。布朗宁是海军中著名的空战战术家，《生活》杂志最近说是他策划了对日本海岛基地的袭击。可是，斯普鲁恩斯却发现布朗宁变幻无常，难以共事。如果说斯普鲁恩斯自己喜欢挑剔，冷若冰霜，和布朗宁的喜欢自由自在的飞行员们没有形成融洽的工作关系，那么他的满怀信心的领导很快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第二天连续召开的情况介绍会，打消了尼米兹关于斯普鲁恩斯是否是指挥第十六特遣舰队的合适人选的疑虑，介绍会只中断过一次，是为了出席“企业号”飞行甲板上举行的检阅，为勇敢的飞行员授勋。“我想几天之后你有机会赢得另一枚勋章，”总司令对一位飞行员说，一面把一枚显贵的飞行十字勋章别在他的胸前。

当天下午，汽笛长鸣，水手们欢呼雀跃，迎接“约克城号”的归来，这艘在珊瑚海海战中负了重伤的航空母舰慢慢靠港，后面留下一条长达十英里的浮着一层油膜的航道。拖船推着这艘航空母舰进入第一号干船坞的敞开的闸门。几个小时以后，水泵仍然在抽船坞里的水，尼米兹穿着长筒靴，和船坞的修船工一起检查宽大的船壳。他们仔细查看了日本贴近的炸弹在船底炸开的裂口，决定用钢板焊接的办法修补临时用木头支撑的舰壳和水密舱。“我们必须三天之内把舰修好，”总司令再三叮嘱。要想使“约克城号”恢复全速或滴水不渗，不到西海岸进行长期修理是不行的；但是可以将它临时修补一下，使它能和第十六特遣舰队一起参战，何况它的舰载机很有可能决定这场海战的胜败。

当天晚上，一千四百名修船工放下其他不太紧要的工作，借着弧光灯开始修船，他们一口气干了两天两夜。那天晚上临时停电，基地电话交换台不断接到愤怒的火奴鲁鲁居民打来的电后，抱怨电弧焊耗电太多。尼米兹则在忙着应付美国海军总司令提出的更严厉的抱怨，总司令想撤换弗莱彻海军少将，因为他认为弗莱彻的特遣舰队在珊瑚海海战中作战不力。尼米兹深信金的批评过于草率，于是立即把战斗报告寄给他，里面附着一张条子：“弗莱彻表现很好，判断准确。”

第二天，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的参谋们以及尼米兹一起就战术问题进行了紧张的磋商。十页长的“29—42作战计划”简介分析了日本可能采取的行动，在中途岛东北二百英里的太平洋舰队的整个航空母舰力量，“将采用强有力的消耗战术，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当斯普鲁恩斯和第十六特遣舰队准备起航的时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一道命令清楚地强调了他对两艘航空母舰的安全承担的责任：“你将奉行有算计的冒险的原则，你可以把这条原则解释为尽量避免暴露自己的部队，使之不受优势之敌

的攻击，假如这样的暴露不能给敌人以更严重的打击的话。”尼米兹平常并不是一个教训他的军官应该如何打仗的总司令，但他坚持保留全面指挥这场关键的海战的权利。

第二天，“约克城号”用大钢板焊补好了之后离开了干船坞。补充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数以千计的船坞工人仍然围着舰内被打坏的水密舱，支撑舱壁，完成临时修理工作。“一路平安，胜利而归！”总司令致贺道，第二天上午，在第十七特遣舰队启航之前，他亲自登上了这艘航空母舰。对“约克城号”来说，更值得欢迎的是巴克迈斯特舰长许下的诺言，他说这艘舰真正是最后一次作战，然后进行长期检修，舰艇人员届时将会得到盼望已久的休假，“再也不会是短短的两个星期！”

“约克城号”在瓦胡岛附近海面上航行的时候，甲板人员接受了舰载飞机。在那天上午平安降落的七十二架飞机中，有等待着“萨拉托加号”到达的一个中队的十七架鱼雷轰炸机，以及最新型号的“野猫式”战斗机，人们对这种战斗机的新式折迭翼很不熟悉，必须先看看说明书，才知道如何把它们弄进机库。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一架飞机拉断了制动索，最受欢迎的“约克城号”副舰长因此丧生。舰上所有的人都不想把这起事件看作一个凶兆。最后，这艘航空母舰在两艘巡洋舰的陪同和六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驶向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幸运角”的地方——中途岛以北大约三百五十英里的一个指定的洋面上，弗莱彻海军少将将于六月一日在那里同斯普鲁恩斯会合。

美国军舰此行要想取得成功，保密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它们在离开夏威夷水域后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但是，在五月三十日上午，当“约克城号”的舰载机在舰上降落的时候，突然增加的无线电通信传到了太平洋彼岸，被日本联合舰队旗舰上的一名警觉的电报员接收到了。在此之前不久，“大和号”在两艘小型战列舰、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九艘驱逐舰的陪同下驶离柱岛锚地。最前面的是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的强大的攻击部队：两艘战列舰、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和四艘油船，所有这些舰只将集中在中途岛附近水域，布置自己的埋伏。

两天以前，南云的四艘航空母舰已和八艘供应油船一起起航，陪同的有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整个战役依靠这四艘航空母舰，舰上的官兵信心十足。在标图桌上最后一次演习 AF 行动计划时没有遇到故障，大家畅饮了天皇赠送的米酒，预祝战役取得巨大成功。五月二十九日，十五艘运兵舰载着前去占领中途岛的五千名军人，在一艘轻型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的严密护卫下驶离塞班。当天从关岛起航与它们会合的是一支支援舰队，由三艘水上飞机供应船、四艘重型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组成。进攻阿留申群岛的两艘轻型航空母舰、两艘重型巡洋舰、两艘水上飞机供应船和四艘驱逐舰，离它们的目标荷兰港只有一半的水程。五月三十日，运载进攻基斯卡和阿图岛的部队的八艘运兵舰驶离九州最北部的港口大湊，陪同的有两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它们将同在荒凉的千岛群岛附近海面上航行的另一支巡洋舰队会合。

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日本联合舰队的全部力量出海了。参加中途岛战役的共有一百四十五艘舰只，它们的锅炉房消耗的燃料，将比帝国海军在过去整整一年中烧掉的燃料还要多——所有舰只的目标都是为了控制太平洋上这块小小的珊瑚沙岛，它的两千英亩的面积还没有联合舰队甲板面积的总和大。阴霾的气候恰好掩护着从日本起航的那些部队向东行驶，使舰上官兵更

加觉得他们的这次战役一定会取得成功。参战的日本陆军部队深信一定能够占领中途岛，他们嘱咐塞班的人，如果收到他们的信，就请转寄“日出之岛”，这是他们对这座珊瑚岛所取的名字。

然而，山本的过于庞大的计划甚至在开始的时候就乱了套。K 行动计划——水上飞机侦察飞行——本应在五月三十日开始执行，可是不得不放弃，因为奉命在法国帆船浅滩加油的潜艇到达后发现那里停着一艘美国布雷艇。前往包围瓦胡岛的十三艘潜艇晚到了一天，没有截住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两个特遣舰队，这两个特遣舰队正在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往中途岛。

山本曾写信告诉鎌居——前艺妓“梅龙”，八年来一直是他的知己和情妇——“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至于早在他意料之中的这场决战，他在信中莫测高深地说：“我对它并不抱多大的期望，”同他在他的军官前面表现得信心十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当他收到“大和号”通信军官的报告，说他们收到了显然表明美国航空母舰在夏威夷水域的信号的时候，他认为不值得打破无线电静默而使整个行动受到破坏，尽管他的参谋们担心，没有对珍珠港作侦察飞行可能比最初想象的还要严重。“赤城号”虽然向东多行驶了三百英里，可是它的无线电不够高，收不到“约克城号”空中交通管制员发出的微弱的信号，因此，南云没有理由象山本那样疑虑重重。他仍然依靠东京海军军令部发出的无线电情报。“坦吉尔号”和“盐湖城号”的无线电诱骗使他们完全相信，两个星期以前在所罗门群岛附近发现的美国航空母舰仍然在遥远的南太平洋。既然“祥凤号”需要修理三个月，他们也认为在珊瑚海海战中受伤的美国航空母舰同样不可能在三个月之前出海。

好运气和日本人的疏忽使太平洋舰队在情报方面占了优势，可是，在五月二十八日，日本联合舰队终于改用新的密码本。这使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有许多个星期不能破译这些新密码。假如变换密码只早几天，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周密制订的整个伏击计划就有可能破产。日本袖珍潜艇五月三十一日在马达加斯加袭击皇家海军战列舰，当天晚上在悉尼港击沉一艘轮渡，本来会使美国人再度担忧起来：日本还是向澳大利亚和印度洋进军。然而，尼米兹现在对山本海军大将的中途岛行动计划有了足够的了解，不会上这个声东击西的当，也不会被第二天对阿拉斯加沿岸的袭击所蒙骗。

第十六章 “给他们吃点苦头”

雾和厚云笼罩着荒凉的阿留申群岛，栗田健男海军中将的航空母舰得以偷偷向东行驶，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上午到达离尤纳拉斯加岛不到二百英里的海面上。从当风的荷兰港出发巡逻的海军 PBV “卡塔利娜式” 巡逻机没有发现它们。西奥博尔德海军上将的巡洋舰特遣舰队却在东南四百英里开外的海面上，他被自己的预感所驱使，总觉得日本人不会入侵基斯卡岛和阿图岛，而会入侵科迪亚克岛，威胁阿拉斯加大陆的主要港口。

日出之后不久，栗田的每一艘航空母舰出动的轰炸机群，钻进给尤纳拉斯加岛投下阴影的浓云中向前飞去。“隼鹰号” 上的舰载机参照已经过时三十年的航线图，迷失了方向，不得不返回加油。“龙骧号” 上的舰载机的运气稍好些，它们冲出云层，飞到阳光灿烂的晴空，几乎可以看见荷兰港。直到上午八时，美国雷达才发现入侵的飞机。报警之后不过几分钟，十二架喷着火舌的日本飞机呼啸飞来。港口的舰船来不及开走，PBV 水上飞机和陆军的少数 P—40 战斗机来不及起飞。空袭使油库着火，摧毁了部分兵营和设有医院的木头房子。无线电台和几架水上飞机被摧毁，敌机只损失一架，这架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中后栽进港口冰冷的海水里。九架日本俯冲轰炸机和剩下的两架战斗机终于返回“龙骧号”，加油后起飞进行第二次袭击。然而，乌云密布，它们找不到早些时候在马库欣湾发现的驱逐舰和潜艇。

那天早上，山本海军大将在“大和号” 的舱房里接到袭击荷兰港获得成功的报告之后，被两天的胃痉挛折腾苦了的他又恢复了胃口，想吃早饭了。在旗舰前方靠东的很远的海面上，攻击舰队正同大雾搏斗，雾很重，南云的航空母舰不得不依靠探照灯来避免互相碰撞。当他们到达指定地点，准备按计划将航向由东北变为东南，向中途岛最后冲刺的时候，浓雾使他们不能进行空中侦察。缺乏关于敌人动向的最新情报引起了他的警惕。“敌人舰队究竟在哪里？” 他反复问他的参谋，然后才承认在这样的浓雾中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让旗舰的电台用最低功率发出改变航向的命令。南云在半上午的时候发出的简短信号，被尾随在后的相距六百英里的“大和号” 接收到了，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惊恐。然而，尽管山本有些担忧，这些信号没有被东面七百英里海面上的美国特遣舰队收听到，这些特遣舰队正驶向中途岛西北二百英里的“幸运角”。

但是，仅仅几分钟以前，在中途岛以西大约七百英里的拱形搜索面顶端巡逻的一架 PBV “卡塔利娜式” 水上飞机，揭开了日本人的秘密，日本人却以为这个秘密还在掩盖着他们的行动。“我瞧见的东西你瞧见没有？” 水上飞机正驾驶员杰克·里德海军少尉一面抓着望远镜，一面询问他的副驾驶员。他发现在前面三十海里的海面上有一排运载即将攻占中途岛的日军的运输舰。这架“卡塔利娜式” 水上飞机跟踪了两个小时，以便证实护航舰队的航向和行进速度，然后用无线电报告：“主力舰队……方位 262，距离七百英里……十一艘舰只，航向 090，速度每小时十九海里。” 陆军的 B—17 轰炸机接到警报后立即从这座环形珊瑚岛的机场跑道起飞。

“这将扫清所有的怀疑者。他们应当看看这个报告，就知道我告诉他们的是正确的，” 尼米兹对莱顿海军中校说，将接到袭击荷兰港的消息后立即收到的这个观察报告递给他。为了不使弗莱彻的特遣舰队闻讯后往南追击运输舰队，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用无线电发出紧急信号：“主力舰队……那不是

敌人的突击部队。”

当十九架“飞行堡垒式”轰炸机轰隆隆地飞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到达日本护航舰队上空的时候，早已进入六月三日下午了。从一万英尺高空袭击下面缓缓行进的目标，对于陆军航空队训练有素的投弹手来说已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对于这些缺乏训练的轰炸员来说简直不堪设想，几个月以前，他们还是老百姓，有的是出租汽车司机，有的是店员，有的是农民。但是，他们扔下的炸弹激起的冲天水柱给他们留下了够深的印象，兴冲冲地报告他们击沉了几艘“诺曼底式”舰船。

当天下午在中途岛降落的四架新的海军 PBV “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出乎意料地奉命装上鱼雷，立即起飞进行第二次袭击。当它们开足马力俯冲下去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了。飞机低低掠过运输舰队，投下鱼雷，只击伤一艘油船，但没有阻止日本护航舰队向东面的中途岛进发。

这两次袭击的消息使山本海军人将毫不怀疑他入侵中途岛的计划已经暴露，但并没有引起他和他的参谋部的过分不安。他们断定，只有比原计划提前几小时把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引出珍珠港，才对他们有利。中途岛是他精心设置的陷阱里的诱饵；航空母舰进击队的前锋正在星光照耀的太平洋上前进，准备在黎明时对那座环形珊瑚岛进行空袭，一艘护航的重型巡洋舰上的一名神经极度紧张的炮手，向一架幻觉中的飞机开火，打破了洋面上宁静的美。

在中途岛，六月三日紧张的夜晚过得极慢。海军陆战队炮手希望他们不会遇到威克岛那样的命运，他们在炮架旁边，尽量抽空打会儿盹。守卫这座岛屿的一百一十架飞机的空勤人员，在收音机旁边打起瞌睡来，准备一声令下就登上飞机。总部有一台监视雷达，固定在荧光显示器上面的天线，向太平洋夜空发射着无形的电磁波。

在东北三百英里海面上航行的三艘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官兵，也觉得这一夜很长。许多人向亲属写了战斗前夕的信件。“约克城号”上的飞行员在晚上九时刚刚结束马拉松式掷骰子赌博，就听见迪克·克罗韦尔海军上尉对他们说：“美国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二百四十名飞行员手里。”在这三艘航空母舰的机库甲板上，机械师彻夜检查飞机，厨师们做出了几千份三明治，供第二天战斗时食用。

“局势正按预料发展。应当找出执行最重要任务的航空母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向他的特遣舰队指挥官发出消除疑虑的紧急信号，提醒他们：“明天将是你们给他们吃点苦头的时候了。”

珍珠港拉响了防范敌人水上飞机的紧急警报，远至西海岸，无线电台全部停止广播，以防为敌人轰炸机轰炸旧金山导航。在四百英里远的海面上，各式各样的快艇和征用的民用巡逻艇形成一道警戒线，监视着黑暗的地平线上是否隐隐出现敌人的战舰。黎明冲破了日本和美国舰队上空的黑暗，太阳升起来了，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巡逻警戒的志愿者结束了寂寞的一夜。

在遥远的太平洋上，美国海军空勤人员在夜里一时半听到哨声后跳下睡铺，吃了一顿牛排鸡蛋早餐。在西面不到三百英里的帝国海军军舰上，飞行员穿着飞行服，正在用早餐，盘子里盛着丰盛的米饭、豆汤、腌菜和干栗子，接着喝酒助兴，互祝战斗取得成功。两支敌对的舰队处于一个巨大的V字的两个末端，长达二百英里，交叉点就是中途岛。美国的指挥官很清楚日本人的位置，南云海军中将在看了东京的最新情报之后，却在黎明前的最后一次

情况介绍会上说：“没有证据表明我们附近有敌人的特遣舰队。”正在舰上诊所治疗肺炎的源田海军中佐被叫醒了，在他的同意下，第一批轰炸机群即将装上高爆炸弹“去袭击中途岛，摧毁那里的陆基飞机，支援登陆作战。”这个攻击波由七十二架轰炸机和三十六架战斗机组成，一百二十六架载有穿甲炸弹和鱼雷的飞机留作后备。“然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迎击敌人的特遣舰队并将它歼灭，”南云满怀信心地对他的参谋们说，相信他们仍然剩下三十六架“零式”战斗机为航空母舰作战斗巡逻飞行，航空母舰将在战列舰和巡洋舰的严密护卫下行进，以便最大限度地得到后者的炮火掩护。

南云认为他已万无一失地确保他的突击部队不会遭到敌人的“猛扑”，其实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命令战列舰和巡洋舰所载的十架水上飞机全部出动，在黎明时对中途岛周围的海面作一次全面的侦察。如果他象山本那样，在三天以前就怀疑在夏威夷那样近的地方就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他很可能不会只出动四架水上飞机。厄运再次降临，削弱了执行这次任务的有生力量：“利根号”重型巡洋舰的飞机弹射器忙得不可开交，耽误了一架飞机的弹射，这架飞机奉命搜索最东面的海面，只要一个多小时它就会飞到美国航空母舰的上空。

凌晨四时半，日本舰队上面的灰色天空变得一片藏红，飞往中途岛的一百二十八架飞机中的第一架，在“赤城号”上滑跑起飞。它越过标在木质飞行甲板的舰首末端的起飞线。渊田海军中佐非常遗憾地望着这架飞机起飞，他在旗舰从柱岛起航的第二天接受了阑尾切除手术，使他不能指挥这次进攻。这一次，率领在越来越亮的天空排成两个V字形的飞机前去袭击的是友永海军上尉，他率领“飞龙号”航空母舰所载的“九九式”轰炸机中队，进行第一次海上作战。

袭击中途岛

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拂晓，美国特遣舰队上空明亮、清晰，只飘着几丝云彩，微微吹着东南信风。中途岛的PBY“卡塔利娜式”巡逻机，早在日出前从该岛的环礁湖起飞了，现在，它们就象一个直径达一千多英里的巨型水轮上的轮辐，在蔚蓝辽阔的太平洋上成扇形展开。弗莱彻海军少将依靠它们的侦察来了解入侵之敌的部署。为了证明是他先发现日本的航空母舰，而不是日本的航空母舰先发现他，他派遣一队侦察巡逻机搜查了一块海面，莱顿的最新简报预料敌人将从这块海面的西北方入侵中途岛。他的轰炸机正在装炸弹和加油，飞行员穿着飞行员，在情况介绍室里等候敌人位置的消息，然后起飞袭击。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他们羡慕正在为他们的航空母舰作掩护飞行的“野猫式”战斗机驾驶员，还羡慕“约克城号”上的十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驾驶员，这十架飞机自从日出后就一直在搜索海面。

从日本的进攻目标中途岛沿着同一巨大“V”字的另一条边飞行的是霍华德·艾迪海军上尉的PBY飞机。他飞了一个小时之后，发现下面有一架水上飞机沿着相反的航向向他逼近，他立即用无线电发出“出现飞机”的警报。在他的飞机后面十五分钟航程的空中，另一架由威廉·蔡斯海军上尉驾驶的“卡塔利娜式”飞机也朝着搜索区的西北方向飞去。清晨五时四十五分，他发出信号：“许多敌机飞向中途岛，方位三百二十度，距离一百五十英里。”艾迪在钻进云层之前的几分钟里，发现在他前下方仅仅二十英里的海面上，“地球上最壮观的一出戏启幕了。”这是南云的突击部队。“敌人的航空母

舰，”他一面报告，一面又躲进云层里，闪避敌人的战斗机，发完中途岛司令部等候着的报告：“两艘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方位三百二十度，距离一百八十英里，航向一百三十五度，速度每小时二十五海里。”

中途岛接到报告后，用电报向珍珠港作了转达，现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可以在作战地图上确定主要目标的位置，满面笑容的厄米兹向莱顿海军中校表示祝贺：“好，你的估计只差五英里。”

在“约克城号”和“企业号”上，两个特遣舰队的空勤人员正在划航线，以使他们的舰载机沿着航线到达可对敌部发起袭击的地方。弗莱彻海军少将不愿暴露自己，没有用无线电召回正在作侦察飞行的“无畏式”轰炸机，而用信号灯通知后面八英里远的斯普鲁恩斯：“向西南方向行进，确实找到敌人的航空母舰就向它们攻击……飞机返回后立即跟上来。”在“企业号”上，弗莱彻和他的参谋长布朗宁忙着用两脚规在海图上计算，他们估计，朝着中途岛方向再全速航行三小时，敌人的航空母舰就会进入空袭范围。

在中途岛东岛的简易机场上，飞机在跑道上嗡嗡滑行，凡是飞得起来的都趁日本人来袭击之前飞往空中。PB-1Y水上飞机隆隆飞出环礁湖，在东面的一个安全范围内巡航；海军的六架“复仇者式”鱼雷攻击机和陆军的四架B-26“掠夺者式”双引擎轰炸机，作为第一波向西北飞去。第二波由海军陆战队的十六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陆军的B-17“堡垒式”轰炸机组成。最后面的是海军陆战队的十一架飞行速度较慢的“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

岛上的二十七架“野猫式”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的“水牛式”战斗机接着起飞，爬到一万二千英尺的高空，准备向敌人俯冲。数以百计的飞机发动机的喧声渐渐消失之后，这座环形珊瑚岛上静悄悄的，只听见波涛不停地拍打着海岸，黑脚信天翁发出粗厉的叫声。扩音器里传出的命令打破了静寂，海军陆战队队员进入沙袋掩体隐蔽起来，两个沙嘴上头戴钢盔的炮手转动高射炮，指向西北天空。

清晨六时十六分，无线电探测器终于发现了入侵的飞机，它们在七十四英里远的地平线的上空，肉眼仍然看不见，扩音器开始倒数计算高射炮开火的时间。入侵的日本飞机还未飞完这个航程的一半，弗洛伊德·帕克斯少校的海军陆战队战斗机中队就俯冲到“零式”战斗机护卫着的日本“九九式”和“九七式”轰炸机编队之间。

海军陆战队第二空军联队队长艾拉·凯姆斯中校，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这场空中混战，他沮丧地看到，操纵极为灵敏的三十六架“零式”战斗机，又一次战胜了过时的“水牛式”和“野猫式”战斗机。他的飞行员战斗得很勇敢，十七架被击落，七架受重创，再也不能重返空中。正当中途岛的战斗机迎击敌机的时候，友永海军上尉率领“九七式”轰炸机，从一万四千英尺的高空毫无阻碍地对该岛进行轰炸，蘑菇云似的高射炮火也无可奈何。空袭摧毁了水上飞机库，烧着了沙岛上的储油罐和医院。在东岛，它们没有完成摧毁简易机场的任务，只是炸坏了电站和海军陆战队指挥部。二十分钟以后，日本飞机的炸弹丢完了，空袭停止。除了四架轰炸机和两架战斗机以外，其他的日本飞机都在返回航空母舰，早晨六时五十分，友永用无线电向“亦城号”简短地报告：“需要进行第二次袭击。”

中途岛的飞机发起进攻

仅仅十分钟之后，日本军舰上的号手吹响了空袭警号，第二次袭击不得

不进行了。美国的 PBY 飞机从中途岛起飞袭击，它们采用“非常狡猾的手法”，时而躲进云中，时而钻出云外。“赤城号”上的战斗机塔台指挥员，几乎花了一个小时指引“零式”战斗机去击落这些美国飞机，可是没有成功。因为没有雷达，南云海军中将只是从“利根号”的水上飞机那里接到敌人轰炸机即将来临的警报，可是已经晚了。“赤城号”上剩下的“零式”战斗机立即出动。就在这时候，动手术后身体仍然虚弱的渊田倒下了。他不让人抬到舰上诊所，宁可在甲板上靠着一个降落伞，吃惊地瞧着没有战斗机掩护的美国鱼雷飞机正在低空飞过来。

L·K·菲伯林海军上尉率领六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执行敢死使命：“它们还是贴着水面飞过来。黑色的高射炮火在它们周围开花，但是没有一架被击落。‘赤城号’的火炮开始射击的时候，三架‘零式’飞机冒着我们自己的炮火迎击美国人。不一会儿，三架敌机起火并坠入大海，激起高高的烟柱。另外三架不顾一切地飞过来，最后投下鱼雷。”一架被击中，象一团火球似地坠入航空母舰甲板附近的海水里；“赤城号”轻易地躲过了慢慢行进的美军鱼雷。只有一架“复仇者式”进行袭击后未被击落，能够回去报告这次惨败。接着前来袭击的是四架 B—26 轰炸机。这是陆军飞行员第一次进行的鱼雷袭击，他们低低地飞入密集的炮火之中，勇敢精神大大超过了飞行技术。日本枪炮手连续发射的时候，看见大型双引擎飞机离他们很近，以致可以估计出机翼上白星机徽的大小，这对他们来说是从未有过的经历。一架径直钻入海里；另一架丢下鱼雷，然后低低掠过“赤城号”，把这艘旗舰上的无线电天线刮断了；第三架还未飞临航空母舰就爆炸燃烧起来。

袭击在上午七时十五分停息。日本枪炮手祝贺自己轻易取得的胜利，渊田却在思索着美国飞行员的勇敢。在旗舰“赤城号”的舰桥上，南云正在同他的参谋们进行热烈的讨论，作出这场海战中最重要的战术决策。

突击舰队遭到的空袭使他们毫不怀疑需要对中途岛进行第二次袭击；但是，九十三架准备起飞的飞机载着鱼雷和穿甲弹，所要袭击的是军舰，而不是跑道。南云听取了她的空军作战参谋源田的建议，命令将飞机拖进底下的机库里，重新装上高爆炸弹。

斯普鲁恩斯和布朗宁的空军参谋人员听说中途岛遭到袭击后，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作出的九时以前不出动飞机的决定，这时，在不到二百英里开外的地方，他们的对手已从日本航空母舰起飞，在“V”字的西边那条线上飞行。经过迅速的计算，发现可以趁日本飞机再次进攻中途岛时对他们的航空母舰发动袭击，这是乘敌方最易受攻击的时候予以袭击的极好机会。斯普鲁恩斯承认航程可能太远，他的鱼雷轰炸机在返回时也许就没有油了，但他还是决定利用这个战术优势首先发动强有力的袭击。当它们与日本人之间的距离缩短的时候，美国特遣舰队被发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斯普鲁恩斯大胆命令“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所载的轰炸机全部立即出击，只留下三十六架战斗机作战斗巡逻飞行。

上午七时前不久，飞机开始起飞，第十六特遣舰队调头迎着东南风。因此，出动飞机将使美国的航空母舰远离敌部，这是在当天的战斗中一直使斯普鲁恩斯和弗莱彻感到不安的问题。出动二十架“野猫式”战斗机、六十七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二十九架“蹂躏者式”鱼雷轰炸机，一共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地平线上发现有一架日本侦察机的时候，已起飞的飞机还不到一半，它们在空中兜着圈子，白白地消耗宝贵的汽油，慢腾腾的起飞对斯普

鲁恩斯来说更伤脑筋。“企业号”收到的敌机驾驶员急切发出的无线电报证明，他正在向日本航空母舰报告美国舰队的位置。七时四十五分，斯普鲁恩斯命令俯冲轰炸机队队长 C.W. 麦克拉斯基海军上尉先飞走，不用等候“大黄蜂号”上其余的舰载机。

弗莱彻海军少将尾随在第十六特遣舰队的后面，相距约二十五英里，他现在决定“约克城号”舰载机必须出击。中途岛的 PBY 巡逻机没有报告发现敌人的其他航空母舰，即使如此，他决心不重犯珊瑚海海战时将自己的飞机全部出动的错误。他将一半飞机留作后备，十七架“无畏式”、十六架“蹂躏者式”和六架“野猫式”则向西飞去。

到八时半的时候，美国指挥官已出动三批飞机共一百五十五架袭击日本的航空母舰。但没有一架日本飞机前来袭击他们。“利根号”巡洋舰出动的那架水上飞机发现斯普鲁恩斯的部队之后，几乎过去了一个小时，由于弹射器忙不过来，这艘巡洋舰出动侦察机晚了半个小时。那架水上飞机的驾驶员，只是在返回巡洋舰加油之前作最后曲折搜索的时候，偶尔发现了第十六特遣舰队。

“看到显然是敌人的船只，方位 010 度，距离中途岛二百四十英里。航向一百五十度，速度每小时三十多海里，”“利根号”上的这架飞机发出警报。这个警报在南云决定对中途岛发动第二次袭击之后二十分钟就送到“赤城号”的舰桥上。在不到二百英里远的海面，有美国海军部队，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象晴天霹雳”打击着这位海军中将与他的参谋部。警报并没有讲明敌人舰只中是否包括航空母舰。南云决定他不能冒风险，假定那里没有航空母舰。甲板底下，旗舰机库人员正在给准备进行第二次袭击的飞机重新装上高爆炸弹，他们还未完成这个颇费时间的任务。南云只好给另外三艘航空母舰下达命令：“准备袭击敌人舰队。将鱼雷留在还未换上炸弹的那些攻击机上。”

南云现在迫切需要知道敌方是否有航空母舰，然后才能最后决定是否取消对中途岛的第二次袭击。“弄清敌舰类型并保持联系，”给“利根号”的那架侦察机通了无线电话。十分钟过去了，没有回答。又过了一会儿，飞行员只是报告敌舰航向有了变化。“赤城号”舰桥上的人怒气冲冲。

八时零九分，飞行员报告：“敌方有五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这个报告只使南云暂时松了一口气。十一分钟后，他收到了无线电室送来的令人吃惊的报告：“断后的敌方好象有一艘航空母舰。”人们咒骂这位飞行员含糊其词。南云和他的参谋部就下一步怎么办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再过十分钟，袭击中途岛的飞机开始返回军舰，它们剩的油不多了，同时，给第二批袭击的飞机重新装弹的任务接近完成。如果先出动这批飞机，再让返回的飞机降落，那么南云将会看到第一批飞机由于油耗完了而掉进海里。但是，如果他不立即出动飞机袭击敌人的航空母舰，那么他就要冒风险：飞机拥挤地停在飞行甲板上，美军来扔炸弹。

中途岛鱼雷轰炸机的袭击

对于一个航空母舰指挥官来说，这是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困境了。当南云和他的部下正在争执，试图寻求一个摆脱战术困境的办法时，中途岛的飞机发动新的袭击的消息使他更加感到不安。洛夫顿·亨德森少校率领的俯冲轰炸机飞了过来，它们在俯冲轰炸时没有战斗机的掩护，成了“零式”战斗机

容易射击的目标。十六架海军陆战队“无畏者式”飞机的一半被击落，另外一半好不容易回到中途岛简易机场，但是其中的六架受重创，再也飞不上天了。十五架“飞行堡垒”飞机紧跟在它们后面，于八时十分到达，从而万英尺的高空透过薄云扔下炸弹。炸弹激起不少水柱，可是没有击中敌舰——尽管陆军的飞行员将要声称他们击沉了两艘航空母舰。

十分钟以后，本杰明·诺里斯少校率领的十一架“复仇者式”飞来投射鱼雷。“零式”战斗机速度很快，而“风标”——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对它们的过了时的飞机的讽刺称呼——飞得很慢，航空母舰轻易地避开了它们的攻击。它们转过来集中轰炸“榛名号”战列舰，但没有一颗鱼雷击中一艘日本战舰。诺里斯使九架机翼遍布弹孔的飞机安全返回，简直是奇迹。

中途岛飞机的最后一次空袭也许没有击中过敌舰，但它们使南云的舰只不得不急于躲闪而乱作一团，同时，这位海军中将和他的参谋部正在为作出成败攸关的决定而苦苦思索。布罗克曼海军少校从“鸚鵡螺号”潜艇的潜望镜进行观察，当他的报务员收到PBY“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的第一次报告的时候，他正在进行水面巡逻，他成功地截住了日本人。他的潜望镜正在利用重新空袭的机会选择一个目标的时候被敌人发现。“四面八方的舰只正高速通过这个海区，但都绕过潜艇的位置。”尽管如此，他仍然成功地发射了一颗鱼雷，但没有击中它的战列舰目标，八时二十五分，潜艇潜入一百二十五英尺深的水中，以躲避护卫驱逐舰的深水炸弹的袭击。

八时三十分，袭击中途岛的一批飞机快要返回了，第二航空母舰战队的山口多闻海军少将对旗舰上的人的犹豫不决越来越不耐烦。“加贺号”和“赤城号”仍然在为准备进行第二次袭击的飞机装上穿甲炸弹和鱼雷，但“飞龙号”和“苍龙号”上已有三十六架载满炸弹的俯冲轰炸机准备起飞。替它们护航的战斗机已起飞迎击前来袭击的一批批美国飞机，但山口——一位被认为将来要当总司令的敢作敢为的聪明战术家——认为，如再迟迟不对敌人发起袭击，简直就是发疯。“立即出动进攻部队是可取的，”他从“飞龙号”上发出信号。突击舰队原来的方形编队已被空袭冲成菱形，山口的航空母舰被抛离很远，他的信号不得不由驱逐舰转发给“赤城号”。

南云的致命的决定

由于参谋们担保飞机降落行动可在半小时内完成，南云——又一次在源田海军中校的默默同意下——最后决定先让第一次袭击中途岛的飞机降落、加油和重新装弹，然后起飞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这意味着要把已经拉上甲板的准备第二次袭击中途岛的飞机，再次放进甲板下面的机库内。“我们又要行动了，”“赤城号”上的增田空军中尉叫唤着。“这好象是一场迅速换装比赛。”升降机的警铃响起来了，把停在甲板上的飞机吊进机库，腾出飞行甲板供飞机降落。疲倦的甲板人员开始把更多的炸弹和鱼雷装进卡车拖到甲板上来。由于“换装”进行得仓促，没有人力也没有时间把准备进行第二次袭击的飞机上卸下的高爆炸弹安全地存进弹药库。它们只是堆放在飞机库里，许多还装着引信，而飞机开始在甲板上降落了。

“飞机降落完毕后，我们准备寻找并歼灭敌人，”南云给各航空母舰舰长发出信号，同时向山本报告发现了航空母舰舰队的惊人消息，告诉他：“我们将迎上去。”

降落行动按预定计划在九时后完成；飞机开始加油，日本航空母舰的甲

板上一片忙乱。油管弯弯扭扭地伸过甲板，弹药车被推了出来，给飞机重新装上炸弹。南云限定在十时半必须开始出动一百零二架飞机，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实力，因为他仍然没有收到发现的美国航空母舰不止一艘的报告。同时，他派出一架快速水上飞机前去证实“利根号”的那架水上飞机的侦察结果，但它还未到达敌人所在的地方。几分钟后，当它到了那里，驾驶员又沮丧地发现他的无线电出了故障。

在那遭到美国飞机和潜艇袭击之后的忙乱的半小时里，南云忽视了二十分钟之前一架侦察海面的水上飞机发回的警报：“十架敌人的鱼雷飞机飞向你们。”九时十八分，攻击舰队正排成菱形向北行驶，“飞龙号”在前，“赤城号”在后，相距约八英里，左右是“加贺号”和“苍龙号”，这时，在右边外围护航的驱逐舰急忙发出发现飞机的警报，并施放烟幕。

旗舰上军号齐鸣，信号灯发出信号：“加速准备立即起飞，”飞行员踏着乱七八糟的油管奔向各自的飞机。“零式”战斗机开始呼啸地飞上天空，同已经在向敌人的鱼雷飞机俯冲过去的巡逻机队会合。“有飞机逃掉吗？”渊田表示怀疑，他靠着坐在“赤城号”飞行指挥台上。“当我们的截击机在观看的官兵的欢呼声中起飞时，整个舰队为之震惊。”

美国海军鱼雷轰炸机袭击

“大黄蜂号”一个中队的十五架鱼雷飞机起飞了，队长约翰·沃尔德伦海军上尉知道他的飞行员返回的可能性很小。他们的“蹂躏者式”飞机已经过时，飞得很慢，油箱盛的油仅够来回飞行三百英里——当他们起飞时，日本航空母舰离他们有一百七十五英里远。“即使只剩下一架飞机最后冲向敌舰，”印第安人混血儿沃尔德伦对他的飞行员们说，“我也希望那个人飞过去击中目标。”他同护卫战斗机失去联系后，向北方飞去，他是根据印第安人的直觉而不是根据飞行简令飞行的。这个行动在九时二十分得到了报偿：他发现了敌人的航空母舰舰队。由于没有护卫，现在他的飞行员中有些人担心自己容易受到攻击。然而，沃尔德伦却毫不犹豫地晃动着他的机翼，这是招呼他的队友跟他一起俯冲的信号。“他径直冲向日本舰队，好象有一根线将他和日本舰队系在一起，”乔治·盖伊海军少尉报告说。鱼雷轰炸机还未到达可以发射鱼雷的地方，就遭到四十架“零式”战斗机的袭击，盖伊是唯一的幸存者。沃尔德伦的飞机一开始就被击中，盖伊最后看见的，是他的队长想从着火的飞机跳伞出去。

“隐隐约约的机翼在阳光下闪亮，”渊田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在观察着鱼雷飞机在“赤城号”的右舷方向被歼灭的情形。“不时有一个小点爆裂成一团火球，拖着一柱黑烟钻进海里。我们的战斗机忙着歼敌，敌人好象又一次失去战斗机的掩护。”

盖伊海军少尉在快要飞到敌人航空母舰上空前投下鱼雷，他遇到猛烈的高射炮火，飞机被炸破了好几块皮。“我瞧见日本舰长又跳又骂，我看见甲板上尽是油管和飞机。”由于方向舵被打掉，盖伊设法平降在海上。枪弹的伤口在流着血，他爬出浸满水的飞机座舱，在一副坐垫的掩蔽下观看第一轮战斗。日本人向北驶去之后，他将黄色救生筏充上气，然后坐在上面漂流着，直到第二天被一架PBV飞机救起。

紧跟在沃尔德伦他的勇敢的空军中队后面而来的，是“企业号”上的十四架鱼雷飞机，由尤金·E·林赛率领。在第一批起飞的飞机中，近三个小时的飞行使“蹂躏者式”轰炸机剩油不多，不能等候战斗机前来寻找它们。失去

联系的“野猫式”战斗机，实际上在两万英尺的上空盘旋，等候林赛的无线电呼唤它们下来。它们始终没有反应，林赛于是将他的中队分成两架一组和三架一组袭击“加贺号”和“赤城号”。当他的一群飞机下滑俯冲的时候，敌人的航空母舰正以每小时三十海里的速度行驶，舰尾冲着他们，以便日本炮手和战斗机有更多时间驱散飞得比较慢的鱼雷轰炸机。林赛和另外九名队友的慢速“蹂躏者式”飞机被击落，没有一颗炸弹击中敌舰。

同样悲惨的命运落到了兰斯·梅西海军中校的身上，他率领“约克城号”的十二架鱼雷飞机于十时左右飞来。为他护航的六架“野猫式”战斗机被一群“零式”战斗机所制服，他的飞机共有七架被“零式”战斗机击落。五架几乎击中了“苍龙号”，这艘航空母舰的舵手躲过了跑得较慢的美国鱼雷。只有两架“蹂躏者式”返回“企业号”。

在“赤城号”上，南云和他的参谋们以快慰的心情观看着第一批进攻者被歼灭。他的部队赢得了一段喘息时间，而且没有损伤，他发出命令，催促航空母舰甲板人员加快完成加油行动。美国俯冲轰炸机随时可能出现。甲板人员拼命地赶在炸弹降落之前，帮助飞机飞上天空并把油管收藏起来，日本航空母舰的命运现在操在这些搬运者的手里。每一秒种都是极其宝贵的。

危险的局势也使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的神经紧张起来，两人分别坐在“约克城号”和“企业号”的舰桥上，收听着转播的无线电。在珍珠港的作战室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也在收听他们的航空母舰飞行指挥塔充满静电干扰的无线电报告。焦急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因为快有两个小时听不到好消息。九时二十六分中途岛转播的一架PB4Y飞机的报告，虽然证明敌人的入侵舰队在西南三百二十英里处，但没有说明特遣舰队的舰载机何时能够飞抵日本的航空母舰。通常冷静的尼米兹，此时却“异常暴躁”，十时之前不久，收音机劈啪作响，“企业号”的飞行指挥官大声叫喊：“进攻！进攻！”

“是，只要我发现那些杂种！”传来干脆的回答。布朗宁海军中校的愤怒的命令，不是从为他的航空母舰的鱼雷轰炸机护航的战斗机里下达的，而是从他的一队俯冲轰炸机里下达的。在将近两个小时里，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率领三十六架“无畏式”飞机寻找敌人舰队，却不知道日本舰队已调转过来，朝更加偏北的方向行驶。这使南云侥幸逃脱了“大黄蜂号”出动的三十五架俯冲轰炸机的袭击，这些飞机搜寻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现目标，只得放弃搜索，回到中途岛加油。对他的祖国来说比较幸运的是，麦克拉斯基率领他的机队朝北搜索，发现留下来用深水炸弹袭击“鸚鵡螺号”潜艇的那艘日本驱逐舰，正在迅速向西北方向逃走，他猜测这就是日本舰队所在的方向。正当“约克城号”的两架幸存的“蹂躏者式”飞机袭击失败，被“零式”战斗机赶跑的时候，“企业号”的俯冲轰炸机呼啸地向日本航空母舰猛扑过去。

运气最初没有光顾美国的鱼雷轰炸机，现在它使它们不会白白牺牲。以四十一架飞机和八十名飞行员的生命为代价连续发动的三次袭击，还把护航的日本战斗机赶回甲板。没有一架“零式”战斗机有足够快的速度，能够爬上去驱散从一万英尺高空向下猛扑的俯冲轰炸机的严密编队。麦克拉斯基的“无畏式”轰炸机挑中两艘最大的航空母舰，成七十度角往下俯冲，剧烈颤动的轰炸瞄准具跟踪“赤城号”和“加贺号”甲板上红色圆形菱堡，甲板上正在清理加油管，飞行员正在慌慌忙忙地爬上各自的飞机。

“俯冲轰炸机！”渊田回忆说，十时二十四分警报响起来了，他抬起头

来，惊恐地发现美国轰炸机瞬息之间赫然出现在眼前，他爬着寻找躲藏的地方：

我首先听到的是俯冲轰炸机的撕人肺腑的尖叫，然后是一颗直接击中的炸弹的爆炸声。闪光令人目眩，接着听到第二次爆炸，比第一次更响。一股炽热的气浪冲击着我。接着又是一次震荡，但是不怎么猛烈，显然是一个近失弹。随后是一阵令人惊奇的寂静，炮火的射击突然停止了。我站起来望一下天空。敌机已不见踪影……几秒钟内造成的破坏使我感到恐惧。舰中央升降机后面的飞行甲板炸了一个大洞。升降机本身扭曲得象熔化的玻璃，掉到机库里。甲板卷成奇形怪状。甲板上的飞机翘起了尾巴，喷着育色的火舌，吐着黑烟。当我看着火势蔓延的时候，不由得泪流满面，害怕大火引起的爆炸断送这艘航空母舰。

一汪汪汽油燃烧产生的高温引起炸弹爆炸，“赤城号”飞行甲板上一片“目不忍睹的景象”。救火队被炽热的气浪逼了回来。将要断送这艘旗舰的那颗炸弹，避开了升降机，在机库里没有收藏的鱼雷中爆炸开来。爆裂的火球将大机库变成一座呼呼燃烧的大高炉，灭火器控制不了火势。作为预防措施，育木舰长命令放水淹掉弹药库。

在燃烧着的旗舰的右舷方向，四颗炸弹使“加贺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第一颗在它的右舷爆炸；第二和第三颗砸开了舰首升降机，在舰桥的底下爆炸，使停着的飞机着火，并且炸死了舰长和他的许多高级军官。第四颗掉进机库，引起炸弹和鱼雷的连锁爆炸。救火队员奋力扑救席卷而来的火焰，当飞行官代替舰长指挥的时候，这艘航空母舰的速度开始降慢了。

南云还没有从他的旗舰遭受的袭击中清醒过来，抬眼望见另外两艘航空母舰也起火了，可把他吓坏了。“约克城号”的俯冲轰炸机迅速结束了“苍龙号”。由于马克斯韦尔·莱斯利海军少校飞行技术熟练，由他率领的、在“企业号”舰载机起飞后一个多小时才起飞的十八架“无畏式”飞机，抄近赶到日本舰队上空，只比麦克拉斯基的飞机晚到几分钟。莱斯利虽然开错了开火，过早地投下了炸弹，他还是带领飞机发动进攻。高射机枪开火了，两颗炸弹将航空母舰的升降机掀到舰桥上面，使停在甲板上的飞机着火燃烧起来，第三颗在机库爆炸了。

六分钟的快速袭击使日本人的防卫陷于瘫痪。“约克城号”的“无畏式”飞机没有一架受损，但麦克拉斯基的十六名飞行员被迫赶的“零式”战斗机击落。他们毕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海军以四十七架飞机的代价，消灭了帝国海军这支精锐的航空母舰突击舰队的四分之三的力量。

“苍龙号”的火势已经变得不可控制了，在袭击结束之后不到二十分钟，这艘航空母舰就被首先下令放弃。柳本柳作舰长监督举行了将天皇的照片转移到一艘驱逐舰上的仪式，然后本着武士道的精神，跳进火里烧死。一个小时后，一个志愿救火队重新登上这艘瘫痪了的航空母舰，他们为了扑灭大火而作的努力取得一些成功，但是，在下午二时，布罗克曼海军中校的“鸚鵡螺号”潜艇赶上来发射两颗鱼雷，击中航空母舰。两小时后，这艘美国潜艇浮出水面，观察这个熊熊燃烧的庞然大物，只见它在下午七时后不久沉没，舰上七百名官兵葬身海底。

下午一时半，“加贺号”的代理舰长正要下令举行转移天皇的照片的仪

式，甲板下面的爆炸摧毁了轮机舱。五时下令放弃该舰，两个小时后，储油罐受热爆炸，这艘航空母舰，连同八百名官兵沉到海底，许多人活活困在机房里。

南云的旗舰“赤城号”设法继续航行了二十分钟，为了躲避四架鱼雷飞机的袭击，它急剧转弯，使操舵失灵。当它在上午十时四十分躲避即将到来的另一次袭击时，右舷涡轮机坏了。动力越来越弱，被炸坏的飞机着火燃烧，火苗直往舰桥上窜。南云仍然有些茫然，他拒绝了部下要他撤退到一艘等候着的驱逐舰上进行指挥的请求。十时四十七分，这位海军中将勉强听从劝告，不顾体面地从舰桥的一个窗口顺着绳子爬了下去。最后一个爬下来的是渊田，他发现绳子已经烧着了，铁梯子烫得不能沾手，他只好往下跳，摔坏了双踝。他躺在竹担架上，和几百名被烧伤和打伤的人一起，从锚甲板上转移到等候着的驱逐舰上。十一时三十分，青木泰二郎舰长下令撤退，他自己留在舰上，指挥着奋力控制住蔓延的大火的救火队。下午一时，天皇的照片被取了出来。但是直到下午七时半，舰长方才下达放弃这艘航空母舰的命令，在此之前，他坚持要让人把他捆绑在舱壁上，和他的指挥舱一起沉掉。午夜，燃烧着的“赤城号”仍然浮在水面上，舰长的部下在他的强烈抗议声中重新登舰抢救他。四个小时后，根据山本的命令，驱逐舰发射鱼雷击沉了这艘航空母舰。

当南云在上午十一时之前不久将他的旗子转移到“长良号”驱逐舰上的时候，他还有完整的“飞龙号”以及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供他指挥。这使他有了反击美国特遣舰队的战斗机会，尽管这意味着仍然无法返回三艘燃烧着的航空母舰的飞机不得降落在水面上。“进攻敌人的航空母舰，”“飞龙号”收到了信号。南云的部下知道，许多飞机不可能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但山口多闻司令官证实的情况：“我们所有的飞机正在起飞去歼灭敌人的航空母舰，”表明他没有意识到进一点，因为他是在前面差不多十英里的海面上。到目前为止，侦察机只发现“约克城号”特遣舰队，他根据侦察州的报告，只出动十八架俯冲轰炸机和六架战斗机。

飞行员的无线电网里互相抵触以及无法理解的交谈，也使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对战况不甚了解。直到开战后九十分钟，第一架飞机返回时，他们才知道美国在第一轮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对于“企业号”的飞行员来说，仅仅返回这艘航空母舰的确是另一场严峻的考验，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浮动起落跑道不在“选择点”。第十六特遣舰队的飞行指挥员忘记用无线电报告航空母舰的最新位置，它已向东航行了六十英里，因为它要调头迎风，趁“无畏式”轰炸机还在空中的时候让战斗机起飞和降落。麦克拉斯基的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只剩下两加仑汽油；其他飞行员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飞机在发动机熄火之后，只好降落在水面上。第十七特遣舰队的飞行指挥员比较勤勉，莱斯利海军中校的得胜的俯冲轰炸机全都平安返回航空母舰。

六月四日半上午的时候，美国的特遣舰队和珍珠港的作战室都在审慎地欢庆胜利。联合舰队旗舰上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上午十一时前收到南云的信号：“由于遭到敌人的岸基和舰载飞机的袭击，‘加贺号’、‘苍龙号’和‘赤城号’都在着火燃烧。我们打算让‘飞龙号’同敌人的航空母舰交锋，同时我们正向北撤退。”这个惊人的消息使山本的部下感到恐慌——可是他们的这位海军大将却没有直接的反应。他那由于胃病的折磨而已显得苍白的脸，只是微微颤栗了一下。除非他能集中分散的兵力，否则他就

有可能把握不住这场决定性的海战和整个战役，面临着这种可能性，他紧急电令阿留申群岛以南的两艘航空母舰，同正在全速驶往中途岛的近藤海军中将的舰队会合。尽管南云发出信号，仍然有这样的可能性：海上只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即使“飞龙号”的舰载机能够敲掉它，剩下的五艘航空母舰和七艘战列舰仍然可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日本军进攻

正午前，“约克城号”的雷达发现“飞龙号”的俯冲轰炸机从西边飞来，它们相距还有约五十英里。弗莱彻估计有一艘日本航空母舰没有被击沉，因而早已派出十架“无畏式”飞机进行搜索。在上空盘旋的莱斯利海军中校剩下的俯冲轰炸机的降落被耽误了。现在它们奉命飞到安全地方，同时，十二架“野猫式”战斗机起飞迎击即将到来的敌机。在甲板下面，航空母舰的输油管充满了二氧化碳气——这是为了防止火势蔓延和连锁爆炸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是根据“约克城号”在珊瑚海海战的经验制订的办法。通过非凡的努力，轮机员设法从修补的锅炉取得足够蒸汽，推动这艘航空母舰以每小时三十海里的速度行进。

“约克城号”的战斗机驾驶员也吸取了珊瑚海海战的教训，设法占据了高度，在敌机发动进攻之前就击落了三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和六架轰炸机。弗莱彻在得到敌机即将俯冲过来的警报时，只是冷静地回答说：“哦，我已经戴上了钢盔。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了。”但是航空母舰上的枪炮手却能够——而且做了。他们击落了另外两架“九九式”轰炸机，这两架飞机还没有来得及投弹。在垂直落下的六颗炸弹中，只有三颗击中目标。有一架飞机没有收住俯冲而粉碎了，机上载的一颗炸弹在飞行甲板上滚了一会儿，然后爆炸了，引起了火灾。另一颗炸弹掉进了大烟囱。爆炸引起的空气倒流，使这艘航空母舰六个锅炉中五个锅炉的炉膛灭了火。蒸汽压力下降了，“约克城号”的速度开始减慢，这时，第三颗炸弹穿过飞行甲板和机库，然后爆炸，在第四层装甲板上引起一场大火。

这样击中了三次，各自报销了一艘日本航空母舰；但是，“约克城号”的弹药库迅速被水淹没，为防油管着火而使用二氧化碳，以及救火队迅速的行动，使这场大火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制止。一时四十分，轮机员重新烧着了锅炉，飞行甲板上的缺口用木板补上了。巴克迈斯特舰长能够让他的航空母舰以每小时二十海里的速度行进，并且调头迎风，使剩下的俯冲轰炸机在油耗完之前在舰上降落。由于掉进大烟囱的那颗炸弹摧毁了雷达，随后发生的火灾烧掉了通讯中心，弗莱彻海军少将被迫将他的旗舰旗转移到“阿斯托里亚号”巡洋舰上，将作战指挥权交给“企业号”上的斯普鲁恩斯。

巴克迈斯特舰长的水兵的英勇行动博得了欢呼，他们使第十七特遣舰队完全恢复了空袭能力。南云不可能知道他的失败有多么惨重：现在，他在“约克城号”西南二百英里的海而上，把三艘着火的航空母舰丢给驱逐舰看管之后，正在率领一个遭到打击的攻击舰队向北行驶。他在损失了三艘航空母舰之后，“飞龙号”报告他们的第一次袭击成功了，肯定击沉了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因此，他相信美国只剩下一艘航空母舰。他仍然看到免遭惨败的希望。这个希望在下午一时后破灭了，在美国飞机第一次袭击之前，派去全面侦察中途岛附近海面上敌人部队的那架飞机飞回来了，由于无线电已坏，这架飞机没有完成侦察任务，不幸的飞行员返回时发现他的航空母舰一团大火，迫

使他带着不幸的消息降落在“飞龙号”上：他至少肯定看到了两艘美国航空母舰。正在庆幸自己解脱了敌人的威胁的山口多闻海军少将，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它证实了南云的最可怕的担忧：南云意识到他现在面临着至少一比二的劣势。

“约克城号”被放弃

在第一次袭击的飞机返回加油之前，山口多闻只剩下十架鱼雷轰炸机。它们在一时三十分出动去袭击敌舰，由六架战斗机护航。“飞龙号”老资格的飞行员友永海军上尉认为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他坚持要带队飞行，尽管他自己的飞机的油箱坏了，飞去就回不来。

一小时后，友永的自杀使命即将结束，在离第十七特遣舰队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一艘巡洋舰发现了从西南方低空飞来的日本飞机，巡洋舰马上向“约克城号”发出警报，使后者来得及出动另外四架“野猫式”战斗机，它们和已在空中护航的八架一起前往截击。它们和“零式”战斗机发生了混战，击落了一架敌机。同时，“九七式”鱼雷飞机分头进攻，在桅顶的高度上，从四面八方向“约克城号”扑去。替这艘航空母舰护航的四艘重型巡洋舰采用了新战术：用重炮向前方海域发射炮弹，掀起一堵水墙。可是这个办法阻挡不住四个下定了决心的日奉飞行员，他们冲过水墙，在离“约克城号”舰首不到五百码的地方投下“长矛式”鱼雷，飞机掠过舰只时靠得很近，甲板上的炮手可以看见飞行员摇晃着拳头，以示蔑视。

巴克迈斯特舰长的受了伤的航空母舰，速度不够快，不能迅速躲避所有的鱼雷。两颗击中左舷，在油箱附近的舰壳上掀开两个大洞，并把舰舵轧住了。大量海水从洞口涌入，“约克城号”发生令人担忧的倾斜。不一会儿，抢险队报告：他们解决不了海水滔滔不绝流进来的问题，因为临时修补远远不能把水堵住。巴克迈斯特估计母舰很快就要倾覆，在下午三时前不久下令放弃。驱逐舰迅速靠近这艘行将倾覆的航空母舰，分秒必争地抢救幸存者，没有漏掉一位水手。许多跳进水里的水手客气地喊道：“出租汽车、出租汽车，”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搭救他们。

后来证明巴克迈斯特作出放弃舰只的决定为时过早，就在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小时之前起飞的十架“无畏式”飞机侦察小分队，在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左右到达南云舰队剩下的那艘航空母舰的上空。领飞的华莱士·肖特海军上尉发现底下有一艘呈方形的航空母舰，这就是“飞龙号”，在第十七特遣舰队西北约一百一十英里的海面上发现这艘舰，意味着美国人终于找到了情很机关在战斗前估计存在的第四艘日本航空母舰。

第十六特遣舰队收到这个消息后，斯普鲁恩斯在三时三十分将“企业号”调头迎风，出动另一批空袭力量，共二十四架俯冲轰炸机，包括“约克城号”上的十架“无畏式”飞机（“约克城号”遭到轰炸的时候，这十架飞机只好逃到“企业号”上）。没有“野猫式”飞机进行战斗护航，因为它们要留着用来替特遣舰队作战斗巡逻飞行。威尔默·加拉格尔海军上尉当然着急，他迫切要求在成功地袭击了“加贺号”之后仅仅七个小时，利用这个机会再消灭一艘敌人的航空母舰。

倒数第二个回合

下午五时前不久，这批新的美国轰炸机群到达“飞龙号”上空，在此之

前半小时，这艘航空母舰幸存的五架鱼雷飞机和三架战斗机在舰上降落，证实了友永海军上尉牺牲前所谓击沉“约克城号”的巨大胜利。山口多闻并不知道他们袭击的这艘航空母舰，正是早些时候第一批日本轰炸机群声称已经击沉的那一艘，因此计算出有待击沉的美国航空母舰只剩下一艘了。五架鱼雷轰炸机、五架鱼雷飞机和六架战斗机留给他转败为胜。但是他决定先让精疲力尽的飞行员吃饭，同时给飞机加油和重新装弹，以待黄昏时出击。

下午五时零三分，一架快速侦察机奉命起飞找出这艘美国航空母舰，“飞龙号”上其他饥饿的飞行员则在吃着甜米团子。不一会儿，舰桥上的了望员喊了起来：“敌人的俯冲轰炸机来了。”司号员来不及吹起警号，加拉格尔夫的“无畏式”轰炸机就从晚霞中直扑过来。舵手熟练地躲开了头三颗炸弹，但是后四颗象开罐头刀一样炸开了甲板，把前升降机掀到舰桥上去了，底下的机库也起了火。几分钟后，袭击停止了。除了三架以外，所有的“无畏式”轰炸机在黄昏时平安返回“企业号”，报告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一天之内击沉了两艘航空母舰。

“飞龙号”还在奋力前进，速度约每小时三十海里。除了枪炮手以外，所有的人都转过来救火。大部分救火设备被炸毁，为了装备晚间出动的轰炸机群而搬到机库的炸弹和鱼雷爆炸了，一排排的灭火水桶是无法阻止它们爆炸的。大火从上面的甲板烧到底下的甲板，轮机舱的水手就象被困在一座火焰的坟墓里。“飞龙号”仍在行进，好象一把漂浮的火炬，拖着一股浓浓的黑烟。下午刚过六时，它被从中途岛起飞去进行另一次袭击的B—17“飞行堡垒”轰炸机发现。这是那天的第二次，陆军航空队的炸弹没有击中敌舰。随着夜幕的降临，中途岛剩下的海军陆战队的轰炸机和鱼雷飞机起飞进行夜间袭击——但是它们没有发现这艘正在燃烧的航空母舰，它在涡轮机停止前，比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

午夜一时后，山口多闻海军少将开始准备下令放弃舰只前的正式仪式，同时，这艘燃烧着的航空母舰发生了一系列爆炸。在缭绕的黑烟中，加来止男舰长郑重地将天皇的册封转移到一艘驱逐舰上，矮个子山口多闻海军少将站在一个饼干铁盒上，发表慷慨激昂的告别演说。他同他的旗舰舰长对饮了一杯水之后，两人领着唱了“君代之”国歌。幸存者被送到驱逐舰上，山口多闻和加来却停下来欣赏月色，然后退到各自的舱房切腹自杀。最后命令一艘驱逐舰发射鱼雷击沉“飞龙号”，但在黎明时分，它还在漂浮，舰上的七十名水兵仍然活着，他们在这艘烧坏了的航空母舰于正午最后沉没之前被救走了。

连续的打击击沉了南云的攻击舰队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标志着他的惨败。“这一仗完了，”这是山本海军大将的文书军士在那天下午五时三十分，将“长良号”巡洋舰刚刚发来的不幸的电报递给总司令官时的反应。电报说：“‘飞龙号’遭炸弹袭击起火。”参谋部的成员紧闭着嘴巴，围着海图磋商了一个多小时，核查剩下的海军部队的部署。角田觉治海军少将率领的两艘航空母舰和一批重型巡洋舰，对荷兰港进行了第二次空袭后，正从北太平洋火速南下。近藤海军中将率领的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和四艘重型巡洋舰正从西面驶向中途岛；栗田海军中将率领的四艘重型巡洋舰和三艘水上飞机供应船从西北面全速驶往该岛，断后的是主力部队——巨型战列舰“大和号”、两艘较小的战列舰和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如果这几支可怕的力量能够同南云剩下的两艘战列舰和三艘巡洋舰会合，山本就会看到仍然有希望赢

得一场“海上决战”。为了集合他的分散的舰队，山本总司令官当晚发出乐观的信号：“敌人舰队几乎被消灭，正往东撤退。”山本下令按计划第二天占领中途岛。

最后一个回合

南云接到山本下午七时发出的命令：所有部队“立即接触敌人并将它们歼灭”，对他来说，这道命令是很不切合实际的，在遭到最后袭击之前离开“飞龙号”的那架飞机发回的最后情报表明，敌人在海上还有更多的航空母舰。

“敌人的全部实力是五艘航空母舰、六艘重型巡洋舰和十五艘驱逐舰。它们正向西行驶。我们保护着‘飞龙号’向西北撤退，速度每小时十八海里。”山本的参谋长宇垣海军少将认为，南云这样断然违抗山本的命令，说明他“不想进行夜间战斗”。宇垣知道，美国人不论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拥有五艘航空母舰：他估计最多只能有两艘在活动。山本希望将埋伏在中途岛北面的所有舰队投入夜战，届时他将拥有足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来赢得一次胜利，弥补帝国海军在白天遭到的失败。因此，他命令近藤海军中将接管作战指挥权，部署他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南云的舰队奉命立即改变航向，“参加夜间战斗。”

山本的计划又一次寄希望于敌人将会就范。但是，只有当美国舰队继续东进，才有可能在中途岛附近发生夜战。实际上，斯普鲁恩斯非常清楚继续带领第十六特遣舰队西进是危险的。对日本无线电情报所作的分析提供了明显的迹象：另一支大舰队正从西北方向驶来，曾经袭击荷兰港的航空母舰显然正从北面压过来，以便切断他与夏威夷之间的联系。此外，在黄昏时袭击过“飞龙号”的B—17轰炸机报告它们正在受到“零式”战斗机的攻击。这些战斗机可能来自那艘燃烧的航空母舰，也可能来自附近的另一艘航空母舰。即使雷达使他的舰船占有战术优势，斯普鲁恩斯还是断定：在夜间追逐南云的遭到打击的舰队，有可能使他和弗莱彻在白天赢得的胜利前功尽弃。

“我认为冒险同可能占优势的敌人进行夜战是不应当的，”这是他谨慎小心的理由。“但在另一方面，我不想在明天上午离中途岛太远。我想占有这么一个位置，从这个位置上，既可追击溃逃的敌人，也可瓦解敌人在中途岛登陆的企图。”当他的最后一批轰炸机返回航空母舰的时候，这支美国特遣舰队就向东撤退，直至午夜方才改变航向，在黎明时回到面临威胁的中途岛的攻击距离之内。

虽然斯普鲁恩斯由于放弃追击又在后来受到批评，但他作出的战术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假如他继续西进，他肯定会陷入山本设置的圈套，由于他的航空母舰不能在夜间出动飞机，很容易成为近藤的战列舰和栗田的重型巡洋舰炮火的牺牲品。

山本焦急地等候同敌人接触的消息，一直等到午夜，他的引诱美国人进行夜战的计划有破产的危险。他和他的参谋部现在不得不担心，如果黎明时他们离中途岛的岸基飞机，或者离返回的敌人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太近，他们就会遭到屠杀。参谋部有人建议轰炸并占领中途岛，以便保全面子；但宇垣海军少将拒绝了这个方案。“我们的战列舰，尽管火力很强，将会在靠近中途岛使用我们的大炮之前就被敌人的空中和潜艇的袭击所消灭。”占领中途岛不得不推迟。“但是，即使不可能占领中途岛，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次

战斗的失败，我们还没有输掉战争。我们的舰队还有八艘航空母舰，包括即将沉没的几艘在内。打仗如同下棋，傻瓜才让自己不顾一切地鲁莽行事。”

并不是所有的参谋部成员都准备接受宇垣的严肃的分析的。有人问：“我们如何就这次失败向天皇陛下谢罪？”一直沉默不语的总司令现在表明他将吞下最苦的药丸——“交给我，”山本插话。“我是唯一应当向陛下清罪的人。”

联合舰队旗舰在午夜发出“取消中途岛战役”的信号。山本放弃这个计划，不仅承认了失败，而且不得不屈从这样的现实：现在要在海上打赢美国更困难了。

运送入侵部队的舰船折回驶向塞班。近藤海军中将和栗田海军中将奉命与南云会合，然后在西北面同主力集合后一起返回日本。只有北面的几支部队奉命前进，按计划占领阿留申群岛中的两个小岛。一艘挑衅性地但却无害地闯入中途岛环礁湖的日本潜艇打了几发炮弹，使人们想起联合舰队可怕的炮火火力，其实这个舰队已被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舰载机打败，从未得到一次齐射的机会。绝望的夜晚已经过去，山本迅速回到自己的舱房，再次经受着胃痛的折磨。中途岛战役的失败玷污了帝国海军的纪录，后来，栗田的巡洋舰队中两艘舰在中途岛西北约九十英里的海面上相撞，使帝国海军的第一次失败蒙受更大的耻辱。

接到撤退的信号之后，占领部队的支援舰队的四艘重型巡洋舰，正以每小时二十八海里的速度在太平洋上行驶，突然一名了望哨发现一艘潜艇。前面的两艘左舵急转弯，可是断后的“最上号”收到信号时为时已晚，和它前面的“三隈号”撞上了。“塔姆博号”潜艇艇长虽然没有得到发射鱼雷的机会，但在潜艇为了躲避迅猛冲来的驱逐舰而急速潜没之前，他高兴地看到一艘巡洋舰的舰首起火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火力最猛的巡洋舰之一“最上号”舰首被撞坏，“三隈号”受重创。迅速用斜撑撑住被撞坏的舱壁，使它们得以在严密护卫下以每小时十二海里的速度缓慢费力地开走。

对于珍珠港的尼米兹海军上将和他的参谋部来说，六月四日夜并非是无忧无虑的。他们的特遣舰队袭击了四艘日本航空母舰并使之起火的消息，表明他们胜利在握——除非斯普鲁恩斯贸然夜战。尼米兹在当晚发出一封电报的时候，他确信自己无须提醒这位指挥官注意这样一场战斗所带来的风险。他在电报中说：“你们这些参加了今天的中途岛战斗的将士，在我们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为我是你们的同事而感到自豪。我估计你们再奋战一天，将完全击败敌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作战日志写道：六月四日已经看到“可能是日德兰大海战之后最大的海战的开始。其结果，按照目前看来日本人不利的处境，实际上将制止他们的扩张。”

在华盛顿，海军部被谨慎地守卫起来了。他们在六月五日上午向记者发布的新闻表明，太平洋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海战，形势似乎对美国有利。“要说这是日本的一次惨败为时太早。……敌人仍在撤退，但我们仍在战斗。”记者从公文体的字里行间之中，领会到海军部越来越相信这场海战的结局将会成为珍珠港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头号新闻。

斯普鲁恩斯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一样，完全意料到第二天上午将重新开始战斗。黎明时分，PB-1Y 飞机从中途岛的环礁湖起飞，侦察敌人部队。密云和低能见度妨碍了它们的侦察活动，同时，第十六特遣舰队在该岛东北面的一个安全距离内行驶，斯普鲁恩斯则在等候舰载机应该袭击哪一支日本舰队

的消息。对于美国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的上午，是他们预料之中的战斗前的平静。黎明后不久，海军陆战队剩下的“无畏式”和“复仇者式”飞机起飞袭击“塔姆博号”潜艇所发现的两艘受重伤的巡洋舰。日本炮手发射猛烈的炮火，击落一架美国飞机，“最上号”和“三隈号”都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损害。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斯普鲁恩斯从上午的侦察结果断定敌人所有的大舰队都在向四撤退，他就出动轰炸机群袭击这两艘巡洋舰。美国飞机没有找到它们，于是乱丢炸弹，派去救援“最上号”的一艘驱逐舰没有受到损害。

美国海军在这个平静的一天中的主要活动是抢救“约克城号”。听到炮声前来调查的“休斯号”驱逐舰在黎明时发现它仍在漂浮。放炮的是从舰上病房里爬上来的两个伤员，他们是在头一天被留在病房等死的。“休斯号”舰长发现火已熄灭，便派一个抢救队上去，并用无线电呼救这艘漂浮的航空母舰。“捕蝇鸟号”扫雷艇米到之后，这两艘小舰艇整个下午都在设法拖走庞大的“约克城号”，海上的风浪妨碍了它们的努力。黄昏时，巴克迈斯特舰长和从他的水手中挑选的一个志愿队乘“哈曼号”驱逐舰赶到。营救这艘失去动力的航空母舰、从舱房里排水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夜，“哈曼号”靠在旁边为抽水机提供动力。

假如漂浮的“约克城号”，没有在头天上午被南云的正在撤退的巡洋舰派出的一架水上侦察机所发现，那么抢救它的战斗就有可能胜利。最后的一艘日本潜艇奉命击沉这艘航空母舰，但是由于报告的位置不准确，花了一天半才找到猎物。“约克城号”的倾斜已经纠正过来了，拖船来了以后，它就有希望返回珍珠港。但是，帝国海军“伊-168号”潜艇艇长的进攻瞄准器的十字标线终于对准了这艘航空母舰。六月六日下午，一颗鱼雷击中“哈曼号”，将它劈为两半，这艘驱逐舰立即沉没，许多水兵丧生；另外的鱼雷猛击庞大的“约克城号”。在两天之中，巴克迈斯特不得不第二次放弃舰只，虽然他希望让旁边的驱逐舰中的一艘在第二天上午恢复营救活动。由于没有动力带动抽水机，“约克城号”当晚灌满了海水，翻倒后沉到深深的太平洋底。它在珊瑚海和中途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之后，落得个如此悲惨的结局，对美国海军的每一位舰长来说是一个不可忘怀的教训：不能过早放弃自己的舰只。

营救“约克城号”的战斗仍在进行的时候，斯普鲁恩斯计划利用极好的飞行天气再追踪敌人，因为很明显：日本人放弃了入侵中途岛的活动，正在全面撤退。海军的老格言“穷追浪费时间”是千真万确的。山本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认为如果美国舰队贸然西进到很远的地方，使日本舰队得以和威克岛出动的轰炸机群发动联合进攻，那么他仍能赢得胜利。但是斯普鲁恩斯又一次猜透了他的意图，在当天上午派出一队俯冲轰炸机往西搜寻那两艘受伤的巡洋舰，他知道这两艘舰试图进入威克岛基地飞机的保护圈之内。他们在半上午的时候找到了这两艘瘫痪的舰只。它们成了毫无防备能力的袭击目标，“容易得象射击水桶里的鸭子，”当“三隈号”象一团火球似地沉向海里的时候，“企业号”上的一名飞行员激动地报告着。“最上号”受到重创后起火，费力地回到特鲁克港口。

这两艘被打坏的巡洋舰的照片，被打坏的炮塔上升起的火焰和黑烟，将是向美国公众显示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在中途岛附近海面上赢得巨大胜利的明证。这次胜利只因下面的消息而蒙受些微阴影：日本人没有遇到抵抗就在阿留申群岛最西边的岛屿阿图岛登陆，俘虏了一小批阿留申的爱斯基摩人和气

象站的十名工作人员。日军同时占领了无人居住的基斯卡岛，这使敌人的宣传机器有机会吹嘘太阳旗在美国大陆上飘扬了。原来打算作为太平洋中部环形防线的北部前哨的地方，在没有占领中途岛的情况下，将成为战略上的累赘。日本人坚守他们已经占领的岛屿。尼米兹意识到，敌人名义上已经登上了美国海岸的消息将会使公众感到不安，于是在登陆的第二天，命令第十六特遣舰队北上，出动轰炸机群袭击被占领的岛屿，企图取消这个令人尴尬的新的前哨站。第二天，斯普鲁恩斯从召他回到珍珠港的电报中高兴地获悉：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认为最好允许他的航空母舰冒一次险，尽管他们有可能在雾蒙蒙的北部海域遭到战列舰和潜艇的伏击。

山本失去了挽救这次失败的最后机会，这次失败对日本的灾难性的影响很快就要显示出来。返回塞班的五千人的军队很想知道什么灾难降临到“不可战胜的”帝国海军的头上。中途岛附近的海战，标志着日本帝国末日的开始，这次战斗不仅破除了帝国海军从未失败的记录，而且使它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型巡洋舰、两千二百名水兵的生命、二百三十四架飞机和最好的海军飞行员。“我想骂人，”字垣海军少将就这次失败写道。这次失败对他的总司令官的压力更大。山本宣布“他要承担全部责任，他们不要去批评南云的舰队，”说完走进自己的舱房，经受着胃痛的折磨，一连三天拒绝会见部下。在“长门号”上，南云严厉自责自己造成了这次惨败，被他的部下劝住没有自杀。

六月十日，东京的海军参谋本部努力掩盖他们的失败的惨重程度，他们害怕公众的反应，害怕丢脸。广播电台广播了海军进行曲的响亮乐曲之后，广播员宣读了一份公报：日本已“成为太平洋上的最强国”，“一次战斗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败，在这次战斗中，帝国海军的一艘航空母舰被击沉，美国海军则损失了两艘和一百二十架飞机。四天之后，当联合舰队返回柱岛锚地的时候，东京举行了灯笼游行，庆祝这次新的“胜利”，联合舰队是不宣而归的，没有说明为何少了四艘航空母舰，因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它们一直在海上，这次没有回来也没有人惦念。“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上的幸存者没有休假，就被匆匆派到日本和太平洋上的前哨基地；伤员是在夜间上岸的，然后被送往与外界隔绝的医院病房，不准和近亲会面。

美国海军最初对它的胜利反应谨慎。六月六日，当日本人撤退的消息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尼米兹发出贺电，确信太平洋舰队将“继续使敌人认识到战争是可怕的”。他的参谋部用一大瓶香槟酒来庆祝这次胜利，用海军将领的肩章装饰起来的这瓶香槟酒，是埃蒙斯将军送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他不仅表示祝贺，而且保证今后永远不再怀疑海军的情报。尼米兹宽宏大量地派自己的车去接罗彻福特海军中校参加庆祝会，但是罗彻福特换制服的时间太长，他赶到时香槟酒已经喝完了。尼米兹还是当着整个参谋部的面夸奖他：“中途岛胜利的主要功劳应该归于这位军官。”六月七日，五星上将金在华盛顿举行了他被任命为美国海军总司令以来的有次记者招待会。他透露“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多数记者知道，这句话出自一位严肃的海军将领，意味着美国海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天上午，《芝加哥论坛报》头条新闻报道：“海军预先知道日本将要发动海上进攻的计划。”记者斯坦利·约翰逊看到一份战后的报告，他从中得以推测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这次胜利是靠惊人的情报突破取得的。这条新闻在幕后引起一场风暴，金斥责说它危

及整个太平洋战争。后来知道日本情报界人士显然没有阅读美国报纸，这场惊恐方才过去。泄密的事情没有再发生。海军所有的军官都受到海军总司令的警告命令：今后再出现类似泄密事件，立即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美国航空母舰在中途岛赢得胜利，靠的是美国海军情报机关顽强和严守秘密的作风、每个飞行员的勇敢，以及弗莱彻、斯普鲁恩斯的冷静的战术判断和尼米兹的大胆的战略谋划。日本人的致命的“胜利病”也帮了忙。海军上将金没有忽视美国这次胜利的意义，他写道：“中途岛战斗是日本海军三百五十年以来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败仗。此外，它结束了日本的长期攻势，恢复了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均势。”

第十七章 “我们必须进攻！进攻！进攻！”

“珍珠港现在得到部分雪耻了，”尼米兹海军上将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的公报宣布：“不使日本海上力量丧失战斗力，不算彻底报仇。”美国公众对中途岛的胜利欢喜若狂，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陆军派和海军派却在重新开始的辩论中发生了激烈的对抗。金海军上将主张太平洋舰队加紧进攻所罗门群岛，保持打击日本人的势头。澳大利亚人希望盟军进攻帝位岛，他们的战士正与荷兰军队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希望集结盟军的海、主力量大学进攻拉包尔。马歇尔将军认为中途岛的胜利是“最勉强的成功”，反对在太平洋发动攻势，因为他相信灾难正隐隐呈现在大西洋上。

“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关切地注视着俄国战线，”罗斯福总统六月六日致丘吉尔的电报说。这封电报告诉他“我们在太平洋的作战进展顺利”，向他通报了中途岛战斗的消息。苏联红军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遭到失败，德军的攻势卷向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斯大林的外长莫洛托夫先后飞到伦敦和华盛顿，争取英国和美国保证“在八月或九月在欧洲大陆登陆”。然而丘吉尔却“不作出保证”。他和他的军事首脑一样，担心在一九四二年匆忙越过英吉利海峡发动强攻以减轻俄国的压力，将是一次“牺牲性的登陆”，他给跨海登陆作战谨慎地规定了一个条件：必须能够得到军队和运兵船。首相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英国的第八军遭到隆美尔的重创，损失了数百辆坦克和数千士兵后，不得不向托布鲁克撤退。正前往印度的军队现在不得不调去应付苏伊士运河面临的危险。仍然在美国近海肆虐的潜艇闪电战击沉了约一百万吨的商船。严重的运输危机钳制了战略行动的伸展。在雄心勃勃的美国“自由轮”建造规划能够大批生产出比敌人所能击沉的还要多的船只之前，维持大西洋的生命线便是当务之急了。

为了解决这场再次威胁着同盟国战略的危机，丘吉尔建议召开另一次会议。总统从与这位首相的每日电话交谈中，强烈地感觉到英国人在地中海面临着—场灾难。美国的参谋长们非常担心罗斯福可能“摆脱约束”，支持不是在欧洲而是在北非开辟第二战线。六月十七日，当丘吉尔乘坐的水上飞机飞越北大西洋的时候，罗斯福正在海德帕克村阅读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直截了当地反对进行这样的行动的备忘录。第二天，当英国的参谋长们仍然在向美国的参谋长们强烈表示“今年不应在法国大规模登陆”的时候，首相已经飞抵总统的赫得森谷别墅，举行私下最高级会谈。在会谈中，他谋求总统支持他的开辟第二战线的替代战略。六月二十日，两位领导人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集中全国的力量、不借代价来研制原子弹。正如丘吉尔所记录的那样，同盟国“经不起在这个重要的领域里被人超越的致命风险”。为绝密的“英国合金管工程”工作的科学家已经证明，制造这样可怕的武器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只有美国——它自己的科学队伍也在解决这个问题——拥有制造这种炸弹的雄厚的工业和财力资源。在两个月之内，这项耗资几十亿美元的技术攻关，就在“曼哈顿工程区”代号的掩盖下，由美国陆军监督实施起来，陆军可以得到无限制的—秘密资金。

第二天，总统和首相返回华盛顿的时候，发现就一九四二年开辟第二战线的战略进行的毫无结果的辩论被—道消息蒙上了阴影：托布鲁克的堡垒被占领了。人们担心，德国第二军可能突破高加索，同正在巴勒斯坦的阿尔马吉当平原上挺进的“非洲军团”会合。隆美尔的攻势威胁着中东，为了支援

反击这一攻势，总统毫不犹豫地答应由海路提供坦克、枪炮和弹药。导爆线和医药用品将从一条穿过非洲的新航线运来。为帮助守卫埃及，他甚至答应在需要的时候派遣一个美国装甲师。四十八小时之后，当丘吉尔越过大西洋开始回国的长途飞行，准备亲自处理这一危机并面临议会的另一次不信任投票的时候，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然而有一点已经是很明显的：向中东紧急派遣护航运输船队的必要性，将会严重削弱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大行动计划。

七月将不会为在北非被紧紧追赶的英国陆军带来喘息的时间，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紧逼阿拉曼。在俄国，冯·博克将军的南方军横扫克里米亚，准备进攻罗斯托夫和斯大林格勒。德军的节节胜利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担忧：由于红军濒于失败的边缘，日本可能已经决定现在是进攻西伯利亚的时候了。“魔术”截收到的柏林与东京之间的密电和日本驻南美领事馆发回的电报，都表明日本的战争活动马上就要扩大。总统担心这可能是苏联遭到彻底失败的最后一次打击。但是，军事情报处“特别行动小组”的一份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华盛顿的忧虑，这份报告重新研究了证据，断定日本的外交攻势是一个“阴谋”，它具有“东方人的诡计”的各种特点，这个估计很快被证明是准确的，是对艾尔弗雷德·麦科马克上校领导下建立的这个机构所进行的秘密情报战的第一大贡献。麦科马克是纽约的一位著名律师，被任命为陆军部长的特别助理，担负的任务是吸收一批专家，全面估价和分析“魔术”截获的情报，使美国免受珍珠港事件那样的灾难。卡特·克拉克被任命为上校，指挥“特别行动小组”，依靠在他领导下的部分最优秀的法律专家，他们按照英国情报机构的方式，对大量情报材料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英国情报机构正为“超级”情报小组分析德国埃尼格马密码机发出的密码电报。

皇家海军这时才开始摸索着分析和应用情报，真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担心“蒂尔皮茨号”可能出海活动的正是它。皇家海军估计希特勒的这艘最大的战列舰将要发起袭击，决定疏散在七月的头几天里北上前往俄国的PQ—17护航运输船队。当毫无办法的商船遭到德国空军的轰炸和潜艇的鱼雷轰击时，这艘战列舰仍然停留在挪威峡湾里。海军部决定今后不再设法向苏联运送急需的援助。斯大林提出强烈抗议，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才相信，只有立即在法国发动牵制性进攻，才能挽救红军的失败。丘吉尔在七月八日致罗斯福的电报断然排除了突然采取这种行动的可能性。他的借口是英国陆军没有足够的兵员和装备，不能执行“大铁锤”强击作战计划。这个借口激起美同陆军参谋长的强烈不满，他采取了不平常的行动，和美国海军总司令一起递交了一份联合备忘录，建议总统坚决要求英国人履行他们的义务，否则，“我们就要转向太平洋，对日本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对同盟国的作战方向来一个“战略大转变”，向丘吉尔发出威胁这样的主意是马歇尔自己想出来的，但十五年以后他却说“在我不过是吓唬，金才真正想改变战略”。不过这个主意马上遭到罗斯福本人的反对。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总统同他的参谋长们在白宫举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议。会上气氛紧张，争论激烈，总统声明他赞成派军队到北非，这样既可帮助英国人，又能满足他自己的政治要求：在当年年底之前使三百万美国陆军的大部分投入战斗。马歇尔和金飞到伦敦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他们发现英国人毫不动摇地反对“大铁锤”（跨海峡）行动计划，在被丘吉尔称作“战略自然选择”的一次讨论会上，他俩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同意执行“体育家”行动计划。

被重新取名为“火炬”的这个行动计划，要求美国陆军在当年秋天进攻北非，进攻欧洲大陆则被推迟。英国人只同意对迪埃普进行一次象征性的袭击，以便安抚俄国人。首相说他将冒险访问莫斯科——“就象把一大块冰搬到北极”——亲自向斯大林解释为什么不能在一九四二年开辟第二战线。

总统坚定执行他的“欧洲第一”原则，又一次解决了同盟国的战略危机。“打败德国也就意味着打败了日本，甚至不放一枪，”他坚持自己的意见。马歇尔没有那么乐观，不过他抱有同样的信念，尽管他忿忿不满，觉得受到英国人的摆布，不得不让美军从北非迂回进攻柏林。美国陆军首脑已经意识到，如果他要将自己的部队投入地面战斗，在一九四二年是没有其他选择的。转向太平洋是没有机会同日本人拼搏的，因为势必要在热带岛屿和丛林半岛上进行战斗，而他早已断定这主要是一场两栖作战。海军上将金现在吵吵嚷嚷地要求对日本发动攻势——国会也要求发动这个攻势。它的第一个目标是把日本人赶出阿留申群岛。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却把这项任务摆在应优先考虑的战略事项的最末位。他们可以依靠西奥博尔德海军上将的小型特遣舰队，封锁并袭击荒凉的基斯卡和阿图岛上无足轻重的敌人据点。陆军航空队在民航班机的支援下，将要通过世界上部分最恶劣的飞行环境，开辟一条空运航道，将军队和军需品集结起来，最终在阿留申群岛发动攻势。由于保住了中途岛，太平洋的战略焦点又转到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那里的敌人仍然可以威胁澳大利亚。

当西南太平洋主要是麦克阿瑟将军的作战区的时候，他开始争夺整个太平洋战区的指挥权，要求给他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和两个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发动一场代号为“塔尔萨”的大规模攻势。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要在两个星期内夺取拉包尔，“迫使敌人后撤七百英里，退回他们在特鲁克的基地。”金对这位将军的看法和哈特海军上将对他的看法差不多，哈特在严厉追究他造成菲律宾惨败的个人报告中，称他是权迷心窍的自大狂。无论如何，这位独断专行的海军上将是不会交出对太平洋上几艘宝贵的航空母舰的指挥权的。他想让它们在他自己向北面的所罗门群岛发动大规模攻势时起关键作用，他相信这个攻势在一个月內可以夺取拉包尔。他坚持认为这样的作战将“主要是海战和两栖作战”，因此应当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这就有效地阻止了麦克阿瑟发动任何规模的攻势。麦克阿瑟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海军阴谋小集团”夺取“太平洋战区全部作战指挥权”的另一个步骤，他的抗议导致马歇尔同海军作战部长发生了直接对抗。在两个星期中，陆、海军首脑就谁将指挥太平洋战争进行了激烈的争斗。备忘录频繁地交锋，金威胁要不顾陆军同意与否发动他的攻势。为了平息这场争吵，马歇尔在七月二十六日同意了海军早些时候提出的一项妥协解决办法。

一个星期以后“非常困难地”作出了决定，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颁发了一项命令，规定了美国对日本有限攻势的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尼米兹海军上将全面指挥第一任务：攻占圣克鲁斯群岛，为八月一日进攻日本在所罗门群岛中部的基地、瓜达卡纳尔岛对面的图拉吉岛作准备。麦克阿瑟将军将执行第二任务：将日本人逐出新几内亚的一个平行攻势，为执行第三任务作准备。第三任务是进攻新不列颠，夺取拉包尔。为了避免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南太平洋地区指挥官戈姆利海军中将之间发生冲突，参谋长联席会议干脆将太平洋舰队的防区扩展到瓜达卡纳尔岛以西，将下所罗门群岛划归海军控

制。

第一任务的舞台已经布置就绪，这个任务有一个预见性的代号：“瞭望塔行动”，是根据金的如下意图取的：这个行动是海军的太平洋战役的开场小戏。七月三日，海军参谋部成员飞到旧金山，向尼米兹海军上将布置这项计划。他们发现他心绪不宁，从珍珠港接他的水上飞机在降落时翻倒了，驾驶员死了，他差点丢了性命。在独立日，美国海军军官聚集在联邦大楼，听取里奇蒙·凯利·特纳海军少将介绍这项行动计划。特纳极为直率，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曾经担任海军部作战计划局局长，二月份被调离，因为他的明显的党派观念使他不能和陆军的计划人员共事。金后来任命他为戈姆利海军中将领下的南太平洋战区的两栖作战部队指挥官。戈姆利没有出席这次情况介绍会，他被派到墨尔本去修补海军的篱笆，确保麦克阿瑟的合作。

会议充满了乐观情绪。尽管美国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损失了两艘航空母舰，日本人却丧失了突击主力，尼米兹则能围绕“萨拉托加号”、“企业号”、“大黄蜂号”和“黄蜂号”，以及新服役的那一级的快速战列舰的第一艘“南卡罗来纳号”，组成四支特遣舰队。金海军上将相信，如果能早点夺取拉包尔，他还可以将海军的攻势扩展到特鲁克、关岛和塞班，粉碎日本的太平洋环形防线，进攻日本的本土岛屿。但是，珍珠港罗彻福特的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的情报使他的热情冷却了下来，情报处现在开始破译新式的日本海军第二十五号密码，发现日本正在瓜达卡纳尔岛上紧急修建飞机场。一旦完工，这个机场不仅可以使日本重新试图夺取对珊瑚海的制空权，还能封锁澳大利亚东部的海上通道，威胁斐济和努美阿。

金立即命令修改“瞭望塔行动计划”，放弃了在圣克鲁斯群岛修建前进基地的要求，而是呼吁同时进攻图拉吉和瓜达卡纳尔。新的紧迫感促使他拒绝了麦克阿瑟提出的推迟八月一日最后期限的要求，这个最后期限是麦克阿瑟同戈姆利海军中将会晤后作出的。“三个星期以前，麦克阿瑟说如果他能得到两栖作战部队和两艘航空母舰，他能直捣拉包尔，”金向马歇尔证明。“现在他觉得他既不能承担扩大的行动计划，甚至不能执行攻占图拉吉的行动计划。”

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

美国战略的焦点是所罗门群岛，中途岛的失败迫使东京的帝国参谋本部彻底改变他们在太平洋的第二作战阶段的目标。在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方面，联合舰队仍然对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占有很大的优势。尽管如此，南云损失了训练有素的轰炸机驾驶员和四艘航空母舰，使海军参谋本部的计划受到严重挫折。他们不得不放弃第二作战阶段进攻萨摩亚的计划，通过萨摩亚，他们本来可以威胁澳大利亚。现在日本陆军赢得了采取防守战略的要求，这个战略的目标是要建立连锁空军基地，加固岛屿的防御工事，形成一道抵抗盟军攻势的牢固的环形防线。虽然有点晚了，大洋岛和纳鲁岛还是要夺过来，以便确保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南面的海上通道，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对新几内亚的占领。

六月十二日颁发一道新命令，任命天皇的侍从长的弟弟百武春吉中将指挥拉包尔的帝国第十七陆军师。他奉命执行 RI 行动计划控制巴布亚半岛，在井上海军中屡遭失败的地方赢取胜利。由于再也不能指望海军的强大支持，陆军参谋本部决定，要想实现这个行动计划，就得在巴布亚半岛北岸的

布纳和戈纳登陆，然后翻越欧文斯坦利山，攻占莫尔斯比港。三川军一海军中将指挥的海军第十一航空战队以及以拉包尔为基地的、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新组建的第八舰队，将为新几内亚和瓜达卡纳尔的基地提供空中支持，以便牢牢控制所罗门群岛。

帝国参谋本部和百武将军的参谋部几乎比同盟国抢先了两个星期，同盟国也正在计划夺取这些战略目标。麦克阿瑟将军决定在布纳建立一个前进基地和机场，袭击北面被日本人占领的莱城港和萨拉莫阿港，从而牢牢控制巴布亚半岛，这是完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七月二日命令规定的第二任务的第一个要求。七月十日，一个六人小组察看了曲折崎岖的科科达山道北端的海岸，这条陡峭的山道，南起莫尔斯比港，蜿蜒穿过欧文斯坦利山，长达一百英里。“无意行动计划”工作正在全力进行，这个行动就是派遣三千澳大利亚军队翻过密林中的山道，增援当地的民兵，在八月十日开辟一个简易机场。

日本人的行动更迅速。堀井富太郎少将率领的南海分遣队已经上了驶往布纳和戈纳的运兵船，这两个地方是在巴布亚山间行军的出发基地。七月十八日，澳大利亚的侦察机报告这支护航舰队从拉包尔出发了。现在来不及实施“天意行动计划”。布雷特命令 B—17 轰炸机从澳大利亚北部的汤斯维尔基地起飞，但是，由于航程太远，“飞行堡垒”轰炸机未能阻止登陆，敌军在七月二十二日占领了布纳。几天之内，一万三千日军和当地的一千名担架手得以将他们的滩头堡扩大到北面的戈纳，开始从巴布亚的山岭向南推进。

几百名当地民兵和澳大利亚第二十九师的一个先遣连，是介于敌人和具有极其重要战略地位的科科达简易机场之间的全部盟军力量。科科达机场在内地五十英里的地方，位于欧文斯坦利山脚下。从这儿，山道蜿蜒伸向一万多英尺高的险峰，穿过丛林密布的深谷。无论是科科达的澳大利亚指挥官巴兹尔·莫里斯，还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人，最初都没有意识到日本军会通过这样可怕的自然屏障。他们没有估计到堀井将军的决心，堀井已派出第四十一步兵团的一个先遣队，使用在马来亚获得的丛林战本领，直逼科科达。每两千士兵中有一人受到这样的训练：他用一把大砍刀在丛林中砍出一条路来，直到精疲力竭为止；一个人倒下后，另一个人马上补上来。每个士兵携带了一把带孔的特制小铲，这样泥土就不会沾在铲子上。连绵不断的雨和雾浸湿了丛林，陡峭的山道变得泥泞不堪，在这样的环境里作战，小铲子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件十分宝贵的武器。大砍刀辟出一条山道之后，野战炮和机枪卸下来交给当地民工搬运，以便后面的南海分遣队能够进行历史上最艰苦的一次行军，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直下莫尔斯比港。

澳大利亚指挥官威廉·欧文中校觉察到日本人决心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可是已经太晚了。这时，他的五百名步兵和巴布亚的民兵已从摇摇晃晃的铁索桥撤退了，铁索被砍断，桥掉进库马西河的急流之中，但敌人迅速架起自己的一座桥。七月二十九日，欧文在保卫科科达的激战中牺牲。重新占领机场的拚死反击取得了胜利，机场守住了一个星期。机场再次丢失之后，向守军增援的唯一道路便是科科达山道，澳大利亚军队正从这条小道撤退，唱着歌的日军在后面追赶，他们不断地开枪，用迫击炮轰击，枪炮声象骤雨似地不停，涣散着盟军的士气。

堀井的部队绕过了澳大利亚军队好不容易守住的几个阵地，他们象一群有魔力的蚂蚁，从密林山坡上抄近路骚扰撤退纵队的前锋。到了八月中旬，日军离他们的目的地还不到一半的路程，战斗转移到这条山道的最陡峭的部

分，它被贴切地称作“大沟”。火热的太阳，稀薄的空气，加重了这场折磨的痛苦。“路越来越陡，”掘井的一名士兵记录说：“这儿的太阳火辣辣的。我们在没有道路的丛林中行进。丛林不堪形容。口渴想喝水，肚子空空的。”

“被紧张的战斗和行军弄得疲惫不堪，由于缺乏食物、睡眠和栖身之地而极度虚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停止了行进，”拉尔夫·杭纳中校记下了幸存的澳大利亚军队在八月里的可怜处境，他在那一个月赶来指挥守卫“大沟”。

“我领导的事业失败了一次，我要尽最大努力避免第二次失败，”麦克阿瑟写道。就在这时候，澳大利亚最高指挥部估计新几内亚会失守，将有一场入侵，于是开始讨论退守“布里斯班防线”。麦克阿瑟威胁说，除非立即停止这种失败主义的谈论，否则他将辞去总司令的职务。他有意识地将他的司令部向北迁到布里斯班的澳大利亚相互节俭保险公司大楼，这个公司的人员已经撤到悉尼。“我们将在新几内亚保卫澳大利亚，”他郑重地宣布。在此之前，他将妻子和儿子搬进这个尘上飞扬的城市的伦农旅馆住下。

澳大利亚第七师已在运往巴布亚。这些在北非的沙漠战中受到考验的坚强战士，在巴布亚将面临更严峻的任务、那儿的丛林将是“和日本人一样难以对付的敌人”。但是麦克阿瑟下定了决心。“我们必须进攻，进攻，进攻！”他老练地向记者发表了一篇动人的讲演，在讲演中大量引用了普拉图和林肯的名言，听起来与其说是讲战术，不如说是玩弄修辞学。但他还是得到了托马斯·布莱迈爵士将军的慷慨支持。这位盟军地面部队指挥官，前墨尔本警察头子，从中东回来后成为深受国人欢迎的英雄。他是这支狂饮、善战的军队的出色指挥官，他的能干的副手乔治·瓦齐少将给予他相当大的支持。

乔治·肯尼将军前来接替布雷特将军担任西南太平洋部队空军司令，给麦克阿瑟的布里斯班司令部注入了所需的活力。肯尼个儿粗壮，喜好交际，同总司令迥然不同。两人最初关系冷淡，后来很快成了好搭档。肯尼的灵活的方法震动了陆军和皇家澳大利亚空军，后者的合作态度变坏了。

肯尼出发巡视分散的基地，他是迄今视察新几内亚的最高级军官。在那里，他尝到了莫尔斯比港的不舒适的滋味。缺乏蚊帐，罐头“肉与蔬菜”的单调饮食，使疟疾和流行性痢疾在充满灰尘的酷热中传播得更快。肯尼了解到，他的飞行员值勤一次就要减轻三十磅体重。飞行员们有一个赶走成群的黑蝇的习惯动作，他们开玩笑地称它为“新几内亚敬礼”。蚊子弄得士兵们不得安宁，蚊子很大，有个流行的笑话说，地勤人员在夜间赶去给它们加油，在黑暗之中错把蚊子当飞机。肯尼还了解到，除了士气之外，麦克阿瑟的一个看法是很正确的，他认为这些空勤人员是“一群逛大街的，他们对战争的贡献实际上等于零”。肯尼前来就任的时候，空军部队的二百四十五架战斗机，可以飞行的不到五十架，一半轰炸机停飞待修，因为零件始终没有送来。他立即命令停止拆毁飞机；被打坏的飞机，“那怕只剩下一个尾轮”，也要重新修好。锡罐头皮敲平之后，用来修补弹孔。经过几个星期的抢修，能够作战的飞机的数目增加了一倍。

肯尼现在准备让这些飞机很好地发挥效用了，他命令对拉包尔进行大规模袭击。当麦克阿瑟的自高自大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人们称他是“麦克阿瑟的拉斯普丁”——试图修改这个计划的时候，肯尼冲进他的办公室与他

摊牌。肯尼用铅笔在这位将军的整洁的办公桌上的一大张空白纸上点了一点，然后气愤愤他说道：“你对空中力量的了解就这么一点点，我对空中力量的了解好比这张纸的其余部分，”表示如果参谋长不同意，两人应该到隔壁总司令的办公室，看看“谁应指挥这支空军力量”。

后来对拉包尔的成功袭击，使麦克阿瑟相信，这支即将成为第五航空队的空军力量，在新几内亚恢复业已停止的攻势中可以起关键作用，既可用它来轰炸巴布亚北部的日军基地，也可用它来骚扰在欧文斯坦利山脉挺进的敌军。同时，从莫尔斯比港起飞的运输机正向在科科达山道上艰苦跋涉的澳大利亚部队空投供应品。

瘟疫行动

在西太平洋另一边的新西兰，戈姆刊海军中校的参谋部正在奥克兰港的“阿尔戈内号”司令舰上，埋头研究如何发动“瞭望塔行动”。只给他们五个星期的时间来集中全部军队、舰船和装备，的确太紧迫，尽管登陆部队减为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师，因为曾在西海岸接受两栖作战训练的陆军第三步兵师，已经前往大西洋港口，准备开往北非。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少将——他承认自己“甚至不知道有瓜达卡纳尔岛”——面临一项艰巨任务：在新西兰集中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当他到达新西兰，和特纳海军少将一起为入侵作准备的时候，这个师还遍布在各地。从旧金山被召往新喀里多尼亚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原以为他们要到某个热带乐园里去。南太平洋司令部也不高明多少，依靠的情报是他们从旧《全国地理》杂志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航海图中搜集的资料。一批批情报官在澳大利亚全国到处走访熟悉所罗门群岛的传教士、船长和椰子树种植者。他们讲述这个群岛上疟疾流行的丛林和散居各岛的黑皮肤的美拉尼西亚土著人，使范德格里夫特开始称“瞭望塔行动”为“瘟疫行动”。

这个双链群岛座落在赤道以南的低纬度上，它远远不是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所期望的海边长着棕榈树的热带天堂。瓜达卡纳尔是这座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之一，它是在十六世纪被寻找传说中的所罗门王的黄金之国的西班牙冒险家发现的。岛长一百英里，宽五十英里，最高山峰八千英尺，浓云缭绕其间，岛上雨量充足，植物生长茂盛。草地上生长着象刀片一样锋利的库奈草，除了和草地衔接的低山坡外，热带植物十分浓密，阳光几乎不能透过冠盖照射到盘根错节的下层林丛，曙暮时分，白鸚和棕鸟在大树底下凄厉地叫着。五花八门的热带昆虫，在腐烂的植物中生长得又肥又大，枯枝烂叶渗出一股臭水，漂过英迪斯彭塞布尔海峡，侵蚀着佛罗里达岛前面的小岛图拉吉岛。

图拉吉岛没有周围较大岛屿上那样茂密的丛林和沼泽，被认为是少数几个适合白人移居者及其行政官员居住的岛屿之一，白人设法种植了椰子树，盖起小平房，形成有一条街的小镇，统治着所罗门群岛的分散的领土，镇上有一个板球场，这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必不可少的象征。自从五月五日以来，太阳旗在近百年来的每天挂起米字旗的旗杆上飘扬着。帝国海军特种登陆部队的两千三百名海军陆地队员，驻守着这座小镇和两个毗连的小岛，日本水上飞机从这两个小岛出发巡逻。七月初又来了帝国海军机场修建部队的一千四百名士兵，他们每天早上乘轮渡越过海峡到达瓜达卡纳尔岛，为海军第二十五航空战队的飞机修建新基地。

拉包尔的日军司令部不耐烦地等候着简易机场从速完工，以便加强他们

对所罗门群岛的控制。到3月底，修建队在瓜达卡纳尔岛伦加河口西边的库奈平原上开辟了一条跑道。一个简易指挥塔和一座临时兵营正在椰子树丛中兴建起来。在惠灵顿，新西兰码头工人罢工，海军陆战队员不得不自己重新装船。他们的供应品和装备在西海岸装船的时候全部装得不合适。冬季的瓢泼大雨胀破了许多食品纸盒子，码头上遍地都是浸湿了的褐色玉米片和一包包香烟，足足有一脚踝厚。

装卸故障使戈姆利将行动计划又推迟了一个星期，在登陆之前，他需要这个星期来获得关于这个日本机场和附近的伦加坤海滩（大部分海军陆战队员将在那里登岸）的详细侦察照片。离修改后的进攻发起日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还有三个星期，戈姆利发布了最后的“瞭望塔”计划。特纳海军少将将指挥十九艘运兵舰，它们载运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两个战斗队。四艘驱逐舰将护卫运兵舰抵达图拉吉和瓜达卡纳尔岛附近的两个登陆区，同时，三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轰击敌人。紧靠在附近掩护登陆的是“麦克阿瑟的海军”——海军少将维克托·克拉奇利爵士率领的三艘澳大利亚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增援这支力量的是“芝加哥号”重型巡洋舰和太平洋舰队的四艘驱逐舰。尼米兹的四个航空母舰特遣舰队之中的三个将提供强大的空中掩护，新式快速战列舰“南卡罗来纳号”的十六英寸火炮将首次为它们增援。

“瞭望塔行动”是一个仓促制订的两栖作战计划，假如敌人的阵地坚固设防，它是没有多大希望成功的。甚至指挥官也嘲笑地称它是“鞋带行动”——当两栖作战部队集中在一起，准备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斐济附近进行演习的时候，这个名称真是太合适了。在最后一次参谋会议上，范德格里夫特和特纳常常用拳头擂桌子，两人决心在最后四十八小时作好进攻的组织准备。演习“彻底失败了”，七月的最后一天，十九艘运兵舰在四十三艘战舰的护卫下起航了，指挥官们祈求“糟糕的排练意味着第一晚演出成功”，这句古老格言不只是一句戏剧神话。

美国海军太平洋攻势的第一次两栖强击作战在八月六日午夜开始了。特纳海军少将入侵部队的模糊不清的纵阵舰队，绕过瓜达卡纳尔岛的埃斯佩兰斯角，进入黑暗的海峡，通过萨沃火山岛，向着图拉吉岛和那两个好象从漆黑的水中跳起的两条大鲸鱼一样的小岛驶去。告别了掷骰子赌博、吉特巴舞和祈祷者而来到甲板上的海军陆战队员，闻到了漂过海峡的腐烂植物的臭味——般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酷似死尸臭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早饭——对那些还有胃口的人来说——在四时半开出，这时大舰队将一分为二。“X射线部队”的轰击战舰将从平静的海面上悄悄驶往佛罗里达岛，“约克部队”的十一艘运兵舰和重型巡洋舰沿着瓜达卡纳尔海岸线偷偷驶向伦加岬。

“每个人似乎作好了枪声一响就往下跳的准备，但是并没有激昂的情绪，”美国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写道。这位二十六岁的记者从开往图拉吉岛的一艘运兵舰上进行他平生第一次的战时采访。“正在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好象是在做梦。我们悄悄溜过瓜达卡纳尔和萨沃两岛之间的狭窄水道；我们实际上进入了图拉吉湾，几乎绕过了日军海岸炮兵阵地，但是没有发一枪。”

日本情报机构又一次完全没有预报美国即将袭击所罗门群岛的行动，直到临近的战舰在黎明中现出黑色轮廓，图拉吉岛上的瞭望哨方才意识到他们的末日来临。一位电报员向拉包尔发了一封含糊其辞的电报：“一大队数目和型号不详的船只进入海峡，它们是什么呢？”片刻之后，早上六时十三分，

率领“约克部队”的“昆西号”重型巡洋舰的九门八英寸火炮作出了回答，第一阵炮弹在伦加岬东面落地开花，那儿估计有五千尸军在固守。在海峡另一边的“X射线部队”的战舰也跟着轰击了一阵子。

“敌人力量占压倒优势，”图拉吉指挥官在六时半发出电报。“我们将誓死坚守岗位。”这是他的最后一封电报。片刻之后，战舰打来的炮弹摧毁了发报站。第一批美国舰载轰炸机呼啸飞来参加战斗，正要仓皇起飞的日本水上飞机，被俯冲轰炸机捣成一簇簇火炬。

“妙极了！！哦！多好的一天！”澳大利亚海岸前哨马丁·克莱门斯上尉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看见皇家空军。“赫德森式”飞机在头顶嗡嗡飞过的时候，在上午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话。他是在瓜达卡纳尔岛丛林山坡上一处伪装得很巧妙的隐蔽所里写这篇日记的，当克莱门斯调准他的短波收音机的频率，全神贯注地收听美国战斗机驾驶员报告的消息时，当地侦察兵的士气“陡然上升了百分之五百”。

七时左右，海空贵击达到震耳欲聋的高潮。这时，运兵舰离两个登陆区只有一千码。粗短的登陆艇放下去了；粗麻绳网铺开了，重负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开始往下爬，然后准备冒着危险往登陆艇上跳，登陆艇正在四英尺深的波涛上荡漾。“他们象蚂蚁一样翻过舷侧，紧紧地抓住粗糙的麻绳网，顺着温暖的钢质舰壳摇晃着往下爬，”机枪手罗伯特·莱基二等兵回忆说。他们踩着下面人的手指，同时感觉到自己的手被上面的人踩青。步枪碰击着钢盔。扛着重机枪或迫击炮的士兵，紧咬着牙关，忍受着肩负三四十磅重的武器爬到等候在下面的登陆艇上的痛苦……登陆艇在波涛中颠簸，一忽儿靠近舰身，一忽儿甩开三码远。士兵们往下跳，一堆堆地降落在艇上，然后蜷缩在舷边。满载士兵的登陆艇开到集合区，排成圆圈，在八时之前几分钟展开成一列宽纵队，从远在地平线以下的海面上向敌人海岸急速驶去，后面留下一条冒着泡沫的航迹。

尽管演习混乱不堪，实际登陆却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当海军陆战队队员瞠过暗褐色的海滩时，被尖削的珊瑚划破皮的，比中敌人枪弹而受伤的还要多。猛烈的轰击迫使敌人在岛内躲藏起来。八时十五分，第一攻击波在图拉吉岛的红滩登岸，发出信号：“登陆成功，没有遇到反击。”登陆艇回去载运下一批部队到蓝滩登陆。

梅里特·埃德森上校——他的第二近战营是进攻的先头部队——在半上午的时候控制了岛上的那个小镇。但在下午，他发现敌人坚守在俯瞰开阔的板球场的那个小岛东端的山上。夜间，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爬出来发动了一次猛烈反击，结果被击退。“躲在地下和岩石掩体里的日本人有两百，周围散布着狙击手，”埃德森描述日本兵的顽强抵抗。还需要一天的肉搏才能征服那个小岛——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要打败日本兵将是何等的困难，因为他们在不折不扣地执行“誓死坚守岗位”的命令。“甚至在我们控制了阵地之后，”埃德森叙述说，“机枪掩体阻止我们好几个小时不得前进。只有从一个方向才能接近日本人的掩体。必须爬上悬崖，向掩体里丢炸药，而且始终处于敌人的火力之下。”日本兵坚持在洞穴里，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希望，但拒绝投降，袭击者第一次当面领教了武士道精神。差不多二千守军当中，只有二十三人当了俘虏。在三天的战斗中，没有一个日本兵投降，一百名海军陆战队员阵亡。

在海峡对面的瓜达卡纳尔岛的红滩，部分修好的伦加岬简易机场东面五

英里的地方，第一批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员未发一枪，成功登岸。日本修建队没有武器。他们逃往丛林，留下了早餐食用的米饭，正在前进的海军陆战队员，发现部分完工的食堂的桌子上摆着的这些米饭还是热的。跑道有四分之三完工了，指挥塔耸立起来了，发电厂正在发电。一台推土机、许多建筑设备和建筑材料完好地弃在一旁；日本人还留下了大批食物，堆得象一座小山。这将是受欢迎的战利品。在那个炎热的一天，对于口干舌燥的海军陆战队员来说，成吨的大米和大豆，眼下还不如几百箱日本啤酒和一个冷冻厂受欢迎，他们发现这个冷冻厂高兴得了不得，写了一个厂标：“东条冷冻厂——换了新厂主。”

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成功带来了自身的危险；第一天晌午，士兵和供应品拥挤在海滩上，来不及向岸上转移，使登陆极易遭受空袭。然而，拉包尔的日军司令部受到的震惊太强烈了，忘了抓紧时机组织反攻。三川军一海军中将的轰炸机准备起飞作另一次袭击，支援正在巴布亚进军的部队，在它们能够重新装上鱼雷去袭击瓜达卡纳尔的运兵舰之前，宝贵的几个小时已经消失了。他的巡洋舰队也分散了，正在掩护向布纳和卢伊西亚德群岛运送增援部队的运兵舰。

为了执行山本海军大将下达的以海、空部队击退美军登陆的紧急命令，三川登上“鸟海号”巡洋舰，指挥由五艘重型和两艘轻型巡洋舰组成的一支舰队，首次试图重新夺取瓜达卡纳尔基地。这支舰队向西南方全速行进，当晚通过布于维尔。三川心中很明白，跟在舰队后面的两艘运兵舰载运的帝国海军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是完全不能胜任这一任务的。运兵舰奉命返回拉包尔。当天下午，他的飞行员不顾瓜达卡纳尔岛南面的美国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出动的大批战斗机的掩护，发动密集袭击，击沉一艘运兵舰，击伤一艘驱逐舰（这艘舰最后不得被凿沉）。第二天上午越来越猛烈的轰炸袭击，迫使特纳下令加快卸船行动，同时，海岸观察哨和空中巡逻机报告，一支巡洋舰队正在向他压过来。在“瞭望塔行动”的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十六分，三川的舰队不见了。海军 PBY 水上飞机——以及澳大利亚“赫德森式”飞机和第五航空队的 B—17 轰炸机——的驾驶员没有意识到，日本人正沿着什瓦泽尔和圣伊萨贝尔这两个外围岛屿与新乔治亚岛之间的那条海峡加速行进，这是通往瓜达卡纳尔岛的最近的一条路，后来被简称为“狭道”。

紧张的空中侦察在黄昏前还没有找到敌人的巡洋舰队，导致发生一场灾难。珍珠港的罗彻福特密码破译小组，将要花两个星期来破译新的日本作战密码，依靠分析通信情报的太平洋舰队情报处，不能提供敌人的下落，因为这支舰队实行了无线电静默。这使特纳海军少将在八月八日入夜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日本巡洋舰队离得还很远，在翌日之前不会对他的极易遭受攻击的运兵舰构成威胁。眼前他更担心的是弗莱彻海军少将当天下午决定撤走自己的掩护登陆的特遣舰队，在击退日本军两次猛烈袭击的战斗中，弗莱彻损失了五分之一的战斗机。弗莱彻致电戈姆利海军中将，列举了他常有的担忧：燃料不足，防务被削弱，“而敌人有一大批鱼雷轰炸机，”于是“建议立即撤走我的航空母舰”。没有等到批准，他就向南撤退，在晚上八时已经远离瓜达卡纳尔岛。这时，特纳手下的指挥官集中在他的“麦考利号”指挥舰上（一艘被舰上官兵亲切地称作“怪物麦克”的运兵舰）。晚上湿气很重，加剧了由于两栖作战指挥官宣布了令人震惊的决定而造成的危机感，他宣布：撤走航空母舰空中掩护迫使他翌日一早也要撤走运兵舰和巡洋舰。范德格里

夫特将军抗议这种“逃跑”行动，但特纳相信，假若他想使自己的舰只不被日本轰炸机击沉，他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在直至深夜的紧张的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当会议中断，克拉奇利海军少将的专用汽艇开过来将他送往“澳大利亚号”巡洋舰停泊的海面上的时候，爪达卡纳尔岛黑黝黝的山峰周围闪着闪电。克拉奇利的旗舰停泊在海峡入口前面三十多英里的海面上，他的四艘巡洋舰正在海峡上进行例行的箱形巡逻，两艘驱逐舰则停泊在萨沃岛的南面，担任警戒前哨。它们的瞭望哨和雷达都没有发现三川的正在逼近的巡洋舰所出动的水上飞机。

萨沃岛战斗

“人人尽力，”这位日本海军将领用纳尔逊的活来激励将士。他的舰队正高速驶往海峡入口，殷切期望帝国海军高超的夜袭本领将为他们带来“必然的胜利”。每一门炮现在默默对准远处“布卢号”驱逐舰的模糊的轮廓，这艘舰在没有月光的昏暗的夜晚未能发现日本舰艇之后，令人吃惊地改变了航向。

夜里一时四十二分，三川向萨沃岛以南深入了二英里，后来，美国护卫舰“帕特森号”上的警惕性比较高的瞭望员发出信号：“注意！注意！陌生船只进入海港。”又过了五分钟，没有雷达帮助的日本军方才意识到有两艘巡洋舰挡在前面。日本舰只调头向北，沿着T字形上的横线行进，这项行动开始的时候，“鸟海号”的水上飞机在头顶上投下几颗绿色照明弹。

探照灯发出强光，照亮了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号”巡洋舰和美国的“芝加哥号”巡洋舰，距离很近，只有三英里，两艘舰上的炮手猝不及防。他们还来不及开炮，澳大利亚巡洋舰就被二十四发炮弹炸成一团火球。“芝加哥号”中了一颗鱼雷，被逐出战斗，稀里糊涂地追起北面它自己的一艘驱逐舰来了。日本舰队在萨沃岛周围分成两个小舰队实施机动，与盟军第二个巡逻队的三艘巡洋舰迎头相碰。最后面的轻装甲的“阿斯托里亚号”连中敌舰发射的八英寸穿甲炮弹。唯有被炮火包围的“昆西号”上的炮手非常迅速地投入战斗，回敬了几阵齐射，其中的一次击伤了“鸟海号”。力量对比很悬殊。“突然舰只震得很厉害，简直是飞跃似地逃出海面，”“昆西号”上的一名幸存者生动地回忆说，当时，它被两颗鱼雷击中，前弹药库爆炸。“玻璃的破碎声，钢铁的撞击声，压缩空气管里空气的嘶嘶声，无数炮弹的爆炸声和伤员可怜的叫喊声，全部汇集在一起，似乎在为‘昆西号’高唱挽歌。”当它正在下沉的时候，在纵队前面的“文森斯号”巡洋舰被多次击中，过了一会儿就被炸为两截沉入海底，三川的两个纵队调头向北驶出海峡，重新编队。

克拉奇利海军少将的“澳大利亚号”仍在全速行进，但这艘巡洋舰赶到战场的时候，半个小时的战斗已经结束了。由于有一艘巡洋舰被击沉，三艘在起火，他只能营救那些被打晕的幸存者。盟军的运兵舰只有“澳大利亚号”和少数驱逐舰保护，三川原来打算折回海峡去击沉这些运兵舰，现在却决定放弃这个企图。假如他争取主动，那么“瞭望塔行动”连同美国的所罗门攻势就会彻底失败，这位日本海军中将在赢得萨沃岛战斗的胜利后决定撤退，使瓜达卡纳尔岛没有为盟军的一连串灾难增添新的灾难。三川还不知道美国的航空母舰已经撤退；其实，如果他留在原地，在黎明时击毁入侵滩头堡，他是不会遇到空袭的。

海军陆战队员得救了，但美国海军遭受了它有史以来的最惨重的海上失

败。第二天，太阳从佛罗里达岛上升起的时候，四艘巡洋舰和一千多名盟军水兵躺在将被称为“铁底海峡”的污泥里。特纳海军少将不顾危险，冒着早晨的空袭继续卸舰，直到“眼看就要遭受大规模空袭”，他才决定撤走幸存的战舰。和他们一起撤走的有这个海军陆战队师未登岸的一千人的后备队，还有大多数重炮和重型装备以及半数的食品。

“海军陆战队员似乎占领了琼斯滩，而长岛的其他部分则由敌人松散地控制起来了，”《纽约时报》记者汉森·鲍德温总结了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的危险处境。新闻检查官不让美国公众和日本人知道的情况是：范德格里夫特在图拉吉的六千士兵和在瓜达卡纳尔的一万士兵只剩下不够吃一个月的粮食，没有重型武器，没有一颗地雷，只有少数挖壕工具和几捆带刺铁丝。只剩下一台推土机来完成机场的修建，他们的防务现在就靠这个机场了。

“我们抢占了一个战略要地，”南太平洋陆军指挥官米勒德·哈蒙将军向马歇尔将军报告。接着他又忧心忡忡他说：“海军陆战队员们能守住吗？这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萨沃岛海战惨败的消息没有告诉美国公众，当他们得知抗击日本的攻势终于在所罗门群岛上一个名字念起来不顺口的岛屿上展开的时候，不禁欢呼起来。谨慎地不去泄露所受损失的美国海军，就 S-44 号潜艇在新岛附近击沉一艘日本轻型巡洋舰大肆吹嘘了一通。这个损失影响了三川的胜利，两天以后，当“鸟海号”飘扬着旗帜返回拉包尔的时候，三川的胜利再次受到影响。三川发现他的上级对他没有抓住机会粉碎美军的登陆有点不高兴。东条首相现在亲自指示陆军集中兵力重新夺回瓜达卡纳尔。山本海军大将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拼死的斗争”，命令三川“尽一切努力”，在近藤海军中将的第二舰队的支援下，将增援部队送上该岛，他已派遣这支舰队和南云的攻击舰队一起南下特鲁克。

百武春吉将军比较关注第十七军在新几内亚的正在扩展的攻势，低估了准备保卫所罗门群岛的美国部队的规模。他断定只要调来现正在关岛等候部署的、市木大佐的二千五百人的中途岛占领部队，以及川口将军在帕劳群岛的三千五百人的部队（如果必要的话由帝国海军陆战队的的一个单位支援），就可以将美国部队赶走。应包尔的陆、海军指挥官需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运来这些部队，所以他们商定可以临时分两个阶段运送这些部队登岸，由田中赖三海军少将的驱逐舰护航。田中是日本最有希望的海军指挥官之一，既参加了爪哇海战斗，又参加了中途岛海战。现在他预料到“在敌人面前登陆”的困难。登陆“将由混合部队执行，这些部队没有机会进行演习，甚至没有机会进行初步研究”。

“现在让那些杂种来吧！”

拉包尔日军司令部显然忘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曾经如何顽强地守卫科雷吉多尔岛，完全不知道在图拉吉和瓜达卡纳尔有一万六千人的最顽强的美国作战部队。派去刺探伦加滩头堡东西两侧丛林的巡逻兵发现逃走的日军也在挖壕固守之后，范德格里夫特集中力量建立保卫机场的坚固的环形防线，同时继续进行完成机场跑道的工作。日本轰炸机每天准时来炸，以至下午一时被称作“东条时间”。

空袭还不如瓢泼大雨碍事，大雨把建筑工地变成粘糊糊的黑泥潭，使海军陆战队员仅有的一台推土机动弹不得。假如没有敌人留下的卡车，施工是

不可能进行的，而且，由于施工任务使人劳累至极，海军陆战队员们有理由对帝国疏忽大意的慷慨表示感谢。他们不得不依靠成吨的缴获食品，尽管单调的饮食不合美国人的口味。整天吃的是“鱼和米饭，鱼和米饭，鱼和米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说道。“有时换换口味，吃一盘碗豆，鲑鱼罐头，或者一块利华兄弟公司出产的牛肉。”对于定量减半的海军陆战队员来说，不幸的是引进到这个英荷公司的椰子种植园的身躯细长的牛，出现的次数和海军驱逐舰出现的次数同样少，八月十五日，海军的驱逐舰在夜幕掩护下运来一批弹药和航空用油。

两天以后，范德格里夫特得以发出简易机场已经完工的信号。为了清除西面四英里远的、在塔尼考河对岸威胁着机场的日军阵地，他下令发动三路进攻。进攻遇到非常顽强的抵抗，八月十九日，海军陆战队员撤退了。但在第二天，他们有幸欢呼十二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临机场。范德格里夫特称当时的情景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好的场面之一”。接着，在八月二十一日，十五架战斗机的抵达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它们是从“长岛号”的甲板上飞来的，“长岛号”是新型美国护卫航空母舰当中的第一艘，它在这次战斗中起了关键作用，为“卡克图斯空军”的集结充当渡船，海军陆战队的这些飞帆是根据瓜纳卡纳尔的代号被称作“卡克图斯空军”的。

“现在让那些杂种来吧，”一位海军陆战队员在当天叫喊着说。当时，“野猫式”战斗机驾驶员正扑向定时从拉包尔飞来轰炸的敌机，击落了十八架“零式”战斗机当中的一架，剩下的十七架也将在后来的几天中被他们击落。日本第十一航空战队已经接到通知：控制瓜达卡纳尔岛领空的空战已经开始了。八月二十二日，美国陆军第六十七战斗机中队的第一架飞机到达了，这是“长岛号”穿梭输送增援力量，以便弥补“卡克图斯空军”高损耗率的行动的开端。造成损失的不仅有敌机，而且有敌人驱逐舰的夜间轰击，日本人在机场西边架设的机枪的射击，以及瓢泼大雨后机场跑道上的塌洞所造成的事故。

范德格里夫特现在给这个空军基地取名为“亨德森机场”，以纪念在率领中途岛的海军陆战队鱼雷飞机作战时牺牲的洛夫顿·亨德森少校。这个机场将成为进攻者和防守者双方争夺的焦点。在机场完全投入使用之前三天，特种登陆部队的五百名士兵于夜间在机场以东十英里的塔萨法龙加岬登陆。第二天晚上，田中的六艘驱逐舰将市木大佐和由他率领的一千人的支队送到机场以东十二英里的泰武登陆。这些驱逐舰开创了一个惯例：它们从海峡返回时轰击图拉吉和机场跑道。

“我们入侵成功，”市木大佐自负地向拉包尔发出电报。他决定不去等候增援部队或大炮，而是象钳形攻势的西边那只利爪一样向简易机场扑去。市木留下九人据守泰武，便率领只带一星期口粮的九百步兵，出发前去赢取光荣的胜利。“根本没有敌人，就好象在无人区行军，”两天以后他满怀信心地致电说，但克莱门斯上校的一名侦察兵报告了他在海岸椰林种植园进军的情况，勇敢的雅各布·沃扎被俘获，遭到捆绑和毒打，但他咬断了绳子，带着可怕的刀伤，在八月十九日逃出去发出警报。

当天，范德格里夫特接到证实日军主攻方向的情报，亨德森原野东面的巡逻兵看见了市木的一支行军队伍，发现他们穿着新军装。盟军沿着简易机场东面四英里的那条散发着恶臭的污浊的小河加强了防御，架设了几捆宝贵的带刺铁丝网，竖起了若干三十七毫米机枪哨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地图把

这条小河错误地标作特纳鲁河（其实是伊卢河），它只不过三十码长，靠海的那一头被一个沙坑封锁，日军将被迫从这个沙坑发动进攻。

恶臭向防守小河入口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团士兵袭来，使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水汽蒙蒙的夜晚变得更加令人难受。夜里一时过后不久，瞭望哨响起警报：除了丛林里的昆虫和青蛙的微弱的不协调的叫声外，还可以听见有人行动的声音。“他们沿着水边行走，被一些带刺铁丝网缠住了，”团长克利夫顿·凯茨说。“他们开始叽叽喳喳地说话，我们的步枪机枪一齐发射。他们立即冲到我们阵地上来了，接着是几分钟的大混战。敌人被赶出我们的阵地之后，逃到木边躲了起来，三英尺高的堤岸将他们挡住，他们呆在离我们的防线五十码的地方。这时，他们的主力逼近，企图从狭窄的沙坑往上冲；伤亡自然是可怕的。”

市木的军队刺刀上了枪，在挥动着军刀叫喊冲锋的军官的督促下，高喊着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但被美国机枪的火力压了下去。二等兵莱基回忆说：“这里隆隆声、尖叫声、嚎叫声、嘶嘶声、爆裂声、震动声和急促的说话声响成一片，简直是地狱！”

一名日本军官形容当时的情景“好象一只家蝇在攻击一个乌龟。家蝇完全处于劣势。”到了拂晓，市木的军队只剩下几百人，在沙坝和棕榈树后面躲的躲，藏的藏。伦纳德·克雷斯韦尔中校率领一营人在小河一带活动，一天下午，他们在沙坑上隆隆行驶的五辆轻型坦克的支持下，向日军的尾部发起袭击。“我们看着那些可怕的坦克开过沙坑，插进丛林。看着它们在树林里横冲直撞、转动、拐弯，吐出一团团火舌，是很动人心魄的。眼见它们击倒棕榈树，撵出衬底下跑动的人影，然后追逐并射击亡命者。”克雷斯韦尔形容那些坦克的血淋淋的履带“象一架架绞肉机”，大批屠杀着日本人。

黄昏，市木和二十名幸存者围着血染的旗子继续战斗。当坦克开来消灭他那徒劳无益的最后抵抗的时候，大佐跪在沙滩上剖腹自杀。小河里流着鲜血，沙坑上散布着八百多名敌兵的残存者，他们的身体半埋在土里。特纳鲁河战斗打赢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只死三十五人，这是美国对受到丛林战训练的日本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对帝国陆军自认为不可战胜的信念给予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马金岛和东京快车

在北面一千英里处的吉尔伯特群岛，海军陆战队的第二个战役也取得了胜利，又一次削弱了日本的军事威信。八月十七日，第二近战营的二百二十名士兵，分乘暗礁外的潜艇放下的橡皮登陆艇，趁着黎明前的涨潮，悄悄登上马金岛。埃文·卡尔森上校信奉他亲眼看见毛泽东的游击队实行的非正规的“工合”型的领导，士兵们经过他的突击战术的训练，取得了这次袭击的胜利，消灭了八十三名守岛的日本士兵。涨潮妨碍了近战营的撤退，损失很重，但总统的大儿子詹姆斯·罗斯福海军少校的冷静指挥，使除九名以外的所有海军陆战队员都在第二天晚上返回潜艇。打了就跑的袭击所带来的混乱，使保守的华盛顿军方领导确信这是“一件蠢事”。情报机关透露，日本人正在增援他们的太平洋诸岛上的守岛部队，类似的近战兵突击行动于是被取消。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简称，在英文中的意思是团结协作精神。——译者

对马金岛的袭击也未达到使日本从所罗门群岛转移兵力的目的。拉包尔的日军司令部现在估计到，它面临一场收复它在瓜达卡纳尔岛的阵地的大规模战役，但它作出这个估计为时太晚。军队、舰只和飞机将不得不投入这场战斗，第十一航空战队从提尼安南下，山本五十六率领联合舰队南下特鲁克，田中赖三的驱逐舰开始在夜幕的掩护下在“狭道”航行，运送增援部队。日本士兵称它们是“蚂蚁爬行”，所罗门群岛北部的海岸哨兵（他们预先发出了这些驱逐舰夜航的警报）称它们是“东京快车”。

美国人也采用拿驱逐舰当运兵舰的同样办法，运来汽油和弹药，给“卡克图斯空军”的日益增多的飞机加油装弹。八月二十二日夜，两艘运输“快车”在铁底海峡的漆黑海面上相撞，而“布卢号”驱逐舰被一颗鱼雷击中后不得不凿沉。

在瓜达卡纳尔周围有争议的水域里，正在形成一场严重得多的海军对峙。破译日本海军密码仍然落后十多天，但对日本往来密码电报所作的分析揭露出一个大型航空母舰战斗群。八月二十一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一份情报概要预料，一支大型日本攻击部队“虽然明显地仍在帝国水域，但肯定会南下，即使还未开始向那个方向行进。”尼米兹对这个极其重要的估计作出了反应，命令戈姆利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水域集结他的南太平洋舰队，第二天又命令弗莱彻海军少将派遣他的拥有三艘航空母舰的特遣舰队北上予以支援。盟军的三十艘战舰同联合舰队的五十八艘相比，处于一比二的劣势，无线电情报已经发出警告：这五十八艘战舰正在南下。然而、南云的攻击舰队这次只出动两艘航空母舰，而且他们的一百七十七架飞机也比弗莱彻的二百五十九架少。山本希望他的代号为KA的新的行动仍然可以成为一场他在中途岛未能实现的决战。但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乃是为运送一千五百名帝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的运兵舰队提供空中掩护。

同他先前的中途岛计划一样，这项新的行动计划具有同样的弱点：分散联合舰队的兵力来同时实现过多的目标。山本又一次随旗舰出海，在这次行动的最初阶段，他由于同样缺少通讯联系和情报而苦恼。这是决定这次行动成败的关键因素，因为他的海空巡逻队迄今尚未发现在马莱塔岛东北面的太平洋上巡逻的美国航空母舰特遣舰队。

然而，美国海军PBY“卡塔利娜式”飞机却发现日本的护航运兵舰队在布于维尔岛东面的洋面上，由“利根号”重型巡洋舰和“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掩护。运兵舰队在山本的先头部队前面约有一百英里。弗莱彻命令“萨拉托加号”出动飞机轰炸，但是，无论是他的航空母舰出动的巡逻机，还是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二十三架海军陆战队俯冲轰炸机，都没有发现护航运兵舰队，因为它已奉命向北行驶。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弗莱彻非常失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情报简报肯定地告诉他：敌人的舰队航空母舰仍然在特鲁克，他又象往常那样担心燃料不足，于是派遣“黄蜂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南下同它的油船队会合。第二天上午他就要为他的这个行动而感到遗憾，因为从圣克鲁斯岛出发巡逻的一架PBY“卡塔利娜式”飞机发回无线电，说在他的特遣舰队西北约二百六十英里的洋面上发现有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向南行驶。上午十一时，当一架四引擎日本水上飞机出现在北面地平线上空的时候，敌人的这两艘舰只仍被尾随着，但弗莱彻十分小心，不愿只根据一次发现而发动进攻，只是出动“企业号”上的二十三架“复仇者式”飞机进行广泛搜索。

东所罗门群岛战斗

这是令人焦急的时刻，弗莱彻的旗舰上仍在进行缜密的思考和分析，在这期间，“龙骧号”出动舰载机参加拉包尔的飞机对瓜达卡纳尔发起的代号为“东条时间”的袭击。这个行动成功地引诱了“企业号”出动的进行搜索的舰载机，后者错误地追踪日本的舰载机，而不是袭击它们的航空母舰。严重的静电干扰妨碍了双方的无线电通讯，在下午二时之前不久，在第一次发现敌舰的地方的北面很远的洋面上，又发现了另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静电干扰就产生了更大的混乱。弗莱彻经过长久的犹豫之后，知道必须立即发动进攻。他“勉为其难地”决定袭击那艘已确认无疑的轻型航空母舰。八架鱼雷飞机和三十架俯冲轰炸机刚从“萨拉托加号”出动向北飞去，PBV“卡塔利娜式”飞机和“企业号”自己的侦察机就报告了新的敌情，证实洋面上有两艘大型日本航空母舰，这是先遣舰队的战舰的一部分。它们在北面不到二百英里的洋面上，使弗莱彻处于受到进攻只剩下少数飞机掩护的危险境地。他断定，出动十四架剩下的俯冲轰炸机和十二架鱼雷飞机去袭击敌人舰队的主力，无异于自杀。糟糕的无线电通讯和飞行员不守纪律的谈话，使召回第一批出动的舰载机或让它们改变方向成为不可能。能够做到的只是等待，并希望留作战斗空中巡逻之用的五十四架“野猫式”战斗机将能保护三艘航空母舰免遭日本人的袭击。

东所罗门群岛战斗——后来美国人对这次战斗的称呼——开始的时候，弗莱彻重蹈四个月前的复辙，那时他在珊瑚海差点使他面临灭顶之灾。美国海军在第一轮战斗中占上风，因为“龙骧号”正在为它的战斗机加油，这些战斗机曾经出动去击迟早些时候第五航空队的B-17轰炸机的一次进攻。这艘万吨轻型航空母舰十分灵活，躲开了第一批俯冲轰炸机，但鱼雷飞机对它的左舷和右舷的后部发动了“锤击铁砧式的”袭击。袭击使它无可奈何地兜着圈子。这艘瘫痪的航空母舰被大火吞没，四个小时后就沉掉了，幸存的飞机耗完了油，被迫坠入海中，或者设法飞到布干维尔。

当南云接到“龙骧号”沉没的消息时，他推测这个损失使得敌机不能去袭击他自己的两艘航空母舰。一个小时前，“翔鹤号”和“瑞鹤号”出动的二十七架俯冲轰炸机，在十架“零式”战斗机的护卫下，前去袭击那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大半个下午，南云的巡洋舰出动的水上飞机一直在监视着这两艘航空母舰，没有发现敌机袭击自己的舰队，因此，在下午四时，他很有把握地出动留下的飞机去进行第二次袭击。

高耸的云层掩护日本飞行员躲过弗莱彻为了保护他的特遣舰队而出动的五十架“野猫式”战斗机，这时，他的两个特遣舰队约相距十英里而行。“企业号”——在“北卡罗来纳号”新式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吸引了敌人的全部进攻力量。这艘旗舰的战斗机塔台指挥不力，“零式”战斗机驾驶员的经验更丰富，护航的战斗机便被引开了，使日本俯冲轰炸机得以在云层中集合，然后每七秒钟一架，穿过爆裂的高射炮火，尖叫着向“企业号”猛扑过去，三颗炸弹击中。两颗砸在飞行甲板昆部，升降机不能动弹；一颗在舰桥附近爆炸，没有造成严重损失。“北卡罗来纳号”的舰尾中了三颗炸弹，但这艘战列舰的抢险队设法扑灭了火焰。“企业号”自己的救火队同烈火的斗争也正在取得胜利，虽然被击中的飞行甲板上冒起的冲天烟柱使飞走的日本飞行员相信，他们已使这艘庞大的航空母舰受了致命

伤。

“企业号”甲板上的弹孔很快就用金属板修补好了，十五分钟后，火被扑灭了，这艘航空母舰以每小时二十四海里的速度前进，并开始召回它的飞机。这时，它差点碰上“列克星敦号”在珊瑚海海战中碰到过的灾难。呛人的浓烟使轮机舱发生一系列故障，熏倒了修理控制方向舵的机器的轮机员。

“企业号”无依无靠，不能拖走，成了易被击中的目标；轮机员竭尽全力恢复它的活动能力，雷达绘迹器只能敏捷地追踪即将来临的第二批日本飞机。

令人惊叹的是，本来在那个下午可以为南云赢得胜利、为他在中途岛的失败报仇雪恨的这批飞机，却犯了过早改变航向的错误，从“企业号”西面约五十英里的地方飞了过去，然后放弃追踪目标，再度向北飞行。弗莱彻汗流夹背地度过了本来他会输掉这场战斗的三十八分钟之后，恢复了对旗舰的操舵的控制，他决定休战，往南行驶。就在日本人进攻之前，他出动特遣舰队最后留下的十五架“无畏式”和十七架“复仇者式”飞机，袭击敌人的主力。“企业号”的鱼雷飞机除了看见一片珊瑚礁外，没有发现可以袭击的目标，终于返回母舰，但十三架俯冲轰炸机由于油快用完了，降落在瓜达卡纳尔岛，它们成了“卡克图斯空军”的颇受欢迎的成员。“萨拉托加号”的七架飞机发动的小规模袭击碰上了较好的运气。它们发现并袭击了近藤海军中部的先头部队，使“千岁号”水上飞机供应船失去活动能力，后来它们的油烧完了，不得不降落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岛附近的海面上。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山本取消了KA行动计划。联合舰队在失去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并未能实现它的战略目标之后，返回特鲁克锚地。与此同时，田中则奉命送川口支队的先头部队和倒霉的市木支队的后备队登岸。“蚂蚁爬行”在八月二十八日夜间开始。得到布干维尔海岸哨兵的警报后，“卡克图斯空军”有足够的时间在当天下午去发现“东京快车”并使它出轨，后来终于击沉最前面的一艘驱逐舰，击伤另外两艘，迫使日本舰队撤退。当田中得知，日本轰炸机在日拉吉附近海面击沉一艘运输驱逐舰，他也没有感到宽慰。第二天晚上，他再次出动四艘驱逐舰，设法将几百人的增援部队送到泰武登岸，这使日本人相信，趁美国飞机停在机场，在夜间迅速运兵是增援瓜达卡纳尔岛的唯一办法。

川口将军起初坚决拒绝考虑使自己屈从“战舰运输”。直到八月三十日，田中的驱逐舰运来市木支队的最后一千名士兵之后，这位固执的陆军指挥官方才同意由“蚂蚁爬行”来执行他的使命。八月三十一日夜晚，他和他的一千名士兵被安全送上岸。拉包尔的希望大大增长，以为他们在岸上很快就有足够的兵力对机场发动第二次袭击。那一天还传来另一个使人为之雀跃的消息，帝国海军的伊-26号潜艇在所罗门群岛南部附近的海面上发射鱼雷，击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

戈姆利原来希望在瓜达卡纳尔的南面停泊一艘航空母舰，以便向亨德森机场运送飞机，现在却遭到这个挫折，虽然这个挫折并不象“东京快车”所吹嘘的那样是日本的一个胜利。船体坚固的“萨拉托加号”在那一年第二次遭到鱼雷袭击，损失却很小，但象一月份那次一样，这颗鱼雷打坏了易被袭击的涡轮发电推进器，迫使它涉过太平洋，返回于船坞进行又一次修理。

守住了米尔恩湾和莫尔斯比港

这艘航空母舰的损失尽管是暂时的，却也表明美国海军为了保持它在所

罗门群岛的地位，不得不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日本战略计划的损失甚至更高。自从盟军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卡纳尔和图拉吉登陆以来的三个星期里，将他们赶走以恢复帝国的威里这样一个在最初看来是一项容易的任务，现在却成了一场大规模战役，竟把军队、飞机和舰只从日本在新几内亚的攻势中抽调过来 411 了。帝国统帅部的陆军参谋本部在八月三十一日决定，把收复瓜达卡纳尔岛作为一项主要目标，百武将军和他在拉包尔的参谋部奉命减弱第十七军团在巴布亚的攻势，而在这个时候，该军团向莫尔斯比港的两路进击刚好陷于停顿。

向荒凉的欧文·斯坦利山脉发动的进击则正逐步取得进展，堀井将军的五个营在“大沟”一带的使人筋疲力尽的战斗中交互跃进。杭纳中校率领的精锐的澳大利亚第三十九师同样在被动地撤退，他们还多了一个不利的条件，背向墙似的丛林山坡。当日军从无路的多雨的丛林中出击，包抄并瓦解了杭纳在伊萨鲁瓦的防御阵地的时候，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们突破“大沟”。科科达小道直趋云雾缭绕的巴布亚山脉的顶峰。一旦他们到达山顶，离目的地就不到五十英里，他们就会乘势直下莫尔斯比港。

据情报机关透露，日军正准备对米尔恩湾发动进攻，盟军主力要留下来防范这次进攻，因此只剩下澳大利亚第七师的小批增援部队来沿着科科达小道作五天艰苦的长途跋涉。当麦克阿瑟得知百武的 RE 行动计划——日本指挥官对他的巴布亚钳形攻势的另一支利爪的称呼——的时候，澳大利亚第十八步兵旅连同一千三百名美国士兵被紧急空运过来，以便保卫三个关键的机场，皇家澳大利亚空军和第五航空队轰炸拉包尔，需要这三个机场作中间停留基地。

八月二十五日，当敌对的两个舰队正在东所罗门群岛犹豫不决地纠缠的时候，帝国海军的两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却在护卫运送 RE 行动入侵部队的船队前往米尔恩湾北端的拉比岛。暴风雨掩护它们逼近该岛，直到二十五日下午，出动袭击这支护航运输船队的澳大利亚战斗机和轰炸机，方才击沉一艘扫雷艇，击伤一艘运输船。这并未阻止一千二百人的海军特种登陆部队在当天晚上登岸。拉包尔司令部虽然低估了敌军，但持续的恶劣气候帮了他们的忙，阻碍了盟军的空袭，致使日军将增援部队和轻型坦克送上岸，使登陆的总兵力达二千人。在米尔恩湾的盟军指挥官西里尔·克洛斯少将，得到了澳大利亚第十八步兵旅、两个皇家澳大利亚空军战斗机中队和一千三百人的美国军队的增援。日军处于一比十的劣势，只成功地扫除了外围的一支澳大利亚部队。士兵们摸着黑，在瓢泼大雨中向重兵把守的机场逼进，当他们的坦克陷入泥潭地里的时候，他们的进击便停止不前了。

在随后的三大战斗中，防守者的力量是决定性因素。日军为了削弱澳大利亚阵地而在前沿发动的自杀性袭击屡遭失败。在飞机的支援下，盟军发起反攻，逐步将入侵者赶回海滩。要求拉包尔增援的紧急呼吁无人理睬，因为百武接到东京的指示，要优先考虑瓜达卡纳尔岛。

“设法将他们救出来，”拉包尔司令部在九月五日向驱逐舰发出命令，就在这一天，RE 行动被放弃了。只有六百人的日本军队从米尔恩湾的灾祸中逃脱出来，在这场灾祸中，日军伤亡二千多人，第五航空队的一架 B-17 轰炸机击沉一艘救人的驱逐舰，使这次失败付出更高代价。“敌人落入圈套，结果是很悲惨的，”麦克阿瑟将军取得了他的第一个胜刊之后发表公报说。日军发动的这样的两栖进攻被粉碎，这也是第一次。同时，麦克阿瑟致电马歇

尔将军，认为新几内亚攻势被拖延的责任，在于布莱梅将军未能加紧进攻在科科达小道上前进的敌军。麦克阿瑟暗示，他“还不太相信澳大利亚部队的战斗力”。现在，既然日军对米尔恩湾的进攻被打退了，麦克阿瑟可以放心地将他的主力澳大利亚第七师调去参加科科达小道的战斗。

九月五日，堀井将军的部队突破了“大沟”，正一路战斗，直下莫尔斯比港，但是他们在这场严峻考验中需要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才刚刚开始显示出来。热带丛林和疾病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六十五英里长的日军供应线越来越频繁地遭到空袭，韦罗比的桥梁被炸断。日军在占领了最后一座村庄约里贝瓦村之后，终于在九月十七日，在离莫尔斯比港只有三十英里的伊米塔山岭，被刚抵达的澳大利亚军队挡住了。

“我们怎能同这拚斗呢？”当日军遇到顽强的防守，而且大米、药品和弹药越来越少的时候，一位军官抱怨道。疾病和饥饿在威胁着生命。他们可以看见敌人的探照灯在扫射着天空，敌人在玩弄他们。百武将军决心不投降。“分遣队将停留在这里，坚守阵地，以便整顿编制，补充战斗力量。我们将象榔头那样狠狠打击莫尔斯比港这个要塞，”他发出命令。但是没有增援部队前来实施这样的打击。第十七军团的后备队被派往瓜达卡纳尔。九月十八日接到退至布纳的命令。百武将军和他的士兵开始作恶梦般的撤退，幸存者寥寥无几。由于澳大利亚战斗部队和第五航空队顽强英勇地作战，也由于丛林，巴布亚终于被挽救下来了。

第十八章 “人人希望我们能坚持”

“这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争，”罗斯福总统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向全国庄严广播。美国人可能免遭轰炸的劫难，但他们已经感受到战时经济所造成的匮乏和贫困：买不到新的小汽车和从牙膏到电器产品的家用物品，因为工厂奉命节约金属并转向军工生产。日本占领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造成轮胎短缺，这比汽油定量供应更能使小汽车上不了公路。食糖供应实行配给；咖啡和肉类很快也将这样。

征兵和为把美国变成“民主的兵工厂”而扩大工业生产，结果消灭了失业，制造了通货膨胀，这在大萧条开始以来还是头一次。“全面稳定物价、工资、薪金和利润，是继续增加坦克、舰船和枪炮的生产所必需的，”罗斯福警告说。由于民主党的力量在当年十一月至关重要的中期选举以前渐趋衰落，国会在通过将会赋予总统严格控制经济以便冻结物价和工资的巨大权力的法案时裹足不前。总统告诫说，增征税款和控制税款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人在国内为支援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做得不够”。现在他们不得不为进行一场全球战争付出代价，他估计这场战争“将使这个国家到一九四三年底花费近一亿美元”。

广播演说之后，罗斯福抢了国会山争吵不休的政客们的戏，对东海岸至西海岸的重要工厂进行了一次秘密但仍然得到广泛宣传的巡视。他的目的是要使全国知道为战争筹措资金的代价是如何巨大。对于花费六千五百万美元由福特厂在威洛朗建造一家新的轰炸机制造厂，以及亨利·凯泽在西海岸的造船厂，部进行了广泛宣传。凯泽被报界捧为新一代企业家中最成功的代表之一，他的“自由轮”满足了全球战争的要求。有的企业家失败了，但是“老板凯泽”却成功地从华盛顿的“官僚兵工厂”取得了数以百万计的美金的合同和他所需的全部钢材，就象底特律大批量生产汽车那样，采用预制构件生产线技术建造万吨标准轮。他的造船厂雇用数以千计的铆工，昼夜二十四小时将预制构件铆在一起。那年年初，建造一艘万吨轮需要六个多月，到五月就用不了三个月，到九月平均只需四个星期。当年秋天创造了惊人的纪录，“罗伯特·皮尔里号”的龙骨安好以后，只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四天零十五个小时就建造成功，油漆未干就下水了（这个纪录从未被打破）。

同潜艇的作战终于在当年秋天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是由亨利·凯泽所说的“奇迹般的上帝和天才的自由美国工人”创造的。九月，造船的吨位首次超过被敌人击沉的船舶的吨位。一直成为同盟国战略计划的主要限制因素的船舶危机，现在开始逐月缓和了。这个压力只是在一九四二年才慢慢减轻的，因为需要大量的运输船来运送“火炬行动”部队在北非登陆，为“包列罗行动”部队在英国集结提供物资，以及重新开始北极护航运输计划，支援在斯大林格勒作殊死抵抗的苏联红军。当谢尔曼中型坦克和大量弹药绕过好望角，被紧急运往埃及，为英国第八军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提供更强大的打击力量，以向隆美尔在阿拉曼的前线发动进攻的时候，这些行动计划都受到削弱。

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必须玩弄手法，使人们相信所有这些行动计划比太平洋更值得优先考虑，其实太平洋也迫切需要更多的船舶来源源不断地将物资和增援部队送过这个大洋，支援海军陆战队对瓜达卡纳尔岛的岌岌可危的控制，支援麦克阿瑟将军的正在扩大的新几内亚战役，尽管不断呼吁向南太

平洋提供更多的飞机和舰船，但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告诉支克阿瑟和海军上将金：他们不能指望很多的东西，因为他们多得一条枪，或者一架飞机，或者一艘运输船，就有可能削弱十月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行动”的压倒一切的需求。

空运到中国

中国和印度在同盟国一九四二年战略重点尺度上所处的位置甚至更低，原来答应向蒋介石提供的 B-24“解放者式”轰炸机被调往中东，韦维尔将军同样失去了原来分配给他守卫印度边界的一个英国师。雨季使缅甸的战事延缓了四个月，帝国第十五军向北一直推进到阿萨姆邦边界，后因气候恶劣才停止进军。这使日本人未能利用印度的日益高涨的内部骚乱。在甘地、尼赫鲁及其数以百计的支持者被投入监狱之后，国大党争取独立的非暴力运动蜕变为流血事件，英国军队不得不从前线撤回，以便控制蔓延的骚动和炸弹爆炸事件。分裂出去的国大党领袖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导演了“自由印度运动”，日本怂恿这个运动进行颠覆性宣传。鲍斯曾在一九四一年逃到柏林寻求希特勒的支持，他现在发现东京比柏林肯帮忙得多。他从在马来业俘虏的四万多人中招收了五千名士兵，成立了所谓的印度国民军，这些军队被运回仰光，同缅甸的日军并肩作战。

国内问题也使蒋介石的军队不能专心抵抗日本。中日在华东前线达成了非正式的停火，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被派往北方，准备重新对蒋的中国共产党盟友采取行动。华盛顿不愿给另一次内战火上加油，又缺乏军事供应品，因此坚决拒绝满足委员长多次提出的根据租借法提供更多军事装备的要求。当滇缅公路被切断时，罗斯福曾答应提供一百架运输机，可是，那年秋天在飞往中国的“驼峰”航线上飞行的运输机不足五十架，只运去原计划每月五千吨军事物资的十分之一。供应品堆积在卡拉奇和孟买的码头上，部分原因是在一千五百英里的负担过重的印度铁路系统运输这批物资时耽误了。最容易堵塞的隘道是从孟加拉伸出来的那条老的单轨铁路线。为阿萨姆邦茶叶种植园兴建的这条铁路，有理由被人骂作是“图纳维尔电车”。运往中国的物资只好用卡车送到印度东北部布拉马普特拉谷地布满尘土的简易机场。在这儿，物资被装上粗笨的 C-47 双引擎“达科塔式”运输机和较大的 C-54 四引擎“突击队员式”运输机，这些运输机起飞后向东飞越那加山，开始作越过喜马拉雅进入中国的五百英里的长途飞行。

“驼峰”是中华航空公司的美国驾驶员对这条航线所取的名字，这条航线原是一些驾驶员开辟的，现在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也飞行这条航线。它是世界上最险的航线之一，越过一万五千英尺高的山脉，飞机在那儿几乎达到最高升限，机上人员需要氧气。飞机在暴雨中摇摆颠簸，好象飘荡的树叶，厚厚的云层使航行成为碰运气，崎岖的山峰和埋伏在缅甸上空的日本战斗机使每次飞行变成一场对神经、勇气和实际飞行本领的严峻考验。为了使“飞虎”能不断地在天上飞，需要运来弹药、零件和不可缺少的燃料。克莱尔·陈纳德发现华盛顿无视他多次提出的提供这些必需供应品的要求，甚至在当年七月，当中国空中特遣队——他的飞行队的正式名称——成为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的一部分，他被授予空军准将军衔时，也仍然如此。他的一小批轰炸机没有去袭击日本人，而是迫不得已地一直在“驼峰”上飞行，仅仅是为了运来足够的燃料和零件，以保证他的战斗机能够飞到空中。

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度过了一个越来越叫他恼火的夏天，他飞越“驼峰”，在新德里和重庆之间穿梭，企图劝说韦维尔将军和蒋介石同意他在即将到来的旱季发动联合进攻的计划。这次攻势的目的是重新开辟一条从阿萨姆邦的利多通往缅甸北部的道路，以便恢复具有战略地位的中国陆上供应线。在史迪威看来，英国人在向印度的八千中国军队提供许诺过的武器和训练设备时，慢得实在令人发指。担心共产党人甚于担心日本人的委员长，迟迟不派出二十个师的国民党陆军，史迪威需要这些军队从东面支援他的攻势。

蒋介石对于罗斯福总统没有根据租借法加紧提供援助越来越不耐烦。到了七月，答应提供的一百架运输机，飞来的却不超过五十架。当陈纳德没有得到一批追加的轰炸机，而被英国人抢走时，蒋大发脾气，向罗斯福发了一道最后通牒，他“请求”美国重申对中国承担的义务，满足三项不可缺少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派遣三个美国陆军师发动攻势，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五百架战斗机保卫重庆；以及足够的运输机来满足他提出的“最低要求”：每月通过“驼峰”提供五千吨供应品。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蒋扬言要“取消中国战区”和“作出其他调整”。

总统不愿也不能满足如此荒谬的要求，因为它们将危及所有其他战区的战事，总统权且妥协了。他抚慰地向重庆保证：将会调查这些要求。史迪威——他正面临得到蒋夫人支持的陈纳德将军企图罢黜他的危险——在致华盛顿的报告中毫不掩饰他的观点：委员长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而且，很大一部分租借援助，不是被蒋用作反共集结，就被腐化的官员装进了腰包。同样使他灰心的是，马歇尔的冷淡反应表明，他在敦促英国人在缅甸发动攻势时是不能指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的。

缅甸攻势

韦维尔和他的参谋部在宫殿般的新德里司令部里，大谈其倡议的“阿纳基姆”行动计划。这项计划要求进行两栖作战，夺回仰光，并且派遣在印度的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一道攻入缅甸，国民党陆军则从中国南下。只要这项计划仍然只不过是学问渊博的参谋官的一系列文件，史迪威相信“这些杂种准会将它破坏掉”。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八月底，他的中国军队方才在印度得到一个训练基地，当韦维尔告诉他，由于登陆艇和皇家海军陆战队被派往马达加斯加，重新对维希的守备部队开展作战，因此两栖进攻不能在当年举行的时候，他对韦维尔实施“阿纳基姆”行动计划的希望化为泡影。英国人可以发动的唯一攻势是沿缅甸的若开海岸线作有限的推进——而这位美国将军说这简直是“一个笑话”。

韦维尔觉得英国必须对抗击日本的战争作出贡献。九月二十一日，他向缅甸的占领者发起进攻，印度陆军第十四师在一个英国步兵旅的协同下，从吉大港向南进击。最初日本人的抵抗是轻微的，但来自旁遮普干旱平原的士兵在沿海沼泽地带行军进展迟缓，生长着浓密灌木丛的沼泽和稻田间的潮水阻碍了他们的前进。若干舢板、一艘登陆艇和两三艘古老的明轮船向这支部队提供供应品，这支部队几乎花了一个月才走完到达梅字半岛颈口的不足一百英里的路程。半岛的最南端将是对重要港口实兑港实施两栖突击的跳板。当皇家空军没有取得制空权之后，若开战役便在十月份陷于停顿，日本人开来更多的军队加强防守。

英军在缅甸的这次行动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规模也没有蒋介石预料的那么大。蒋因此利用这一点作借口，不让中国军队同时在北面发动攻势。史迪威提出抗议，但委员长抱怨说，他仍然需要得到对他的三项要求的答复。

当月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的到达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他是作为总统的巡回大使来鼓舞士气的。他猛烈抨击华盛顿忽视了国民党人的事业，并在陈纳德将军试图罢黜史迪威的过程中充当中间人。威尔基回国后向总统汇报了这位飞行员夸下的海口，如果他马上能得到这个战区的指挥权和一百五十架作战飞机，他能“大概在六个月之内打垮日本”。马歇尔将军说这“不是拙劣的方略，而是无稽之谈”。罗斯福因此在十月十四日的信中重申他对史迪威的支持，正式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对中国承担义务，但由于其他战场的压力而不能立即满足他的要求。罗斯福答应只要抽得出来就立即提供更多的作战飞机，并同意作出保证：到一九四二年年尾将有一百架运输机飞越驼峰。这个让步足以说服蒋暂时支持史迪威的计划：一旦在印度的中国军队训练完毕，他就从阿萨姆邦的利多发动攻势，与缅甸公路北端连结起来。蒋还向史迪威保证：如果英军发动整个阿纳基姆攻势，他就提供二十个师的国民党军队。

这些能否到来确实值得怀疑，如同史迪威十一月访问新德里时所了解到的那样。在新德里，他发现韦维尔将军对若开战事缺乏进展非常焦急。由于缺乏登陆艇和海军的支持，军队不能从梅宇半岛送往海岛港口实兑港，整个行动计划似乎要变成一团临时拼凑起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北非登陆的“火炬”攻势对同盟国人力物力的要求占有压倒的地位，原计划运往中国的物资，由于重新要向正在昔战的苏联军队提供援助而转运往俄国。剩下的东西全被运去增援瓜达卡纳尔和新几内亚的关键战斗。史迪威向华盛顿陆军部提出的强烈抗议只使马歇尔将军“对你的反应表示同情”——但没有更多的飞机和物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我同在同一条木筏上，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层夹板，而教授船只却开走了，”“醋性子乔”在写给他的妻子的信中这样绝望地总结了她的可怜处境。

所罗门群岛危机

盟军要在北非登陆也使太平洋战区遭到损失。自从八月以来，麦克阿瑟将军屡次警告，如果同盟国敌不过日本在夺取莫尔斯比港失败后紧急运往南部环形防线的增援部队，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金海军上将要求向所罗门提供更多的飞机，“即使因此妨碍了对东大西洋承担的义务也不妨，”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支持马歇尔将军的意见：为了不危及“火炬行动计划”，拒绝向太平洋派遣额外的舰船和飞机。特纳海军少将说，美国人失去了在敌人的首次反攻于九月初被粉碎以后向瓜达卡纳尔岛派遣空中和地面增援部队的“不可失去的极好机会”。

相反，日本人却在夜间通过“狭道”运来增援部队——川口将军的三千人的特遣部队。范德格里夫特得到的唯一额外力量是一个非作战的海军建筑营。到前线服现役的第一支海军建筑营部队，很快就赢得了“海军修建大队”的关名，他们手持镐、锤、铲、钳，在争夺瓜达卡纳尔岛的战斗中，注定和手持步枪、机枪、手榴弹的海军陆战队员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海军修建大队是在不到九个月之前成立的，这是海军部船坞局局长“本”·莫雷尔将军的脑力劳动的产物。他从土木工程部门招收建筑队，为修建船坞、道路和简

易机场提供熟练劳力，这些设施将在太平洋战争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九月一日，海军修建大队带着两台推土机和其他建筑设备，到达瓜达卡纳尔岛，他们开始赢得战斗荣誉。他们马上填补弹坑，日本轰炸机和战舰每天都想给亨德森机场留下一些弹坑，使它失去作用。

现在，六十多架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使用这个简易机场，在机场所处的这座岛上，自然力同日本人一样成为维持防务的巨大障碍。机场经常遭到骤而的袭击，有时“黑尘飞扬，亟塞飞机的引擎”，有时“黑泥一潭，使起飞如同一只苍蝇想从一汪糖浆上挣扎着飞走”。

保持这个简易机场畅通，使美国飞机能够起落，对于进展越来越快的瓜达卡纳尔战斗来说，就如同海军陆战队队员保卫机场环形防线一带的阵地那样紧要。九月三日，罗伊·盖格将军前来就任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即现在的“卡克图斯空军”，根据美国对瓜达卡纳尔的代号取名）队长。他的任务是务使美国海军在白昼始终控制这个岛屿的入口，以便供应品、弹药和必不可少的汽油能由驱逐舰改装的运输舰和偶尔到达的货船运来。每当夜幕降临，铁底海峡有争议的水域的控制权就破“东京快车”的日本驱逐舰掌握，它们沿着这条“狭道”加速集结军队。九月五日，日本驱逐舰击沉刚从图拉吉运来近战兵第一营的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至此，谁在夜间控制这个海峡的漆黑水面的问题至少暂时解决了。

三个晚上之后，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明智地等待着，直至黎明前不久才将埃德森上校的近战营送到塔西姆博科，前去袭击据克莱门斯少校的本地侦察兵报告正在集结的敌军。他们成功地袭击了日军的供应基地，但为时已晚，川口将军已经沿着同一条穿过椰林的向西的小道出发了，在三个星期前的塔纳鲁河战斗中，市木大佐和他的一千名士兵就是通过这条小道走向死亡的。

川口将军同样莫名其妙地过分自信，他认为，有比失败的第一次攻势强两倍的兵力，到九月十三日那一天，他能夺取美国阵地。他设计了一个在他看来是万无一失的三面进攻计划。他的特遣队将在伊卢（塔纳鲁）河东面兵分三路；主力将猛攻美国海军陆战队环形防线的后卫，第二支队伍从西面直逼机场，帝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队伍则在伦加岬登陆，从东面对亨德森机场实施协同进攻。

由于克莱门斯的侦察兵持续的侦察，范德格里夫特将军预先得知川口的动向。因此，当埃德森的近战兵完成了塔西姆博科行动，返回后便被派到高地上修建前沿防御工事。高地俯瞰环形防线的后部，高地前面是一片丛林。

“血染高地”战斗

九月十二日，近战兵等候在散兵坑里，高地上遍布机枪阵地，晚上九时之后，川口的第一梯队叫喊着从高地前面的丛林里发起进攻，以配合停在海峡上的驱逐舰的支援火力。威廉·麦肯农上校在描述这场战斗时说：“这是一场海上和陆地的联合进攻，日本海军舰只停泊在海岸附近，朝着埃德森上校部队的大致方向，直接向高地和前面的丛林发射炮弹。”麦肯农从他那个营在机场的伦如河一侧的阵地上，观察到头一夜的战斗，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血染高地战斗”。

坚守前沿防线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知道，由于日本人在黎明时撤进丛林，夜间进攻“只不过是开场戏”。他们只发动有限反击，仅仅从树林里赶出少

数狙击手。傍晚，随着太阳的西沉，在丛林昆虫的合唱声和白鸚的尖叫声外，可以听到新的骚动声。由于“前线形势危急”，麦肯农奉命向高地挺进。他的部队几乎两天没有合眼。此时跌跌撞撞的，摸黑走向新的阵地。迫击炮火声宣告夜间突袭的开始。丛林顿时活跃起来，日本兵叫骂着，打着炮。正如上校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恐怖。天空和丛林闪耀着烟火的光彩，荡漾着恶魔似的嚎叫声。”模仿机关枪的廉价的炮竹，在他们阵地的前面、中间和后面爆炸。一瞬间炽烈燃烧、上下跳动几下然后熄灭的伞投照明弹，断断续续地照亮夜空。从底下的丛林里，传出士兵们有节奏地一面拍着枪托一面喊叫的声音：“美国海军陆战队明天就死。美国海军陆战队明天就死。”

喊叫成了“疯狂的宗教仪式”，喊叫之后便冒着瓢泼大雨发动一系列疯狂的冲锋，炮火的闪光和日本照明弹的可怕的绿色光焰划破了黑暗的夜空。有一段时间，坚守在高山山顶上的埃德森的那个营被切断，直至麦肯农的士兵用机枪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当一个梯队被扫倒——我指的是扫倒——之后，另一个梯队马上跟上来送死。”

日军敢死队的冲锋，仅仅凭着人多和不怕死，成功地迫使埃德森在黎明时将防线撤退到距离机场跑道尽头一千码以内的地方，死尸在他们前面堆了起来，象谷壳一样洒遍高地。但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没有实弹可供打红了眼的机枪不停地扫射之前，就没有活人了。天刚亮，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起飞去扫射正在高地后面的丛林里重新集结的敌军。日军的翼侧进攻，在突破美军的环形防线方面也不比疯狂的正面进攻来得成功。

那天早晨从亨德森机场后面升起的太阳并不象川口将军所想的那样能成为日本帝国的象征。他的自尊心垮掉了，现在，他只能下令从丛林撤退，撇下六百多具尸体。原来他相信那天他们将依靠美国的供应品吃早餐，因此把大部分食品留在塔西姆博科。垂头丧气的日本士兵将要在条件恶劣的丛林小道中步行一个星期，他们的食物不够充饥，连同战斗疲劳和疾病，这将使他的特遣队的伤亡率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海军陆战队员赢得了血染高地战斗的第二次胜利，他们只死四十人，对于粉碎日本重占瓜达卡纳尔岛的第二次企图来说，这个代价是够小的。

当他们惨败的消息传到拉包尔第十七军司令部的时候，百武春吉将军的参谋官气得直跺脚。山本海军大将倾向于赞同他的参谋部的预计：简直要一个整师的进攻才能重新夺取瓜达卡纳尔。由南云的航空母舰支援的第二舰队，在该岛的东面和南面搜寻美国的护航运输舰队时，运气同样不好。它们遭到 B-17 轰炸机的轰炸，却没有发现一艘美国舰船。但是那天上午，他们的一艘潜艇比较幸运，发现新赫布里底群岛西面有一支大型美国护航运输舰队。

“黄蜂号”的末日

载运海军陆战队第七师的六艘运输舰，接到戈姆利海军中将对的命令后，在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战列舰的护卫下，驶离圣埃斯皮里图岛，夺路增援瓜达卡纳尔。劲风将太平洋长长的波涛掀成浪峰。帝国海军伊-15 号潜艇的驾驶员设法进入了阵地，浪峰遮住了攻击潜艇的潜望镜。夜里二时半之前不久，当“黄蜂号”迎风行驶，让巡逻战斗机返回甲板加油的时候，这艘潜艇的驾驶员发射两颗鱼雷，击中这艘航空母舰的右舷。

甲板底下腾起大火。露天油管助长了火势，总水管失灵，妨碍了救火，滚滚黑烟在银光闪耀的太平洋上翻腾。离这艘被击伤的航空母舰五英里的海面上，它的妹妹舰“大黄蜂号”和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已进入第二艘潜艇的潜鬼镜的十字标线。伊-19号潜艇的艇长简直不相信有这么好的运气，如此轻易地突破了护卫舰的警戒幕。鱼雷的航迹在下午三时之前的几分钟被发现，使“大黄蜂号”能及时采取躲避行动，但“北卡罗来纳号”的左舷被划了三十英尺长的裂口。鱼雷最后偶然击中了“奥布赖恩号”。这艘被打破了的驱逐舰在返回基地时，被太平洋的惊涛骇浪吞没：“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得以慢慢返抵珍珠港，进入干船坞修理。

“黄蜂号”被击中之后不到半小时，成了一座漂浮的地狱，弹药库爆炸掀掉了它的关键部位，摧毁了舰桥，左舷上的官兵全部牺牲。三时后不久，它被放弃了，二十四架飞机在火焰席卷飞行甲板之前起飞了。晚上九时，它的护卫驱逐舰发射的一颗鱼雷使它仍然剧烈燃烧，它终于沉到海底，二百多名海员全部毙命。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岛上取胜，日本则在当天赢得了海上的胜利。这对美国能否守住瓜达卡纳尔岛是很重要的，因为戈姆利海军中将现在只有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可以夺路运送增援部队。他的两栖作战部队指挥官特纳海军少将坚决主张他的护航运输舰队必须继续前进——结果运气站到他们那边。恶劣的气候使拉包尔敌人的侦察机和轰炸机不能起飞，使山本大为恼火的是，第二舰队没有截击。四天之后，护航运输舰队平安到达铁底海峡，运输舰在伦加岬附近抛锚。由于没有空袭的影响，他们将第七师送上岸，同时卸下了这个师的一百四十七辆车辆、一千吨食品和四百桶航空用油。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现在可以指望一万九千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一千名步兵和参加“卡克斯空军”的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的五十架飞机来守卫瓜达卡纳尔岛。然而，他扩大滩头堡环形防线的努力却遇到了一支日军的顽强抵抗，这支日军估计有五千人，在机场两边六英里的阵地上挖壕固守。

所罗门战役成了一场消耗战。在九月的旧金山会议上，金和尼米兹估计优势即将转向美国海军，因此美国海军必须不惜代价加紧战斗。现在战斗的成败系于海军陆战队员能否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等待太平洋舰队完成海上的缓慢进军。当《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范德格里夫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回答说：“怎么，能够。为什么不？”

拉包尔的日本人也洋溢着类似的不过分的乐观气氛。百武春吉将军宣布，他将亲自指挥新一轮收复瓜达卡纳尔的战斗。他开始为新战役作准备，运来重型大炮支援丸山中将的“仙台”师，这个师的部队正在肖特兰岛集结，准备乘六艘快速运输舰登岸。运输舰将于十月十四日夜间将他们送上岸，这样新战役就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后发动。他的计划要求联合舰队提供空中和舰艇炮火的支援，但百武春吉发现海军将领们对于暴露他们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因而可能遭到美国陆基飞机的报复，当然感到犹豫。他咆哮着说，没有他们的支援他照样要干。发了一通脾气后，他求助于陆军参谋本部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无处不在的辻政信大佐，辻是刚从东京赶到的。

九月二十四日，让飞到特鲁克，向山本为陆军求情。“我们的供应被切断了一个多月，官兵以挖草根、剥苔藓、掐树芽和饮自来水427充饥，”他率直地对这位海军大将说，毫不隐瞒川口手下的官兵所受的各种苦难，川口本人现在“比甘地还瘦”。旗舰上“生活奢侈”，怪不得被称为“大和饭店”，

这可激怒了这位苦行僧大佐。他的慷慨陈辞显然感动了山本，山本眼泪汪汪地作出保证：“我将为你提供掩护，即使要由我本人来将‘大和号’靠拢瓜达卡纳尔岛也在所不辞。”

山本肯定无意将这艘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埋葬在遍布沉船的铁底海峡，但他签署了一个备忘录，迁将这个备忘录带给百武春吉将军，备忘录保证：联合舰队的巡洋舰将在新攻势的前夕出动去轰击美国简易机场，他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将出动去截击敌人的企图抵达瓜达卡纳尔岛的护航运输舰队。拉包尔第十七军参谋部至少有一名参谋官告诫说，他们现在“即使有了海军的支持也不可能赢得这场消耗战”。然而，百武春吉将军在狂热的辻大佐的唆使下，在全力以赴试图重新夺取这座岛屿的时候，再次低估了美军的实力。

九月底，尼米兹海军上将乘坐四引擎“科罗纳多号”水上飞机，动身巡视南太平洋，显示了美国坚守瓜达卡纳尔岛的决心。阿诺德和他在努美阿同戈姆利一起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发现八艘装着货的运输舰仍然停泊在新喀里多尼亚港，两人都感到不安。同样使他俩感到不安的是，戈姆利并没有计划将仍留在岛上的一个美国陆军师紧急运走。九月二十九日，尼米兹勇敢地乘B-17轰炸机飞抵瓜达卡纳尔，为海军陆战队员授勋，为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打气。他相信，只要他们守住机场，并且不受牵制战术的干扰，他们就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他在岛上过夜，尝到了湿气、蚊子叮咬和食品不足的滋味，这个行动本身几乎同他答应立即运来更多的飞机和军队一样使守岛部队的士气为之一振。返回努美阿之后，他坚决要求戈姆利立即运送一六四步兵旅，这是一支三千人的国民警卫队，由壮实的伐木者和魁伟的明尼苏达农场工人组成。他们采用了“美国”师的称号，因为他们在新喀里多尼亚闲散了许多月。

护航运输舰队将由“大黄蜂号”特遣舰队护航，新服役的“华盛顿号”快速战列舰加强了这支特遣舰队的力量。美国师登上了以特纳海军少将的指挥舰“麦考利号”为首的运输舰。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这支强大的舰队启航，驶往瓜达卡纳尔。军队预定于十月十三日在伦加岬登岸，奉命前往巡逻伦加岬附近海峡入口的，是诺曼·斯科特海军少将的六十四特遣舰队，这支特遣舰队由四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组成，斯科特命令他们“搜寻并摧毁敌舰和登陆艇。”

彼此都不知道的美日增援活动，在铁底海峡的黑色水面上碰撞了。每天晚上，“老鼠快车”（帝国陆军对日本运输舰的称呼）在每艘驱逐舰上载运一百五十名军人，三川海军中将的重型护航巡洋舰出动的水上飞机则投杀伤炸弹。当这些东京快车每天下午竞相驶过海峡的时候，海岸哨兵发出警报，“卡克图斯空军”立即出动俯冲轰炸机拦阻这些运输舰。十月八日，他们成功地迫使当天的日本运输舰撤退了。但在第二天下午，他们未能挡住一艘运输舰和五艘驱逐舰前往塔萨法龙加岬将百武春吉将军、他的参谋部和大批军队送上岸。

第二天，十月九日的下午，斯科特海军少将到达铁底海峡，期望率领他的特遣舰队对敌人的驱逐舰展开作战。然而，当空中侦察未发现日本海军当天下午在海峡有活动之后，他又回去了。“东京快车”当天没有行驶，因为三川海军中将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在十月十一日晚上采取大规模运兵行动。后藤海军中将的三艘重型和轻型巡洋舰组成的轰击舰队，将先于他到达，第十一航空战队司令向他保证，该队的轰炸机将使岛上的简易机场失去作用。

当天，429 六十多架日本飞机袭击了瓜达卡纳尔岛，但多半炸弹未起作用，扔在丛林里，十架飞机被击落，“卡克图斯空军”只损失两架。同时，巡逻的 B-17 轰炸机发现了强大的敌人海军中队犁过海峡之后留下的白尖航迹，因此，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斯科特海军少将命令他的特遣舰队以每小时二十九海里的最高速度，在估计敌人于午夜到达之前赶到萨沃岛附近水域。

埃斯佩兰斯角战斗

这是瓜达卡纳尔岛上一个典型的闷热的夜晚，湿气很浓，岛上山峰顶上的云层里电闪雷鸣。最近晋升的海军将级军官斯科特，决心抓住这个机会为美国海军在萨沃岛战斗中的失败报仇雪恨。他没有听其自然，而是执行一项仔细安排的战术计划：他的旗舰“旧金山号”率领巡洋舰行进在战斗纵队的中央，三艘驱逐舰行进在纵队的前面，两艘断后。他曾希望出动四架“鱼狗式”侦察机去寻找敌人，因为在有限的水域里，雷达操作不灵，但两架在起飞时撞坏了，剩下的两架没有起好作用。当它们在日本巡洋舰上空嗡嗡飞行的时候，一架几乎警告后藤海军中将要驶入陷阱了。这些日本巡洋舰正在前面开路，用探照灯诱导敌人海军舰只离开运输驱逐舰。

十一时差十分，美国侦察机报告：敌舰正从西北方向开来，驶往萨沃岛和埃斯佩兰斯角之间的通道。斯科特正向北行驶，然而，他设法以阅兵场的准确性实施机动，率领他的纵队绕过去拦截驶往海峡南面入口的日本人。他发现他的战舰排列得犹如 T 字上方的一横，成功地拦截了敌人的先头舰只，他的每一门炮都能开火。他的驱逐舰正急驰前去占据最前面的位置，雷达在刺探封闭的水域，所有的大炮指向寂静的黑暗夜空。十一时四十六分，拥有最新式雷达的“海伦娜号”巡洋舰首先开火。美国战舰突然行动起来，照明弹和准确的炮火使来势迅猛的敌人睁不开眼。

袭击是完全出其不意的。后藤海军中将以以为是他的战舰在向自己的运输舰发炮。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因为几秒钟后，一发炮弹击中并摧毁了“青叶号”的舰桥，这位受了致命伤的海军中将不住地骂道：“蠢杂种！”骂着骂着就一命呜呼了。

混乱的不只是日本人。“旧金山号”开火后一分钟，斯科特也以为是在黑暗中向自己的驱逐舰开火。他命令停火，检查目标的识别灯。战斗中的四分钟的停火，恰好给予惊魂稍定的日本舰长们足够的时间来采取措施，解救他们的危险处境。两艘巡洋舰已经着火了。它们正要转弯，横列美国战舰又开火了，“旧金山号”的第一次齐射就把敌人的一艘倒霉的驱逐舰炸入海底。“古鹰号”巡洋舰多次中弹，掉在溃退的整个舰队的后面，斯科特转向西北追逐敌人。

午夜，斯科特又一次要求停止射击，以便他能重编舰队队形，日本人抓住这个机会向“博伊斯号”发起反击。由于疏忽大意而射出的一阵探照灯光，招来一阵排炮，准确地击中前炮塔。“博伊斯号”免遭灭顶之灾，只是由于舰壳薄，使海水在弹药库爆炸之前就灌了进去，还由于“盐湖城号”舰长行动迅速，他将重型巡洋舰撤出战斗编队，掩护受伤的“博伊斯号”。当日本人向黑暗中逃走的时候，他们向追逐者发射鱼雷。这场十分激烈的战斗在开始之后仅仅二十分钟就停息了，斯科特命令他的舰队向西南方向行进。

“天公抛弃了我们，”这是日本人对埃斯佩兰斯角的惨败所作的正式解释。他们第一次在夜战中遭到失败，损失了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另一

艘重型巡洋舰受重创。斯科特呢，尽管混乱的通讯几乎使他输掉这场战斗，还是在哥伦布日为美国海军赢得了可喜的胜利，洗雪了它先前的失败。

美国的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受重创；“邓肯号”驱逐舰受创太重而搁浅了。美国人曾出动麦击舰只，但它们没有驱散日本的驱逐舰，后者趁战斗之机将日军分遣队和四门重型大炮送上岸，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铁底海峡。可是，在十月十二日的最初两三个小时里，日本人犯了一个错误，派遣驱逐舰回去搜寻幸存者。两艘在第二天上午波海军陆战队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飞机发现并击沉。

十月十二日夜晚，美国驱逐舰牵引第一批四艘鱼雷快艇到达图拉吉。在那儿建立一个基地，标志着美国海军开始决心不让敌人在夜间无所阻挠地控制瓜达卡纳尔岛周围的水域。第二天上午随之而来的是特纳海军少将的运输舰，迅速吐出美国师的三千人的部队。当晚，日本人安排了热烈的欢迎。登上瓜达卡纳尔岛的第一批美国陆军部队将受到一次可怕的炮火的洗礼，他们将把这场战斗视作他们的漫长的严峻考验中最恐怖的一场战斗。

当天下午，两次大规模空袭揭开了日本重新夺回这座岛屿的最大攻势的序幕，空袭摧毁了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使五千加仑航空用油着火，并使主跑道和刚刚竣工的战斗机辅助跑道暂时不能使用。海军修建大队现在昼夜二十四小时工作，他们填补弹坑的速度，甚至快于炸弹和远程迫击炮（海军陆战队员给它们取的绰号叫“皮特斯手枪”）所能炸出弹坑的速度。但同午夜时雷鸣般的射击所造成的损失相比，现在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午夜，空中充满好象是火车车厢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叫声，象人那么大的射弹轰地落在地面上，犁起一条条红色火柱，好象发生小小的地震。

“金刚号”和“榛名号”战列舰遵守山本许下的诺言，赶米提供强大的支持，从十英里外的铁底海峡发射十四英寸炮弹。图拉吉的四艘鱼雷快艇冲出海面，但只能象狗一样徒劳地乱咬一通，因为驱逐舰迫使它们不得不呆在海湾里。“后来的情景难以形容，三十六厘米炮弹在机场爆炸，敌人的飞机、油库和弹药库着火燃烧，”田中海军少将的记录说。他的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向正在遭到猛烈轰击的亨德森机场发射口径较小的炮弹。“最后，在机场上空飞行的我方观察机投下照明弹，整个景象使东京两国桥烟火大会小巫见大巫。”

在美军阵地东面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百武春吉将军在他的野战司令部里以同样满意的心情观看着摧毁性的弹雨。当栗田在上午二时半之后不久下令停止轰击的时候，他几乎达到了将“卡克图斯空军”捣碎的目的。在九十架飞机中，只有六架轰炸机和五架战斗机还可以使用。跑道上的钢席象卡纸板一样地被撕得粉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只有四十一人死亡，但海军陆战队和新到达的陆军“小狗”受到了沉重的拘“击。到了午后，海军修建大队修好了“战斗机一号”跑道，剩下的飞机能够起飞去袭击当天下午的东京快车，然而东京快车的六艘驱逐舰还是继续前进，在当天晚上巡洋舰恢复轰击的时候将一千人的军队送上岸。盖格将军的飞行员必须用虹吸管从被打坏的飞机里吸出最后一滴燃料，以便使剩下的飞机能继续飞行。C-47飞机冒着空袭，从圣埃斯皮里图运来一批急需的燃料，十月十五日使用这些燃料击毁敌人的三艘运输舰，丸山将军的第二师团就是在白天冒着空袭从这三艘舰上登岸的。

百武春吉将军集合了两千多人的军队、一百门大炮和一个轻坦克连，准

备发动最后进攻。一周之后，当他的部队在美军阵地周围部署完毕，进攻就开始。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现在感到惊恐的是，持续的猛烈轰击将瓦解他的防务。又遭到两个晚上的轰击后，他于十月十五日向特纳海军少将、戈姆利海军中将和尼米兹海军上将发了一份急电：“局势需要立即采取两项紧急措施。掌握并保持对与卡克图斯空军相邻的海域的控制，阻止敌人进一步实施象这支空军在前三个晚上所受到的轰击。增援至少一个师的地面部队，以便展开外延作战，摧毁现在在岛上的敌军。”

“现在看来我们不能控制瓜达卡纳尔地区的海域，”这是尼米兹和他在珍珠港的参谋部所作的清醒的估计。“因此我们只有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向陆地提供补给。局势并不是毫无希望的，但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山本集中了他的第二、第三舰队的四艘战列舰、五艘航空母舰、十艘巡洋舰和二十九艘驱逐舰，由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统一指挥，封锁所罗门群岛的全部入口。十月十五日上午，他的舰载机在离瓜达卡纳尔岛七十五英里处袭击了一支护航运输舰队，迫使运输舰返航，击沉一艘驱逐舰和一条拖船。每架 C-47 运输机只能运来够供十二架“野猫式”战斗机飞行不到一小时的燃料；潜艇运来九千加仑汽油和十吨急需的炸弹，这是孤注一掷的措施，第二天上午，十月十六日，孤零零的一架水上飞机供应船前来卸下一船宝贵的航空用油，后来这条船被炸到日拉吉的海滩上。美国航空母舰开到离岛六十英里的范围内，出动战斗机增援卡克图斯空军，而没有被南云海军将军的突击舰队发现。十月十六日晚至十七日凌晨，两艘美国重型驱逐舰溜进海峡，对机场西边修建的日军阵地进行迅速的反轰击，两艘舰成功地躲过了正在对亨德森机场进行又一夜轰击的三川的巡洋舰。

一次经过奋战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

“人人希望我们能坚持，”海军部长诺克斯在瓜达卡纳尔岛战斗呈现高潮的时候，以审慎的乐观对记者说。所罗门群岛的物资消耗战，正如金海军上将所预料的那样，以日本人经受不起延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吸引着日本的舰船、兵员和飞机。这正是帝国参谋本部企图避免的那种战役，因为它削弱了他们加强太平洋环形防线的能力。为了应付面临的危机，马歇尔和阿诺德同意金的建议：应当授权尼米兹将从太平洋其他基地抽调出来的飞机增援所罗门群岛，而用不着事前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夏威夷的轰炸机奉命往西飞行，夏威夷的陆军第二十五旅处于一级战斗准备状态，随时准备开往瓜达卡纳尔岛。

在珍珠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看来，戈姆利显然由于吃不消这场使人筋疲力尽的战役而畏葸不前，需要一个人来换他。尼米兹的参谋部认为好斗的哈尔西是最合适的人选，经过一番考虑，他们一致认为应立即换人，不能拖延。

病后初愈的哈尔西海军中将，正横渡太平洋前往与麦克阿瑟将军联络的地点。“你将立即指挥南太平洋地区和南太平洋部队，”这就是十月十八日当他的科罗纳多式水上飞机停靠努美阿码头后等待着他的一封信。“我的天啦！这是他们交给我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这是他们交给你的一件困难差事，”戈姆利对即将代替他承担整个盟军中最艰巨的任务的哈尔西表示了同情。哈尔西知道自己缺少舰船、兵员和补给。“欧洲是华盛顿的宠儿，南太平洋不是嫡生的，”后来他在描述他多次要求增援但被否决的情形时说。

头发灰白的好斗的美国海军将领将指挥他们战斗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守卫瓜达卡纳尔岛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片刻之前，疟疾害得我们没有力气爬出散兵坑，现在我们象小孩一样地欢闹庆祝了。”当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两天以后前往努美阿参加一次紧急参谋会议的时候，他显得比较乐观了。“我能够坚持，”他保证说，“但我需要得到比现在还要多的积极支援。”必须夺路将补给品运来，但哈尔西海军中将面临着兵力不足的大问题，他的海军受到削弱，只剩下斯科特的巡洋舰、“华盛顿号”战列舰特遣舰队和“大黄蜂号”特遣舰队。他觉得局势“几乎无望”，但在十月二十三日，“企业号”特遣舰队和新战列舰“南达科他号”驶入努美阿。“现在我们有了经过奋战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是这次大战的关键时刻，因为不仅在太平洋，而且在北非和俄国，同盟国命运的凶吉都未可卜知。危机使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战略发生了新的争论。斯大林敦促提供更多的战斗机和弹药，以支持红军竭力守住一片废墟的斯大林格勒，但英国人将要在埃及发动攻势，只能腾出十艘货船分别启航去突破德国对摩曼斯克的封锁。美国人腾不出舰船来，因为“火炬行动”的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又得到一个师，应他的请求，登陆推迟一个星期，推迟到十一月八日。

在市里斯班，麦克阿瑟将军再次提醒一旦新几内亚和瓜达卡纳尔被占领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威胁。他要求“暂时投入美国的全部人力物力以应付危急的局势”。刚刚从南太平洋战区实地调查归来的阿诺德将军报告说，在他看来，麦克阿瑟已经“厌战”了，应当解除他的职务。这导致陆军部提出半真半假的建议：让这位四星将军在莫斯科代替租借法可能更有好处，因为他毫不掩饰他的信念，那就是只有通过俄国在欧洲全力以赴地作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西南太平洋越来越令人忧心忡忡，总统对此的反应是，十月二十四日，他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务必尽可能将各种武器运往那个地区，以守住瓜达卡纳尔”。夏威夷的战斗机紧急调往那里，麦克阿瑟奉马歇尔将军的命令，出动每架航程可及所罗门群岛上空的轰炸机轰炸日军阵地，即使新几内亚受损害也在所不惜。

袭击亨德森机场

瓜达卡纳尔岛上被围困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已经在反击企图在轻型坦克的支援下向机场环形防线西面四英里远的马塔尼考河推进的日军。这些穿插推进，如同住吉将军部署他的三千人的部队和大炮一样，是过大佐准备的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计划是要将美军力量从血染高地底下的南部环形防线吸引过来，百武春吉将军将要向那儿发动主攻。他已经仔细安排好了敌人投降的仪式，这个仪式定在十月二十二日举行，但预定计划不得不推迟，因为丛林挫败了丸山将军的五千人的部队为使他们自己及其重炮进入阵地所作的最大的努力。“X夜”——给这个行动所取的代号——被推迟到十月二十三日，过大佐赶到前线催促指挥官。他发现需要再推迟二十四小时。

山本海军大将在特鲁克发了一封颇不耐烦的电报。他在所罗门群岛附近的两支封锁舰队的燃料快烧完了。他警告说，再推迟就会使他的舰队不能按计划到亨德森机场被炸得不能使用之后的那个上午到达，也不能用大规模轰击摧毁美军阵地。

由于疏忽，拉包尔司令部没有将第二次推迟进攻的决定转告住吉将军的司令部。早一天他的坦克发动了计划之中的进攻，于十月二十三日夜在步兵的支援下向沙嘴推进。海军陆战队员预料到了这场进攻，搬来了三十七毫米反坦克炮，很快打穿了八辆坦克的轻装甲。一颗发射得很准的炮弹把最后一辆掀到拍岸浪里直打转。住吉将军正患疟疾，但他手下的军官在前线督战，进攻变成一次次断送性命的冲锋，被美军的迫击炮和机枪的火力扫倒。

百武春吉将军周密制订的作战计划至此完全失败了。这项计划早就受到削弱，因为丸山的部队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在湿漉漉的丛林中砍出一条道路，将大炮排在根本就不存在的美军阵地上（过大佐是根据早已过时的缴获地图进行战术准备的）。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在等候着日军将在哪里集结发动主攻的准确情报，十月二十四日，他接到当地侦察兵的报告：血染高地以南两英里的伦加河一带有许多枪声。当天下午发现一名日本军官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南部环形防线。前沿防御阵地处于戒备状态。刘易斯·普勒中校的第一营从空旷的库奈草地上开辟出一道道机枪射界，他们在环形防线的带刺铁丝网上系上炮弹破片，敌人趁黑夜入侵，他们就会得到警报。这个办法是“宽胸汉”普勒——一个胸部宽得同身高不相称的海军陆战队员——在尼加拉瓜的“香蕉战”期间学会的。他绝对不靠碰运气：新到的美军步兵师的一个团也是如此，他们在他的后面挖壕固守，摩拳擦掌，渴皇战斗。

晚上九时半，当日军开始向血染高地爬行的时候，漆黑的夜空下着油状的大雨点子。要不是环形防线的带刺铁丝网叮哨作响，他们的到达本不会被发现的。警戒散兵坑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通过战地电话悄悄发出警报：“中校，你和我之间约有三千名日本兵。”普勒命令岗哨不要开火。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库奈草地上闪动着黑乎乎的人影。突然，尖厉的英语叫喊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为天皇讨还血债！海军陆战队见鬼去吧！”一阵怒骂还了回来：“该死的天皇见鬼去吧！为富兰克林和埃莉诺讨还血债！”接着海军陆战队又是一通臭骂。“开火！”普勒吼叫着。炮火的闪光和如流的枪弹划破了湿热的夜空。

猛烈的火力打垮了第一个攻击波的日军，由于后面的那个美军团是用半自动步枪武装起来的，火力得到大大加强。当敌人向前进，在泥里滑来滑去，不时掉进如泻的迫击炮火炸出的弹坑的时候，滂沱大雨加剧了混乱。疯狂吼叫的一小队一小队的日军投掷着手榴弹，一批接着一批向美军阵地逼进。多数被机枪火力扫倒；那些好不容易突破前沿防线的日军遇到激烈的肉搏战，一排排的陆军上前支援海军陆战队。一名机枪手在黎明前共打了二万六千发子弹。黎明时丸山将军被迫放弃进攻。他在普勒坚守的前沿阵地前面的荒地上留下了一千多具尸体。

第一次进攻失败的原因，与市木和川口早些时候的进攻失败的原因相同：日本人还没有意识到，敢死队冲锋所采用的“竹茅”战术，敌不过美国机关枪和迫击炮的集中火力。在当晚战斗的骚乱中，一名瞭望哨错把一颗绿色照明弹当成失遣队已突破防线进入机场的预定信号。丸山立即命令将这个好消息转告百武春吉的战地指挥部，后者又向拉包尔发出袭击机场已获成功的“万岁”信号。

三川海军中将的巡洋舰队早已进入“狭道”，等候无线电命令，现在他们接到命令后急速驶入铁底海峡，控制那里的水域，这是作战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拉包尔陆军司令部几小时后获悉日军时机场的进攻没有成功就发了信号，可是没有下令三川撤回。后来承认这是“陆军和海军之间缺乏合作的不幸事例”。因此，当日本海军舰队在黎明时驶入铁底海峡，袭击护航燃料船队的时候，是瓢泼大雨而不是住吉对亨德森机场的占领阻碍了海军陆战队的轰炸机起飞。确有三架“野猫式”战斗饥起飞袭击敌人的驱逐舰；但是直到正午，当战舰上的炮组在伦加呷进行激烈炮战的时候，这个机场的地才干，使“卡克图斯空军”的主力得以起飞参加战斗。住吉被迫撤退，俯冲轰炸机紧追不舍，重创“由良号”巡洋舰，这艘舰被冲上岸滩，后来在当天下午被圣埃斯皮里图岛的B-17轰炸机击沉。

拉包尔的袭击者还犯了一个错误：认为美国的空军力量已被打垮了。这使盖格将军的战斗机得以获取共击落二十二架敌机的创纪录战果。另外五架被高射炮火击落，但卡克图斯空军只损失三架“野猫式”战斗机。然而，十月二十五日却不是美军全胜的一天。“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在前往圣埃斯皮里图港途中驶入布雷区。虽然前往增援瓜达卡纳尔岛的这个陆军步兵师除了两人以外全被救上来了，但他们的全部补给品和装备却葬入大海。

在瓜达卡纳尔岛，美国军队花费被他们称之为“防空洞星期天”的漫长时光增援前线，并起劲地吃，以便保持体力，迎接他们估计当晚敌人准会发动的第二次进攻。“皮特斯手枪”的迫击炮火每短短的十分钟就落在机场上，海军修建大队趁间隙带着推土机枪修跑道，以便战斗机能随时起飞去对付空袭。“宽胸汉”普勒终于听从劝告，同意让一名医疗看护兵医治他的弹片伤。“把那个该死的标签拿走，贴回到瓶子上去，”当让他撤到野战医院的标签写好的时候，他愤怒地吼叫起来。“我要留在这里指挥！”

当天晚上，当日军向血染高地的铁丝网后面重新加固的机枪阵地再次发起自取灭亡的冲锋的时候，包扎好了的普勒中校再次上了前线。后来，普勒审问一名俘虏，想从他嘴里知道为什么他们毫不用头脑地再次发动进攻，而不去寻找前线的薄弱部分，这名敌兵抗议道，进攻是经过周密计划的，绝对不能背离百武春吉将军的严格命令。

这种典型的日本呆板战术将使它们输掉这场战斗。到了午夜，这场战斗成了许多前沿美军小分队的一场“肉搏闪击战”。

早在当天黎明前，丸山将军被迫承认失败。经过两夜有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仙台师损兵折将。三分之一的士兵碎尸荒野，一半军官阵亡。星条旗再次在亨德森机场上空骄傲地升起，丧尽元气的日军则返回可怕的丛林，开始五天的漫长行军，使日军在这次代价极其高昂的失败中的伤亡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他们失败了，因为我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过大佐向百武春吉将军伤心地承认，接着他向帝国统帅部报告他“罪该万死”。受到接连两次失败的沉重打击的川口将军，山责怪过大佐，但同样承担了惨败的责任，“好象割了我的肠子。”然而，百武春吉却相信，由于岛上还有一万五千人的部队，只要再派一个师，就可以使他占有优势。他电告拉包尔，立即用驱逐舰把第三十八师的一万二千人运过来。这场消耗战只许胜不许败。

